



金華黃先生文集

一



金華黃先生文集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常熟瞿氏
上元宗氏日本岩崎氏藏元刊本

黃學士文集序

翰林侍講學士金華黃先生文集統四十三卷其初彙三卷則未第時作監察御史臨川危素所編次續彙四十卷則皆登第後作門人王生宋生所編次也先生之文章剗劃潔雪如明珠白璧藉以縵綺讀之者但見其光瑩而含蒼華縟而粹溫令人愛玩歎息之不已而不知其致力之勤用心之苦也故其見諸朝廷簡冊之紀載山林泉石之詠誦無不各得其體而極其趣以自成一家之言不既甚哉矣乎余嘗論之文章與世運同為盛衰或百年或數十年輒一見為先生當科目久廢之餘文治復興之日得大肆力於為己之學以擅名于海內雖其超見卓識有以異於人其亦適值世運之一盛也耶譬諸山川之風氣草木之花實息者必復悴者必榮蓋亦理勢之必然者夫豈偶然而已哉先生頌延祐甲寅鄉薦先文靖公實為考官於師泰有契家之好其後同居史館又同侍 經筵交誼為尤篤比庶問閩南過金華得先生之集於王生故叙而授之三山學官俾刺棹以惠耒學先生登進士第授將仕郎台州寧海縣丞歷石堰場監運諸暨州判官浮沈州縣幾二十年始入翰林應奉文字尋丁外艱服除改國子博士居六年以太夫人春秋高乞外補遂提舉江湖儒學年六十有四竟鐘祿歸養以中順大夫秘書少監致仕及終夫人垂年已踰七十矣復被 召為翰林直學士兼 經筵官陞侍講學士中奉大夫同知 經筵事數告老不許久迺得辭去今年七十又九猶康強善飲啖援筆騎馳如壯歲去至正十五年十月既望朝散大夫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使宣城貢師泰序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一

初藁一
臨川危素編次 魯勢劉耳校正

五言古詩

構詩五首
日月東西行羣動亦不息寄身萬物中寧獨謙茲侯所以魯中
叟遠遑走南北聖哲諒已然旅人能久安

晨起步南園旭日朗以清葵花衆草中擘擘軟丹榮流光非汝
私獨爾心自傾覽物有深懷竚立方含情

璞玉與寶劍淪落初未偶君看被蒲板各在千年後將身比金
石誰當獨長久悠悠百代下相知復何有

孤雲澹無心出山偶爲兩長風忽吹散渺渺歸無處唯餘向來
山突兀青如故據哉魯仲連功成身已去

春風着萬物欣欣皆自私自可憐兒女花榮悴更相持獨有澗底
松偃蹇如不知何覩榜執戟草玄鷄若絲

效古五首

上山見明月下山月相隨月豈知愛我行自見之故山日已
遠故人不可思殷勤謝明月顧爾無時虧

女美衆所悅士窮世所輕輕重安足言泥盡水自清淮陰初寄
食曲腰躄下行季子黃金多妻媿來相迎自古已復然歎息空

吞聲
擊石乃有火石火光不揚攀天亦有路天高路何長嗟哉萬古
雲下覆歌笑場富貴誠是多負駭不可忘

落花隨風吹各自東西飛花飛既不息水流復無極同生不同
歸離勿異顏色木生則有枝豹死則有皮悠悠岐路間多言亦

奚爲

飲酒莫盡醉盡醉無餘懼讀書莫平古平古多悲酸蕭艾救中
野白露摧芳蘭鳳飢不得死鷓鴣食琅玕去去復玄玄采芝青
雲端

人事如草木

人事如草木一氣榮悴之外物何預人而真喜與悲堂室異姓
王昔者躄下兒窮通本解后達者固不疑阮生亦隘人慟矣真
奚爲

煌煌明月珠

煌煌明月珠未嘗居濁水君看黃河黃豈解污清濟我方遺吾
形寵辱齊一指懸知破琴戴未若搗搗櫛

微雲翳白日

微雲翳白日羣動何喧喧嗚呼麒麟兒化爲猴與猿登高望四
荒但見黃河奔誰哉沂其流與我歸煌煌萎蕤青桂花霜霰日
已繁豈不有掩李對之可忘言

古意

荆人初得玉跖足蘇巖阿持獻萬乘君君門正嗟峨誰其尸國
工謀以石見詞迷邦誠不忍斯君反同科臣口不自明臣心終
靡它抱璞重再拜呼天淚滂沱淚盡血可續玉在良已多是事
古則然嗚呼今奈何

連雨襟書五首

蕭蕭十日雨出門竟何之不愁道路難所懼佔我衣悠悠看屋
梁作計誠已非有酒不解飲且遂我吾詩
昔慕栗里翁願復志耕耜偶入翰墨場把筆學爲文偃蹇獨何
成嗷歎浪云云念彼荷蓑子罷年愧其勤

塵堂坐無言，繾綣悲宿昔。常時眼中人，已如不相識。剝琢者誰子，令我喜折屐。忽去已莫追，一哭岸玄幘。

我思仇山人，山川莽回互。十書九不到，木葉歲頻暮。願聞近移居，併失夢中路。得無翠妻兒，倒載入山去。

今日曷不樂，孤倡無與酬。兀坐把書卷，展玩不自休。借問誰所為，其人已千秋。山兩政可聽，撥書置牀頭。

晚晴

澗雲散積雨，林木含餘清。披衣有奇懷，偶從林叟行。新晴遠峯麗，夕陰孤花明。曠日固所賞，聊茲息營營。

夜歸

空山四塞寒，落日翳榛莽。蜿蜒草中暎，躡屩度寒雨。楠杉窈深黑，忽忽疑伏虎。林窮澗水明，稍聽歸人語。

讀忠簡宗公遺事

公初起滄陽，艱危屬多疊。蒼然國家意，委身干戈叟。陰飈卷翠華，翔雪被南紀。悠悠廣淵日，力盡揮不止。寅恭秉齋鉞，際會開朱邸。長安付馮異，漢業中興始。宮庭數汎掃，蹕路無荆杞。疚心望鑿與，感激涕如水。上表方出師，嗚呼孔明死。冥安不可懷，肉食母乃鄙。巨舟竟未焚，三語猶在耳。蕭然舊祠下，碧草垂階庇。登堂挹先儀，赤舄仍几几。千年隨淚碑，一夫敢殘毀。傳家有遺書，敘事非虛美。勗哉慎失隊，庶以裨信史。

陪諸老夜飲

世故不可料，忽若浮雲移。坐令百年內，顛倒殊懼悲。頌惟我與公，異代同一時。覽古既深慨，撫今亦餘噫。長川玄德悠，青山暮委蛇。向來遠遊意，我行方遲遲。咄哉有志士，平歲恒寒飢。况復

託渺茫，欲與千載期。盈虛信天運，癡興豈人為。願公姑舍是一觴，聊可持。

晚行湖上

晚行重湖曲，旭日青林半。霧露寒未除，鳧鷖靜初散。竄綠際餘景，閃條多遺玩。會心乍有得，撫已還成歎。夙子丹霞約，久茲芳洲畔。獨往願易違，離居歲方換。沙暄芷華動，春逸川華亂。存期窵窵取，遠豈爛爛。小隱倘見招，漁樵共昏旦。

西峴峯

層雲抱春峯，急瀨洩漱實。俯蹕入窈窕，眾綠蔚以茂。名亭標水樂，柱折荒碑仆。幽尋得縹緲，亂石扶結構。青精千堪飯，碧澗寒可漱。平生慕真賞，及此成解后。冥探指絕頂，有路忽通透。緣蘿度蒙密，翠氣濕衣袖。寄身萬物中，下視人寰陋。清謹襟風竹，大嚼落巖於。東峯在肩睫，可望不可就。同遊却何時，瑤艸春已秀。

夜興三首

秋氣入病骨，殘夢儻然驚。芭蕉葉間露，風過皆成聲。攬衣泐窠內，搔首天河橫。飢發語不休，中宵誰汝令。孤鴻亦何苦，犯霜度微明。悠悠念羣動，百感忽我并。大化倘不爾，吾其免營營。寒星挂疎林，夜色翳餘暝。雞聲驅行客，出門路方永。亦有山中人，熟睡方未醒。而我立於獨，婆娑玩光景。一嘆天字青，此意君自領。

舉頭見殘月，葉脫知深秋。今我曷不樂，歲月如驚鷗。常憐古志士，辛苦歌飯牛。空山夜溥溥，政合秉燭遊。臨風振吾衣，蕭瑟不得留。小立，殊復佳。澗水鳴幽幽。

陳生詩

陳生少也孤秉志何軒軒讀書奉慈母承顏郁春温兀然屢膝
下不間晨與昏叢叢萬井中陳生深閉門暉暉百時陳生不
窺困常恐去左右或乖覆育恩一朝抱長痛飛霜積秋堂鹽酪
不入口日夜涕翻盆欲娶弗及養矢言終不昏尚賴百歲後兄
子父所孫朝來遊子衣忽逐東風翻世方醉糟粕何庸薦犧尊
陳生頌謂我是事安足論章託山水窟放情詠蘭蓀望今學步
者觸險爭飛奔頡爾利鋤鏗深斷六籍根顧爾進竿簿高沂百
聖源源長流自速根大枝乃蕃勿搖崔嵬筆誇作礫魄言弘惟
孝與弟百行茲其元咄式行勿休日月方沅沅贈言宣予敢情
真覺辭繁匪為陳生禁庶感薄俗敦

述陳

端居有多感求志無餘管夙違金門路緬愛丹丘名課黍君子
願捧身廟羣英卑拙念速引窘步迷先征倪黥敦宿尚低個阻
平生伏枕勸中夜攬衣寄遺情上天廓澄穉列宿揚光晶俯視
林木改仰悲鴻鳴跂子兼微素十年守柴荆芥世垂近務慕隱
餘衷誠願言良時晚庶保幽人貞

寄方子踐子散

窮居悵無遂遂歲聿載陰飛翅墮芳華候蛩厲象音曾聽扇薰
薄法露栖喬林撫景慨往古端操思繼今折蘭問幽佩解纒濯
清滷石林宵菴舊桂栢鬱蒼森遺世豈余敢匡時非我任覽已
識高軌即事念所欽纏綿阻道里緬邈眺崗岑委懷時芳訊貽
好在規箴

寄俞子易

間居窻欲豫枉駕忻周接清言遵脩夜朱火銷餘烟嘉會良不

易鬱抱聲吁宜堪余徇微業春冬屢但遷著微作性枯馳芳讖
時賢曠茲企三益揮袂增慨然杪秋淒淒且厲郊圻曠阡眼振颯
捲飛糞積霧遂遊川契濶歲復流騰望情所牽存期尚勿輟輔
仁庶不營紫芝無新曲白駒有遺篇矢心遂托要贈言比芳荃

東園晚歸

洪忍嬰近趨起道愛佳辰興言望東菑良苗藹津津鄙人昧時
趨曠途夙所遵章達暮組累稍欣田圃隣兀兀登故畦低低勝
城闌理織出新竹撼枯落荆薪夕日逗遠川餘暉散衣巾臺臺
物變依依念農人渠渠長者惻惻非賤貧

送凌吉吏杭州教授

浙水西八州維杭寔名都古來萬人海逐逐無賢愚况茲百年
後淳朴古不如翩翩誰家兒白馬驕路隅春風樊樓醉一嘆百
鮮珠亦有朱門家齊謳間吳歛綃綺散烟霧續絲被僮奴可憐
彼蚩蚩父為紅塵驅類俗如波潮孰障障流趨又如敗屋辟風
兩頭人扶博士非冗官豈即無良圖當令歌舞場化作弦誦區
行矣徇所務辭章信其餘春風捲別衣晴沙秀寒蘆何以贈子
行白雲不可呼聊持狂者言用比貂襜褕

送朱仲山之京

騏驎出渥注意欲周八極芻豢豈不多未便甘伏櫪念君抱耿
耿坐視醴涼易忽解白駮親去作青雲客應恐節仲華咲尔長
窳窳鄙人屬有念未辦經世策青燈兩如綫窮巷方偏及懸知
操斧斤不必晚揮櫟往哉布汝懷庶用副前席勿云萬戶侯自
可談笑覓百年滄海內岐路足南北出處會有為聚散奚暇惜
歌我辛苦詞送子遠行侵嶂嶽壯士志慄澹遊子色那無平生

期慎爾保金石莫將實生淚先為離別滴

贈葉審言別

昔人稱好士乃有黃金臺黃金亦何物願用驕賢才葉君被短
楊志力何雄哉北斗叫閭闔紅雲指崔嵬終然無約售自保同
嬰孩車服非吾榮黃金直浮埃十年今何官茅屋歌蒼苔豈無
琅玕樹鳳飛故低徊一朝脫身玄歛觀雲路開萊君善自愛住
矣無嫌精迷邪古可謂豈弟貴不回顏言吐奇骨落落排風雷
尚念窮賤者衙門守蒿萊

舟中偶書

我舟合江潄水清石額頌念此殊可憐如何有侵沙頭白髮翁
捫盃了晨夕茅茨八九椽終歲閑過客

晚望

城頭鷓鴣曙起坐理冠幘開窻寫遠望烟霧竟川澤喧喧市聲
動漢漢井氣白如何山中人歲莫塵埃客

晚泊釣臺下

四山環一水遺臺故噴屹那無漁楚居政復不敢安舍舟不敢
兩憑軒待清灣念昔乘興來無從寄遊觀今我有行役乃尔容
躡攀山靈豈愛我為解塵土頽落日真藉藻清風聞珮環幽尋
不可極林暝吾當還却去望層碧孤舟生晚寒

登鍾山最高頂以三山半落青天外為韻得天字

平陸湧千里茲山乃穹然猶構布地金未印籬喧闌巖澗散珠
排春崗走蛇蛇稍欲涉幽邃登頓水屢褰路細石編編崖深竹
娟娟洞扉剝開散紫峯指中天眞探歷嵌窰垂蘿弱客牽碧潭
隱光恠華兩標崇筵下睨飛鳥皆茫茫但蒼烟眇默玄圃期淩

漳雲囑篇休駕將未能惆悵春風前

休日集于城南

投耒從遠遊牽世爭明略豈不有簡書未能置丘壑崇崗近盤
巨春物紛照灼休沐集諸茂迂跼惠前諾稍空林中尊復詠霞
上作迨迨塵壘壘靡靡城郭俯場陰晴渚野櫻散朱萼懶時
俾推斤畢景顧細託損益向子明才能實生清曉言觀歲寒無
將媿場壘

十忠貞公墓

江左失其仰強臣玩天誅歎一以乖狂獬無越翅黃屋播草
野形庭交劍及事樞始誰秉捧手如奔狐偉茲百世士死典二
子俱孤哀歎未沫足以孚厥魚義旗果東指白日開天衢孰敢
撥亂功之人或其捷伊昔大雅廢清言鄙文儒禾黍已橫委衣
冠尚舒徐屹然見砥柱獨障狂瀾趨高風邈難攀捐生乃區區
青簡煥遺烈蒼榛幽幽墟日夕悲吹多天高字運徂世方用勸
敵猶將愧玄虛江濤渺在望雪涕空漣如

制使馬公祠堂

朔風破滄溟白浪無餘地可憐甘棠樹乃尔能蔽芾借問誰所
遺馬公古能吏當年印累累庶務劇千蠹藏龜不待灼駉駿無
留轡偏及兵馬區藹然承平意宴安亦爾爾國步方不易至真
父嘗膳壯士頻烈燔煌煌青冥鉞可同牛刀試嗚呼豪俊人竟
偃風雲志致身豈云甲生世己其季安知穎川守遂非廟堂器
嚴祠閑窳窳古木含蒼翠平生辨香祝母迺兒女事如何百載
下能爾看碑淚永惟茂陵翁苦心抱天藝力耘宜有收電勉觀
未裔渠渠棄梓恭嘒嘒市井議康哉瞻前備樹德毋自畏

送人赴廬陽學官

攜非人物居潭陽實其降荒流標巫鬼哀怨餘駭臣念子有行
侵水陸弥數旬乃知鼻此塵竹承文翰賓邀傲指天末勇邦控
城關垣豆當在列冠裳定未錄足明理化感演滋潤窮垠廣陌
望八荒出車日繼轉壘荆無遺忠信惟書紳簡書有程期取
別無送巡揚鑣獨災熱振鐸聲遠人沉水春滿酒筆華華囑
行行慎其度離別何苦辛

黃金陵留別一二同志

盛名不易居直道我所遵雖枉嘉遜志未渝白圭言器釣出
海迴帆遊江濱城關遠滅沒風水屢崩奔蕭條故交地信恨
子魂始當汝陽潭孤生限窮鱗沉翔自殊勢衰榮實同報戰
物可遺目擊道已存乘桴詎無取絕弦難具論寄言同心子
徒念加餐

龍灣夜泊

乘潮出遠浦日暮北風平高亭不可望遠望鼓笳聲月明寒
下江空夕烟生非關川途念沉憂坐自盈

敬亭山

昔窺謝公作今陟敬亭寺徵素忻始遊賞襟資深語備備綠水
木宛宛交蹊街綠緜澗州豐幽馳松颺駛微鐘響音障高閣浮
花氣韋熏旂檀妙豈愛巖壑媚憑生實內揚即事多冥契息陰
瞻林檎塞芳懷芒桂海岳期屢遷石林路深闕經營爭道要迫
窄餘物累藉首調御尊尚飲無生惠

宿雲黃山作

乘驂弄文史挂席玄瀛瑞解后垂良會撥落追茲年息景念生

理洗心賓衆筵恭惟上皇代異人秘靈詮宗師既逾海茲山亦
樓賢金棺滅靈樹寶蓋絳紅蓮仰窺攝誘功信知領力堅內愧
實非薄冥通未精專塞裳碧若拳兩林香石林烟綠翠何紛亂首
澗宵泗汜尋幽匪外達蘊真冀重宣二邊雖有無五濁空腥膻
豈伊俄頃用庶謝平生緣

重登雲黃山

茲山實靈奇吐納變舒條太常關弗錄名輶何黠黠重華秩山
川咸軼封礪菴道侈綸綉縹緲羅醜腐儒世所貸薄藝守
鉛槧無能旅駭奔徒取肆遊覽霖潦時始收天地餘謁曉嵐光
乍璣瑞石狀終黠隳行行志芒屬往往得蛙坎冒進誠近貪自
畫將豈敢久之零埃豁秀色坐可攬青焚挿鋒錫禽肥披藟苗
崖奔馬駢駢石踞甬耽耽高尋指天路幽曠極玄窗前行幾台
背後或兩疑疑緣崗既蹠蹠登嶺仍輪轆舉頭塔廟漏地平忽
如毯天人所食息瑞玳化餘樵林樵實燈風語金鐸撼敗辟
詩者誰清墨亂濃淡險盡乃更佳疫極復何憾是節徒賓初野
薦首昌歎歎瀑茶可斲割石窰堪散名談析毫疑若語滙肝膽
理冥心自珍機漆首屢鎮陽烏若西蕭衆色齊條澹雀鬼識梗
楠蒼蒼辨段莢莫投僧所家鐘鏗鼓紀絕摩居肅不吳共飯聲
有噴迴眺奪拳場撫事業百感題名城赴燭逐利魚投榛何時
脫火宅霍君疑去領綺言息論誦妙供分饒隨於焉寄相羊庶
以忘坎壈誰云入道苦餘味需微攬

秋夜觀書作

閒居感時賦獨學難為功眷言思古人幽懷極冲冲秉燭起中
夜攬卷來清風蒸惟千載心皎潔懸無窮眼俗自升降世道非

汗隆後來亦羨為黑白絲相攻芳華乍可悅執轍何由通吾將
誰言說麻以觀其同所憂明為累不懼不豐關軒視明河白月
當天中怡然掩書坐夜氣方鴻濤

覽元次山春陵行有感近事追和其韻

惟王始達官民命有所司奈何閭閻流萃束手無一梳屬者秋夏
交上狀殊酸悲赤日絲按行人馬同時疲連阡見標榜不救飢
與贏仍聞恣鞭華慘切傷膚皮檢覈須再三供帳常恐遲哀哀
驚兒女質買行安之感茲欲無訴既往何由退尚慙奧咻恩稍
緩租稅期云胡有倉卒徵歛更相隨但將克其數肯復計爾費
肉食不自鄙謂我非敢知極極石儲剝割無或遺言是隣壞
凶藉此敷恩慈寧知是州人俟死它無為凶語餘常息行步須
扶持猶令比樂土疾苦端謂誰使首州縣間遠責自其宜况迫
大府令縣絡飛符移射狼方在郊鷹隼宜用時區區獮狐免政
爾何增虧吾賤不及議為君陳苦辭

登錢山望菰城慨然而賦

吳興水為州諸山若浮萍况此一培壤瑣屑世未名所於漁樵
居乃與縮錫并種竹有萬竿結茅無十楹老僧解人意蹤履能
相迎芳艸被行遲朱藤暗巖高蕭條空階暮日照莓苔青猶嫩
所歷早未極遊眺情愔身白雲上始見春申城想當高會時樓
觀飛青冥竭海瀉壘勺窮山羞鼎錡安知千載後寂寞無人行
煙煙冠蓋區壤繁狐兔管歸來朱門宮聽此松風聲

送山過姚紫芝別業

送山誠復佳送人不可違何言一嘆頃得此蒼鷗翁今晨過其
廬碧苔成行蹤坐我松竹間野藪羅甘豐初無驚世談頗多曠

士風念昔玄巖登輟嘒白雲中白雲故無恙我乃羞樊籠絳應
山林瘴未易藥石攻高朋出群后意氣將無同十年蕭泉石忽
忽歸吾晉起視白日低歸禽亂西東故地森四壁機天唯一峯
覆開麻谷幽近與金盞通山態方屢改泉源珠未窮漱然一區
內我我憤憤

次韻荅蔣明府先生

文章不經濟耽書或成諛偶從長者遊稍窺古人心不琢豈非
玉無絃孰為琴歲晏燈火微江湖魚龍深願言報嘉熙安得靈
南金

次韻荅儒公上人

抱琴辭故山落葉被四野凄其不飲聲豈曰無和者誰諱織女
工若念蟪蛄寡請公毋多談呼酒觴老瓦

和方韶父先生以滿城風雨近重陽為韻七首

掩書坐中宵階空葉落滿不見書中人蒼烟夢秋館
豈不有膏沐所蒸非傾城旱袖日已薄勗哉歲寒情
栖遲構繁瓜夢寐追飛蓬去去羊荆州吳帆渺霜風
當年白衣人賴以慰風雨不飲政復佳有酒無用清
江瑤配荔枝棗處終不近好醜且勿爭天道有定分
驚丞遂已矣目斷山千重烟霞故無恙朕會何由逢
寒花衰復禁茶東籬幾錢陽踏地亦何好千年期一嘗

七言古詩

可憐行

紅顏白面可憐子杖藜飢走荒山東翠眉新婦雲色見掩袖啼
瘦如鬼道傷未門照霜戰腸斷汝翁呼不起金魚家笏供樽蒲

紉袴終然愁餓死春風秋月哀思多嗟汝少年李老何

崑崙歌寄吾丘子行

翠鸞帶雲天四垂花龍靈靈神姓歸金僊憶君淚如水曷湯落
花青葱葱曾城珠闌揚素氣開朗信信環九門羲和走馬不待
人鯨魚吸海海生塵若有人方悵俯阻紫玉參差老鳳語咲揮
如意教雲舞雲間鶴雖生兩羽歸來歸來勿蹉跎秋風吹折玕
琪柯

梓山行贈宗生

昔聞山中采藥翁問姓但指薦前桐君家本以素為氏胡不種
種奈翻種梓桐君采藥不學醫幸君學醫無采詩朝來索我歌
梓山使我聞筆頻指頤問君梓樹家何處青山難尋夢中路但
見清風兩袖寬詩筒戰戰多於樹長歌短歌亦奚為坐看藥籠
懸鉢絲種萊種梓俱有術也應無術醫君癡

采芝曲贈永嘉林道士

碧峯矗起三十六老芝千年琢紅玉帝遣仙人下采芝迷花失
石塘忘歸忘歸紫蕨無消息蟠桃積高數尺何日青牛駕爾
還肯念金華牧羊客

登方巖謁洪靈廟却至壽山寺

一峯屹立摩蒼穹四山拱折如朝宗寶綠飛墜入鳥道獨扶瘦
竹披萊葦初驚細路踟躕堦堦歛見巨石蟠穹窿洞門高開得絕
頂直恐上與丹霄通想像胡侯此強誦草木遺韻猶瀛風前備
性矣不可作尚喜像設餘靈宮登堂謁拜仰風采奕奕華氣盈
寶龍白袍方領儼旁侍英姿颯爽皆人雄或云衆神各有職出
納雲雨天無切斬藤絕躡泣萬鬼飲馬大壑清羣凶初疑此事

出俚語粉飾詐誕誇兒童又疑靈異古或有荒忽變勢難為窮
咄茲茫昧無足問但惟俗子何憧憧歲時歌舞連數郡奔走童
叟多於蠹前呵後殿擬法駕翠華赤羽搖晴空恭惟英靈本正
直條忽來往無西東胡寧終歲久盤礴縮取備物華其躬荒哉
舊俗豈徒竟嗟我欲語愁無從拂衣徑去指巖巖鬱花潤草約
青紅峯回路轉逢古寺窈窕石室穿玲瓏連崗爭前擁奔馬飛
瀑怒落懸長虹荒尋遠討不易極况地人事多匆匆向來獨立
渺何許烟霞滅波山重重却歸溪館弄明月臥聽簫鼓乘天風

金華山贈同遊者三十韻

杖藜初出城西門萬株紅樹如雲屯芙蓉峯前問行路宛宛一
線隨溪溪水聲漸遠山漸近弱籬纖葛手兩捫須臾橫側巖峯
嶺高岸忽復為平原細泉澗澗竹竿直石樹駢立疑同根剝金
敷碧達瘦利猶以第一名其軒天明獨去予遺迹玉女委蛻空
丘墻樓居西起望明滅石扉呀若山之樊鱗幽六險徑沮洳膝
行匍匐不得奔剝觀崖广架深沆靈龍繞雷踏蛇蜿紛綸恠狀
滿巖腹熊南路伏鸞風驚其餘瑣細無不有形求像索難具言
前趨林麓却下絕俯矚九地窮涯根青枝翠羽不復辨但聽風
水聲喧喧高燒松炬度其背珠箔忽墮華燈繁孽身上出指絕
頂碧桐高下彌山園遙穿蓬艾踞雲雨險艱從此不易論秋毫
細路莫容足下瞰不測俯無藩恠簾如鉤草如劍舉首仰數攀
援山翁頤之哭引解前牽後接狹與狹馳坑跨谷歌側過背汗
喘息逾烹燔陰沉古洞闕星日雖有寒暑無朝昏却行左轉復
深入愈覺探樺松心魂珠纒縹渺現滿月稽首大士天人尊拂
衣徑逐飛鳥下青山出沒波濤翻或云漢人隱身處彷彿肩背

餘首痕蛇踏磬折又穀里龜巖十丈開墉垣夜歸草堂殿突兀
坐看雲月吐復吞怡然携手盡文士頗覺筆下來源源名山石
室如可託幸子歲晏來無議

送俞觀光

寒窓讀書吻政悲坐聞剝琢走落扉衝風踰凍至者誰俞子訪
我跡刻溪相逢把臂語移時婦女驚嘆羣兒疑俗物病我不可
醫眼明見此珊瑚枝朝來贈我天馬詩忽然掉頭去莫冀羣端
氣息于虹蜺詎能折腰向小兒文章枝癭聊爾嬉榮勳聖處今
毋遲繫我愛子莫助之臨岐躑躅待嗟咨

讀清江集

元祐儒者煥星斗後有作者非其偶二龍三鳳何續紛况乃淵
源魯中叟適從塵編識英爽想見世澤餘忠厚長公平生二三
策大迂披腹驚羣后風流斑斑仲與季茅茨采椽絕丹黠獨追
古昔寓陽秋稍扶疵瑕到瓊玖却鋪餘力歸賦詠古硬清園無
不有爰初人文啓河洛下運百氏余戶牖空言可託匪未藝巨
筆特獲須好手典刑未墜乃至今吾生已幸何云後青燈照夜
雨如絨輿論微辭煩擊剖追慕政復輒捧心贊美胡能付鉗口
從遊起死不敢期儻挹殘膏注空朽

題李坦之詩卷

神仙中人世莫識政以文章為戲劇季生也復可憐人手種
桃待春色山空歲寒誰念汝青楓墮影霜露白遠遊賦成一朝
去翠蓋雲旗暮何適蓬萊烟霧秋冥冥節君白鹿無消息袖中
驪珠三百顆夜深勿近蛟龍宅金華之山青蓋天山人看山忘
歲年黃精芝草幸可食安得與子巢其間石牀醉聽松風眠無

為長歌怨如失使汝惻愴凋朱顏

甲辰清明日陪諸公入南山拜胡侍郎墓回汎湖中作

日終甲子斗直辰特觴遠酌胡侯墳兩稟赴鷗背城四十有四
同州人半為吳語如李真湖窮岸出水陸今舍舟登途拍鱗吻
少年健走黃犢奔或乃唱道驚春雲老翁蕭足仍後塵解衣徑
賦草為茵前趨一里趨廟門杖藜不得辭微菜嚴祠高居絕四
陳儻為一丘標石麟井階鞞躬羞藻蘋拜興有相祝有文亦或
稽首稱諸孫歸途採幽挾荒榛下睨塵土多蠹蠹放舟催載無
返巡勝賞莫許窮涯垠開蓬列坐羅擅筆託名鄉飲無主賓誰
燧解事強討論欲以窮達為卑尊美人今代王右軍口吐秀句
天葩芬鴈行拱立何紛紛言我公詩絕倫履者被褐兩山茂
閉目宴坐方甲申艤舟黑耳鳴噪昏晴楊吹花灑衣巾裁詩紀
實聊云云慎勿浪傳來怒噴

送傅王簿

吾聞上古之士比屋皆可封有材不必登王公可憐衛青日暮
貴飛將自老風塵中傅公平生經濟手却抱一經今白首隨人
騎馬著青衫爽氣如虹射牛斗出門大笑望長安長安萬里行
路難行路難知奈何贈公一杯酒請公聽我歌崑崙之山兮高
巍巍黃河之水兮清有時洛陽少年休太息東山謝公來未遲
燕昭之事不足云 陛下聖德如華勛顏公功名遂身早
退魯運小兒能笑人

苕溪風雨中章德茂同汎

黑風翻江白雨傾檣欹拖側斷人行此時唯我與童子孤舟蕩
浮烟波裏烟波蒼蒼楊柳黃浩擊擊舳舻興彌長翻然一葉恣掀

舞青山白塔頻低昂朝過城南莫城址舟人問我將誰適童子
掉頭作吳語秋水夜來深繞尺忽看大字標竹林寺門對水仍
陰陰敲門見竹不見人竹間翠石何蕭森迴舟少林兩如注四
碩冥茫但烟霧魚鱗龍躍吾不知披蓑却入菰蒲去岸傍羣地
拍手呼笑言狂客世所無嗚呼古人今則無後來視我知何如
為君留此有聲畫題作扁舟烟雨圖

由蒼溪出太湖抵陽羨十四韻

首陽山人餓至死陶公乃為飯所驅大賢出處自有意腐鼠何
得親鴻鵠誰初令我爾世網久花蝶何行崎嶇今晨笑與親友
別烟波淡落扁舟孤穹天大澤合為一而晚人境茫如無向來
驢聚安足戀而取窘東同四拘善拔高館燈門閉坐談姬孔歌
貫虞夏間華可容一息孰與臣朔肩侏儒汗顏俯首飽腥腐吐
子所樂非我娛故人殷勤入我夢云我作計陋且愚此生逼塞
父自斷豈愛一勾忘江湖春風二月花散野珊瑚玉樹惟空株
犬夫兒女各有事為君起坐生長吁

次韻子踐雪中見寄

前年江南雪一尺腐儒共走詩三白寧知有客卧欲僵凍骨稜
層撐鐵石今年復此雪塞門江湖無處浮吾梅野風蕭蕭日色
死看人射虎蒼山根牛衣覆寒夜復夜金玉餘音聽慰藉平生
萬卷定安施一紙送我當渠借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一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 初集二
五言律詩 臨川危素編次 香易劉耳校正

寄方韶父先生

牢落江南賦知音寄渺茫鹿麋行處有芝草夢中香選典滄浪
瀾悲歌白髮長平生今古淚滴破綠蘆裳

兩二首

兀坐九十日兩聲珠未休花時翻益睡茅屋不禁愁生事吾何
望春寒晚故留江波青滿眼萬里付雲鷗

泥濘今如此出門知路難蓬蒿春自長樵李夢留看未覺龐公
倦誰憐燕子寒青燈取蕭蕭千載入憂端

雪

急雪下不止朔風終夜鳴飢蟲應登登老鷹故南征生理真何
計沉吟獨此情山中歲酒熟不飲竟須傾

送友人

鄉路三百里獨歸衣正單涼風紫洲水斜月白沙灘燈火期方
遠關山歲欲闌衙門應望汝莫湧駐征鞍

寄友人

憐君山水意局促守柴扉故國悲秋草涼風滿褐衣滄洲斜日
晚白社無人歸寂寞分途念天寒木葉稀

秋懷五首

天末雲猶玄山中歲欲徂周流吾道在嘆息古人無野鶴疑秋
樹新駒性曠途蒼茫念同志微薄忝為儒

對酒高天豁登樓落日曠亂蟬悲暮葉老雁赴長雲落魄稽中
散栖遲鄭廣文身名竟如此碌碌汝何云

對酒高天豁登樓落日曠亂蟬悲暮葉老雁赴長雲落魄稽中
散栖遲鄭廣文身名竟如此碌碌汝何云

稍稍秋河落娟娟宿露傲天清江不息野迴樹相依回音狂歌
數經心昨夢非流螢無思極巧入絳帷飛
仰古嗟無及關情極可哀穉生才見忘賈傅直為災世肯憐梓

柳吾曾悔草萊小詩聊戲爾何乃併生猜
風雨仍搖落江山且滯留懶後生事拙閒惜壯心休弱夢繁歌
石空槎卧
汎流興懷到後物世故劇悠悠

崇荆

赤日薄烏帽柴荆無定樓可能詩似錦乍取醉如泥薄業飄漁
艇深衣逐馬蹄蕭條江海興芳草故萋萋

憑軒

信有儒冠誤憑軒意欲迷山深風雨惡天濶羽毛低他日開炎
瘴連城送鼓鼙荷鋤吾媿爾未敢歎塗泥

風雨

風雨忽如此閉門方晝眠故應為計拙可復要人憐燈火羌村
路桑麻杜曲田悠悠今視昔把卷一茫然

抱琴

三尺枯桐樹相隨年歲深此行端有意何處託知音隱隱青山
夜窸窣太古心空携水仙曲更向海中岑

山中懷友七首

大府趨羣芳脩宇復壯齡波瀾開白晝羽翼動青冥弱質悲殊
調明時敢獨醒未妨茅屋底窸窣抱遺經

望遠空山裏天寒夕夢孤林昏行颺颺江晚變蕭蕭風雨憐同
病塵沙感壯圖向來懷古意迴首未能無

蹕放誰容我交遊重得君論文輕咬蜜問俗到耕耘一咲能青

眼相思有白雲春風動聞巷遂往謗紛紛
何事塵齋裏猶分首若盤高林容隱囊眾翼避扶搏黑疫文星
動青天劍氣寒終南山正好那得梅儒冠

自是麒麟種早福定幾年故廬南雪下短榻北風前歲暮山林
瘦天高雨露偏肯同兒女輩俯仰事春妍

卓犖恒山秀相逢欬抱琴五年風雨列四海弟兄心雪外梅花
遠山中挂樹深交知嵇井夜高興滿雲林

洛社推年少清林照士林春風何處空芳草獨行深遺墨收秦
刻新吟學楚音別離無一字目斷白雲岑

悼震村栗上人

飛錫徧諸方極身復故鄉年隨震樹老人與一琴亡暗草迷春
塔凝塵鎖夜堂蕭蕭今日雨誰炷影前香

社日重過方子踐

東風吹客衣長憶見君時一別驚雲散重來與燕期春深今兩
夕花老去年枝莫待空山裏青燈有所思

聞子踐取病

吾子仍多病何人共解顏水聲和藥臼春色閉松關積雨連三
月懷人隔萬山同遊况零落浩蕩可追攀

和吳贊府齋居十詠

焦桐
憐爾抱奇質無香亦自焚林高初偶得音古竟誰聞天海空遺
擗水霜見裂紋中厨方煮鶴終得舍夫君

畫蘭

六籍灰寒久名山餘舊藏涼痕微有字芝草疴無香後死嗟猶

及斯文豈遽亡世方珍貝葉掩卷一連京

破硯

巨璞何年鑿磨穿偶至今線紋虛綠潤雨氣失玄陰瓦礫香無異塵埃積轉深明光幾携入往事復何心

殘畫

勝境不可得微納餘舊圖丹青初彷彿塵土半模糊蛟蝶飛疑去波濤折漸無良工今豈有為爾一長吁

舊劍

憶感蛟龍匣提携徑出山門紅塵走馬處白日報人恩歲月銅花澁雲烟斗氣昏淒涼中夜舞回首暗銷魂

塵鏡

古鏡色如墨千年獨此雷玉臺蟲網暗珠匣土華浮莫笑塵埃滿曾令鬼魅愁盤龍驚已化雲雨夢悠悠

廢藥

不解照珠翠早同文字盟何言中路棄無復向人明兩宿高齋夢秋吟廢館情相看幾今夕及此慨平生

敗裘

藤雨亦已久霜風兩袖穿甘從稚子笑未受人憐雅製餘前古深期在暮羊素絲今已盡念汝獨依然

斷碑

零落秋風臥何年廢廟碑圖經愁莫戴耆嵩說頻移野燒龜跡失荒苔鳥跡疑遙知千載後拂拭轉堪悲

臥鐘

龍簾久摧折沈埋柰雨何畊民誰睥睨野衲自摩挲雅奏多年

歌鮑文幾字訛料陽荆棘裏長伴舊銅駝

吳黃府悅詩三首

鷓去愁海鴻飛困朔風具具方獨住已已竟長終莫挂還鄉絢真隨廢世弓向來曾傷矣不是為途窮

百代龍川子風流見外孫餘生唯白帽舊業自青門浩蕩期千載蒼茫失九原仙華雲縹渺愁絕刺舟痕

懷古餘哀思憐君尚典刑清談無俗子白髮死遺經客社荒春

沙鄉山隕夜星夕陽隣舍當漢切可堪聽

過謝臯羽墓

識子今無日風流可復尋山林餘楚製弟子解蘭音滄海亡年夢青天後疚心平生匣中劍零落遂如今

元日即事

回首人頻異興懷誰與同塵埃欺白苧歲月入青銅兩急蒼茫外春生浩蕩中長憐故園樹一一受東風

說樓

樓古荒碑在登樓脫望餘秋陰垂野薄江勢抱城斜天地悲游子冰霜感歲華紅塵吹祖褐歸興及清笳

明月樓

遺襟何年有飛甍塵上頭敲擊入大暮香火望靈湫曲岸舟如失遙沙樹欲碎登臨且吾土未敢恨淹留

溪南即事

莽莽長川玄行行薄莫時山光連暉晚暮色入推換夕鳥歸飛急風帆送上溼世情關物理倪仰寄長思

含香道中

殘日亭猶遠，輕風帽易斜。稻畦低沒鶴，草徑曲行蛇。經世知無
策，謀生會有涯。殷勤理黃菊，留眼待秋花。

懷楊仲弘

誰別驚如雨，蹉跎媿後塵。祗今才有數，多爾併能神。玉海春風
濕，湘霄碧樹新。課推吏事吾敢望，平津。

詠樓遇方子踐

風雨三年別，登臨一笑同。綠莎垂古井，碧瓦暎疎桐。世故違高
枕，吾生劇轉蓬。相逢感疇昔，出處愧匆匆。

杭州寄子踐

尊酒何人共，春光著處同。乾坤容野馬，歲月失飛鴻。俗眼能無
白，風花故自紅。向來常處士，早已負諸公。

次韻荅子踐

不謂飛霞珮，珊珊竅窻相。看今兩夕漸，近長年。人往事驚如
夢，何峯擬卜隣。平生千里駕，還往得辭頻。

劉聲之爐亭夜話

儒冠寧誤我，壯志自多違。昭代尊經術，先生尚布衣。清言今夕
共，大隱昔人稀。預恐蒼山麓，無從候少微。

兩首

湖澗雲如積，天空兩雨亞。豪風颺蕪畫，皮井邑帶波濤。茅屋垂垂
破，漁舟故故高。何妨張仲蔚，環堵自蓬蒿。

穉子吾憐汝，泥行女不難。凭欄真自笑，高枕敢求安。天地三辰
遠，江湖五月寒。好將遮日手，却把釣魚竿。

田父愁何訴，龍公怒未休。畦沉翠羽百，水散黃流小。市猶長
閑，孤城併欲浮。誰諄捕天漏，此事恐悠悠。

金陵客舍漫書

不擬夫容佩，終然桂井寒。百年多事始，千里一身遙。巢燕驚華
屋，羈鷹望赤霄。蒼蒼叢桂樹，愁絕小山招。

陪仇仁父先生登石頭城

談笑逢諸老，登臨失故亭。薄遊成汗漫，高步覺矍矍。峽水通吳
白，淮山入楚青。平生一杯酒，及此慰飄零。

春日郊行雜興三首

忽忽時頻異，垂垂花正繁。登臨聊極目，出處可忘言。風急江光
亂，春濃野色昏。鶯遊啜契潤，覽物思空存。

五畝清江曲，為農計未疎。那無經世策，宜付絕交書。野苗吹頻
歌，漁舟玄若虛。卜居能有待，天地本吾廬。

高興真誰共，佳晨祇屢經。天清風細細，花遠樹冥冥。昧事今非
昔，狂歌醉欲醒。終南飛鳥外，一蹶向來青。

次韻荅友人

十載論交地，十皆第一豪。江湖嗟契濶，兩鬢蕭騷走。知無
力，揮題敢自高。期君養翎羽，一擊可徒勞。

九日登石頭城

背郭蒼崖遠，高秋川嶽清。幽懷初曠蕩，陳迹故縱橫。遙望龍盤
舊，長憐蟻穴爭。紆圍隨處闌，襟襟向來傾。蕪草窺笥井，看碑驗
故壘。門開蒼耳路，亭愛翠微名。遠樹淮南出，滄江鳥外明。人烟
川浩渺，風物歲崢嶸。紫吹帽仍佳，節傳觴但老。兵愚生襟，蛙黽浪
走蠅。璜珩玄玄橋，帆蓋蕭蕭蘆葦鳴。登高未成賦，覽古獨含情。
政復哀王粲，何堪獻爾衡。蘆滄海，曲目斷白雲生。

寄李生

政復哀王粲，何堪獻爾衡。蘆滄海，曲目斷白雲生。

有雞仙李孤標見碧梧高門雷雨露短褐泥塗姿悍寧為
小機深或類愚洗心須貝葉游藝及揮浦政兩難藏穎愔然獨
抱茅從容觀近效僂倪事羣趨稍癢琴心曲能操牘背書誰將
窮回蒙莫使避珊瑚它日逢何暮清談動至脯醉醒勞問我喜
怒得今渠契濶江湖迴飄零歲月徂青雲悲捷徑白日仰亨衢
秋社杉榆外南包橘柚初飛騰如借順能勿唳蜈蚣

七言律詩

送孫君文判官犬歸桐廬

笑語匆匆似夢中衣裝俄復判西風殘鐘落日那堪別瘦馬長
途喜未窮歲事已空南畝稼歸期應老故山桐興未尚有平生
棹載酒何時盍釣翁

感舊

華屋山丘不可期峴山依舊綠參差空懷下榻延徐孺無復乘
舟訪戴逵日暮更聞隣舍笛歲寒賴有角弓詩舊遊寂寞成今
古冷石秋花處處悲

鳳凰山

蒼海求田事渺茫行違遺老色淒涼為言故國遊糜庶溥拓空
山稀鳳凰春盡綠莎迷輦道雨多蒼薜上宮墻遙知汗水東流
畔更有平蕪與夕陽

聞元宮

誰使黃舟一夕移紅樓翠幔未全非曾聞帝子乘鸞去疑有仙
人跨鶴歸烟徑月明瑤草歇石壇露冷碧桃稀赤欄橋畔多時
立闕看楊花作雪飛

早起

濛濛晴曙散薄雲獨據短檠立清晨春風入樹無行迹曉月窺
簾欲近人投覺新吟隨夢寐不知清露濕衣巾何人正踏長安
陌想見看花拂面塵

九日

獨立憑高發興新霜清露白復佳辰綠尊照眼不解醉黃花滿
頭應笑人矯遷老僧幽期失巖南故人新句頻秋天此日併回
首鴻鴈寄書愁未回

次韻山南先生遺興二首

稍覺春風入剪裁更無魂夢到塵埃首枝自送黃昏影寶篆頻
消白晝灰世態漸應隨日別老懷可復向人開擁爐坐聽蕭蕭
雪載酒携琴也莫來

蒲團兀坐久忘機何暇重尋是與非老鴉長雲天渺渺脫花寒
蝶思依依起看丹竈春無恙欲試青鞋雪未晴鴉鷗逍遙端可
耳玉堂何必覓琳扉

寄仇仁父先生

一官十載尚沉淪門巷蕭蕭白屋貧自有陶公為社友呼杜
老作詩人兒曹故復輕前輩傷步誰當出後塵招隱詩成無處
寄莫雲巖碧坐愁神

寄十八丈判官

金榜淒涼四十年風流文采故依然香山老玄誰同社栗里歸
來尚有田懷古坐者西日落得春寧問杜枝偏清泉白石多深
趣千載心期入近篇

寄仲山

異縣關心朔雁飛酒燈棋雨計頻違寄書全覺嵇康懶入夢多

疑李自非黃葉開門方寐碧雲迴首故依依相從賴有梅花約試蹋春風走翠微

寄友人

繫舟一別雲水鄉暮川饒寒方蒼蒼瀟瀟臥病它年憶渭北題詩春日長燕菁作花已爛燭楊柳飛絮苦顛狂聞道茯苓曉堪斷選子青鞋經瀾崗

夏日滄書

枕上初殘栢子香烏髻簾外已斜陽碧山過雨晴逾好綠樹無風晚自涼芳歲背人成荏苒好詩和夢落蒼花求羊何不來三徑門掩殘書滿石牀

逢葉伯樸

水烟沙雨送歸航楓葉蘆花已十霜瑤曲天風春夢逐墨池秋草敬游荒碧峯又是新迴雁白石依然舊化羊一咲相逢却成別暮雲千里思茫茫

宿賈氏山房

暝色蒼茫赴遠岑獨追燈火下荒蕪寒沙細水通幽徑俯竹高栢走翠陰草草悲歡中夜語條條醉醒百年心石烟霜月寒無寐坐聽疎鐘幽二林

送友人之京

偶緣遠接清遊烟雨東城晚樹幽離別自應多感慨笑談未嘗各風流百年芳草頻頻合萬事孤雲故故浮木華黃河入回首春風愁絕李膺舟

谷友人

芝掌峯前一杯酒別離歲晚近相望野梅如雪遙入眼曉鷹連

天寒叫霜閉門窮巷燈火冷回首蒼山雲樹長幾時拖被却同宿愧爾詩筒速送將

憶友人

無復高談慰素居壯心零落竟何如人間海有金臺夢身後誰傳玉枕書半畝蒼苔埋野地一簣白雪斷絲初芙蓉峯下聞吹笛滾滴春天草木疎

失李無遺

青春未受二毛侵謀咲俄聞變古今今日却醒徒有望九原莫作竟何心平生欠荷劉伶鍾此夜誰彈子敬琴冰樂亭西烟草碧舊游回首重沾襟

過烏傷墓

丹青像設始何年翁仲遺墟自古傳時有北人乘下馬不知秦樹幾啼鴉牧童盡則看碑路野衲春耕奈墓田回首長安西日外茂陵松栢正蒼烟

律興三首

昔從六客堂前客共買何山渡口船杉松夾道得古寺風雨瀉山連柱鶴憶別老僧如昨日待分幽事及它年春江正綠不能玄勝踐蕭條祗自憐

轉回擬作送春詩出戶春風去不知葉底孤花猶入眼竹根稚筍欲過眉久拋書卷都如夢聞看香烟偶似癡寄語平生張仲蔚一歡相屬竟何期

劉生玄滌相如器朱子新裁賈誼書百代風流今視昔十年懷抱我憐渠故應曾對談諧樂也復能容禮法疎風雨蕭蕭守瓊堵祇今可望故人車

寄陳君采

江淹丈米碧雲消滿岳本華玉樹凋後爾千年開槌鏹森然作
者見風標棋花夕日輝相並金檀名山路未遥賸欲傾心數還
往高期無使竟蕭條

次韻答吳正傳

諸老凋零半九原後米英叢見蒼然高標寧復居人下緩步猶
須出我前天馬為誰生月窟仙禽有日到芝田論心待取同傾
蓋可使空迴雪夜船

寄葉審言

千里相思黃葉初喜傳消息慰離居姓名湧入山公啓懷袖元
無賈誼書已不耕耘供賦歛胡令汲引到蕪漁晚岐蹶躑頻回
首風雨蕭蕭鴈正疎

獨立

數盡飛花一愴然壯心迨逝夕雲邊十年人事空流水二月風
光已杜鵑過眼青春寧復得汚人黃土絕堪憐故園尚有平生
約可使蒼苔到石田

即事

南陌東阡草色春倍惜門巷客乘稀受風燕子輕相逐著雨楊
花濕更飛綠樹無言春又盡紅塵如霧手頻揮浮生莽莽吾何
計獨立看雲竟落暉

山中夜歸

溈山松葉行徑迷獨穿華嶠幽步遲驚風低岫山扁過寒月挂
樹天星垂泉鳴荒窰夜半落露洗青林光陸離茅簷抱膝者誰
子歌闌飯牛聲正悲

旅夜

摩歷飛螢度眼明獨堵高枕數殘更薄游已倦新彈缺舊葉猶
餘未棄繁一雨送晴初月色百蟲專夜故秋聲情知三十非年
少已覺人間有後生

三月三日西湖舟中

黃塵烏帽媿平生對客猶稱舊姓名此事正堪三太息抵今忍
負四難并放舟乍落空濛境送酒元無窈窕敲金谷蘭亭嗟已
矣不妨時轄濯吾纓

金陵天津橋

五雲零落渺天涯陳跡蒼茫日自斜畫角已吹邊塞曲紅藍新
長內園花可憐遺老埋黃壤曾倚春風望翠華好在北山後与
鶴依然同住舊烟霞

送人歸豫章

已覺樓遲懶曳櫓可能為我強躊躇一帆秋色紅塵外千里江
關白鴈初建業水清誰共飲潯陽潮斷定無書黃金未盡朱顏
在莫種穉華學隱居

哭陳茂卿

多病文園鬢未霜可人風味故難忘豈期疾壑舟無定竟使春
天草不芳黃華幾時來海上遺文須我訪襄陽誰憐後死仍漂
泊雲白山青自故鄉

宣城客中偶書

眼看春霄擁勝流漂零回首媿沙灘黃塵烏帽知誰為白飯青
芻漢此留未必愁康能作吏何妨李廣不封侯故亭雲鳥知無
恙款段惟須逐後遊

梳頭潭白疑

偶逐飛雲別欄岡解纓聊爾濯滄浪襟懷已久無山水容驥誰
今有雲霜未必丹砂真却老可須白首更為郎前脩未速斯文
在努力無愁岐路長

送韶父先生遊京口

不到南徐三十春好將亭窠吊遺民也知往事如流水程楓重
來是後身掉響關河風色莫雲離野眼鷗毛新舊游偶失扶桑
駟頰向滄江一問津

山南先生挽詩

仰驚喬嶽失嶧响千載風流可渡閭鼎有丹砂輕縣令囊無意
效諒將軍芋袍歲月孤青簡石室文章闕白雲淚盡侯芭悲獨
立短衣高馬租絲約

喜方韶父先生至蒸懷山南先生

夢覺秋宵夫薛蘿尚煩青簡慰蹉跎山中舊別期猶在歲晚相
達感易多華表神像成疇寔靈光風雨見萋萋百年珍重斯文
寄跡足儲程可奈何

韶父先生有詩次韻以和

兩翁故渡可憐人傾蓋長安四十春華屋山丘如隔日夜床風
雨得彌旬書籤藥裹仍仍在橋刺藤梢一一新湯馮餘哀寄冥
漠大荒誰見下麒麟

寄張如心

謬羨休儒把一蓑舊洋搔首獨淒涼連天斷雁初沉日匝地寒
花欲有霜間道為郎頰白髮未殊高枕待黃梁紅顏好在張公
子坐聽松風春晝長

送王傅羽靜江教授

丞相成名震百蠻蕭條異代得吾賢宦游忽過三湘去家學應
令四海傳北望犬牙連上國我占鴉尾直中天炎風朔雪皆王
土未覺青春雨露偏

碧蓮峯下駐飛鵝風土遙知久自諳會有新書碑禹貢坐聞舊
俗化周南深篁盡日迷山鬼毒草無時起瘴嵐珍重斯文強食
飯謔誇丹荔与黃甘

送揚州傅學正

全淮控制列城遙尚想青春虎豹驕一日江山花珠玉萬家燈
火沸笙簫蕭蕭達才俊登文畧好頌升平荅聖朝芍藥瓊花兒女
事可緣風月逗華鐮

余山

春雲半落鴈無敵沙岸參差石有核囊屨漫窮考州徑一龍長
倪白頭僧晴濤閃閃翻孤日山木昏昏接翠藤後夜清風滿送
念夢遊空拍上方燈

龍潭山

二月清江照眼明避風舟楫滿迴汀新雲扶雨時時黑密葉藏
花樹樹青習隱未成陶令賦行訶聊共屈原醒碧潭光景無消
息坐看魚兒點翠萍

遣興

青雲如夢慨平生白髮驚春忽數莖漸覺交梓隨日別強臣類
色逐人行百年松檟誰能去五畝煙霞故可耕妄念掃除淨欲
盡少游何得尚相輕

次韻方子踐觀潮

次韻方子踐觀潮

潮生潮落有時休，朝暮吳兒幾白頭。披髮祇辭迎敵浪，側身寧解障奔流。江火碧瓦人聲曉，雲閃朱旗海氣秋。後夜月明天水有誰飲，此試登樓。

次韻子踐秋社歸巖南

父悟清都是夢中，未嫌短褐任飄蓬。時情冉冉心如醉，世議紛紛耳欲聾。會種榆依漢社，共談禾稼續西風。蹉跎偶負平生約，已獲人間歲一終。

子與劉君師魯為文字交，十有四年而固未嘗相識也。茲過武林，偶逢，良觀有喜而賦。

邂逅神交十載餘，青楓落月幾愁予。何言此日同傾蓋，勝讀平生未見書。天上玉堂容可到，山中金匱得長虛。故多餘事宜商略，可待秋風怨索居。

杭州寄里中一二同志

故山有路去無從，燈火關心夢不通。浪走紅塵真自笑，舊游白社竟誰同。胸中好貯千巖秀，眼底徐觀萬馬空。風雨未休鴻鴈斷，此懷渺渺故難窮。

同儒上人謁黃尊師于龍翔上方，備撰鄧公適至，輒成小詩，用紀感集。

坐陪三老盡文雄，政爾衣冠不苟同。談笑流傳成故事，畫圖想像見高風。丹崖方與霞標峻，碧海誰能鐵網空。託下陳虛自詫，飛揚無力思何窮。

客樓雨中

江城飄泊動經年，盡日高樓閣過船。瞻起小窗初聽雨，岸旁垂柳已生煙。坐拋歲月今如此，每望雲山欲泫然。尚喜游從得諸

度時將樂事寄新篇 次韻春梅春卿

不謂紅塵拂面時，軒然談笑一舒眉。晴風石鼎浮花乳，夜雨春盤冷碧絲。揮手遽成三宿戀，論心那覺十年遲。酒船魚網歸無計，未必山前白鷺知。

送楊山長歸錢塘

百里鄉心海鴈飛，三年宦况野鷗知。兒童早已占歸信，弟子應能頌去思。茅屋荒田春草草，杏花深巷雨絲絲。人生適意須行樂，駟馬高車恐未遲。

章德懋同登車蓋山

城南日日望蘇摩，碧樹童童蓋一山。何意茲辰成邂逅，與君携手共躋攀。鈞衣亂石通高步，着面和風啓醉顏。尚愛碑銘多指則，俗書且勿闢妖嬈。

重遊毗山

十載重來思怙然，勝遊邂逅一開顏。高林有色煙雲淨，曲徑無香草樹閑。漫遺金樽催白日，絕憐紅粉澆青山。南朝舊迹今誰記，腸斷風流不可攀。

湖山遇葉士心回寄郭祥卿架閣

謝公城下蹋春暉，最憶東園夜不歸。落月清樽波激激，高花銀燭霧霏霏。未愁強醉羅衣濕，政恐重來燕麥稀。大地風濤竟誰料，九霄一鶴看橫飛。

大卿牟公挽詩

靈光一夕失崔嵬，多士相逢淚兩摧。夾道共看丹旆去，遺民猶憶繡衣來。蕭蕭悲吹蘋花冷，渺渺鄉山杜宇哀。笑盡貞元舊朝

士臨岐無語重徘徊

後生無復壁儀刑青史徒煩列姓名窮有遺文成鉅冢死無新

爵上銘旌瓜田方任達高沒玉樹偏依雨露生舊笏滿床知未

墜翰林風月向來清

次韻年主簿南湖客中

隨望仙梳度碧湖翩然高興不枝梧也知白髮行相待無奈青
山不受呼過眼光風殊獵獵衣多露已塗塗相逢幸及南枝
好一笑聊須引百壺

次韻姚子敬教授筠庵別業

故園煙樹渺江關長愧求閑未得閑客路獨愁黃葉下高人正
在白雲間卜隣僕遂容依止載酒終期共往還未嘗看山仍拄
笏一竿付我釣滄灣

次韻別程晉輔教授

落拓江湖久不歸相逢還及試春衣忽聞煙際蘭橈動誰共花
前玉笋飛青眼故多知已在黑頭未覺壯心違赤霄孔翠吾何
望嗟嗟隣離爾自肥

花信

已覺尋芳去較遲千林紅紫想紛披幾經夜雨能無恙試問春
風竟不知斜日遊蜂應有夢野亭立馬已多時殷勤却是江南
客曾學水霜寄一枝

草意

澹煙斜照舊離離漫芳心欲向誰可是忘憂能自得若教指
佞定無私東風江上何人識南國春來有夢知留取青青承雨
露未應紅紫浪相疑

五言絕句

山中偶題

古苔隱石色寒花明藥叢有時白翎雨終日青松風

夜坐

涼風動千里孤坐思滄洲白露洗明月青天此夜秋

七言絕句

寒食舟中

東風溪水碧連漣溪上青蘿獨繫舡正是落花寒食夜水煙沙
月又啼鶻

失御史王公

有人新自甬東來別後音書第一回欲問布帆無恙否豈知塵
世隔蓬萊

被髮胡為竟渡河由來魑魅喜人過不須待聽山陽笛一曲嗟
篔簹思多

早歲棲身擬鳳池桑田為海已多時路人方為棄聽止流水生
涯處可悲

玉堂政要謫仙人何意先成米石墳人物渺然時事異漫令平
地有青雲

金阜原頭草未生兒郎俄已去騎鯨黃泉會有相逢處轉見人
間子母情

掉頭東下苦匆匆徑挾羣仙入貝宮眼底珊瑚高百尺釣竿吹
折一絲風

膠液中流事可歎海雲飛雨失青天陸郎地下驚相見應許來
遲二十年

孤兒思父母憐兒忍見銘旌獨返時畢竟江魚與螻蟻世間何物最堪悲

楚客猶疑刻劍痕秋風已到孟嘗門殘潮落日天涯夜剪鉞誰招萬里魂

天兵罔象政縱橫誰認麓山頂上行海氣昏昏風雨惡夢中無路弟先生

金陵客中送友人歸里
青陽河畔杜鵑啼歸路如弦定不迷應到故山叢桂裏笑人騎馬學聰難

有感
橘柚青黃照眼垂秋風籬落自紛披頗聞王食登饜果不獨涪州有荔枝

漢室需子技隱淪鼓刀屠狗正求伸可憐風雪南山下未有它年射虎人

葉審言張子良同遊北山智者寺既歸復與子良至赤松
由小桃源登煉丹山謁二皇君祠回宿寶積觀

天風吹我度崢嶸春著千巒瀚瀟青紫陌紅塵寧有此十年空負比山靈

芙蓉峯下南朝寺水秀山明兩絕奇更向水窮山盡處一菴高貯碧雲師

却問仙山去幾程白雲如簇近相迎直瀆不脫登山屐行盡松聲與水聲

山中今是太平民尚與人間隔幾塵流水桃花三百曲莫教重誤武陵人

偏看飛花逐水紅不知身過亂雲東回頭旋覺峯巒別惟有青

天面而同
鸞鶴沖天歲月多至今香火壓嵯峨劉郎不是無兄弟奈此丹

雞白犬何
坐愛春泉響翠微玉花吹濕薛蘿衣何人為擊水壺破共看青

天白練飛
削立城心鸞白塔幾疑日月費撐支一朝頓在關千底始悟從

來見慶邸
遙憶仙華鶴髮翁清泉白石滿奇骨若為此日千峯頂更試平

生九節節
一宿山中竟莫留可能長伴赤松遊殷勤好去張公子休愛人

間萬戶侯
避暑圖
一丘一壑古遺民十里清風不屬人閑對青山揮白扇世間何

物是紅塵
圍碁圖
有客看棋洞口歸天荒地老已多時人言此客殊癡絕畫裏看

棋我更癡
陶學士驛舍圖
一笑相逢亦偶然浪將恩怨向人傳無端更被丹青汚狼藉春

風數百年
次韻章兄雨中書懷
卧聽風水共喧宣起視青空白兩懸祗謂柴田可無恙不知江

勢欲吞天

茫茫平陸一尺水瑟瑟涼颺五月秋莫為天公無皂白誤將陰
雨怨鳴鳩

故山回首杜鵑啼客舍誰憐寄一炊賴有四門章博士不錄風
雨廢談詩

春盡餘寒去却回江天五月未聞雷南風祇在浮雲外彈折朱
弦喚不來

草長故山懷獨往昔生今雨歎離居誰能共飲桃源酒一醉千
年不願餘

傷二首

父謂聲聞難作佛今知龍女解成男分明信有旁人分五十三
身第一參

息心無想成無記有見還同有相存不盡普賢殊勝行隨方願
啓一城門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

初葉三

賦

臨川危素編次

番禺劉耳校正

離居賦

慨予後古人而生兮恒潔志以好情憑祖先之遺業兮援往列
之餘林與總角以授經兮歲行汨其已周獨質質吾何故兮庶
遠悔而違郵攬猶愁以我歸兮聽前志之為謀非夫人察予之
夏兮馳踴躍而見收胡問勉抱故獨兮曠周旋於窮陬靡私處
而其伍兮情增思以懷愁昔回路之相贈兮竭所獲以交投卒
並轡以疾驅兮入聖域而彌優彼獨何人兮予願忍耻而蒙羞
惟昔者之擇從兮極遠討而旁搜衆難選其既多兮迥異趣之
交鈞紛誦詡以微逐兮咸齊頌而勸憂曰予行之不可兮矧將
賜予以良猷居快悒其誰語兮弦子歌之幽幽惘惘以頌懷
兮耿孤倡而無酬哀下土之空濁予駭奔飛其呀咻大龜視予
以吉卜兮曷去之而遐遊廣輪曼曼而靡極兮忽又惑其所由
非識路為之先道予懼九折之摧吾勳羗允豫以狐疑予悵臨
岐而夷猶軫中情之戀縈子思勃鬱而莫抽遺行之已累兮
固吾以為贅疣弗暇眩之是圖予何厥疾之能瘳堅所秉猶未
怠予悼年歲之易道諒予懷之既騁予雖坎壈其敢偷苟非予
之所存予夫又何求結煩言而招要予遂矢心以網繆夫有恃
以為善子詎無成而滯留

賦

皇靈正直予冒下惟仁肇毓嘉種予誕生蒸人胡汝魁之暴亢
兮盜威柄以自神禍凶是司予俾闕厥伸窮千里以逞毒兮豈

此土為匪民歲丁未而孕孽子椒九兒之選函乘陽竊出子霍霍隆隆斥奪與馬子謂肥蠶其猶龍絳帟形削子疾走如風揚氛塹於滄涂兮騰我野其童童難權擲於草木兮搏塊礫之不可食泥倪僵尸兮疆效死力首丘而弗違兮胡懸絲之可得孤狸飽而跳踉子腐微縱橫獲出百兮室無笑聲野莽慕其誰關兮鄰火煙其宵行皇保下人子曷揆喪而極斯樂人之死子職魁所為耗賊太和乎遇玄澤於既施朋殃友厲子出入教妖仰九關而逞恣子子踐踐其屢止曰無往而弗復兮其悔禍之汝破胡被揭而荐肆子將窮箇乎今故扇匿巖於焚榮兮導伯強便先之怒氣焯其如饋子懣薄人之四肢挺刃欲至子狼顧腰腰會遺民其幾何子矧有秋以為期咨汝魁子誠怯忍而險憤憑妖矧獲孳兮畔戾聖則謂吾莫汝燭子何裸身頂目而辟易有赫臨汝子願微臣其何力命不可久數子威不可久乘執枯終而檢壽兮能自道於天刑皇斯震怒兮尚叱咤乎雷霆奔鐵孔利子百神效靈害戍屏絕兮聖嘉生於百齡礫蕪妖贊子沈溺清冷嗟魁弗俊兮後雖悔其何懲

卷四

答客問

僚大德中忝被選舉一時後進之士多見拔擢而僕方漂居田里或譏其苞直不脩以為迂闊適值昔賢述其問卷之辭云客問主人曰蓋聞周乎道者不負於小諒通乎變者不傾於俗度所以起尋常而建榮名者也是故劉澤捐百金而王全燕不奪寶奇玩以相疆秦由此言之豈非仁者固以財發身耶今吾子餐醇醪製芳華畢弋文翰之林而藩道德以為家有日矣生

逢熙洽之朝名剛英俊之列曾不能披金闈歷絳闕騰翕翹揚眉鼓舌使聞之者膽寒炙之者手熱下是猶不得輪筋力效習能於斗食之末然且愧勉越起擇地而趨持下執雌以踴躍平泥塗子之為術不既疏乎於是主人瞠然而眙繼然而笑曰若客之言毋乃眩勢交之榮碎昧俗化之隆庠階權槿之利用而將來之階仄也曩者王途慘濁傑倅接且俾俾婢壞壤轟轟川奔焱馳爪擊角觸富者踰顯榮貧者嬰殿辱富是之時毀廉蕩行懷膏潤以賈媚悅者蓋不可勝錄也一旦恩移勢奪權傾位軋金銷石毀星離電滅信夫以膏沃火者膏盡則火微以利錮交者利盡則交絕爾其便翻捷疾更起迭仆朝躡要津夕管羈旅曾得裘之幾何而蒙詬於終古是宜顏子殉志於簞瓢魯連唾睨於商賈長驚獨立蟬蛻滓潤而弗顧也今國家陶恭和滄溟源軼燧農艱義軒旆息濊澤旁魄布護圓顯方趾之民濯沐神化者無不抱信讓揭貞素藉禮義之衽席服中正之冠履時則羣公庶尹濟濟鱗列騰吉發采作世玉雪譬若以伯夷為太傅魯參為司徒公儀休為御史孟公綽為尚書原思為博士於陵仲子為大夫鮑焦給事於黃門黜妻待詔於公車邈哉此非常之際巨億齡之所無絲是選陳喬壞崖岸之士莫不舒翹振華纓冠縱履鳴鳴于千以觀羔幣之所恒雖以助齋選選朝佔夕呻亦且睚眦批披羞沒齒而無聞也然而淹遠有時顯默有宜故甘生以童孺都上卿而太公白首適為萬乘師此理之固然而物之不可必齊者也今吾子處盛時而談村季富羣居而言財利奈之何笑鳴玉曳履之舒徐而欲挾械離驪裏以助其駛即客乃撫然有問曰夫市井之言不足以陳於先生之

前固也敢問君子之將售其志者亦潔名以為高矜已以自意而已乎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百里用秦鬻身五羊軻介壁堅厥開富疆毛生重趙引錐脫囊孔舍春而歷聘擊匿騰以嬰湯身皆韞不世之閭畧將圖霸而謀王誠懼夫厥志之弗究罕卑已而邊遺夫以艱生難淺豪補鱗拾退若夫九牛之一毛進若增太倉之一粒固宜量費而容度緩而汲亦安敢肩聖詰而駢立哉迺若樹不貪以為名宋司城之寶也弗枉尋以合汙鄒孟氏之道也斯吾徒之所知而百世之師表也且予聞之時盛時虛天理之常過仁運義人道之經是以君子立不易方故曰勿行爾悔無患名不大勿信爾欺無患祿不隨客獨不親夫蘭滋九畹珠媚重淵無脛以自致無舌以自宣至其流光晶吐郁烈則人亦莫得而棄捐也若夫卜生投問於之與張季藉勢於雄賞相如發軔於武騎次公奮迹於沈黎是亦非窶人子之可數獨共已竣命而奚疑

雜著

賈論

曷嘗觀於賈區乎吳之鹽蜀之布會稽之美箭代之名馬至於漆泉危茁筋膠藥物之衆無不蓄聚區別而貝璣丹銀重淵濶谷怪珎之產又皆驚火腰經胃百死之禍乃能奪而出諸虎豹蛟鼉之宅亦且卑鼓而錯陳焉彼其役僱工費舟車遠達顯顯心計目察者閉者在宦宮者匱而蔽者辨之患弗良聚之患弗豐耳辨而良則售益博聚而豐則獲益厚其貨誠千金也人且以千金至矣求其張盧肆負枵素自廁其間而能以操奇贏者無有也於是日吳鼓起囊金遠市者莫不鱗集蟻合辨物以

莫賈焉方冀譁烟壚之中一旦有委千金於販夫販婦而未嘗少見德色者誠將文岐其利而向之千金非以施愛去爾也仁義忠信士之大寶而爵祿車服國家之千金矣夫其為寶也非必燭幽絕深涉死地而後能有也彼飾靈樛枵號呼以望售者何懂懂即償人之直而能無德色者又幾人耶嗚呼市井之事學士大夫所共賤鄙而羞以汚齒牙也今之稱乎大人君子者果何如哉果何如哉

讀賈生傳

屈原死後百有餘年而漢有賈生以遠去過湘水乃投書以弔屈原太史公蓋合二子以為傳夫亦徒見生之為文愁痛無聊發憤壹鬱不殊於原而未極其趣者也夫懷王受欺於張儀屈原而不用身陷國蹙為天下笑頃襄親值其亂而曾不悟反怒原遷之江南而楚亦尋滅彼屈原者誠悼夫存君興國之志終無所伸而為是發憤無聊也生之在漢非有肺附之親歷試之久願於卒按遇主之頃欲使盡去其舊而唯己之所欲為一不見用則遂自附於原而待其君以亡國之主誠何理耶夫改巫胡易服色法制度空官名典禮樂事至不輕也大臣不聞議士不與而適自草具其儀法不可不裁絳灌之屬皆先帝舊臣苟遠嫌而不言則誰當言者且此二四位為將相爵為通侯權寵之盛豈復有過於是亦何忌而不容一新進之賈生耶然則謂生以諫去而遂以配於屈原者甚不然也夫生之始欲改定制度也將無以天下為既和洽對至其論厝火積薪之執顧在乎數年之後凡其言之可行而必效者大抵皆南遷之餘也吾意生以憂患怵迫習於世故未必不悔其前言之易而尚肯

尤人之短已然則今之疾視解灌之屬而比之上官子蘭者
 又非必生之志也周人之詩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絳灌之
 屬安足以知此徒使如質生者不得盡其材反以年少初學而
 見斥遠則其蒙蔽賢之識非不韋哉

陸君實傳後叙其為此敘時固已不敷悉以容攝為值及
 其事與始以皇朝經史大綱自不盡合史而所紀之
 異紳雜擬其一二附注其書上建又不能無所見所則之
 之下以計其說件補其闕遺云

陸君秀夫之死楚人龔先生開既為立傳且曰君實死事得之
 里人尹應許尹得之翟招討國秀翟得之幸侍郎來華而君實
 在海上乃有手書日記記蒞鄧禮部光薦家數從鄧取之不
 得故傳所登載殊弗能詳至公之官位為丞相為樞密使亦且
 貳其傳而莫能定因字稱之曰君實而不爵蓋關親也僕往在

金陵客有來自番禺者頗能道崖山事云宋益王之踐帝位也
 不踰年而改稱景炎益王五月乙未朔宋丞相陳宜中尋立
 為帝安府之新史所書無非其為感而大明年南遷化之綱外
 海舟四月移廣州入海一名虎頭山入海古謂崖山也崖山
 大舟四月移廣州入海一名虎頭山入海古謂崖山也崖山
 碑地立海中當南北道又明年四月戊辰殂於舟中過日黃
 龍見海上羣臣皆賀乃并其地為翔龍縣縣上項海頭為龍
 是日午登壇復厚還宮御筆所可龍軍空海上身首兩目俱
 全登入宮雲陰不見非見於海中也新龍縣填海以爲祥龍
 又以為拜張世傑少傳樞密使蘇劉義開府儀同三司殿前都
 指揮使陸秀夫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餘進官有差新造

之新世傑為檢校少傅兩節度使樞密副使兼福建廣南宣
 徽大使劉義為檢校少傅兩節度使樞密副使兼福建廣南宣

軍所泊居雷化犬牙處乃稍比徙廣州之境五月寓梓宮於香
 山縣鼻葬其地上廟號曰端宗陳宜中以宰相為山陵使事畢
 宜中一夕浮海去莫知所之廟號以四月辛巳梓宮發引以
 月壬午朔皆非五月亦非光高廟之香山先皇廟中位而以
 漢帝轉輪非宜中見填海碑而斷史不書六月世傑等
 學士曾滿舟非宜中也見填海碑而斷史不書六月世傑等
 遂奉御舟抵崖山崖山者在新會縣南八十里鉅海中與奇石
 山相對立如兩扉潮汐之所出入也山故有鎮戍世傑以為此
 天險可扼以自固始不復事轉徙矣六月己未新會縣里乙
 以起行殿康辰州廣州為州府見宜中之去劉義追之不能
 及夜泊仙女灣俄有天火飛集其舟延燒眾舟樂盡劉義無可
 考八月庚申月貫南斗已夜復有星大如缶眾小星千百隨
 之自西北流墮東南海水中聲隆隆如雷蓋天狗云海中書其
 新大兩漢錄以為為突如起一鼓復圍廣州南初值海中如
 其年十月蒙古漢軍數路並進江東宣慰使張弘範以舟師由
 海道出漳潮江西行者叅知政事李恒以步騎出梅嶺弘範
 軍斷元帥恒為副元帥李恒亦遣兵至自嶺南明年正月己酉
 朔宋改年祥興元會禮丁巳登海舟繼千餘艘為方陣中體
 外帥見大索四圍起樓船已未弘範兵至崖山庚午恒
 亦以兵來會乃先遣斷其汲道舟人茹乾換餘十日渴甚則下
 桐海水飲之海鹹不可飲飲者亦輒病嘔洩軍中大困與見大
 海錄新二月戊寅朔世傑部將陳寶降見新史而填海錄其詳

軍所泊居雷化犬牙處乃稍比徙廣州之境五月寓梓宮於香
 山縣鼻葬其地上廟號曰端宗陳宜中以宰相為山陵使事畢
 宜中一夕浮海去莫知所之廟號以四月辛巳梓宮發引以
 月壬午朔皆非五月亦非光高廟之香山先皇廟中位而以
 漢帝轉輪非宜中見填海碑而斷史不書六月世傑等
 學士曾滿舟非宜中也見填海碑而斷史不書六月世傑等
 遂奉御舟抵崖山崖山者在新會縣南八十里鉅海中與奇石
 山相對立如兩扉潮汐之所出入也山故有鎮戍世傑以為此
 天險可扼以自固始不復事轉徙矣六月己未新會縣里乙
 以起行殿康辰州廣州為州府見宜中之去劉義追之不能
 及夜泊仙女灣俄有天火飛集其舟延燒眾舟樂盡劉義無可
 考八月庚申月貫南斗已夜復有星大如缶眾小星千百隨
 之自西北流墮東南海水中聲隆隆如雷蓋天狗云海中書其
 新大兩漢錄以為為突如起一鼓復圍廣州南初值海中如
 其年十月蒙古漢軍數路並進江東宣慰使張弘範以舟師由
 海道出漳潮江西行者叅知政事李恒以步騎出梅嶺弘範
 軍斷元帥恒為副元帥李恒亦遣兵至自嶺南明年正月己酉
 朔宋改年祥興元會禮丁巳登海舟繼千餘艘為方陣中體
 外帥見大索四圍起樓船已未弘範兵至崖山庚午恒
 亦以兵來會乃先遣斷其汲道舟人茹乾換餘十日渴甚則下
 桐海水飲之海鹹不可飲飲者亦輒病嘔洩軍中大困與見大
 海錄新二月戊寅朔世傑部將陳寶降見新史而填海錄其詳

軍所泊居雷化犬牙處乃稍比徙廣州之境五月寓梓宮於香
 山縣鼻葬其地上廟號曰端宗陳宜中以宰相為山陵使事畢
 宜中一夕浮海去莫知所之廟號以四月辛巳梓宮發引以
 月壬午朔皆非五月亦非光高廟之香山先皇廟中位而以
 漢帝轉輪非宜中見填海碑而斷史不書六月世傑等
 學士曾滿舟非宜中也見填海碑而斷史不書六月世傑等
 遂奉御舟抵崖山崖山者在新會縣南八十里鉅海中與奇石
 山相對立如兩扉潮汐之所出入也山故有鎮戍世傑以為此
 天險可扼以自固始不復事轉徙矣六月己未新會縣里乙
 以起行殿康辰州廣州為州府見宜中之去劉義追之不能
 及夜泊仙女灣俄有天火飛集其舟延燒眾舟樂盡劉義無可
 考八月庚申月貫南斗已夜復有星大如缶眾小星千百隨
 之自西北流墮東南海水中聲隆隆如雷蓋天狗云海中書其
 新大兩漢錄以為為突如起一鼓復圍廣州南初值海中如
 其年十月蒙古漢軍數路並進江東宣慰使張弘範以舟師由
 海道出漳潮江西行者叅知政事李恒以步騎出梅嶺弘範
 軍斷元帥恒為副元帥李恒亦遣兵至自嶺南明年正月己酉
 朔宋改年祥興元會禮丁巳登海舟繼千餘艘為方陣中體
 外帥見大索四圍起樓船已未弘範兵至崖山庚午恒
 亦以兵來會乃先遣斷其汲道舟人茹乾換餘十日渴甚則下
 桐海水飲之海鹹不可飲飲者亦輒病嘔洩軍中大困與見大
 海錄新二月戊寅朔世傑部將陳寶降見新史而填海錄其詳

所撰漢書與本紀於正月乙丑書統制陳寶與撥發張達念甲而
與同史癸未大戰恒南向隨潮下弘範北向隨潮上夫攻之
早朝退改其北至十朝上弘範攻其南見新史明日云不自朝
書而中戰未決會日暮兩暴作昏霧四塞宋師部伍大亂秀夫
朝服抱宋主赴水死世命小舟取勿入所已舟秀夫懼世難
之負重後官及百官吏死後死者以萬數國秀筆文武班行之
降者猶百餘人是歲實至元之十六年也國秀官承宣使見大
已死填海錄所載已詳至版圖八遺事乃多說其五日費云
世傑知大過事已去乃挾開艦十八潰沒奔南恩州五月庚戌還
至海陵港遇颶風舟敗死馬餘衆盡沒自是嶺海間無復宋軍
旗幟矣世傑乃四舟儀兵不及而陸山散潰向占城土豪漢
子立之六月庚辰颶風大作將士初世傑登岸世傑應為人所
圖即登施樓窺香以祝風善愈甚陸水溺死諸將焚其尸云骨
葬潮居里赤坎村劉義出海洋甚為其所殺見填海錄云骨
其事往往傳所不書竊嘗有志論錄附傳而行以備本事然恨
其不能記陸公終何官秀夫終於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
簽書樞密院學士蓋亦相文天祥相與大興於秀夫之死宰相
廟碑其誤以義相明為資政耳恒又慮研談三十年前事道里時日
不容無小失誤故久未敢稱述後遊宣城有蘇寶童者縣小吏
也僕避道見之戲謂曰前朝貼職乃有寶童誰以是字汝縣吏
亦帶職耶其人無所對旁一人曰是人乃蘇劉義之子以恩補
官嘗直寶童聞人習呼之而莫能變非字也劉義次子景由直
僕為之矍然起將以向所記客語質之其人故為不聞者徑去
僕嗟惋久之因念曰祀宋大國也其不足徵久矣它何譏焉姑
叙客語傳末庶幾傳疑之義云爾至大二年春二月東陽布衣

黃潛謹叙

說水贈蔣春卿

陽羨蔣君春卿嗣主安定教事於吳興以秩滿去友生金華黃
潛送之苕溪之陽酌之水而與之言曰君知水之為物乎嶽巖
碧空一掬之多遺針投芥可指而取非不冷然水骨雪齒也無
搖焉無涸焉斯可耳及其去而為湍為壩也舊山蹕谷歷百折
而弗顛不既壯歎然而迫於風則驚扼於石則怒矣若夫驪為
三江鍾為七澤茫茫演溢涵煙霏而滔日星者湯不知其幾百
里泊乎其休汨乎其不可留沈沈乎黃龍之所官穹龜鉅魚之
所家鯢蛤生焉而不以為隘也來牛去馬飲焉而不以為耗也
鳧鷖出沒焉而不以為褻也蛟虺投焉而不以為汚且辱也神
浮瀟尔澗之莫能害其蓄挽之莫能亂其澄潛淵之珍參錯朗
耀而荒查醜石屑瑣附麗之物亦無所不容也嗟乎水一而已
其量之相遠固如此非夫所慶者異勢耶今君之去山谷也久
矣接天潢度瀛海且有日盍亦拓七澤以為襟舒三江以為帶
而無以是水雪者沾沾自意哉雖然水行天地間其適也愈遠
則其趨也愈下孔子蓋無智者樂水夫不激不流非智者不足
以與此君非智者與持涓滴以助波瀾砥礪頹耳離歌既闕風
帆遽張因次第其語書以識別

記先世墓誌銘

右墓誌銘二通前銘黃夫人宗氏於潛為七世祖妣實故京城
留守蔣開封尹贈觀文殿學士忠簡公澤之堂妹作銘者夫人
之姪顯忠簡子也忠簡薨于汴數日將士去者十五汴人以穎

嘗居戎幕得士卒心相率言于朝請以繼其父任時已除杜充
留守乃以穎直秘閣為其判官尋與充議不合去秦檜榜國參
政李光得罪免顯坐貶光書有忽聞遠適豈勝惶駭等語降三
官銘作於檜死之日曰右朝奉大夫者其元官也又兩月遂為
兵部郎中終其官後銘居士黃公夫人第三子是為潛之六世
祖公第二子諱紹祖則潛之五世祖也作銘者公之甥喻良能
前銘叙女適喻孫光者其父也以子貴累贈中散大夫子男五
人皆黃氏出而其四人俱以文章家知名良能同擢紹興
丁丑第良材國子進士良弼國學進士龍川陳亮稱烏傷四君
子叔奇之文精深蘭雅季直之文蔚茂馳騁叔奇者良能字季
直者良弼字其二人則何洛茂恭陳炳德先也良能仕子朝嘗
為太常丞兼工部郎官以朝議大夫義烏縣開國男致其事有
香山集行於世而此銘不載集中居士公樂府蓋題秦檜所建
太平樓按臣謂檜也公歿追今百五十有五年遺文皆散落惟
所賦樂府猶為人所傳誦潛嘗訪求得它詩文與樂府合五千
餘言第為三卷間又後宗氏得此二銘謹錄而藏之庶采者有
考也

記居士公樂府

右居士公題太平樓滿庭芳即誌銘稱公所作樂府也舊傳秦
檜所建按宋史紹興五年五月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發卒登
怪石真太平樓殿中侍御史張絢劾奏其事沂中坐罰金是時
檜已去相位則樓之建當在檜秉政初登檜再相和議成日使
士人歌誦太平中興之美樂府所為作也時檜命察事卒數百
游市中聞言其姦者輒捕送大理獄殺之上書言朝政者例貶

萬里外忠正之士多避山林間公亦歸隱不復出矣潛既錄二
銘并以公樂府及何公恪跋文附見其左恪乃龍川所謂烏傷
四君子之一也
右居士公和東坡百字令見苦溪胡仔兩編草堂詩餘評曰東
坡亦賦詞語意高妙真古今絕唱近時有人和此詞題於郵亭
壁間不著姓氏語雖蘊蒙亦氣槩可喜潛以家集較之不同者
三十九字家集蓋近歲潛從族人訪求編入而若溪則得於當
時壁間兩題然亦間有舛誤而不可通者乃傳刻之訛也今悉
以家集訂定焉

山南先生集後記

右山南先生集凡二十卷記曰辭必已出古也騷不必如詩玄
不必如易而太史公書不必如尚書春秋十三國風之作大抵
發乎情耳矣然而止乎禮義發乎情故千載殊時而五方異感
也止乎禮義以天地之心為本者也其為本不二故言可得而
知也有如先生之閎材傑志百不一施而其言猶莫為世所貴
則言豈誠易知哉蓋先生自少時為舉子業已能知非之還其
年邁而氣益定支離之習刊落盡矣故其為文逸出橫厲辭如
風雨之所潤動雜詭異并不擇地而輒發人見其徜徉恣肆惟
意所之而止耳世之善為近似者方竊竊然度量剽擬譁眾以
立的而曰吾古學也陳性命者躐幽微辨名數者彈毫末而先
生之文過而不行矣孰知夫跡跡塵塵浮世俗間其自視吾言
翻甲爾蛇蛇爾豈復累於稱讚者耶潛受學於先生最久且親
誠悼其絳芳溢流無所託以披于後乃因先生所自序夢稟知
臺聽而留臺者合而一之目曰山南先生集嗚呼是其為言也

非出於古非不出於古也夫能不二於古今而有不以天地之心為本者乎綿千禩貫萬彙而無遷壞淪滅者莫壽於昆物矣區區之篇櫝尚奚為哉姑用以致吾意焉爾先生之氏名與出處大槩潛既為之述茲不復云

贊

閑閑贊

客有談玄教嗣師閑閑公於僕者曰夫閑無為也無事也公固方外士亦既登釣天之庭而主列仙之籍烏乎閑僕聞而笑曰嘻蟻蝮不足以語扶搖之高蛭蝮不足以語溟渤之廣安得執迂儒曲士之見以窺夫強名者哉請贊公之道以祛子之感可乎客曰唯唯乃為之贊曰

謂之任也而委廊廟於泥塗謂之隱也而等山林於蓬廬報方昭昭我且于于孰知夫白若辱大方無隅出入消搖與道為俱放情八絃之表游心萬彙之初是固軒裳所不能繫丘壑所不能拘夫閑之又閑者非斯人之徒也歟

碑

長興州東嶽行宮碑

今天子履

帝位作神主厥既奉吉玉于廟子郊則遣備禮羣望且俾有司戴時事母缺惟長興之為州北距泰山樂三千里而州西五峯之麓嶽神別祠在焉知州前秘書少監呂公樹同知州事令監察御史馬公鎔承命震惕抵帥僚吏卜日之吉咸會祠下明盛既蠲法齊既實備服就位周視祠庭榘榘腐敗階序拚墜登降僥伏若罔克施大懼缺民望貽神羞無以稱塞旨意由禮考宜

將有加飾迺捐祿廩用為數倡僚佐吏士交贊而協助焉於是州之大家泊浮屠氏下逮市井工伎販傭之夫莫不稱力而受事分曹而賦功凡所以經畫而相勞之者合志殫慮靡有弗恪藻櫛繪栱煥焉聿新龍駕帝服具嚴像設屋之以間計者總七十有八因而直治者四十有九撤而制者二十有九經始於皇慶元年之十二月而告成於明年之三月謹按祭法諸侯山川在封內則祀之未有越境而撤福者岱宗魯望也邈方遼壤奔支祠事固敢自後何哉公羊氏稱泰山之雲不崇朝而雨天下其威神德惠之所加被列諸守祀夫亦禮以義起者或謂人之生命神實制之故特為世所敬畏而尊事其果然耶惟時長吏克謹命祀匪懈有慶不宜無以垂示來裔也是用揚之頌聲勃茲樂石其辭曰

巍巍岱宗包方倅圓列嶽莫京和氣細縕有渥其澤飛瀉霖瀝庀休所加仙閣神府式垂號名惟

帝有命崇飾典祀守臣是膺頤念茲字棟毀級夷傷馬靡寧運制貨食延程匠備新廟以成奕奕新廟豐屋峻墉邃嚴密清神樂來歸咷其嘉祥旁達下盈肆時外服遐聞解陋舉揚鴻靈彌覆極載惟

皇之楨屏我有邦胤于萬年與山不傾篆刻頌辭昭示後則毋替厥承

記

湖州路總管府題名記 代趙學士作

古者諸侯之國必有史官太史公始擬其所述年經而國緯之合以為表蓋將使有民社者幸而覽觀焉必且曰某年為何時

亦侯為何人而我何如也自秦置郡縣既不容有私史猶幸有所謂題名者而可閱與吳興為郡白內史曰太守曰刺史曰知州事由晉王羲之而下凡若干人亦既列其氏名于貞石矣粵

自

聖化南被 國家遴選仁哲以惠幸茲土者聲相聞迹相接而迄未有所登載也今總管某公始合長貳立石為題名而屬予以記予惟題名之設本以昭歲月辨爵秩觀其氏名與其所以去來而其人之賢不肖可知也善善惡惡而懲勸存焉此太史公之深旨而春秋之微權也昔司馬文正公記諫官題名而繫之以忠詐回直之目使來者知所避就嗚呼豈獨諫官也哉

陳茂卿詩集序

詩之為用其微矣乎輔軒之使不至而扶飛霞歎明月者徒以自怡於萬物之表而已夫音奏之悲涼意象之荒忽初若瀟灑無屬至其使幽人侑士有適而不懟或者舒揚振導之益猶有資乎覽者願謂其如琪華琪樹世所罕見探而有之或蓄於用若吾亡友陳茂卿之為詩其亦所謂琪華琪樹者非耶茂卿平居端端寡言容貌不能動人生三十年未嘗踰里門以死故時無識茂卿者而茂卿之自窮亦果矣自予與之交而善而弗獲窺其奧茂卿既死訪遺孀其家亦既無得蓋以殉葬焉因追次擲所僅聞而可知者為五七言古律詩若干篇嗚呼茂卿緣情序事清遠激越其蓄於用與否予固莫得而知載而傳之四海之大千歲之久烏知其不有合也而茂卿予子焉自窮如此有可為追惜而悼慕乎然予聞之荆山之韞豐城之闕必有俟以

擊其用雖玉煙劍氣非窮山腐壤之所埋滅物之顯晦固繫其逢哉序而歲之庸侯知者不復奇為讓也

送葉審言詩後序

嗚呼四民失其業久矣而莫士為甚非謂夫賤且拘之為病也饋膳以厚之給復以優之所養有古之所無而所就無古之所有何哉蓋昔之生齒衆矣未有不使以士君子自為者而今也惟以其占籍為斷焉耳方儒服粗豆燭然勃興而秀人碩士不得業乎其間者比肩而是彼施施焉于子焉逸居飽食而肆其力於負販技巧者亦豈少哉幸而有能砥礪激發稍自出以售於世或者且將磨之以簿書束之以律令使之伏其所長而效其所短僻備任劉累以飯牛責下控以博羸抑又失其業之大者也若吾葉君幼而學壯而仕未始一日而去夫黨庠術序可謂能不失其業矣乎然予觀君之用其材奮乎若騎而爭險於狝狝也躍乎若九飛而矢決也欲乎若揚飄風簸巨海而高驅大舶出沒後先也雋稱羨譽踴溢未已庸詎知不有奪其業而用之儒服俎豆之外者耶今方由吾烏傷教官以秩滿去吾烏傷之士咸相與侈為歌詩以識其別而鄉先生朱公序之倫矣予固有志於士君子而重失其業者能勿歎羨而贊慕乎雖然予懼夫奪之者之將至也姑因末簡而私焉以著吾志庶幾乎君無輕於去就而若予之有所羨慕也哉夫以君之絕藝殊能宜有不止於豢龍刺虎者若將以游戲出之則非予之所知矣

送孔周卿序

昔者七十子之徒蓋以有若為似夫子而師事之矣它日雖以不能對諸子之間叱避而退其記言之書終不敢字稱之而猶

必曰有子焉彼其失孔子未父也於質貌之偶同者且尊慕之如此則凡後孔子千百歲而生而見夫陸穎者升屠者圩頂者河目者面如蒙俱者皆趨而拜之不暇况其子若孫之克肖者乎厥今孔氏之族日大以蕃其能服詩禮如伯魚原性命如子思者予雖莫得而悉識距夫子五十四世有明文翔字周卿者予所識也周卿主教吾烏傷三年矣當以秩滿升吾烏傷之士莫不華其行而恡其去予竊以為孔子之道如天之無專覆地之無獨載日月之不擇物而照顧豈私其家者耶誠令流風餘澤之所存必孔氏謂宜列之公台建之方岳俾諸大夫國人咸有所寓其尊慕焉可也又豈一州一邑所得而私耶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予固未敢遽以吾周卿為賢於有子不猶愈乎陸穎升屠圩頂河目面如蒙俱之偶同者耶周卿行矣予之屬望於周卿也厚矣凡離曠之恩愛助之意既形于群公之篇什故予獨論其所貴乎孔氏者如此云

送徐生序

異時為舉子業者躬躬若思弊弊焉穿穴乎經史百氏之書億不得休垢不暇沐然後能以其藝角強而取勝幸而有能自拔於千萬人之中莫不贏糧笥書呻吟踴躍合乎京師以聞其一曰之技或者屢進而輒弗利又未嘗不闔戶塞竇益淬其鋒鏗而望更進焉國家愛士不欲使卒廢乃為之定制凡得舉十有五年者俾輒試于禮部又十有五年而遂升之天子之庭於是天子亦且閱其老而以故事特予之一官幸者乃得為縣文學其勤且父如此而今也一吏訓蒙之職輒卅而居其任可不謂大幸歟夫一考之勞非有三十年之遠環十數童子而授之句

讀非有抗千萬人之難也而又有官稱之美祿食之富豈若夫冒險途觸畏景擊挈然亟往亟返連蹇困踣沈鬱而無聊者哉逸用其力而厚食其報是宜吾黨之士操觚擊牋以歆羨乎徐生之去也况夫嘗自拔於千萬人之中而不得一官以慰其勤且父者能無所致其歎慕之意乎予獨以為向之求於生者十數童子而已耳一旦戎冠大裙于于揚揚執經以升於高座則人之斬君將有大於童子之所求者矣惟生無幸其所易而忽其所難則雖掉臂於金馬揚眉於石渠而無忤焉可也尚何文學掾之巨云珠王在前子無以復進敢道其所望於生者宣諸篇端焉

送養直師序

始吾聞浮屠氏稱其道爽然不與孔子異而世儒恒譏其去尊卑略貴賤無君臣禮其果然哉噫今薄海外內郡縣所置主僧之官輒與角立凡府署之崇儉從之盛往往賦守令而其徒卑躬曲意聽命承事之有加焉吾於是知尊卑貴賤不可卒廢而浮屠氏果無以獨異於人也夫何世儒又有訾乎其用於時者以為釋氏子宜捐貨財毀衣服木茹澗飲以求其所謂道誠不宜逐逐焉唯印組之為務也嗟乎是不亦責人終無已乎且古之生人必有君也而一人不能以獨理也必將歛其賢者能者而授以事則夫賢者能者宜為世之所不捨矣浮屠氏寧於是而復與人異情耶若直師之負材傑鷲底繁不見捨於其徒者也今方出而官於甬東甬東之人苟隸乎僧籍者望其來而聽命承事之父矣是宜於簿書號令之外有以淑其衆矣其行也猶有異乎吾徒一言以為贈夫豈自歎於其道而思有異聞乎

傳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此人之所以為性而道之所以為本也其為本不二故浮屠氏不能苟為異也而吾且安取異哉顧其蒙詒於世者不可以無辨焉耳爾東之文學採曰柳君者吾友也試往論之其以吾言為弗畔矣乎

題跋

題陳茂卿詩卷

茂卿贈予詩稱古來賢達士不 當世知昂哉保令德千載以為期嗚呼其望予至矣而固茂卿所自志也夫窮一世之贊毀不足動其心而獨有特夫寥寥無情之後世誠亦可悲矣今其自託於千載者何如哉攢卷及此流涕而已

題山房集

孟子稱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夫詩生於心成於言者也今之有心而能言者與古異耶山謳水謠童兒女婦之所倡昏夫駮非詩彼特莫知自名其為詩耳或者幸能探幽發奇使組繡之麗被于草木是固知以詩自名而非孟子之所謂詩也吾少嘗學文而知自名其為詩顧其用恒在於山高水深風月寂寥之鄉措心立言能自異於童兒女婦者無幾耳自吾去丘壑而吾詩併亡今讀姚君山房集乃知吾所以為詩失之此而彼得之非果亡也它日從先生長者山水間尚因吾詩以求孟子之所謂詩者其有得乎

跋六經直音

周都官為汴都賦至使人不能讀雖以模宣獻之博洽而為之音釋其弗知而闕焉者益多矣嗟乎擊韻母文字子也子非母不生執其子以求其母而不得乃憧憧如是耶易書詩禮春秋

之文脂揭千古學士大夫童而習之非若夫賦汴都者之鉤奇據隱而使人不得其讀也直音蓋舊有其書陳君是編不過蒐其散遺摘其舛謬為力亦易耳雖然不能讀汴都賦何害六經之書一失其讀則二三聖人傳心之奧旨經世之大務兩賴以存者樂希矣夫使之日屋垂而江河流者陳君是編不有肋乎方之樓公鳩精德神於魚蟲石樹之細者不又有間乎然予聞有直音有反切反切之法本於西土今譯人所用二合字是也陳君自是編曰直音而兼用反切者蓋變例也誠懼夫音之未易以直盡也是抑可尚也

跋竹靜齋記

竹植物非動物宜若靜矣夫一寸之萌至于劔拔十尋而上者氣化而形生之也是果能離夫動耶乃若其初則固靜矣翾飛跂行未有不在於靜者豈惟竹然耶夫知竹之為靜未若夫未始有竹之為靜也方其未始有竹也猶未能忘乎靜也是故竹物也動靜境也物我混融境智冥合則靜且不有而況於竹耶世蓋有執昔人之言而求太極於梅枝者矣先生獨於竹乎若有見焉是非善觀物而不物於物者耶欲知先生者固不必以竹求先生也

書吳善父哀辭後

右吳善父先生哀辭永康胡氏穆仲作始予未識先生得先生所為詩而讀之其氣盈而不肆志伏而不折言無綠飾而忠厚惻怛之意躍如也私心慕焉元貞丙申秋予游儂華寶堂聞因得拜先生浦陽江上先生頷予喜曰吾二十年擇交江南有友二人焉曰方君韶父曰謝君皋父今皋父已矣子乃能從吾游

乎子其遂為吾忘年交予謝不敢先生蓋予大父行也然自是
間歲輒一再會則必歡欣交通如果忘年者先生聞為予上
下今古人物使審所擇而尚友為先生之心其有望於予者哉
大德庚子秋有越客道浦陽境上謂予先生且死已而知其安
也厥明年某月或又謂先生死矣予不敢即笑蓋猶樂其為越
人之傳也既閱月而韶父之子育以訃至育先生婿也嗚呼先
生真死矣先生之先處州人由大父婿龍川陳氏故又為妻之
求康人先生嘗以父任入官仕未顯而所為要以直遂其志中
歲頗纂管幼安陶淵明之為人因自放山水間時與畸人靜者
探幽發奇以世其羈孤感鬱之思遇意所不釋或望天末流涕
其所居室扁曰愚隱先生古冠服不妄笑言稚兒牧豎或戲給
之先生不疑欺我不知者以先生誠愚也晚乃取古所謂全而
歸之者目號全歸子云先生死時年六十有四嗚呼先生之壽
不必滿於德而其存遠矣志不必究於物而其行得矣稽其存
不可謂天徵其行不可謂窮先生雖死何憾矣頌天之所以佑
善人者君子恒若以為歎焉此哀辭之所為作也先生之死予
既笑之以詩故弗復為辭以相之姑追叙驛昔以志予感愴之
私云爾

書金剛經後

予嘗見說象者以為其頭如石其尾如繩其脊如床其腹如甕
其脚如臼其耳如其鼻如杵其牙如蓋龍根已而取畫象驗
之良是它日過南人而問焉則未嘗知其為石為繩為床為甕
為臼為箕為杵為蓋龍根也而其所說無非象也何則彼固以
所見者言之耳昔大雄氏有般若波羅密法名之曰金剛世之

揣量模擬以得其說者不為不近而虛白老子直於見處指以
示人不即章句亦不離章句蓋其目中有全象矣願有待子
共訂其同異豈以予為善觀畫者耶雖然予知畫象而已苟欲
識真象當求其非石非繩非床非甕非臼非箕非杵非蓋龍根
者可也而予尚何言哉

書

上憲使書

僕烏傷之鄙人也郡縣不見非薄猥以充員由是昧昧於一來
庶幾求伸其所欲為重惟呈身識面昔人所驅輒不敢踵門納
謁以速謂讓庸藉不腆之辭致其區區於下執伏惟少垂察焉
僕聞國之所興立者曰人才人才之所由興者曰風俗而風俗
之所恃以不墜者曰大人君子古者士之仕也上有求下之制
下無求上之法故夫學脩于家行孚于子者其鄉之老之大夫
若列國之諸侯且以禮而賓送之漢非古矣然而州郡之所舉
公府之所辟要非有待於人之求之也唐宋以來士子得以投
牒自試而下之人始有求於上觀幸之念生趨競之俗成矣
國家剷除前弊改試為課以教不爭其貢士之法即鄉舉里選
之遺制也立法不殊於古而得人之效缺焉夫豈風俗實為
之歟且古者舉一人而不仁者遠今也一有所舉而巧取豪奪
者不知其幾人雖有瓌偉傑特之彥且逡巡引却而羞與之比
又安能俛首匍匐以事迂曲於其間哉故所得非鄉里之富民
則貴游之子弟耳蓋夫睥睨而欲前也其言以為凡物之適於
欲者未有不求而得之奈何世之操子奪之柄者亦且曰是宜
有求於我者也然則廉恥之不立豈獨忘身徇勢者之咎耶伏

惟明公以君子之德居大人之位又適以觀人風為職其於俗化之變遷固宜有以品調消息之是未可以為細故也僕生而寒微賴家世遺緒不失身於農工商賈之列幼而知書年十五六而能屬文時之鉅工宿學皆奉而與之進莫不玩其華而望其實也僕於是忽然以疑釋然以悟盡棄俗學之陋而務極其業於力之所至凡聖賢精神心術之妙古今廢興治忽之由固皆竊窺之而未始敢以為有得也不意今茲誤玷選舉俾受察於下執是用囊書裹糧而來且庶乎親承明問以少抒其平生之素計日俟命不為不久而寂焉無聞彷徨踴躍欲進而不能欲去而不敢上之人未聞有求於僕而僕方汲汲焉若有求於上者其為滯留澁泥之狀寧不起人厭薄之心而重風俗之不美也哉僕於門下既不得有私謁又不容嘿嘿而遂已也輒敢顯誦所聞於左右若夫引而進之抑而絕之明公事也非僕敢知也惟明公不以僕之進退為嫌而以人才風俗為念幸甚幸甚

祭文

祭朱叔文山長文

嗚呼世其家者雖古或希崑光華之莫續顧習尚之易非惟君子之秉心也諒以直而制行也辨以夷若良王之不塚况可得而瑕疵是固出于天性或者有得乎家庭之遺謂宜益大於先烈遂讓紫而傳龜奈何乎步武之初啓而遽尼於斯嗚呼哀哉晝夜之道天人之際蓋君之所風講齊死生於一拍兮尚窮達乎矣親君之自處雖可以無憾吾黨所未能釋然者悼故家之遺俗方就陋而趨卑曰賢者之有後幸百聞而一窺攀靈車於

道周望喬木以增欷踈陳辭而薦酒為有知考無知嗚呼哀哉

柳立夫傳

柳立夫者名森當塗人也祖父世醫至立夫遂以其技知名立夫於醫善為脈其治疾決人生死多奇驗然志在德物未嘗挾以為市也人以病叩門不擇貧富輒往或委金錢率謝弗取即取取足自養而已亦用是見稱士大夫間而恭知政事吳公淵尤遇立夫厚立夫亦喜為之留吳公乃買田築室居立夫不使輒去也初立夫兄嘗誤殺人就逮當死立夫曰兄先人世嗣又有子且吾母老矣吾自度生無益於兄終不能為兄愛其死乃自言有司願以身受刑贖兄罪吏感其誼而悲之乃議出其兄而立夫亦竟得不死然重以立夫故廢法遂論贖立夫當吳公盛貴時士多以善為方出入門下者而特敬重立夫用比貴客不獨以其技也吳公有愛姬無子將出以嫁立夫立夫聞之輒先自娶婦亡何婦死吳公卒欲以姬妻之立夫乃謝曰吾婦雖亡母固在爾吳公曰娶婦非以養姑耶立夫曰不然是方養貴驕寵美飾而能躬井曰以事吾母耶於是吳公止不復言姬聞而歎曰吾乃為刑餘之人所棄吾終不可以事人即日脫簪珥入道終其身諸公聞之以為吳公所得姬待賓客皆非常人也以此賢吳公而益重立夫吳公既病竣立夫乃去賣藥黃池上里中子或求立夫痲疾弗為報立夫嘗為稱貸於富人又弗償也會復得疾乃不敢致立夫而更迎它醫它醫以藥温之病加劇不得已始召立夫立夫診之曰病得之勞而伏暑奈何以剛齊燥之方冬五寒而立夫言如此它醫素害其技乃謂病家彼

固有害於君不可信病家將遂謝罷立夫已而念立夫素長者卒聽不疑竟如其言而效乃奉幣物重報立夫立夫輒罵曰公市人何復以市人處我趨歸而通無用是汚我也里中子乃大慙悔盡贖所貸錢由是鄉間皆慕化立夫行有不可者惟懼立夫知之也立夫後以高壽終

贊曰先左曹君布衣時客吳公與立夫將而善常弟畜之亟稱立夫賢有道者蓋寓於醫云以予所聞立夫為人已疾其治驗甚衆而立夫所著有診脈圖有可用方今江淮間類多服用其書以故弗論論其卓悅殊絕之行著于篇

俞器之傳

俞器之者名時中金華人也其先事錢氏最貴顯錢氏亡子孫世仕宋凡十一世乃至器之器之自少時知讀書能屬文年十六盜起里中器之盡室走辟匿旁近山谷間會大軍南下或直其叔母劉所藏處遂為所得將殺之劉懼祈哀器之識其聲知為叔母急走從業簿中出曰此吾母也即欲殺吾母者當以身代毋耳軍士壯其語乃釋劉不殺而心獨奇器之因挾以去是歲至元十三年也器之既與其家隔絕然幸得不死迺惕然自傷思隱忍以有所就於是常盡力其兩事蚤夜如恐不稱以此得毋辱困更善遇之其年冬至京師遂以見公卿貴人公卿貴人憐其儒家子且得所以比來狀莫不歎奇之迺使受學羅郎中所羅郎中者蜀人號個儻喜士且又貴幸嘗是時兩都賢士大夫皆延頸慕交之器之事羅郎中數以材見稱因為其子婿由是名益聞諸公間稍得推擇給事尚書吏部為令史居久之用薦者以布衣對禁中被旨入翰林與纂次本草事遂為太

醫令史由太醫選都水監用例補官監通州樂歲倉秩滿當改調器之自念核覈鹵官七品是有以復其父母矣迺以親老求便養遂得請監州判官以歸初父母既失器之數從人問求其所存莫能得或言死矣去十二年聲聞始來又十九年迺歸問里之人皆為之歎歎歎息其里中少年子弟多器之去後乃生無識器之者聞器之至爭共來聚觀之不知者見器之以為北人也器之歸時父母歿已久劉亦死再暮器之迺為位制服晨夕號慟如初喪且自為文以祭其言惻惻則恒皆可流涕也贊曰子賭器之踐踐然為卑讓君子哉跡其遭值艱難蹈白刃而不驚誠亦能勇矣至身為僚累摧剛下志窮而不能自財又何難也彼固隱畏約以有所恃獨死為難乎故曰死有輕於鴻毛死有重於泰山無所苟而已耳嗟夫以器之之材窮不失仁達不失義宜俟它日然後信耶

行述

山南先生述

先生姓劉氏諱應龜字元益世為藝之義烏人自曾大父祖向大父夢龍父景辰無仕者先生少恢疎常落落多志宋咸淳間游太學馬丞相高其材將女焉先生不可迺已由是名稱藉甚非直用文墨出小異也於時同舍生擷其緒論或取高第而先生故為博士弟子負亡何當以優升解獨值德枯失國迺返耕築室南山之南賣藥以自晦人勸以仕輒不荅然亦不為激說新絕事眩俗矜衆也居久之會使者行部知先生賢彊起以主教鄉邑先生始幡然出山即席於是至元二十有八年矣終更調長月泉有司以累考合格上名尚書親友白當詣謁先生

哭弗顧銓曹諫以年未及其名復俾正統學先生竟不自言
明年遂以疾卒於家壽六十四大德十一年八月二十日也先
生偉貌美髯談辨絕人然任氣好臧否閭里少年以為厲已而
相與謀中傷之卒亦無以害也先生學本經濟而以簡易為宗
讀書務識其義趣未嘗牽引破碎以給浮說至其為文雄肆俊
拔颯水飛一出於已無少賤以追世好世亦未有能好之者
凡所著為彙集六卷癡癡六卷臆兩留彙八卷藏于家先生蓋
有祿食於世矣而未顯也故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山南先生如
隱者焉初娶吳氏卒再娶許氏子男一人曰鼎孫男女合三人
既卜宅于永寧鄉白茅之原將以其年月日窆而未有以昭不
朽也潛惟我曾祖左曹府君以文章家知名當世先生以外孫
實得其學願潛之蒙鄙劣弱猶幸弗失身負販技巧之列以隕
先業者先生教也先生之庇麻我厚矣而潛安足以求先生之
存庸疏其世系出處卒葬之歲月以諗夫志同而言立者尚幸
為之銘若誄以揭諸幽云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

東陽黃君晉卿博學而善屬文示予文集讀之使人不能去
手其用意深切而立言雅健雜之古書中未易辨也予愛之
敬之適有以吉日癸巳石鼓二周刻見遺者則欣然曰是可
與晉卿之文並觀者耶皇慶元年十月廿九日趙孟頫書
右日損齋初稟金華黃晉卿先生少時作舉進士後則有續
稟先生故衣冠家及師友前代遺老素至京師盡得其文而
讀之愛其雅暢深密而討論精覈蓋及於古矣謹第錄為若
千卷庸俟學古之君子臨川危素記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四

續纂一

樂章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易劉耳校正

三皇廟樂章

黃鍾宮三

之曲九

降神

於皇三聖神化無方

繼天立極垂憲百王

崇明祀率由舊章

降神

靈考來下休有烈光

大呂角二

之曲

降神

帝德在人日用不知

神在天矧可度思

辰良日吉歲事有儀

降神

感以至誠尚右享之

太簇徵二

之曲

降神

大道之行肇自古先

功烈所加何千萬年

是尊是奉執事孔虔

降神

神哉沛兮冷風駭然

應鍾羽二

之曲

降神

雅奏告成神斯降格

安有位清廟奕奕勝

鑿潛通豐融煇赫

降神

我其永之百世無斁

姑洗宮

之曲

初獻盥洗

靈旒展止式燕以享

吉蠲致享惟富惟清

挹彼注茲沃盥而升

有孚願若交于神明

南呂宮

之曲

初獻升殿

齊明盛服恪恭命祀

洋洋在上匪遠

具邇左右周旋

降庭止式禮良愆

用介多祉

南呂宮

之曲

奠幣

駿奔在列品物咸備

禮嚴載見式陳

幣惟茲謹實

肅將忱意

靈兮安留成我熙事

南呂宮

之曲

捧俎

姑洗宮

之曲

我祀如何有性在淵既全且潔為俎孔碩以將以享其儀不忒神其迪嘗純嘏是錫

初獻盥洗與前同

初獻升殿與前同

太樽必犧氏位酌獻

南呂宮

之曲

五德之首魏魏聖神八卦有作誕開我人物無能稱玄酒在樽

飲監于茲惟德是親

尖帝神農氏位酌獻

南呂宮

之曲

耒耨之利人賴以生鼓腹含哺帝力難名欲報之德黍稷非馨

蕃言碩之享于克誠

黃帝有熊氏位酌獻

南呂宮

之曲

為衣為裳法乾效坤三辰順序萬國來賓典祀有常多儀具陳

純精也達匪藉彌文

配位酌獻

南呂宮

之曲

三聖儼臨孰侑其食惟爾有神同功合德丕擁靈休留蠟嘉席

歷世昭配永永無極

亞獻終獻

南呂宮

之曲

緩節安歌載舟貳觴禮成三終申薦今芳凡百有職罔敢怠違

神其醉止欣欣樂康

徹豆

南呂宮

之曲

薄豆有設殷薦靈時禮文既洽廢徹不遲慎終如始進退無違

神其作我絃以繁聲

送神

黃鍾宮

之曲

夜如何其明星煌煌靈旆弗留颯舉雲翔瞻望靡及德音不忘
庶回景况發為禱祥

望塵

姑洗言

之曲

工祝致告禮備樂終加牲兼幣訖禮愈恭精誠斯罄惠澤無窮
緝休錫羨萬福永崇

五言古詩

金華北山紀遊

靈源

偶為山中遊速過雲關宿倉燈閃初夜雨氣蒸深屋時聞清梵
音窈則松林曲

草堂

迢迢上方界水木翳清景山深不可留日暮衣裳冷懷其懷昔
遊自歲嗟俄頃

三洞

仙山高不極萬古積蒼翠清興薄暮移遺迹洞天秘巖阿春寂
寥群仙勿予違

鹿田

披榛度空荒突兀崖寺古幽花雜紅白老屋亞雲雨前瞻石徑
微咫尺不得取

齊峯

下山復上山躡屨行沮洳宿雲冒長嶺旭日映高樹山僧亦何
為獨向城闌去

潛岳

潘公事入陳迹闕丘壑草生春晝長鳥啼巖花落神交千載

上未敢付冥漠

山橋

行行指木末路逐飛雲上時登巨石憩共聽春泉響尋源竟莫
窮即畫成幽賞

寶石

暮投拉提境明發首歸路舉頭望山椒遙認經行處重重巖壑
間蒼然正煙霧

中秋會宿浦陽江上分韻得仰字

常窺仙華錄勝踐心所仰蹉跎二十秋故爾勞夢想名談出選
近高照餘佛彷彿至月仍圓別來山似長百年空中絮此會知
難兩欲去吾未能不飲君宜強露蔓多夕滋風竹留晚響岐路
方悠悠云何稅塵鞅

龍山九日

贊邑滄海滋彌年寔將迎屬茲九日至緬愛龍山名欣然得勝
踐况乃群彦并碧蘿引幽策源泉慶飛翫志通形可忘神舒體
愈輕鄙劣竟何取颯顏結華纓登高謝能賦徇祿兼歸耕幸此
農事休萬寶咸告成庶竭一餉樂持用醉昇平月出眾山靜天
空夕雲鷺先民貴無荒簡書今有程悵馬難久留振袂松風生

石臺分韻得下字

蒼山面長溪勢若飲奔馬層臺躡其脊萬古滄蕭洒登臨茲維
要朋來未云寡迨迨歷榛莽靡靡眺原野白雲與翠霧鳥在履
屐下窮秋向搖落霜菊故堪把賞心孰無同幽抱欣已寫千載
如可期銘山僕來者

四明送王學正歸里

昔者鄭廣文自東老一官今君去冷署春花映紅顏才名世世
有遇合古所難行矣高其翔青雲承羽翰下語翩翩子毋庸悔
儒冠

出門送君歸君歸幾百里揚帆東海頭弭棹雙溪尾却觀雙溪
流去作東海水云云竟日夜萬古無窮已問胡能爾為有本固
如是

相君鄉先達感業垂千春迨茲異代後世胄方說說誰移玉樹
枝遠插滄海濱優哉郡文學鄧禹終笑人公侯久將復歸未何
時新

送楊學正歸餘姚

舜江吾舊游風物殊不惡江水天際來宛宛帶郊郭雲帆渺渺
淑翠嶂森樓閣別離不可念此日忽已昨想見春水生煙柳仍
濯濯君胡又去此三徑獨盤礴空齋耿燈火月冷潮聲落近聞
故人書遠致江上作白駒幸無遐淮陽詎云薄拾要忻良會綠
酒春可酌采芹有遺篇風雲多新樂因君訊同志何用慰離索

題松聲樓

長松四簷間落落無與伍天清嘯歌發育作兒女語道人有真
聽無迎亦無拒尚不知有耳况覓聲處所起視南山高明月在
庭戶應念朝市人聞雞走風雨

雍熙僧舍偶書

幽窻悄無寐落葉不可數風驚葉閉露中響聽成雨起視天正
碧萬里若無字菽子亦何為兀兀守環堵

奉府帖賜高年帛晚宿芥義山中賦

捧檄去州邑承筐布明恩詎敢期稅駕惟知懼乘軒時春雨新

已嘉木陰正繁農人有耕作羽蟲亦飛翻感彼物情適念此王
事敦悠悠迫長路靡靡窮郊原庶與遺老違幸聆長者言持以
薦芹曝無慙貴丘園低徊白日晚寂寞蒼山根吾行匪游衍此
懷誰與論

遊西山同項可立宿靈隱西卷

薄遊厭人境振策窮幽躅理公所開鑿遺迹在巖壑秋抄霜葉
丹石面寒泉綠仰窺條上隸攀蘿去相逐物情一何適人事有
羈束却過狹峯迴望望松林曲前山夜來雨濕雲漲崖谷縹緲
辨朱甍禪房帶脩竹故人丹丘彦抱被能同宿名篇聊一誅異
書欣共讀蹉跎未聞道區勉尚干祿夙有丘壑期吾居樂時卜

送祝蕃遠北上

春風吹九衢早早桃李門明堂待松柏未失山林尊相逢今歲
寒是事無深論念子抱遠志此道夙所敷刊條落其葉將使見
本根痛恨日月微毅然關浮雲奈何夸吐子聚訟生紛紜瀛洲
雷才彦冠蓋如雲屯去去當遇合美價傾璵璠惟須用卿法力
行尊所聞丈夫必有事窟

主在一言上以禪 聖學下以安元元我如鶴俛家豈復思乘
軒子如搏鳳騰本是天池鯉樓樓文學掾平世何足云勗哉保
令德契關期無謬

陳孝子詩

南仲抗陳氏斗龍父所 家臨百文溪父書傳考亭夫亦人之
子胡獨以孝稱維仲適母盛王實生寧馨感謂我已出無殊祝
頌鈴仲父諱弗言王卒不自明嗟然舍之去呱呱聞泣聲年運
日已往頭角稍淨燥顛天乞殞滅願以益父齡父歿感亦亡弔

影傷孤榮或乃告之故曰汝王所生王居清湖上去此無十程
時仲新捧檄精廬擬橫經悲號棄其官有與親奉迎安知世代
易人非餘故城隣有鶴髮媪叩之夕始摩言我與汝母少小俱
聘母汝母生汝歸去作江東行不知今在無老我猶零丁仲也
聞益悲羸糧事農征六年困送旅冷雨啼青燈辭彼無母難投
林輒長鳴永豈有施氏大屋深重局於焉得母慶一夕相合并
母子更抱持淚如九河傾三日負母還盜賊方捨撲倉黃與之
遇白刃紛交橫頓首前致辭觀陳衷誠能令激高義相戒勿
敢驚仲昔以至行上天降休楨靈魄既群集嘉瓜復冬榮區區
彼姦豈宜遠無人情聖門語絕孝厥有聞與曾未聞樹奇節謠
謠傳轟轟此道古或希此事今可徵我歌雖云俚庶感蚩蚩氓

發大都

辭親獨行邁遙遠抵京國胡為突不黔驅馬更遠適
至尊有時巡樹羽殿阡陌宿衛必近臣額間須著德陋儒亦何
知冗從同執戟草深原野青雨暗關塞黑寒寒盛年意眷眷游
子色一身萬人中敢不思努力

劉黃祠堂

劉君古遺直祠堂在丘園嗟此豪俠窟文雄欲孤騫平生二三
策匪微明主恩瑣瑣談得失無乃市井言憑高一長望若殿車
馬喧微風過疎雨青山滿前軒陰晴倏異態浮雲實無根悠悠
千載心去去勿復言

居庸關

連山東北趨中斷忽如鑿萬古爭一門天險不可薄

聖人大無外善閉非捷鑰車行已方軌關史徒擊柝居民動成
市廣井互聯絡幽籠白雲聚石壁清泉落地雖臨要衝俗乃近
薄朴政須記桃源不必銘劍關僕夫踴謂我無為久淹泊山川
豈不好但恐風雨惡

榆林

崇崇道旁土云是古長城却尋長城窟欲馬水不腥斯人亦何
牽生時屬休明向來邊陲地見今風塵清禾黍故行路牛羊散
郊垆儒臣忝戴筆
帝力猶難名

槍竿嶺

憶昔賜第歸吾母適初度蹉跎歲年晚今辰乃中路居人誇具
慶游子慙叱馭茲山稱最高揚鞭入煙霧轟轟多峭峯凌波鏡
難樹崎嶇共攀援躑躅頻返顧陳情未成表登高詎能賦獨憐
山下水遠向瀘溝去

李老谷

緣崖一徑微入谷雙庵窄密林日易曠况乃雲雨積行人望煙
火客舍依山色家僮為張燈野老煩避席未覺風俗殊被驚關
河隔嚴程不可緩子規勿勸客

赤城

雞鳴秣吾馬晚飯山中行何以慰旅懷赤城有嘉名灘長石齒
齒樹細風冷冷時見巖壑間繁若舟砂明溫泉發其陽搗訶勤
百靈前峯指金闕真境標珠庭白道人跡稀青崖雲氣生信美
無少留緬馬起深清

龍門

鍊身望龍門，緩轡行兀兀。溪迴愁屢度，雨橫驚暴溢。百崖儼相向，百水怒爭出。人言馬上郎，快意每多失。自非渥注種，不得矜捷疾。飄飄蠅蟲臣，凜凜龜鼉窟。

皇靈重覆冒，利涉用終吉。迴眺向所經，千嶂隱朝日。青林外盤紆，黃流中瀉滴。後來未渠央，君子宜戰慄。

獨石

解鞍及亭午，稍欣煙霧收。蒼然衆山出，歷歷如雕鏤。前瞻一石獨，靈宮居上頭。頗聞去年夏，水激龍騰湫。走避於屋山，夜半齊呀咻。幸茲溪澗中，今作清淺流。宴安不可懷，變化誠難求。翠華渺在望，行矣毋淹留。

檐子窪

自從始出關，數日走崖谷。迢迢度偏嶺，險盡得平陸。坡陀皆土山，高下紛起伏。連天暗豐草，不復見林木。行人煙際來，牛羊兩中牧。颯然衣裳單，咫尺異寒燠。佇立方有懷，相逢仍問俗。畏途宜疾驅，更傍灤河宿。

李陵臺

日暮官道遠，土室容小憇。漢將安在哉，荒臺猶髣髴。低徊為之，久懷古增歎。秋風吹曠野，飛雨千里至。蕭條蒼山根，草木餘衰氣。常憐司馬公子奪，多深意。奏對實至情，論錄存大義。史臣司述作遺則，敢失墜。

上都分院

晨輿過桓州，旭日生蒼源。舉頭見觚稜，金碧何巍煌。洪河貫其前，青山環四旁。暮投玉堂署，蒼峯屹中央。升階狹摩度，官燭分餘光。琴瑟森在側，談笑來清觴。列坐無所為，陳詩詠黃唐。

帝鄉豈不樂，父母遠莫將。起視雲漢低，垂星爛寒芒。南飛有冥鴻，龜哉天際翔。

題趙涼公瑞瓜圖

慶門集嘉况，異瑞呈瓜瓜。而生五而成十，奇偶出自然。觀物可知德，發祥匪由天。願言植靈苑，永奉君王前。合形表同休，雅詠流綿綿。

遊寶陀寺

十年望滄海，臨流不能度。蒼茫歲華晚，邂逅舟楫具。拂衣乘天風，掛席隨煙霧。旦從蛟門發，暝投翁洲住。前瞻積水深，島嶼青無數。梅岑持孤絕，遙見日出處。寄身人境外，矯首禪閣路。繫金砂石離離白，花樹高期樞。幽抱歷覽增，遐慕俯伏首。磴間底與真靈遇，二邊非可取。三觀何時悟，嗒然坐忘言。目送寒潮去。

雲霄紀遊

移舟泊泉口，我行已信宿。天寒洲渚生，峯迴川途曲。煙霞闌若高，別墅在林麓。攬衣待明發，石路何幽阻。日出不見人，林深但多虎。乳峯稍已近，恐懼那復數。

高人欣相迎，山門帶流水。風生珠樹間，月窺鏡池裏。觸尋遂成迷，應接殊未已。

幽尋指山椒，崖傾忽如瀉。俯身視水，未懸冰在足。下冥冥巖岫，中窈窕坐室為者。

亭亭妙高臺，迥出千峰上。怪松多十圍，巨石非一狀。心賞孰與同，昔賢有遺唱。

蕭然上方境，人稀知地僻。中峯路莫辨，丹山雲仍積。徒聞古仙

人石上餘足跡

詰旦逾西岡草木益深秀梯首下絕巖坐石看飛溜陰靈多窟宅欲往不敢又

興移初出山繫纜長汀樹夜來雪已深溪風水難度猶疑鐘磬音遙遠白雲處

同王章甫待制校文上京八月十五夜宿龍門驛

涼風墮黃榆萬馬皆南馳而我方北首度關及鳴雞石路幽更阻僕夫憊不怡徐驅待明發泱泱窮煙霏霜者誰子怪我逢掖衣為言霜露多違違獨安之我非不自愛簡書今有期憶昔州縣間折腰向小兒荏苒二十年白首初登畿同袍如燕鴻去住常相違悠然慨平生與世何差曠投龍門驛高館臨迴溪青崖拱白月水木含餘暉秋色故瀟灑我行殊未遲相從况魁秀炯若珊瑚枝衰暮差足云一觴聊共持

送曾止善孔廟司樂

周官重司樂典教專成均如何千載下實去惟名存之子負遠志被褐徂冬春低徊不自衒保此席上珍小試持豪末食祿同庶人幸與駸奔齒位卑號仍尊既殊任伶官况及遊聖門金石方在耳頌聲未崩淪聞風苟有作薄俗斯還淳嗟予領胄子四術空遺文鏗鏘尚莫辨論說將何云臨分用自愧贈言聊具陳

送王君冕同年歸長安

昔忝膺薦送被褐趨上京蒙恩賜清閒彙進陪時英東帶仕州縣暫為閭里榮蹉跎二十年來拂舊題名升沈久已判存歿復堪驚忽逢王明府話舊欣合并蕭條逸旅中書帙亂縱橫坐閱車馬喧澹焉若無營維懷

帝鄉樂不受世網嬰寵辱端可齊去就一何輕空餘絛袍懸猶執故人情予方徇微祿未能返款荆終然無補報白髮日夜生如何同遊處錢此千里行度關秋風起落木寒蟬鳴相思阻良觀側愴何由平

題杜左司西巖詩卷

吾聞古達士大隱非山林如何鷓鴣白駒起遊心逸適望故山巖寒綠以深峯巖勢交集積翠千萬尋園廬在其下門巷常悄悄軒窗帶流泉花木久成陰春林足新醪亦有書與琴終然懸繩闕未忍投華簪平明奉朝退粉署鬱沈沈披襟坐高閣獨對西山岑爽氣幸可致塵慮安能侵勿云須吾土始用窮登臨異方苟同得視古猶視今聊為掩隱篇佳和巖中吟

題象山環溪圖

崇山標地靈萬古聚清淑堂堂故相家高風在喬木仙翁上天去逸響今誰續優哉四石接軫飛華轂夫君氷雲姿乃爾抱幽獨翩然來

帝旁霞裾儼初服侍祠明廷上殿直齋廬宿膳言懷舊居結構依山麓軒窗對晴嵐林杪出懸瀑散為百道泉噴薄翻珠玉餘潤之所蒙杭稻豐比屋春事日向深桃源酒方熟往來無俗駕異書仍可讀歸歟定何時專此溪一曲相逢京洛間紅塵眯人目披圖觀佳致山水增新綠先賢止息處杖屨存遺躅愛山錫嘉名惠幸及庶幾于于後來者猶或被膏護安得從君游青雲兩黃鵠

歲晏

歲晏木葉落遙見東城隅維嵒巖宮堯列屋何蕭疎悠悠西南

望赫赫金張廬退朝集冠蓋鳴珂涕通衢合運多俊游並摩飛
華裾顧盼有光彩行者為踟躕慙筋力微無從效馳驅日斜
坐官舍還拂案上書緬彼川路長感此年運徂遲迴不能去歎
息將焉如

送陳太祝

夫君青雲夙早通金闈籍并服勞駉執事謹朝夕忽乘使者
車意氣何輝赫將指固有嚴為務本非副經營禮文事詎曰期
會迫定知多餘暇時復肆游歷向來佳麗地觸目成陳迹西山
獨偃蹇不改太古色相逢樂遺老慷慨語疇昔芙蓉君子花足
以娛使客我方守一官兀坐如龜息當歸更淹留臨別增感激
長風吹遠慶浩浩千里白欲附南飛鴻安得生羽翼

送王鍊師歸四明

飄飄米真侶乃在四明山霞裾朝
帝所瓊館留人間忽聞雙鳧鳴却向東南還望之若流星墨然
不可攀海月照塔池天風飛佩環我何苦羈旅水雲生朱顏

集淵明詩句題李中甫負外椽亭

東方有一士客養千金驅東帶候雞鳴出則陪文與代耕本非
望曾與園田疎園田日夢想投冠旋舊墟興言在茲春新疇復
應會田父有好懷過門更相呼披草共來往履歷周故居悠悠
待秋稼時還讀我書雖未量歲功極遜固多娛此事真復業此
語真不虛錢送傾

皇朝

念前途前塗當幾許直至東海隅古時功名士事事
在中都遙遙沮溺心君情定何如

集淵明句題胡生嘉樹軒

孟夏草木長霜露憔悴之藹藹堂前林冬夏常如茲嚴霜九月
中卓然見高枝如何捨此去白日掩荆扉深谷以應蕪此蔭獨
不衰颯颯六九年懷此貞秀安常恐負此懷未足為高拙及時
當勉勵慷慨思南歸親戚共一處日夕歡相持披榛步荒墟登
高賦新詩坐上高蔭下一觴聊可揮從今至歲寒縱心復何疑
永嘉王君自製挽 辭蓋安乎死生而未忘情乎死生者

也集淵明句以釋之

自古皆有歿我今始知之居常待其盡逝將不復親人生無根
蒂去來何依依既來孰不去奄去靡歸期復得返自然人間良
可辯何事空立言念此懷悲懷日醉或能忘一觴聊可揮且極
今朝樂千載非所知

送寧上人歸吳中

我如雲間鶴久厭雕籠養子如海上鷗初不嬰世網胡為逐香
華飲啄勞俯仰得無坐書癡遂爾生枝叢欲於一毫端而現諸
萬象重雲連夏秋雨點大如掌三州成巨浸百水猶怒長倉忙
揖我去風蒲映飛梁有形天地間浮萍依浩蕩向也本非來今
焉亦非往臨歧將何贈詩境方渺莽童子頌聰明莫作離別想

題雲巢圖

飄飄學仙侶心與秋雲白獨居非有隣忽去亦無迹我我三界
上地位風雨隔毋求一枝安而以六月息當憐夢中人蟬蟻同
窟宅

湖上即事

垂雲畫濛濛湖面惟一色薄暮風更生際夜雪初積趨陰勢方
盛塵境喧暫息坐久聞琴音忽然破寥闌

試院諸公西湖同泛分韻得儀字

秋杪景將曩天高露仍披漾舟西域由散策南山隱重鍊辛已
撒累觴欣共持及茲酒不空未害席更移會合非可常簡暮
有期念之動予懷勗哉慎其儀

題清華亭

名區匯脩渚流望俯平陸飛雨天際來遠峰淨如冰生香餘晚
華餐陰蕩嘉木秀色坐可攬終然不盈掬觸景幽興多接物道
穠熱誰能與之遊食芳飲山瀆

南屏叢玉軒分韻得白字

偶從采真侶速過金仙宅名談接勝流傾蓋頭未白湖水清見
底春風去無迹列坐陪墨君鴈諒終日夕昔聞有三笑今喜成
六客後來復何人莫使風雨隔

贈別吳孟思

斯去而水生千載惟兩人趙公起昭代並世推吳君及公無恙
時蚤已遊其門公書集數妙變化何其神如食有穀粟間之以
八珍君獨務稽古要在同其文探索極根柢辨析窮毫分源深
流自遠所出日益新塵以正正旗終馬策奇勳往來自成蹊桃
李竟不言我方徇世好有作徒云云借潤翰墨間章可張吾軍
規我才欲盡感君愛彌敦別離歲方晏復言聊重陳

送陳生歸天台

英英陳氏子年未登弱冠受業春秋家不敢闕三傳森然出凡
例論議仍貫穿躬隨輕薄兒增年竊鄉薦小試儒囊中往往魁
衆身稍休輒臨池游戲弄毫翰寫成道德經有鴉不肯換昔子
始西來故園多文獻斑斑南山豹窺管時一見蹉跎垂四紀回

首皆夢幻朋儕諸俊賢存歿亦相半歿者歸山丘存者風雨散

惟餘貞居翁共喫殘年飯識子座席間短小甚精悍結為文字

交忘年破崖岸我方守一官身責事則賤操觚待需求矻矻窮

夜且枯腸繼可搜安取五千卷強顏作俚語對客常媿汗况復

不善書辛若愁脫腕誰為助我者幸子筆力健烏絲經東

繼增絢爛青春二月時江花滿吳甸遙望重闌歸馬忽如

失吾左右手坐覓心曲亂子來却何日執杖那忍判斯文千載

下不絕猶一線小藝雖可名未足盡大觀勗哉崇明德勿使歲

年晏贈言非所能聊以示纏綿

丙子七月十七日同輝公登紫微巖汪生元明許生存仁

來會遂宿鹿田明日乃由山橋回至芙蓉峯而別追念數

十年間並游之士往者已不可作在者又莫之與同兩生

頓能不懈其勤相世躡屨行風雨中誠一時清事也第未

知後游為何日同游為何人撫事述情成二十韻邀兩生

同賦奉呈審言子長

吾年未及謝倦飛已知還乃復嬰近務無由縱清歡幸與方外

士相從巖壑間小憩遂深入詰曲披茅菅昔人有遺躅縹緲青

雲端高居匪結構異狀如雕鎬志怪固無取懷賢遂難禁停策

訪菴游欲去仍盤桓迅颺發中夜泉木號驚濤涼秋變祥暑山

深氣先寒泉石無改色四時自推遷交朋半新故念之增慨然

兩生亦可人環佩來珊珊携手志幽步流日窮遐觀時於林缺

處遙見城南山行行度危磴悠悠勝層巒凝陰閱朝采玄澤醴

神洲嘉穰日已豐藹焉滿中田覽物多所欣賞心殊未闕後期

孰與同良會當何年

丁亥春二月起自休致入直翰林夏四月抵

京師六月赴上京述懷

風予抱微尚漫仕遂浮沈決去不復起甘以投華簪春天動使
星空谷發覺音倉忙遣就道載筆歸詞林弱質筆未朽茂恩一
何深義當不俟駕事乃違初心揖與親友別長眺故山岑臨觴
不能御朗詠巖中吟

揚帆越江淮河水來活活呂梁扼其衝石芒殊峭接汴河松怒
推度洪纜遽絕前途總安流風勁棹復折兼旬涉險艱脫命毫
髮行行薄畿甸值此正陽月

皇輿方北狩鞠旌晚已發疾驅望清塵我馬不及秣出關度峻
阪下視原野闢礪絡多繁迴岡嶺互盈缺蒼游如夢寐古道無
改轍經時春草變久早夏雲熱遠行識苦辛儻免蒙霜雪

信宿愁虛館平明玉堂開微風散靈雨階祀無纖埃良會秩初
筵芳醴湛鑄鑿內官出黃封飛輦天際來承平故多事翻劣懸
非才扞躍向宸廷慶雲鬱崔嵬乞身懼再瀆應闕空徘徊

日出旦氣清齋後趨行宮周法夾駢道大帳垂穹窿鳴鞘下霄
漢別殿臨薰風攝衣升玉除穆穆瞻 辟容謁拜未及已迴光
赫重瞳 詔使侍經帷通籍丹禁中斯禁非所希千載庶一
逢休揚久復前旅進陪羣公願因奉 清燕慷慨輸微忠衰遲
力不速勞心但忡忡

圓象無停運日馭轉西陸涼野多歸人翻翻共馳逐念昔居闕
曹耒老先納祿蒙恩列外監放浪湖一曲薄田皆舊畝敝廬非
新卜白首重見拾英遊並華殿寒松雖後凋幽蘭豈再馥宣尼
讖患失伯陽貴止足時暮復何言終期返初服

仙華方先生析蘭齋杏花消息兩聲中之句為韻賦山中
社兩七章和者四人先生於第四章見及顧未能屬和今
五十餘年諸老皆已下地先生門人在者惟朱仙仲山年
八十矣偶逢春社興懷存歿追次前韻以抒鄙情

貞居遠人寰屋老四山靜一翁屹靈光二季亦秀整晚聞楓林
敲雨過鄰牆杏儻然發孤詠語盡意方永

昔年慟矣地古劍生銅花凄其懷故交中情亂如麻念彼盛壯
時緩轡揚輕颺吁嗟長星墜無復出漢巴

淮陰權奇士解肉老始消長眉已雪色頰頰尚紅潮朋游三數
公於焉共道遠平生經濟策忘言付詩瓢

卓哉全歸子離塵返冥極却觀人世間千載猶一息贈言在吾
耳風規良可則欲叩封禪書探囊竟無得

憶別青函翁歸進江上勝書札未相忘歲月過如許山長春樹
深地闊雲濤阻詩筒杳不來今兩非舊雨

仙華幾千仞峻絕臨蒸清天壇瑤草合石穴陰風生跋跋杖屨
未春春丘壑情享有一壘足雅歌續遺聲

前脩遂不作良友孰我同兀坐守章句獨學無全功徒操五色
筆隨人畫虛空悠悠感存歿惆悵百年中

七言古詩

題陸陽年公紱陽方公詩卷

兩翁風流掃地無文章光燄埋丘墟紛紛小兒政疾走安用佩
玉飛長裾憶昔登堂三十載夢想時復瞻眉鬚昆蟲閉關水返
擊孰使驪龍遺頰珠願言保此勿輕出幸免兒輩相睚眦

題大瀛海道院

丹山之山青崔嵬隱居舊隱山之隈十年土鼎為誰出深崖古
像松聲泉鴻飛上天瓜在雪過者莫暇君能來想昔月斧乍揮
霍奔走屬役皆仙才卷巖瀛海歸一粟願盼瞬息生風雷森然
幻有移神界白日照耀金銀臺音聞使者亟入海樓船煙霧何
時迴君其置此勿復念少須碧玉揚黃埃九重瓊漢

陛下聖方士未易辨蓬萊琳宮貝闕長望幸天高海闊心悠哉

陽山昱上人訪予吳門寓舍求為相竹詩子輝以未見竹

上人 不遠六十里自山中昇其竹而來好事有如此者欣
然為賦長句

道人來自陽山麓手携孺種子竿竹小裁方斛不盈咫中有瀟
湘江一曲未信天工能爾奇不知地脈從誰縮晴窗倚散煙
霧眼底森然立羣玉豈期我乃累此君蒙犯風埃走塵俗故山
方遠重愁絕新句未成慙迫促黃岡之產大中樛政用才美剗
其腹願言保此終天年歲暮山中伴幽獨

杭州送兒姪歸里

空江月滿潮聲怒二男勇踏潮頭去故園天末渺予懷夢中識
汝歸時路起向江樓道望汝江上青楓正霜露涼風颯颯吹汝
急檣搖背指龍山渡翩然一葉舞中流嗟汝童心得無懼自我
西遊歷三紀舉目交朋半新故下車相揖何紛紛白頭朝士猶
徒步玄都觀裏舊桃花見我重來能幾度緬思舊昔仍念汝倚
徙關干日將暮前湖將斷後湖續層波復浪無重數魚龍出沒
相復先疾雷樵山兩如注隔岸峯巒空復多沙際冥茫但煙霧
計程知汝已登陸息肩弛轡今何處明朝過我三釜山能勿徘徊
伺起哀慕近聞早賦肆為虛殺吾手植千株樹且須為我語比

鄭莫遠牛羊上丘墓

次韻蔣商仰常博述懷

蒼廬清切嚴角鎖飛佩胡然能遇我袖中平生五色筆披翠摘
紅無不可我方折腰向小兒洗研何由處公在
九重垂拱四海晏甘泉日夕無烽火太平有象須繡黻文章重
任公宜荷陋儒未足復吾軍強識之無宣云頗漂零海角晚相
遇如風落山收碩果迷途儻有為指南跂足脩程吾敢情願慙
向來遮日手政爾長江事蒿拖玉堂幸喚秃髮翁文塚吾甘翳
蓬穎

題醉鄉圖

翰林主人天上來布帆不為鱸魚開江湖渺渺秋一色朝光暮
色相徘徊昔賢心賞餘勝處祇有水竹無亭臺碑材久已沒荆
棘展齒不復留莓苔後來視今猶視昔今我不樂胡為哉太官
馬漣遠莫致鄰翁綠蟻浮新醅依然一飲便終夕鼻端氣息如
雲雷是問別有一天地不知何處為蓬萊迴觀方內海一粟醯
雞塵甕何喧壓黃冠秘監太狂態騎鯨供奉非仙才揮毫政要
真學士鋒車流水行相催瑤池曲宴多雨露歸歟酌彼黃金壺
題張清夫心遠堂

吾聞古來賢達士不擇山林與朝市百年鹿麕兩醯雞鷄道

消俱可爾夫君平生瀟灑意俯睨軒裳猶弊屣翩然一舸鱸魚
鄉歸來不待秋風起忘言兀兀坐終日天地古今齊一指但見
山高湖水深青螺蕩漾銀杯裏紫桑之人去我又風味何妨略
相似神交冥冥雲海長目送歸鴻渺千里
贈談星者

山人久客湖海間水風滿滿月滿船相逢問我所生年忽然袖
出天星盤須臾落筆開雲煙坐令衆星紛蟻旋窮通變化生毫
端命乃在子非由天一朝別我還故山索我贈詩如索錢我懶
讀書醉欲眠子母迫我姑留連人生良會古所難回首日月雙
跳丸

題松溪圖

獨騎瘦馬走赤日忽對畫圖心眼明想見高人茅屋底石床卧
聽松風聲秋空漸高霜露白松根茯苓已堪食齋紆遲暮我自
憐卷圖還客三歎息

題錢舜舉畫

馬雀鷹鷂皆羽族強之食乃弱之由兩雀亦分弱與強一遭搏
噬一高翔畫師描貌勞意匠詩人見畫齊惆悵人間萬事無不
然雞蟲得失安足言

題何能之畫

何君家住西天目平生愛畫尤愛竹時時寫作風露枝下與人
間掃塵俗湖州古稱蘇與文趙公後出今絕倫朝來見詩猶見
畫品題已盡將何言山空歲寒路脩阻歸歎且共墨君語屋梁
月落清夜闌坐聽東溪響如兩

鄱陽周節士歌

周君生長鄱君里長身侯鬚仍美師張先生業孔氏夏蠶冬
雪頭纒終先生愛君不脫嚴君謂先生我知已連時戰伐多瘡
痍賊衆乘之作姦執郡檄先生俾一洗先生慷慨為之起曰彼
蚩蚩聚蜂蟻兇渠本我家奴爾我將答之用折箠披其角毛脫
距驚奴挾兵來速如鬼反噬其主先生死先生諸子皆幼稚周

君聞之失箸七曰古復讎蓋有禮師長之雖視兄弟我今必也
善于士走告郡府伏以俟府公義之弗敢止按以笄折與弧矢
或云彼眾我無幾盡募援兵為表裏君奮不顧行益駁賈勇直
前無與比賊窮擲金計何詭得金失賊墮其餌亟亟取食夫尸諸
市士氣復振賊乃靡追奔逐北劇賊鼎迅雷不及掩其耳一柵
既覆衆網毆生致賊奴洎妻子剖其心肺獻几告于先生辭
臺盡凱旋公庭旗旂旆散遣部伍歸耘天戈耀日方南指郡
將效死弗拜跪周君堂堂衆所恃人咸謂古今可任細書降表
僅尺紙大成公侯小刺史君言我本不獲已出為吾師刷讎耻
罪人已得賊已弭東村西落無刑犯不義富貴寧飲水公母多
談且休矣閉門高卧肉生髀白駒空谷餘四紀殽葬金潭有廟
祀鄉人歲時擊羊豕子暇來與胄子齒踵門泣涕言如此嗟君
壯節甚奇偉播茲歌詩侑家誅

題李氏白石山房

名山秀出鄱江曲上有立石如立玉尚書履聲忽已遠隱者新
居在盤谷花開鳥鳴春畫未白雲重重養喬木夫君亦復稱其
家有書能藏且能讀露鈔雪纂久愈富何啻鄴侯三萬軸山靈
翁靈謹守護夜半虹光發深屋引泉天井助芳潤大勝俱儂飲
山渌我欲使之不可到細字長書俄滿軸毫分縷析極根柢大
義森然見條目鄙人愧莫知所對叩請安得留更僕頗聞石洞
闕遺音龍門餘韻頌君續臨風傾詠寄網縵衰朽終期挹膏馥

題環翠樓
富州東望山如積山人作樓高百尺八窓面面向山開四顧蒼
然惟一色樓中寧有書可讀樓外有山繚而曲安得元和博士

公為君舉酒歌盤谷

次韻題盧陵解君行卷

兒童聚戲如聚沙忽逢至寶爭指瑕解君所以自銜平生不
識處士牙賢郎亦復事舒闊吐辭歷落正不能前年上殿見
天子衣袖舟舟猶煙霞蕭然退居弟子列馴行醇謹仍可嘉芝
蘭玉樹爾為爾吾穀吾粟吾桑麻君今白首官尚冷山苗澗松
衆所嗟生兒頭角有如此肯終坐井同群蛙我方僂佻徇微祿
席猶未暖已及瓜安得從君共傾倒春澄夜酌歌簷花

題周鍊師西岳屋

我本山中牧羊客偶然失脚紅塵陌矯首丹崖不可攀但見層
空暮雲碧樓居仙人元不死天長地久無消息騎麟翳鳳者為
誰道上相逢不相識披圖示我舊游處流水桃花尚春色為言
白石久已爛茯苓無復成琥珀忽然長揖不肯住飄若流星去
無迹若為握手賦歸來不與人間風雨隔

贈熊天瑞先輩

熊君南州山澤臞弊衣不滿六尺軀年登七十氣尚騰撥棹舟
楫達江湖塵埃掠面水生鬚比走梁宋至 皇都舉頭仰瞻
天子居姓名無由達公車何王之門無長裾君惟抱瑟王好字
寒風蕭蕭雪塞廬退徒諸生詠唐虞詩成篝燈手自書字如凍
蟻密復疎食可無肉出無驢為我蹤履來于于曰予其歸無所
須一言用比明月珠我方守官檄株拘塔然忘言據槁梧童子
攫穰環座隅啾我腹苛太空虛感君遠來增歎吁愛莫助之將
何如翰林主人揭大夫與君少若同隊魚巖棲穴處多其徒君
歸而求宜有餘長歌鼓並聲嗚嗚青天自高雲自孤

贈夏德頌

夏君懷抱何磊落下居不肯依城郭丙舍新開近墓田雪栢霜
松翳丘壑一朝興來不可遏萬里黃塵走京洛叩門遺我尺素
書儂玉駢珠相照灼為言家世本臞儒餘力惟知事耕鑿窮年
甘與鹿豕遊敢希鴻鵠翔寒廓祗今遠來亦有意求詩元不求
官爵華星秋月華分輝特向山家慰蕭索我聞君言重大息感
君望我殊不薄清時雜選富才身昔屬鞭羈趨館閣揮毫成風
墨成兩瑞錦披張約製作一言引重力千鈞青雲驥尾端堪託
願我方為句讀師擬拾殘編味糟粕坐隅童子日數數平生雅
意渾銷鑠矣暇清吟發天巧剪紅刻翠供朝譚君歸丹未尚餘
春况值新篁初解籜傳家有書故可讀有石可眠泉可酌大勝
山人來索價低頭欲就傲官縛我雖齷齪坐無種有客如此良
不惡戲拈韋管和竈煤為君聊賦山中樂

送李憲使赴燕南分題得烏飛曲

臺中樹枝上烏無數當年元只為公來今日從公却飛去趙北
際燕南無道旁綠樹多好枝公之所趨烏所依公母亟行烏勿
飛問公此去何時歸上林春深樹如織公歸但聽烏消息

風樹吟為李生作

返照入深林牛羊在丘隴風吹白楊樹葉葉各自動如何當此
時孤子萬里歸有琴未成聲遂欲絃吾詩吾懶言詩子姑去抱
琴聽子風中樹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四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五

續葉二

五言律詩

初至寧海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易劉耳校正

地至東南盡城孤邑屢遷行人雲作路累石海為田坼炭村村
白樓林樹樹圓桃源名更羨何處有神仙

縹緲蛟龍宅風雷隔杳冥人家多面水島嶼若浮萍
黑淘沙鐵氣腥停駿方問俗漁唱起前汀

洋山夜發

蕭蕭洋山暮倉忙拜水神吹噓端有力漂泊竟無津
黑魚龍界天蟻蝨臣生遠如偶遂敢悼塵微辛

次韻答陳君采兼簡一二同志

温韶欣初觀峩冠蓋共纓如何滄海上獨看白雲生
燈火三千攢水竊五百程誰須富車騎終古陋桓榮

憶昔雙溪上相逢暮兩時交游傾意氣談笑挹手儀
草草中年別寥寥大雅詩受材知有分豐喬竟誰同

不謂飄零日求賢網四張胡然卑小技乃爾闕孤芳
寶璫非無色冥鴻詎有行散材何所似徒愧飾青黃

十載西州客論交著屐新時時談述作一一望光塵
澹月銀河曉喧風玉樹春幸令窺髣髴微薄尚何伸

默守知存道清言不廢儒身方同木石名已在江湖
此士須前席何人屬後車惟應耕釣者縹緲識靈樞

尚想南歸始簪花出禁闈塵沙迹故步桃李借餘輝
有日酬天造終身返布衣風流成二老巾履倘相依

亦有貞居士難忘太古情詩筒來絕響茗椀出新烹
磊落筆傳

意蕭條異代名無為念離別惆悵不能平

讀陳制幹遺事

歷歷青雲上飛揚彼一時深春曲江宴清夜郾城詩老去山河
在仙成日月遶空言徒有託千載欲誰期

題剡溪張氏書樓

木杪出飛樓仙山在上頭可能無客至小為借書留
芸草春仍長虹光夜不收如何試乘興一棹剡中舟

陸氏水軒分韻得揚字

高會軒楹敞清秋笑語涼行雲隨度曲野水映飛觴
坐挹才華盛衰懸鬢髮蒼新詩穿窈眇何力共游揚

寄黃伯陽

揆別逢春兩移舟落夜濤忽驚滄海大轉覺碧雲高
揚子多奇字玉祥忝佩刀深情空續纜短髮正刁騷

送陳養直歸四明

迢迢浙河水同渡不同歸執袂方成別驚帆已若飛
野橋行酒處風雷去時衣瞻望嗟何及天長鴻鴈微

題天童壘秀軒

名山標巨剎樓閣在青冥別路通禪窟當軒列翠屏
噴禽多雪色偃樹盡龍形負土漸成塔非才愧勒銘

陸山牟先生挽章

井絡收英氣文昌返列星能官須閱閱仍世親儀刑
漂轉逾三峽森扶並五丁芝蘭紛滿砌橘柚欵克庭
它日看空樞羣公奚登劄鼎湖驚鷲迹華表訝摧翎
物嗟王掣心期託管寧桑梓良已後抱瑟匪求聽
此道誠何病明時忌獨醒迢迢瞻北極

衣化南溟薦刺多新墨恩袍祗舊青故應檀座冷不愧草堂靈
食弊餘深味懸車及暮齡一朝傷未訣千古悶遺經譯忝鴻私
久徒增雲涕零無辭歌薤露有恨寄泉局

送胡允文紹興錄事

斯文千載後一髮渺存亡尚喜衣冠舊能傳翰墨香春秋殿助
對富貴賈臣卿莫殿官曹劇諸生在厲行

入京道中寄同里諸友

十年州縣底及此望京華客路時時雨春江岸岸花何方堪報
國將老更浮家可得同携手山顛復水涯

送句龍提舉之雲南

獨抱文章印驅車背朔風行歌萬里別聲教百蠻通列郡創殘
後諸生色哭中誰當借計吏封殖待新功

癸酉四月同子長至赤松子長先去遂獨宿智者之草堂
已而子長與正傳俱來同一上人宿鹿田遊三洞還過山

橋至潛岳謁故中書舍人潘公祠堂復廻智者而別

昔共張公子翩翩訪赤松重來逾兩紀獨宿去孤峰古木蒼陂
映禪房側徑通夕陰千嶂黑入語一燈紅章及軒車會安辭杖
屨後相如夢寐健走愧兒童春去山仍好林深彌忽窮天低
時墮兩寺遠但聞鐘弔古田無鹿探奇洞有龍幽尋穿窅窻高
步蹊躡靈草多成藥疎萱不作叢嵐霏生晦暖野色在空濛下
瞰疑無底言旋復向東巖阿樓斷磴煙際出飛淙細路綠苔磴
危橋跨石硤泉依山曲曲雲與樹重重巨榜標名岳穹垣護畝
宮倚蘭科日下入室老僧逢零落螭頭墨荒涼馬鬣封才持
薄祿終古望遺風弛檐雲閣裏傳鴈雪峽中追趨煩道侶述作

付文雄急景真流電浮生尚轉蓬後期觀歲晏來往莫懂懂

送趙仲理御史

藉甚聲華滿頻年沐盛恩校書天祿閣執法太微垣攬轡炎埃
豁揮毫玉露繁鷹隼後自哭投贈欲何言

送趙宗吉御史

憶共趨鸞禁驚聞正身冠汗顏居館下橋首望臺端去路黃河
直飛霜白日寒仙舟如可託歸理釣魚竿

送王道一郎中

使者下青冥郎官動列星揚旌開瘴癘持斧用雷霆遠俗難馴
化儒臣解引經無知多註誤能勿望平亭

送宋顯夫憲僉分題得邵伯埭

謝公千載後陳迹在淮壖遺愛傳終古嘉名配昔賢藕花方爛
熳使節草留連移取甘棠樹分栽郢水邊

送宋翼卿照磨

茶菴關路西征獨據鞍借材蓮幕底養望柏臺端指日傳溫
詔朝天正法冠廣平心鐵石寧俾朔風寒

送潮陽蘇縣尹

夜水藏蛟鱷秋天卷瘴雲田多陶令秫石有大蘇文巧宦誠為
樂簡才況不羣尚煩驅筆陣時復張吾軍

送簡縣尹

簡以多兄弟子名萃一家嗟君本朝士出宰向天涯度嶺三冬
雲行春一縣花應憐未歸客鞍馬尚風沙

送馬伯忱教授

卓犖青雲疾飛騰及幼年書成天祿閣座有廣文壇九陌車塵

外千軍陣前白頭慙倚席臨別思茫然

送方叔高巡檢

矯矯列仙儒瀛洲路不迂大書歸石室壯志在桑弧田里方高枕雲山總畫圖登臨屬多暇寧復冀馳驅

送劉子簡

難弟與難兄專門用一經夫君眉更白諸老眼多青薦剡登天府揚帆拍洞庭何官不可樂離合任雲萍

題道士態君壽母詩卷

蹕鶴出山中春衣密密縫度關占紫氣賜酒折黃封介壽慈顏喜承家積慶重蘇航却來石石上有仙蹤

山行香次遂初韻

仙馭賓天久衣冠此出游絃園金地古汾水白雲秋謁拜陪諸芳躋攀展寸眸始知山水窟近在帝王州深岫藏青鸞平蕪映綠驕層臺臨太液環海像瀛洲舉自遺弓劍無從望難旒明庭

虛次含綵纜蕭維舟陞戰盈千列靈輿副九旂祠官偵伺謹中使往來稠備禮兼今昔求神遍顯幽琅函開葉玉瓊薦黃流

勝響入天合輝光日月伴遙看陳羽衛疑是閭龍樓花兩續紛落香煙泱濟浮重關羅虎兕簇仗擁螭蚪去去蕭聲遠微微扇

歌收清郁成夢境塵劫等浮漚歸徑綠湖尾殘陽掛樹頭舉杯相慰藉分席暫淹留物色迂行響風寒嚴散素迴瞻天路永坐

感歲時周懸闕軼衰朽非材隨認化詞林富鴻藻珍贈若為酬

試院同諸公為主試官作

右轄升庸日秋闈獻藝初端居煩坐鎮妙東備賢書憶昔興文

運惟天啓 聖謨教條行九有學業出三餘儒術俄中否詞場遂又虛論言何匪聖髦士共于千吐履承謙德飛揚感壯圖至公留藻鑿成物待洪爐肅穆華星聚涵宥化日舒誰歟隨計吏行矣聽傳臚橋袖

試院同諸公為監試官作

文治回亨運群言協 睿謀設科存墜典傳詔極邀厥風動黃簾曉霜飛白簡秋迂臨宣 上化精察副旁

求懷鯨魚鱗集檣辭爾絀由按行承獎劭鼓舞望甄收冰蠶垂清照淵珠免暗投充庭先品物入設總英游奏自蘭臺上名依

桂籍留神仙司下土桃李在南州使節光華盛公堂禮數優無能裨末論頌詠獨網綵

送餘姚孔學正

不到歷山前于今二十年忽聞東魯客去坐廣文壇短棹濤江外高齋海水邊風雲有新樂况及暮春天

遊石門淨勝寺

十頃蒼坡上山迴地勢偏屋椽黃面老碑掛赤烏年葉葉風荷顛層層雪瀑懸青燈夜寒閑獨照一僧禪

次韻王眉叟其人

巖巖鶯鶯落樓君隔翠微攤爐春滿座臥戲兩生衣大患元非病高飛獨見機桃源多羨酒觴至且頻揮

泉月開金鏡仙山並玉簪杜陵茅作屋凍水布為袋有約陪笙鶴交談接片針三神那易近失喜聽新吟

悼兩公

離別驚雲散那知竟不迴長期真滿洪橫驚樂邦開一柱空危
石重湖有劫灰去來誠夜旦覽物護生哀

送鏗上人遊廬山

廬山幾千仞屹立大江邊地勝非人境雲深何處禪祥燈開黑
夜怒添下青天物色撩詩興應須富近篇

送矩上人遊廬山

廬阜西江上秋風道路賒泉飛青玉映池浸白蓮花此去聊乘
興何時定到家憑高莫回首誤指赤城霞

游法華山四宿樓氏書房望望高頭陀智者國師道場上

清五雲龍壽諸山而未及其賡贈同游傅生國章
故廬湖水曲門對法華山百里空荒外三峯踰靄間依游煩汲
引澗步強躡攀老怯高寒境非緣興盡還

過永康桃巖

小憩虛齋夕何人笑語同青雲一才子白髮兩衰翁節節物逢春
好名區有路通未能窮勝踐還往媿匆匆

立石平如削飛雲近可梯莫窮千古勝但惜衆山低靈草經春
長珍禽隔樹啼人言蒼朝士感事有留題

七言律詩

通駿先猷在作人忝陪多士奉 明綸端闈乍啓
清光近矚句高傳茂典新奎璧臨臨回景運風雷鼓舞契昌辰
不于何以酬 天造徒諒著我樂至仁

賜第後賜謁郡府承為置宴口號

拜賜纔雷雨露香又驚盛典出黃堂鳴鶴合遷迂千騎坐席雍

寄別宋推官

容累百觴它日同鄉脩故事不才終古被餘光承宣 德意達
明教諸君能無共激揚
郡廳宴集之明日鄉先生復為置酒重述口號
去年此日宴瓊林雨露光華映古今稱慶深承賞禮重敬榮彌
覽
主恩深少頌 天詔從容至坐看官花取次簪千戴斯文寄米
哲可應外物累初心
北山歸路呈古心師兼簡方外諸友
尋幽偶向雲源宿却過雲關望翠微初日映空千樹立驚風流
磴百泉飛舊題歲月人頻異乍別煙霞路易非幸有潘郎遣事
在何時一鉢去如歸
送樊生歸鳳翔
負笈東遊萬里餘翩然却去復踟躕金臺不入平生夢石室曾
窺未見書赤日蒼涼雙袖窄黃流渺滿一帆孤明時急士方如
渴者爾重來出有車
送祝鍊師祠武當山
春風駟騎過流星西柏神山百丈青白道蜿蜒通使節玄關頌
頌護祠庭按行石樹多千歲叱咤雲雷有萬靈想到天池却回
首笑看日月兩浮萍
喜趙繼道至有懷陳君來
匆匆聚散定何常取心期故未忘草木關情人事異雲霄迴
首路岐長交游歷落銀河隔製作紛紜瑞錦張為語何時共傾
倒秋床風露已生涼

目斷仙帆去莫從翩然心逐北飛鴻未忘綠幕追遊盛況香黃
堂禮數禁南國幾人歌召伯漢廷有日相于公悠悠聚散何堪
計趨先終期出下風

送鹽官傅都目

春風四馬去翩翩老佐名州鬚未斑遙數驛程知到日坐令官
府靜如山河塘燈火樓聲裏燻香落益煙海氣閒歷歷舊遊成夢
寐可容乘興一追攀

送姜學錄

短褐蕭條兩鬢蒼達人猶解飲春坊雲霄有路新推數風月傳
家簡佩囊此去官曹雖冷落不妨門戶暫輝光况聞寮友多華
冑休暇過從樂未央

何山夜宿

熾舟夜聽西窓雨一別重來二十年何以殘編非舊讀胡公遺
稿是新鑄山中倘遂招為隱教外寧須別有傳已對爐熏消百
念感時懷古自茫然

婺州治中致仕朝列朱公挽章

朔風吹淚濕寒雲忍見層丘卧石麟千載文章非小技半生州
縣孤勞人黃金帶重班方峻白玉樓高記又新回首慈恩它日
事不才終古墜清塵

寄子訥千壽道二同年

憶同鶴立遠天關清漏無聲虎豹閑黃榜未開齊望拜蒸衣高
唱還分班已驚思出尋常表更焚身居季孟間海國隣疆幸無
遠可容接武向蓬山

天台道中

殘雪初乾不作泥微陰豁豁盡眾峰齊梅花浩浩天相映桂樹團
團鬼所棲春水未深容度馬午煙孤起忽聞雞仙人祇在丹丘
頂應是香雲別有梯

送麗水應教諭

諸公攜手賦明光此士猶令滯一鄉肯着麻衣號遺逸勇待木
鐸布文章仙山高步冰霜峻燈火新題霧雨香未可區區輕十
室共看它日富才良

送雙谿孔山長

歲晏天涯偶見君忽驚飛袂逐風分諸公政爾誇先親家學能
無出異聞紅日遠帆先去鴈碧溪涼雨未生芹悠悠聚散何堪
計目斷江東有暮雲

象山東門別壽上人

一笑相看寂寞濱杖藜還往得難頻猗床白拂風標舊寶網金
沙世界新後會山中應有日定知海水未揚塵而翁勝語今多
少此去如何舉似人

送杭州真教授致仕歸里

宦情鄉思兩依依獨裹寒襖去若飛歲晏忍為千里別林間鷺
見一人歸官河遠樹迎仙棹夕日暄風颺綠衣漫使臨歧生悵
望可容泉石借餘輝

送宋兵部還京

水壺炯炯映高秋端是人間第一流小屈神仙來下土為栽桃
李遍南州鳳池歸近聞佳語金匱書成識壯游願預陳人頭半
白臨歧空望李膺舟

送陳漢卿

三羊坐客詠無禮一日為郎望吾仙共喜貌猊閑白晝忽聞鵬
鷄上青天忘形不用公榮酒先路空慙此夕臨歧倍惆
悵水煙沙雨正茫然

送姚利用

青春白日映紅顏空谷寧容久棄捐新刷鳳毛看有色勇穿虎
穴去無刑風雲政爾多良會山澤終然要列仙故里樵柯如好
在歸期莫指後千年

陳山晚泊

一柱孤撐香霧間人言此是客星山流風百世今誰嗣應
詔諸生故未還荒塚草深迂石路高齋月滿闌松關窮年漫迹
滄江上及此維舟獨厚顏

送三高祠陸主奉

垂虹古祠煙樹新昔賢高致久無聞畫圖想像空陳迹譜牒流
傳喜到君香水白鷗分座席寒泉秋菊薦爐重臨岐何限滄洲
意目斷風帆天際雲

送陳推官之信州

三朝兩世掌絲綸異代仍瞻玉樹新尚喜傳家餘宦譜又聞議
獄用儒臣中年離別情何限南渡風流迹未陳遙想郡齋多暇
日肯憐州縣正勞人

送胡古愚兼簡道傳博士

坐推臯比十載餘忽聞飛鷄上公車此行未可輕投筆隨處猶
須少曳裾燈火尚慙餘事在雲霄轉覺故人疎為言留滯今頭
白無用諸公薦子虛

送淮海書院丘山長

遙望官河駐綠槐春深綠帳不蕭條已驚雨露恩光厚還喜山
川物色絕盡日樓臺人載酒隔江燈火夜吹簫定知館下多才
齊政樂風雲對一瓢

留別錢翼之

矯首清標二十霜白頭傾蓋鄭公鄉忘形肯厭追遊數借潤頻
飛翰墨香世能浮雲看不定別情流水去方長杏花時節露霏
雨誰共春風舉一觴

送王景文應薦北上

自是春風席上珍雲霄有路獨逡巡未妨豹隱山林久及見
龍飛雨露新黃甲駸駸傳盛事青衫熾熾懷陳人瀛洲此去無
多步應笑踟躕尚後塵

送胡允文揚蕪夫應薦北上

顛顛陳人復此邦坐着仙棹發濤江華年春柳嗟難及壯氣晴
虹詎易降會向君門俱第一誰言國士定無雙瓊林宴罷歸
來日共話芭蕉夜雨窓

送楊蕪夫天台縣尹

十載韜藏席上珍爛然錦製一時新羽人笑指雲為路山鬼愁
聞筆有神遙想到官多暇日不妨領客試行春石橋瀑布逢佳
句取次飛箋莫厭頻

諸暨休日偶書

一室蕭然似仙官更無車馬駐江干天清不斷絲絲雨春淺猶
生陣陣寒公事癡兒何日了雲山圖畫要人看輕風正滿微黃
柳誰與相從試凭闌

湖心寺夜坐

蕭蕭涼月滿池臺水檻風搖四面開一柱殘燈何熠煜半簷衰
柳故催鬼諫持微祿知無補未謝餘綠得重來塵土馬蹄明日
事可容良夜廢街杆

次韻荅徐文蔚

一別漢頭十五春歸來烏帽尚黃塵故應用意崎嶇外未忍忘
情寂寞澹圖畫雲臺非我事掛冠神武獨何人也知州縣徒勞
耳相見空慙白髮新

送黃季與歸肝江

天際江流映碧山春風浩蕩一帆懸長吟白雪誰憐爾却望孤
雲獨慨然逸少向來曾誓墓元龍此去盍求田相逢况復敦同
姓聊駕深情入短篇

次韻申屠子迪試院唱酬

一礼天開雨露香青冥萬里看飛黃共驚鷗立多如堵誰取龍
標遠擅場塗抹已忘年少樂卷舒偏喜漏聲長從渠曲學能阿
世敢謂公孫策最良

次韻曹待制試院九日

坐客今無賀老狂酒徒寧復舊高陽下風共仰衣冠盛餘潤仍
分翰墨香佳節政須開笑口多言非必有它腸何人可與公樂
飲願摘葵花倩一簪

兩立諸郎艱苦吟華堂星聚坐方深放懷不厭如灑酒過眼休
遺擲地金古往今來千載意東塗西抹少年心花前起舞為公
壽肯作牛山淚滿襟

題胡大恭禱雨詩後

雙徑迢迢一綫通仙山九鎖白雲封黃塵果日迂鳴騎黑夜幽

潭起蟄龍農父不須愁歲事川原還喜見秋容明公自是為霖
手四海蒼生望正濃

送馬之驥同年

一役鴈塔共留題回首何人在鳳池坐閱歲年今若此久居州
縣亦奚為鳴琴畫靜魚龍曉落筆風生草樹知行看金屏墨名
姓應憐擣散髮成絲

送汪臣良縣丞之京兼簡諸同年

文場雜理盛才曠共羨青雲獨妙年抵謂種花能滿縣忽聞騎
馬去朝天臨分無用歌三疊有作時須奏一篇若見鳳凰池上
客為言顛顛浙江邊

送顧仁甫上計京師

憶昔曾隨計吏行浮沈州縣竟何成涼風嫋嫋仙舟去夕日依
依魏闕情金匱故威多鉅典石渠高論盡鴻生樓身朱墨非君
事早晚公車上姓名

送沙度文架閣分題得西山

憶昔寒江破浪歸西山迴首落煙霏忽逢朝士登舟去如望仙
人技宅飛遊戲何妨依綠水追趨早已到黃扉公餘若過藤王
閣為捲珠簾挹翠微

題金明宴遊圖

危樓縹緲碧波中曲檻方橋面面通雲氣傍花如欲雨柳絲垂
地不驚風千年華表人非是九奏鈞天樂未終更有殘山并刺
水煩君迴首六橋東

送蘇伯偕御史

君別蒼峰我獨留又聞驄馬向南州振衣忽若神仙去落筆遙

生草對秋封事皂裘須亟上歲書金匱待窮搜北山猿鶴如無
卷為報詩人已白頭

送仇治書赴陝西行臺

妙東驚開出九重路人猶識舊乘馳久陪廟筭知無敵後觀臺
評用至公樹德清風何颯颯浮關氣已惹慈齋居決事須公
等歸觀行看馬首東

送徐教授

麻鞋殿路洛陽塵莫共簷花試樽遙想清風問前路不妨紅
日在西軒米家書畫隨歸棹白傅林塘近故園館下諸生虛恨
望蒼蒼煙霧隔龍門

送許錄事

劇曹有昔號難為敏手如君直小施故喜將迎多暇日獨憐趨
走不同時滄波古木知章宅葉草寒煙遠少池回首舊遊成夢
寐可無新語慰相思

送唐真人歸江陵

荆門霜落布帆開晴日空江轉怒雷應到故園地北斗却從雲
氣望蓬萊兒童不識千年鶴水雪相看一樹梅莫羨登樓是吾
士衣都觀裏待重來

送陳法師歸建康

娑娑天風颺六鉢玉函新捧紫泥書遙知華表歸來處猶記空
峒訪問初上界于今足官府仙人自昔好樓居腐儒頭白慙無
用空抱遺經望石渠

上巖寺訪一公

曉色微茫尚帶星脣蹊聲確斷人行獨支瘦竹身猶健高入重

雲地忽平落月正當山缺屢細泉頭作雨來聲上方燈火青林
曲隱隱鐘鐺一再鳴

寄題高遠樓

開道危樓架沈寒樓前物色不蕭條窻臨謝傅祠邊樹對曹
娥渡口潮解使詩人爭應接也知老子極風標倦遊已忘山陰
路勝踐仍須折簡招

送李教諭

片帆西上興然哉小室如舟絳帳開山縣官田生首指故鄉雲
氣隔蓬萊少微有日占星動滄海何年載月迴慚愧臨臨無可
贈因風聊遺一枝梅

題東柯谷圖

長松密竹翠交加洞府新開碧海涯石上仙人留足迹春深礪
水出桃花流傳圖畫來千里生長兒孫只一家目斷飛鴻那可
到瀟遊空指赤城霞

聞趙繼清調安陸縣尹

慈風塔上裏猶鮮一別重來十七年相見都門驚判袂又聞澤
國去鳴絃素衣久出風塵外青瑣行依雨露邊歧馬望君先數
日縣花雖好莫留連

送趙繼清潮州推官

相國南遷有故居理官高選出新除承恩特與金魚袋訪舊爭
迎駟馬車春入園扉庭草暗天低驛路嶺梅疎鳳池不隔同年
面歸及將花鴈影初

題雷寶妙高臺

偶為清遊宿梵宮凌晨試上最高峰水翻雪色寒猶落雲掩丹

光遠更重菴有一僧能踔虎近聞三洞盡藏龍下方車馬應難
倒煙際惟聽日暮鐘

題觀海圖

昔年解纜峇江上初日團圍水底紅鸞孔忽搖千尺浪鷓飛仍
扶半帆風遙看島嶼如星散祇謂神仙有路通及此樓身萬人
海濤遊却在畫圖中

送張法師召嗣天師於龍虎山

甘泉久矣候神仙何日靈風警佩環洞府樓居雲霧裏星使
節斗牛間蒼蚪有待將為兩躡鶴相從早出山歸及皇州春色
好一時蒸氣滿函關

送胡古愚

白溝河水照行裝楊柳春旗日影長傲兀鄭公新座席紉威馬
史蕭文章談經安用青油幕戴筆徐歸白玉堂北望京華天尺
五勝收餘興入奚囊

送壽應奉赴興國經歷

退直承明未倦遊獨隨遠燧向南州清江短棹兼故兩斜日盧
庭鷹鷂秋小却猶為蓮幕長重來應到鳳池頭手環行矣賒佳
語休嫌疊嶺賦別愁

送麥敬存檢校

天邊茅角自裁裁老矣南公懶上坡省署六曹新檢正耆度三
史蕭編摩紅蓮幕底秋允淡黃鶴樓前月色多莫笑鄭虔官獨
冷別時聊唱醉時歌

送陰陽胡教授之四明

手携飛雲萬里遊朔風雨電弊貂裘忽聞水北山人去不作周

南大史留炯炯心胸臧列宿駸駸步武近瀛洲此行莫厭官曹
冷猶勝寒儒老一丘

送黃生歸廣州

萬里來充觀國賓春風座上俊才新政懸批甫數同姓忽報何
蒼去省親歲月如流須儻俊雲霄有路莫遠異時齊郡知名
士金榜曾為第一人

送潘生之江西

綵榜堤上曉風輕屈指歸人第一程萬里江南新驛使十年寬
下簷書生青雲共羨飛黃去白晝何妨衣錦行吟殺四門韓博
士夜深還對短燈檠

送吳生歸黃巖

南州才子氣如虹一日聲名徹九重退就諸生居六館坐觀文
史富三冬揮毫小試絲綸手獻賦徐開錦繡胸暫爾稱觴拜家
慶明年歸有紫泥封

次韻孫伯剛龍虎臺即事

秋風原上獵塵開曉日天邊羽衛來誰念艱難無逸但聞歡
樂談靈臺時必不厭蒙霜露露有問應須及草萊絲鬢廣文何補
報莫言相遇且銜杯

題天雲詩卷

一錫秋風信所之漫將外物託心期雲根元自無裁慶天路何
曾有到時即色是空應已悟安名立字復奚為欲相點綴忘言
識坐看爐煙散碧巖

題李氏榮壽堂

吾親壽昔被恩封幸與公家具慶同仰羨班聯方貴近先膺寵

數獨尊崇蘭臺傲有歸休日鳩杖魚軒笑語中倘念小人今有
母滄江願乞半帆風

壽汪大祝父六十

獨尊一壑住深幽不換人間萬戶侯故里樵柯猶在手新年花
甲始平頭靈椿丹桂聲華茂墨綬銅章寵數優舊賜黃封宜介
壽飛騰應度穀江流

壽胡古愚

千軍筆陣凜英風倬直難淹禿髮翁坐久無種如鄭老年堪入
社似温公夜深虛室生純白春在醅顏借晚紅九十馮唐纔不
仕錦衣歸去莫匆匆

壽夏真人

兩人一百二十歲愧我先成禿髮翁首指盤深差可懸蓬萊路
近若為通縱冷地位仙凡隔未害生年甲子同大斗輿霞方介
壽叢頰可許借春紅

次韻題劉氏石驛精舍

佳城杳杳隔千峯精舍寥寥一徑通夜靜寒泉猶映月秋深老
樹不驚風籟題高喜台碑在高卧無令惠帳空我已倦游今白
髮有山如此願長終

送葉仲興巡檢

重著儒冠望帝鄉翩然一舸犯晨霜秋來鬢髮依前黑日射
河流徹底黃此去乘槎須有路可容執戟更為郎絲綸閣下多
知已握手應分滿袖香

和外舅主簿公自為挽詩

五十年前馬上飛青春流水去難追一從玉樹歌殘後數到黃

梁夢覺時玉質元無據可記劉伶漫有鍾相隨少須海上蟠桃
熟歸蓬仙班恐未遲

留別一公琳公

浪走紅塵鬢已絲此身端合老巖扉興來復舉山陰棹別去仍
留海上衣夜聽泉聲如兩落晴看天末有雲歸浮萍飛絮何時
定空使詩人賦式微

送傅汝礪之安南

南徵車書路不遙秋風使節下青霄頗聞僚佐登才彥應有文
章達教條日照樓船江水活天低銅柱瘴雲消歸時嶺上梅花
發想見詩囊未寂寥

兩浙轉運司知事張公挽章

二十餘年立下風故家喬木鬱青葱群趨久識官車貴未論難
揮紫轂公九折鹽車方止止一抔文冢已崇崇英姿奕奕氣歸何
處盡在山光水色中

題霽節婦詩卷

春旗拂色映門閭華扁新題節婦居作傳小裁青竹簡蹤封近
降紫泥書河濡松栢風煙外階祀芝蘭雨露初三釜及親殊未
晚花前何日奉安輿

送孔御史歸曲阜

清流共喜聚群賢新渥時聞下九天東觀細書何日了中丞遺
笏要人傳過家莫久依林廟封事先須徹御筵千載斯文寄
來哲臨分握手重懸懸

送龍南歐陽縣尹

綠綸閣下半同袍獨上南舩去莫招出宰不嫌官俸薄過家未

覺驛程遙長溪白石晴雷轉深洞黃茅毒霧消想見行春有佳句坐令遠俗變風謠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五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六

續卷三

贈黃資深

臨川卷素編次

番禺劉可校正

涼風蕭蕭吹故裘三年小作周南留相逢傾蓋盡青眼肯抱遺經空白頭捧檄定知毛義喜著書非有虞卿愁春秋快事待公等莫礙寒種成父遊

題張武定公死事詩卷後

古稱馬革裹尸還祇有空言世共傳一死如公良偉甚百年遺廟獨巍然要後身後觀餘烈試聽軍前奏凱還文武衣冠方迭起後先奕葉更綿綿

題王君冕同年芳潤亭

花縣歸來晝寂寥終南山翠湧亭轟林深未覺蘭蓀變天遠何妨雨露高此去溉根須食實誰少騰騰與殘骨行看小試揮毫手香霧霏霏滴鳳毛

題丁文苑同年辰詞後

自別瓊林雨露邊江湖目斷縵衣前禹門尚想龍初化遼海驚聞鶴已仙烈日秋霜空取取重山宿草正芊芊不才後死知何用坐對諸郎獨法然

送尉茂誠道州經歷

一別垂垂四十年朔風吹鬢雨蒼然寒暄久坐歸何日上幕初登望若仙莫使催科書下考盛談名理繼前賢春生馬首逢迴鴈併駕相思入近篇

送單縣尹

歸途環佩晚珊珊白日青天映羽翰親長省親辭太學驚聞出宰用郎官花迎墨綬春光暮風引仙舟海色寒想見捧觴仍戲

絲鄉人爭作錦衣看

送陳季和

高齋燈火正蕭條忽翹天風上沈寒共喜彈冠如負禹豈期投筆學班超時清荷鼓元無用歲晚弓旌倘見招雪後江南春水活重來莫厭驛程遙

送陳君歸江西

咫尺清光近玉除姓名何不達公車也知賈博今無策猶幸虞卿舊有書江上歸帆隨去鴈年來旅食厭驅驢諸公正索山人價能勿相招學隱居

送張良卿學士之淮南

坐厭流塵拂面紅行携涼月下青空三千里外揚州鶴四十年前御史馳先廟鐵衣猶臥壁兒郎玉帳已生風貞元朝士今無幾歸及花時一笑同

次韻蘇侍郎平村晚歸

中臺多暇獨儀曹退食歸來路不遙扶老未須蒼玉杖行春聊過赤蘭橋揮毫風雨傾三峽聽履星辰接九霄愧我白頭方倚席敢將巴曲和仙韶

壽吳宗師

非煙瑞氣鬱嵯峨帝遣仙官下大羅坐看層雲三界小行周花甲十年多詞臣灑翰題真贊 詔使傳觴薦雅歌少駐壺中閑日月長安銅狄要摩挲

嗣天師舊雪有應諸公咸為作詩邀予同賦

萬人舉首望蓬萊 詔使函香出上台秘殿綠章方夜奏層城銀閣已天開新晴更覺西山好和氣應先北斗廻下土儒臣驚

偉觀仍開風沼有詩來

送王法師祠武當山

二月春光盡不如綠楊陰裏度雲車獨持使節辭 金闕遂上天壇禮至虛候吏傳呼開洞府羽人點指望霞裾仙家近在蓬萊境歸及皇輿北行初

送尚子正理問

上相臨分控列州理官高選用儒流風生使節聲華著地近台垣寵數優南土政平多暇日西山氣爽入新秋公餘若過滕王閣煩為題詩在上頭

送蘇伯脩憲使

父恭法從侍親旒忽攤幘輕按列州太史山川皆熟路淮南草木自生秋遙瞻龍節舞中禁尚想蒼岑接萬游擗散鄭虔無所用幸搜巖穴副旁求

送王止善檢校

官無失政吏無私鈎校室煩事細微遙想名曹多暇日不妨高詠發清暉潮生江上仙舟迴春到湖邊驛使稀送盃北來南去容石田茅屋樂時歸

送高唐李知州

來登延閣預時髮出守名州領教條已羨漢儒知吏事要觀齊俗變風謠黷蒞前路方迢遞八座家聲未寂寥此去行須歸報政馮珂樂日造昕朝

送傅汝礪廣州教授

耻學山人赴薛書勇隨使着駕輕車橫經父台居高座上眾應須過舊廬黑夜文星南斗外青冥鵬路北風初來期莫落梅花

後特詔先生席正虛

送劉遂初情撰

近聞退直自承明忽報揚鑣出鳳城未老已憊金帶重暫歸不
著繡衣行故人尚作瀛洲客歲晚無忘魏闕情昨別贈言聊復
爾誰能持酒勸公榮

送于指揮歸密州

故山東望路何長遠奉靈輶返壽歲子告公朝存舊典疏封泉
壤發坐光總戎行復開油幕保直仍須赴玉堂它日過家如上
冢歲寒松柏正蒼蒼

題春暉堂

一別慈顏隔歲時故山遙望白雲飛近聞已按仙山宅不用更
逢游子衣九轉還丹堪却老千年華表未容歸寸心猶恐鳳雛
報擬託斯文重發揮

書巢張君挽章

歲晚巢君寄一枝上林無樹可相依不隨葉絲飛鳧去竟作遼
東化鶴歸架上牙籤書在石門前珠履客來稀春江如箭船如
馬恐見丹旌飄落暉

府判謝公挽章

換得朝衣不稱身勇辭新爵讓遺民綠成偃月爐中藥闕遍銅
駝陌上人曾國靈光俄委地謝家王樹正傷春忽聞鶯唱乞貞元
曲最弟能無灑石麟

子與江陰何昂叔鉉別三十六年乃相見於錢唐感舊述
情謾成四韻

月寒霜樹久相依春去風花各自飛遠信已隨潮水斷故交渾

若曉星稀錦袍可戀知誰在青鏡頻看數昨非正欲從君共傾
倒莫言與盡便須歸

庚戌正月二十一日子與儒公禪師調松瀑真人于龍翔

上方翰林鄧先生適至子為賦詩四韻諸老皆屬和焉後
三十一年歲辛巳正月二十三日過伯兩尊師之貞居無
外式公劉君衍卿不期而集輒追用前韻以紀一時之高
會云

廬山舊事誰能繼三十年前此會同偶爾共來今日兩蕭然猶
有古人風坐深遠對花如霧興盡徐歸月滿空仰止前備那可
作聊退餘響託無窮

送式公歸高麗

一錫凌空海上飛星河蕩漾宿雲波頗驚遼鶴歸來晚正值驪
龍騰覺時百尺珊瑚無地種六花蒼苔任風吹高秋蘭若煙波
外此樂應須久自知

送史景福

十年相望各天涯上幕新開鬢未華日出公庭來鶴驚風生老
筆動龍蛇蜀路遠春多兩江國雲深樹有花若見君家彭澤
令為言且莫問桑麻

次韻荅薛玄卿真人

都門一別向天台二十餘年獨此來叢朽尚慙沾祿食凡庸安
得借仙才幸逢休運臨奎壁宜有英髮出草萊容我脫身巖壑
裏驚鷄時復泛舟迴

送夢堂監公住開壽寺

天低海闊路微茫此去頭頭是故鄉但覺英游空冀北肯隨世

好薄淮陽至人無夢心華現壽域重開化日長歲叟有知應嘆
道吾孫也識老馬唐

送經公住東掖山

西陵江上渡船迴東掖山中聘使催飛錫凌風天路求寶華如
酌法筵開高談應有龍能聽佳句令鷹帶來老矣江淹才欲
盡暮雲凝碧思俄我

贈龍山詞上人

吳江東下續官船幾聽潮聲住復還老去未知重到日夢中誰
識舊遊山秋風飛錫來天外滄海遺珠出世間為問而翁強健
否龍門高絕許誰攀

題莫氏山莊圖

旋移小隱近南峯遠有歲平處士風山態近人猶偃蹇湖光無
雨亦空濛行春杖屨時時到臨水軒窗面面通別作小亭供歲
劇青帘搖曳杏花中

丁亥六月十三日上京翰林開院喜兩院長開府公俾為
詩以志之

兩池鷺峯長綠苔佳辰良會玉堂開涼生薰殿宸居近恩予官
盡詔使來盡醉不愁騎馬滑新詩可待片雲催作霖政尔須公
等行見文屋入上台

安南遣使入朝用故事奉贄納謁于翰林其歸也次介黎
括以贈言為請賦詩四韻以遺之

上聖敷文格遠人外藩脩職用儒臣並馳使介踰舟楫特設朝
班觀紫宸炎海計程歸塔永都亭宴饒龍光新祗承德意勤宣
布鼓舞為魚詠至仁

送徐志尹赴安鄉縣尹

自為從史直鑿坡樂見鄉山爛斧柯能事正宜泰筆削借才聊
復試絃歌屈原放國蘭都長陶令公田林最多應嘆衰翁苦留
滯汗青無日欲如何

送陳元達代祠補但落迦山

天下名山小白花鯨波帖帖度仙槎幽香秘宇祈靈既出節
宸廷振使華殿榜蕭諱書誕筆錦衣重過買臣家相門喬木疎
無恙萬古清風碧海涯

遊壽山五峯寺

鑿開混沌自何年广石垂空一髮懸飛瀑散為花雨落老僧長
抱白雲眼舊遊不改桃源路化境寧同祀國天回視人間成壞
相無邊知海正茫然

送李師曾齊仲善赴春官

憶隨飛鷲上秋天夢斷茲思四十年及此鬢毛俱禿盡見君頭
角共巖然計陪已趣輶車動臚句行聽衛士傳紫陌紅塵衣易
化看花得意莫留連

送徐教諭

苦生茅屋鄭公歸杜宇從今不用啼小雨輕風寒食後殘山剩
水浙江西夜闌深巷猶燈火春暮高城自鼓鼙好向清時窮勝
事花前莫惜醉如泥

次韻荅胡古愚博士

麻衣草座老仙翁曾及清時修際逢行殿晚趨開豹尾禁林秋
宴出駝峯休官尚想英游並愛客何嫌異味重况乃東陽山水
窟主張風月有詩宗

予與子長以庚戌之春筮酉之夏兩至赤松今年秋復來
則子長已倦游而予亦老矣同游者汪生元明許生存仁
既又得龍丘余子方與俱行由小桃源登煉丹山謁二皇
君祠回宿寶積觀感歲時之代謝念交朋之離合輒成短
句奉簡子長

宋往仙家數十年未能長共赤松遊暮年幸已成初志吾土何
妨為少留歷覽蕭山如夢境喜逢新士總名流桃源近在人間
世誰解相從老一丘

丙戌中秋宿徐道濟書房即事兼懷永之郎中
天開屏嶂列奇峯水滿方塘碧鑑空十里平原無曠土百年喬
木有清風高躋偶爾成三宿美酒欣然為一中坐對良辰并樂
事興懷存破思何窮

題畫卷

渡口歸舟取次橫歸人相逐望洲荆歲村古木株株暗背兩開
雲片片輕巨石孤撐如欲墮過峯寸碧不知名披圖省識曾遊
屐日暮山陰道小行

送高生歸淮南

山林早已遂吾初湖海交遊日漸疎狂過設勞千里駕清言難
蔽十年書要知俗學元無用且復歸求自有餘投我木桃何以
報邊韶腹笥又空虛

送馬縣尉

炯炯半標玉樹枝神仙隱吏最堪為况逢繡水重清日正是金
沙欲現時宿雨漲溪飛去棹微風拂地颺歸旗雲霄直上無多
步接別空慙兩鬢絲

送覺上人遊金華山

憶同夜上妙高臺坐聽泉聲響忽雷以別煙霞如夢寐舊題巖
石長莓苔掛冠方厭人間事飛錫俄從天上來何處新春可娛
客金華山色紫崔嵬

次韻伯雨臘月八日雪中同登來鶴亭

興來欲泛山陰雪不奈舟膠野水觀朝士白頭愁獨步仙人赤
脚傲層冰枯株盡是雞群鶴越附空懸尾蠅夜久松龕同擁
毳絕勝儂直有青綾

題張真人女靜菴

一峯屹起碧嶙峋隱隱金雞五夜聞安用佳城開白日正須拔
宅上青雲天垂龍井丹光接地折龜潭水勢分閭老新題今暮
和往來仙子幸能文

五言絕句

題趙公畫蘭竹

倚蘭幽人操綠竹君子德天天被棘心胡為父母側

題錢舜舉作東坡畫妙圖

執筆不見人毫端交風雨至今身外身獨與墨君語

題馬孟中畫

人歸白雲處舟在清溪曲不聞欸乃聲但見山水綠

題郭天錫畫

漠漠疎林晚蕭蕭寒鴈鳴窮秋萬里客開卷若為情

題明公畫蘭

倚蘭如幽人不受塵俗拘墨卿亦何為挽之來塵隔

題木石畫卷

山木則有枝白石何時爛長歌木石間冉冉歲年晏

七言絕句

青山白雲圖

十年失脚走紅塵忘却山中有白雲忽見畫圖疑是夢冷花涼

葉思約約

松江舟中偶書

山房偶為故人留又領飛雲過別州白浪千花帆一葉茫茫天

地此生浮
移舟夜泊華亭縣却聽吳歌思渺然最憶澱山湖北寺白雲堆

裏看青天
追和景傳新店客舍辭間韻

我夢方酣子遽醒絕絃可復要人聽梨花寒食東風惡淡盡重

山宿草青

題蘇黃二先生像

五祖禪師出世人婆娑久已斷生因莫將描畫虛空手更看當

年身外身
笑殺黃龍老晦堂相逢剛道木犀香披圖面自潭依舊鼻孔何

曾有短長
題諸公跋子昂詩

晚生猶幸及諸公展卷遠疑是夢中日暮况聞鄰舍笛聲弄

颯正秋風

題宣和御畫

青城塵土畫淩淩百二山河一夕空收斂神功歸化筆野花啼
鳥尚春風

宣和畫木石

石邊古木尚青枝地老天荒石不知故國小臣誰在蒼蒼橋落
照不成悲

宣和畫牛

淡水平沙落鴈時長竿頭續過前溪齊恩東閣圖中看寧見此
風吹草低

宣和畫鼠

膚潔使煩飾細微撫時觀物重歎歎更無麟鳳游郊城池籟秋
風野鼠肥

武王扇賜圖

一夫偶爾撥清涼四海仁風孰奉揚有道曾孫不忘遠幸均此
施遍蒼生方

洪涯出遊圖

靈仙飛化事難言驪背春風度市門不到人間今已久多應醉
卧古藤根

題子固畫蘭

天人眉宇帝王孫憔悴寧同楚屈原何意清風明月夜盡將心
事託蘭蕪

題子固墨梅

南渡倉忙彼一時孤臣曾賦墨梅詩安知京洛風塵外有此青
春玉樹枝

題李早畫馬

平沙如雪草如煙想見春風士馬閑玉勒錦韉塵土化畫圖流
落向人間

山水圖

老樹無陰石有稜
亂山高下白雲層
夢中猶識江南路
惟恨舟人喚不醒

海月圖

憶曾夜叩潮音洞
海闊天高月正中
坐對畫圖如夢寐
六街塵土畫濛濛

水仙圖

脩脩翠羽映明璫
誰遣東風過我傍
寂寞高堂空四壁
一簾煙雨夢瀟湘

桃竹畫扇圖

說盡春愁頭不成
翠深紅遠若為情
江南有客頭空白
腸斷東風百轉聲

以進御云

灤陽邢君隱於藥市
製考藥芽代茗飲
號曰瓊芽先朝嘗
君家藥籠有新儲
苦口時供茗飲須
一味醜翻充佐使
從令合喚酪為奴

芳苗接接過山阿
珠蓄金芽未足多
千載茶經有遺恨
吳儂元不過灤河

春風北苑開時新
萬里函封效貢珍
美爾託根天尺五
不勞飛騎走紅塵

次韻虞閣學上京道中

欲去仍為一日留
玉堂中夜有詞頭
歸鞍晚逐南飛雁
猶及西山一半秋

送許參政歸武昌別業

九衢蕩蕩綠槐風
旌旆搖搖馬首東
惆悵鳳凰池上客
青天萬里一冥鴻

待漏東華霜滿靴
掛冠神武意如何
也知久歷中書考
若比汾陽恐未多

檀筆書題墨尚新
杏花零落故園春
一從今日公歸後
身到黃扉復幾人

曉日都門祖帳開
路人噴噴歎駘哉
東風無限新桃李
不敢煩公手自栽

片雲為雨出山時
羣物欣欣各自私
收歛神功去無迹
尋常草木音何知

住近韓家畫錦堂
不將牙纛誇同鄉
翩翩相國歸來日
腰下猶懸太守章

白袍鶴立漫紛紛
遙聽車音共候門
相見惟須飲醇酒
看山看水坐忘言

南遊聊食武昌魚
莫學騷人賦卜居
天子若思真漢相
可云吾亦愛吾廬

五十人間富貴年
山中道士早求仙
石田茅屋歸無計
愁絕燈前老鄭虔

龍門尚想舊同遊
藥籠深懸晚見收
新築沙堤却何日
欲歸且復為公留

石鄧婦詩
伯也南征去不歸
舅姑長慟小兒悲
元戎奏徹繞歌曲
來聽完州節婦詩

四皓圖某圖

當局沉吟祗謾勞區區勝負直秋毫
頭贏蹶項非君事賴有安劉一着高

屈原行吟圖

大夫生不遇明時故爾行吟楚水濱
今喜太平歌既醉不須多和獨醒辭

瑤池春宴圖

西飛青雀樂時還貝闕琳宮縹緲間
筆底春風殊未老蟠桃積核已如山

韓幹駑沙馬圖

韓生妙畫本無師正值沙場馬壯時
虎卧龍跳未渠已朔風駁尾亂如然

桃源圖

山容慘悽將為雨雲氣垂垂欲傍花
莫問前村何處覓垂蘿蓋石即吾家

題高公畫竹木

木葉蕭蕭半欲空竹竿裊裊不成叢
絕憐意匠經營處都在風煙慘淡中

板築圖

千載巖阿迹已陳披圖風采儼如新
兒曹祇羨麒麟畫誰記前朝夢裏人

牧豕圖

屬國歸馳菴使車披圖仍是牧豕奴
不知它日麒麟畫如此風埃滿面無

甘美人家藏李翰林醉歸圖

可是良工筆有神寫成醉顛出天真
雲煙霧閣時開卷咲殺當年捧硯人

大年小景

叢叢古木煙雲晚葉葉秋荷浦淑風
開卷無聲元有句安排旋已落空濛

題平章康里公春日杏園西即事詩後

銷金曳玉音聲古扶石奔泉氣勢雄
目斷雲車天路永小樓春雨杏花風

遠塵齋

寄言佛子善思惟莫厭塵勞事出離
法界本來無遠近須知煩惱即菩提

怡雲亭

道人無物可怡悅偷眼看雲山石中
為問風吹雲散後將何游戲太虛空

先照樓

初日團圓出海東凌晨先照最高峰
不知今日華嚴界樓閣新開第幾重

鳳山鴛鴦軒

千山杳杳一僧歸鳳去山空僧不知
忽見鷺鷥飛似雷逢人開卷頁題詩

月庭

夜久庭空萬籟沉寥寥一月在天心
莫教見指先忘月更向申到處尋

次韻吞濟公

舊游零落如星散坐對孤山似守株聽徹貞元供奉曲羞將短

髮照西湖

病須藥餌親舟竈老厭書帷徹絳紗幸有文殊來見問更無天

女散天花

白頭朝士方徒步欲過六橋愁路眯目斷紅雲花鳥上樓居縹

緗覓王家

題清鏡閣

投老歸來賀監船何時結屋鏡湖邊羨公高坐毗盧閣萬水同

波一月圓

題趙伯容鶴巢

平原公子去翩翩獨遡剛風直上天家近孤山春樹好歸期莫

落後千年

老牛磨瘡圖

感時懷古彼何人叩角商歌涕滿巾溪畔牧兒方自適瘡痂都

不切渠身

題文泉

石眼元無一尺深中涵千古聖賢心潘江陸海毋多詫好向源

頭活處尋

飲後示陳生

歲終博士不趨便腹先生醉欲眠匡鼎若來猶自可後堂無

處著彭宣

野航亭

新亭下瞰碧溪流楓葉蘆花兩岸秋應念兒郎風雨外半區學

舍小如舟

牧溪圖

何人貌此多牛翁世間之樂將無同我亦金華牧羊客可容添

著畫圖中

鼠粟圖

四顧茫茫復畏誰終朝竊食可無飢是間大勝倉中樂丞相富

年特未知

紫菊圖

九陌青春拂西塵故園秋葉為誰新披圖風露生顏色萬里天

涯有似人

倚梅圖

避莫南枝與北枝得春多處即堪依故園夢斷頭空白千里關

山雪正飛

題扇頭

脩篁老柳各成叢兩岸樓臺夕照中遠水如天舟似葉釣竿長

裏一絲風

峭壁攢峯上入雲玲瓏寶閣四無隣小橋流水春風外時見揚

鞭舉棹人

次韻題墨梅

自携家湖水東放舟時度玉花叢因君貌得橫斜影開却孤

山月一蓬

題澧水雪消圖

娟娟幽花野水消暖風晴日雪消時竹君石友何為著春去春

來總不知

題獨山詩卷後

一錫一瓶煎一單懸冰踏雪度雲端悄然獨宿孤峰頂不與叢林共歲寒

贈月江術士

坐閱人間六十年始知我命不由天千江一月無分照枝比枝南影自偏

題陸山長柳洲

簾蕙春山紫翠圍瀾瀾烟水白鷗飛東坡正作西湖長一曲空懸賀監歸

題明公畫蘭

吳僧戲筆點生納嫋嫋幽花欲動搖夢斷楚江烟雨外秋風凜水暮瀟瀟

題朱氏春兩樓栗里孤山二圖

菰桑處士晉風流苔徑茅廬竹樹幽騰起小樓春兩足披圖還喜見西嚮

小樓春兩

暗窸紗坐對咸平處士家盡日看山仍看畫方知梅有隔年花

東陽縣西道中

柿葉成陰綠滿村桐花覆地草連雲百年舊事無人記猶指前朝御史墳

壬辰三月遊左溪癸巳三月遊天宮有感而賦

頻年謁拜祖師庭祇有山光與水聲尚想玄珠密相付免令我慢拜識評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六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七

續纂四

命相詔

國家大事非獨運之所能成宰相得賢則百度莫不具舉朕臨御歲久望治日深幸寅寅輔之功庸致圖新之效惟時並命允稷念言中書左丞相朵兒只雅量足以鎮浮大器足以任重夙由世胄誕紹王封恩威交著於一方始終始逾於十載受躋榮於台鼎荐作屏於藩維暨入總於憲綱遂登於揆席克膺眷倚益茂聲猷屬以虛位而詢于在廷無若舊人之可與共政載加進拜式聳具瞻中書平章政事太平敦實而粹和周通而宏敏練達朝廷之大體光昭祖父之遺休念其帝室之數臣賜以國人之氏族肅特風紀密贊事樞宜升廊廟之崇俾展經綸之蘊靈為盛舉匪出序遷今命朵兒只為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太平為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于以進退乎人才于以弛張乎政理凡制詔號令錢糧選法刑名造作干中書政務隔越奏請者以違制論便民事宜盡列于后

詔諭雲南土官等詔

朕誕膺景命君臨萬邦聲教所通無間遠邇瞻此西南之地實我祖宗之民叛賊死可伐敢冒刑章作為弗靖侵掠境土戕害至人憫其狂愚累加招諭本賊執迷負固有心悛心爰命將而出師以恭行乎天討指其巢穴取彼渠魁尚慮諸路甸寨土官

軍民人等或受制於兇徒相扇搖而構亂原其初志匪出同謀既處危艱遂懷反側庸伸訓告俾亟來歸詔書到日除死可伐不赦外應有被死可伐脅從誑誤之人納款出降者並免本罪各安家禁元有官者悉復其官能生擒死可伐及殺獲其首級者具以名聞優加賞賚陞擢其死可伐族屬能生擒殺獲本賊者命為本路土官該載不盡事理令總兵官議擬申聞施行於戲感與惟新式布寬條而示信自求多福勉思後效以圖功容爾遠人體茲至意

制

二程子加封制

朕惟三千之稔莫先顏氏曉言往哲式克以之故河南伯程顥體備至和躬承絕學元氣之會鍾於獨得聖人之道類以復明繫百世之真儒豈追崇之可後爰蒐盛典爵以上公於戲細想德容儼揚休而山立聿新禮命辛渙號以風行服此寵靈益綿道統可加封豫國公王者施行

朕惟孟氏以來千有餘歲不見先覺孰任其承故伊陽伯程順本諸躬行動有師法謂初學入德始乎致知格物謂隨時從道在乎觀象玩辭遺書雖見於表章異數尚稽於封冊昨之大國庸示褒崇於戲規矩準繩庶有存於矜式火龍黼黻匪徒侈於儀章懋相人文以對休命可加封洛國公王者施行

也列里木兀追封雲安王制

天佑皇家既誕膺於正統禮嚴母族爰申錫於崇封祗率舊儀靈惟異數豐國公故祖父也列里木兀英材茂挺盛德昭宣朝夕恪恭秉純誠於惟懼子孫昌熾開積慶於宮闈推恩

及於外家列爵高於常等於戲遺音日遠永懷世祚之隆新祉雲安高服王章之寵我之自出朕豈有私可追封雲安王

也列里木兀妻兀哥追封雲安王夫人制

朕誕膺玉緒與懷母后之家祗若舊章并錫王封之貴曠其中饋盃媿上儀豐國公故祖母兀哥寬裕在躬柔嘉維則芝蘭盈室鍾秀異於雙枝蘋藻加邁相潔齋於宗事既百年而偕老極一品以同封於戲列爵推尊莫若諸侯王之重傳家惟永保茲千乘國之榮尚其幽靈服此休命可追封雲安王夫人

帖木迭兒追封威寧王制

中天下而立爰昭德以展親外王父之尊庸推恩而錫爵德之威者禮亦宜之豐國公故父帖木迭兒正直而純明溫恭而敦厚受天之慶嬪宗祀於宮中朕之躬建母儀於天下慨寒泉之莫及斯沛渥之宜須於戲有畏而威儼袞衣而來格其寧惟永與磐石以俱安惟時英爽之靈服此便蕃之數可追封威寧王

帖木迭兒妻伯亦忒迷失追封威寧王夫人制

邦國之興必資賢於內助后妃之德常推本於母家惟數之隆於斯為盛豐國公故母伯亦忒迷失出乎令族嬪此慶門生我大任實稟思齊之教毓乎菲德遂膺成命之隆疏恩式者於彝章配德同躋於極貴於戲介福于其王母赫乎象服之宜積慶及其子孫永贊鴻圖之盛尚其幽爽歆此寵光可追封威寧王夫人

純直海加贈宣忠協力崇仁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定西王改謚武穆制

湖扶輿運幸懷佐命之臣申錫徽章肅盡勳忠之道謬言英傑
風著勳勞雖寵溫之已加顧褒崇之未至載揚顯爵追賁幽局
故益都行省都達魯花赤贈推忠宣力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太
尉上柱國追封溫國公謚忠襄珊瑚竹純直海器量恢弘材資駿
勇勇強宗於朔漢覆勳敵於西陲護諸將而濯彼南征建大聞
而保茲東夏奔走禦侮蓋無戰而不從經營告成斯有功而必
報運移鎮於關陝旋留戍於單懷涉歷艱危削平僭叛克謹殺
降之戒益廣好生之心全活不啻於千人爵位宜超於五等錫
銅斷濬既陟配於山陵胙土苴茅盡闡於王社躋榮帝傳視
秩宰司考行易名嚮功進號於戲龍光下被示恩數之非常馬
犧故封嗟爽靈之如在欽承不昧番裕無窮可贈宣忠協力崇
仁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定西王謚武穆

純直海妻喜禮伯倫加封定西王夫人制

朕念祖宗開創之勤覽將帥勳勞之盛義弗遺於故舊恩允出
於尋常矧伉儷之相成雖間閨而弗避宜並加於異渥庸少慰
於重泉故益都行省都達魯花赤今贈宣忠協力崇仁佐運功
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定西王謚武穆珊瑚竹純直
海妻溫國夫人喜禮伯倫秉德柔嘉作配英傑倣戒戎式資於內
助忠愧克簡於上知授鉞專征瓜牙之任弥重同舟共濟肘腋
之變遽生脫良人於萬死之中矜叛寇於一鼓之頃訖使軍聲
之復振豈惟婦道之可稱爰疏大國之封俾正小君之號於戲
脂田載啓貴雖本於從夫彤管特書名求垂於信史欽予時命
相爾有家可追封定西王夫人

也速解兒贈推忠宣力守正佐理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

司上柱國追封安慶王謚武襄制

朕恭膺眷佑績鴻業於宗祊緬想賢勞若稽章於盟府有功必
報雖遠不忘矧茲文武之宏材為我祖宗之良弼嗟光靈之如
在何冊禮之久稽宜示褒崇用揚休烈故榮祿大夫江浙等處
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也速解兒性資沉毅器識弘通胸襟豁曠
之奇被服文儒之雅夙陪禁近備罄忠忱方宰臣稟成算以再
征從伯氏授偏師而破敵樓船飛渡迄成百戰之功金鼎調元
鏖黃萬機之務屬藩方之弗靖慮清雖以親行運籌帷幄之餘
歸袞廟堂之上力扶凋瘵顯斥權姦惟東南勝國之故墟資將
相重臣之坐鎮既已風行而草偃其如木壞而山頽慨念夫間
世之英俊起不同時之嘆峻躋品位申慰泉扃於戲超五等以
疏封置為異數節一惠以定謚肇錫嘉稱精美有知欽承無斁
可特贈推忠宣力守正佐理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
追封安慶王謚武襄

也速解兒妻忽都魯追封安慶王夫人制

事君以忠逮至久遠而彌著正位乎內必能夙夜以相成爰加
錫命之隆式表從夫之貴故榮祿大夫江瀚等處行中書省平
章政事今贈推忠宣力守正佐理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
柱國追封安慶王謚武襄也速解兒妻忽都魯毓秀名閨作配
元臣允武允文戎著經綸之業宜家宜室至崇宗伉儷之儀嗟歲
序之屢更念褒封之未舉肇新典藉合彝章於戲婉德垂休
既有光於盛烈娘賢濟美斯必享於榮名靈其歆茲沒不忘矣
可追封安慶王夫人

阿里海牙追封江陵王制

經營四方肇建萬全之策弼成五服式開一統之期何賞典之
已行而儀文之未稱覽外朝之上奏格盟府之故箴啓壤地以
增封錫贊書而告第故光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
贈佐平南紀宣力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追封楚國
公謚武定阿里海牙材資敏達器量沉雄由侍從之邁聯預圖
回之廟筭佐上相專征而遠畧致敵人納款以來歸龍驤飛渡
於奔流虎旅留屯於分閫據南土要衝之會絕東兵後顧之虞
降旗果出於三吳傳檄遍行於百輿犀甲雕戈之軍容益振黃
旗紫蓋之王氣盡銷輿圖咸入於版曹部曲並登於政路峻躋
鼎席臨鎮藩維曾奏之功名雖若次於蕭相國去病之親貴固
宜比於衛將軍嗟有司久失敷陳在今日益加表異是用舉國
家彝章之舊極人臣品秩之崇於戲超五等以踰恩今王亦爵
冠百僚而序位為帝者師尚其有知足以無憾可特贈宣威服
遠輔德翊運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追封江陵王仍
謚武定

阿里海牙妻帖力并郝氏追封江陵王夫人制

朕緬想舊臣誕揚新命昭示非常之典均頒及內之章故光祿
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今贈宣威服遠輔德翊運功
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追封江陵王謚武定阿里海牙
妻帖力并郝氏相其良人為時碩輔由室家仗助之益當朝廷
委任之隆恭與睿謀克成偉績酌膺四牡備酬勲伐之勞副筭
六功彌著闡儀之盛厥惟賢配宜示寵褒於戲事君以忠既疏
恩而啓慶從夫而貴尚媿德以垂休冥漠有知欽承不昧可並
追封江陵王夫人

帖木兒塔失贈太師中書右丞相追封真寧王謚文忠制
任人共政方隆巖石之贍有命自天俄示台星之拆騰言該輔
奄就考終人與珍序之差國有褒崇之禮故開府儀同三司上
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帖木兒塔失純明而博碩直亮
而裕和稟間世之英安際清朝之景運惟乃烈考事我
武皇出從綠車撫六軍而臨絕域入居黃閣宅有撥而熙庶工
克生後賢丕承先業夙由華胄久侍嚴宸備著忠勤屢更委任
垂事樞於西府揆憲度於中臺暨踐歷於政途遂延登於宰席
愛君有親徵之直諫憂國有房喬之善謀援聖經而罄竭於敷
陳刊舊史而申明於監戒謂遠人之患難貴於存恤以全大體
謂先朝之輔佐失於操切以圖近功至若虛庫度以濟凶荒薄
租賦以蘇疲瘵復科舉以通賢路治遺逸以振士風凡爾告之
嘉猷皆朕志之先定弗教遺於一老俾替衰於萬樂覽其計音
為之隕涕是用恭稽彝典並錫徽章循故秩以視儀推元功而
進號峻躋右弼超冠三師加以殊勲賜之美謚王封於名郡
揚制冊於廣廷曼絕前聞重為異數於戲明良慶會莫盡展於
經綸終始哀榮尚有光於窳穿奕靈不昧寵渥是承可贈開誠
濟美同德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中書右丞相
追封真寧王謚文忠

帖木兒塔失妻曲出封真寧王夫人制
密章下賈式昭佐理之功象服追崇庸舉從夫之典哀榮斯極
今古所希故中書左丞相贈開誠濟美同德翊運功臣太師開
府儀同三司上柱國中書右丞相追封真寧王謚文忠帖木兒
塔失妻曲出淑慎而惠慈柔嘉而貞順提身禮範媿德相門凡

謀敵入告之忠皆傲成相成之力雖婦言不出於壺非可強名然王化必有其基莫先正始念黃閣清風之已遠憫佳城白日之俱歸爰考故常戴頓新渥於戲疏封異姓既肇啓於大邦進號小君庸增光於同穴茲惟願寵尚克欽承可追封異寧王夫人

尚家奴封東平王制

志士無求生以害仁不為苟合公論必須久而後定宜示明揚乃騰勳賢素懷忠直橫遭汙穢良用盡傷爰俾率於尋章誕頒行於邱典故開府儀同三司中政院使尚家奴周通而解謹果敵而沈雄家傳河山之盟身際風雲之會入趨禁圍侍間燕於穆清出從撫軍宣皇威於朔漠克膺上眷遂秉鴻樞總內壺之政權長潛藩之衛士展也近臣之選屬茲貴胄之英暨先朝遠狩於龍荒奉中宮肅登於鳳輦備嘗險阻靡憚馳驅幸袞衣之來歸驚乘與之不駕力排群議設抵深文肆予拊髀而興嗟念爾忘身而徇義是用疇元功而進號遂故秩於視儀超五等以疏恩冠三師而序位考諸誥法屢以制詞極於褒崇全其終始於戲焚丹書而去籍盡滌前愆錫盤綬以啓封置為異數尚其精爽服此寵靈可贈竭忠宣力守義著節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東平王諡貞愍

尚家奴妻也先忽都封東平王夫人制

臣事君以忠既頒行於邱典婦從夫而貴宜並受於褒封錫以命書責于丘隧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東平王尚家奴妻也先忽都毓秀名族作配高門力贊具夫克秉純誠之德盡瘁于國遂成俊偉之功方應踐於要途何遽嬰於法網遭家多

難守志靡它迨茲公道之復明嗟尔重泉之永闕推恩所及視昔有加於戲玄冢黼蒙旣極維垣之貴魚軒翟翟尚增同穴之光設而不忘服之無數可追封東平王夫人

只兒哈郎封威寧王制

朕總攬權綱修明德舉直錯枉視已猶存瞻言阿保之舊臣有大勳庸於帝室弗為朋附卒隨中傷既昭雪其非辜宜渙頒於異渥故資德大夫也可札魯忽赤只兒哈郎材資英銳志慮精深侍衛

武皇父冒邊陲之事奉迎

明考灼知曆數之歸縱橫制廢靡夫於先樂奔走嚮侮備禦於勞勤緯著成績茂簡殊知矧乃名門克有賢配出入藩邸左右眇躬維時煦育之恩多尔扶携之助遽判司於宗寺預詢謀於路朝不苟動乎浮言遂橫羅乎酷罰嗟重泉之掩械肆當宁而興懷是用即乃父之故封授真王之新命視秩宰司之貴躋班帝傳之崇錫號加勳易名定謚於戲百身莫贖伎增旣往之悲一品追榮茲實非常之典尚其冥漠服此休嘉可贈輸忠保衛守正效節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威寧王諡襄愍

只兒哈郎妻申台封威寧王夫人制

朕臨臨所及故驚不遺瞻言保姆之賢庸俾從夫之爵載揚制冊追貢泉扃故資德大夫也可札魯忽赤贈輸忠保衛守正效節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威寧王只兒哈郎妻申台秉德溫良虔心慈惠作配君子善做戒以相成撫育冲人謹扶持而靡懈矧能勸以南山殷雷之義深有助乎咸池洗日

之功遭事變之無常居阨窮而不憫愛加渙渥式慰幽潛於戲象服有儀尚克光膺於新命綸言誕布匪徒申勸於舊勞冥漢有知歛承不昧可追封威靈王夫人

張德隆授玄教大宗師制

朕靈承上帝體大道以宅中緬慕先朝資至人而贊化率求宿望誕紹正傳既允協於念言宜明敷於顯冊冲真明遠玄靜真人張德隆毓秀紳縵之華閱游神籤笈之真詮過庭風得於異聞樂地兼通於名教翔千仞而後集入奉燕間御六氣以時行出陪扈從侍祠上方則克勤於蕊祀謁款介丘則靡憚於駘奔茂輯純禧存膺殊遇矧乃伯父事我

世皇扶輿運於方隆播玄功於不宰延洪四世精白一心惟儉惟慈是繼是述主璋令聞久為法器之儲梁棟巨材當荷宗門之寄覽奏章之來上考系緒之相仍庸升陟於仙階俾嗣登於師席併稽故實加峻文班以重表儀以昭纂序於戲疏恩最品聲錫爾非常之名迪德前猷式佐我無為之治增崇道紀祇對天休可授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冲真明遠玄靜演教大真人總攝江淮荆襄道教知集賢院道教事宜令張德隆准此

天妃林氏父母加封制

天降明靈之德有開必先人資利涉之功無遠弗届渙頒書贊敷告祠庭靈慈廟護國庇民廣濟福惠明著天妃父積慶侯林字母顯慶夫人王氏玉推嘉祥誕生英淑揚乃神休於不測相予漕軍於方殷賜蠻兵通赫若虹光之下燭扶搖順濟恬然鯨海之安流川祗效仗助之勤京庾積委輸之富聿嚴昭報風著尋章永惟啓慶之源宜有追崇之數覽宰臣之上奏訂禮寺之

舊儀俾進陟於號名用增崇於本始於戲百年廟食率遵歲祀之常七命侯封特表馳恩之盛益施隆祐茂對寵獲積慶侯林孚可加封種德積慶侯顯慶夫人王氏可加封育聖顯慶夫人主君施行

表

翰林國史院賀

正旦表

一氣洪鈞肇協始之和序九天黃道肆陳元會之儀寰宇均權臣鄰胥慶欽惟皇帝陛下堯神廣運湯德懋昭月竄天地揚風塵之號今蘭臺石室煥雲漢之文章茂對三陽誕膺百福臣等叨榮整禁遵述鵷班獻脯丹青莫為化工之妙梯航玉帛惟觀壽域之同

國子監賀

正旦表

玄枵紀歲新曆象以更端太極受朝肅儀文而稱慶履臨所暨扞蹈惟均欽惟皇帝陛下駿惠先猷玉昭嗣服體元運統道允協於重華備物隆名孝益嚴於長樂承天貺式運春祺臣等忝職教序恭陪班序鴻鈞一氣難名有造之仁眉壽萬年申行無疆之祚七政旋杓四陽和於蒼陸一人當宁展朝會於彤庭凡在生成實同慶賴欽惟

中書省賀

正旦表

皇帝陛下宅心至正撫運重熙春育海涵播仁聲於庶類風行雷動敷治象於多方侯應泰來祥開履吉臣等忝司六學獲被千官瞻就日之清光戴逢昌且祝齊天之寶筭永固丕圖

歲臨析木詭瑞氣於神臯天近太微赫清光於黼座三朝嘉會

萬福來同欽惟

皇帝陛下親命上女宅心至正典學與春秋而俱富知人俾日月以並明震雷風成俾橫經而就傳讓光下施加備物以展親惠緝群黎函蒙慶澤臣等忝司政柄獲領朝紳金鉉詞元莫贊皇猷之盛王卮稱壽願增寶筭之長

國子監賀 聖節表

虹流華渚肇開出震之祥龍見中星式應純乾之候三宮均慶百辟騰輝欽惟

皇帝陛下格通文謨玉陛降孝雲行兩施等天地以無為日就月將與春秋而俱富欽時五福類及萬方臣等忝職儒儒欽逢瑞節播南薰之至化鈞奏九成瞻北極之常尊嵩呼三祝頻度明堂允協乘離之候紀祥甲觀肇臨載震之期喜溢大庭歡騰同宇欽惟

皇帝陛下宅心淵粹親命穆清長樂承顏昭

聖人之孝治金華勸講開天下之文明茂對正陽益增神策臣等忝司教事欣觀朝儀律應薰絃並奏九韶之舞香浮合殿同稱萬壽之禱

寶軼歌風更化絃而出治璫攝繞電局瑞節以受朝率土歡心昌辰盛典欽惟

皇帝陛下丕繩祖武誕舉皇綱照俾日月之明知人則哲量等乾坤之大御衆以寬庸伸報上之誠同致後天之祝臣等忝司佔畢獲旌緝紳金鑑效規莫助維新之政王卮稱慶願綏有永之年

中書省賀 聖節表

歲舍在東應虹流之紀瑞月臨于巳瞻龍御之當陽緝典載行輿情胥慶欽惟

皇帝陛下居富盛之業無熙明之期地重青宮崇教事以端國本天開華閣陳古訓以宣人文茂對嘉及荐膺多祉臣等忝居政府肅領朝儀接武恭階莫贊無為之化發祥神筭願符有道之長

國子監賀冊 太皇太后表

德為 聖人治有光於舜孝養以天下禮益謹於漢儀備物隆名熙朝盛典欽惟

皇帝陛下誕膺駿命寅御玉圖黼座端臨念 皇慈之保佑綸言播告極鴻號之尊崇事遠邁於古先慶旁流於中外臣等幸專教席獲旌廷紳傾向日之懽忱遙瞻廣內祝齊天之睿筭永奉慈闈

國子監賀冊 皇后表

顯冊誕敷肇正宮闈之號鴻圖增重益隆宗社之基慶輯邦家謹均華夏欽惟

皇帝陛下道尊皇極治本人倫與日俱新剛健允符於乾德自天作合順承式表於坤儀命出楓廷禮成掖掖臣等濫司教事欣觀尊章關雝正始之風四方來賀既醉太平之福萬壽無疆

國子監賀 太皇太后正旦表

獻歲發春肇正孟陬之序隆名備物載新長樂之儀嘉與外廷肅稱元會欽惟

太皇太后殿下道光內治德配 先朝尊極宮闈誕舉推崇之

禮慶流宗杜彌章擁佑之功履茲端辰夏時多私臣等忝司教
育獲預班聯絳闕天開恭展三朝之拜瑤池日永歡騰萬歲之
呼

國子監上 太皇太后賀冊 皇后表

禮行當守丕昭文定之祥尊極重闈尚衍徽音之嗣雕騰聖掖
喜浹寰區欽惟

太皇太后殿下德備儉慈功參履載承先朝之付託克協殊謀
建中壺之表儀式資婦順流輝華於椒屋增鞏固於蘿圖臣等
忝職上庠欣逢盛典二南正始大義本於家人萬壽無疆介福
歸於 王母

牋

翰林國史院賀

皇后正旦牋

春回椒掖茂迎百福之祥天近楓宸均備三朝之禮惟騰廣內
喜溢羣工敬惟

皇后殿下游德純全徽音風著中籊黃裳之美恪謹柔儀上俾
紫極之尊永綏吉履肇臨毅旦並介蕃禧臣等忝職文詞獲陪
班序化行官壺顧新彤管之書慶衍邦家敬上王后之壽

中書省賀 皇后正旦牋

璣衡密運四王律於青陽聲聖令儀應軒星於紫極慶行中壺
喜溢大廷敬惟

皇后殿下德並神明功參履載體家人之正位肇立化基志卷
耳之求贊助成治道春生敷旦天錫蕃禧臣等充職宰司謹
班元會載新椒頌辰盛禮於三朝永固蘿圖登齊年於萬壽

國子監賀 皇后受冊牋

嘉禮備成正柔儀於內壺隆名載舉乎大統於外廷治首六宮
歡形八表敬惟

皇后殿下性全泚哲德並神明玉冊金相茂輯彌文之盛釐衣
榆程光昭象服之崇稽合藉童童為鉅冊臣等叨居疊序獲繼
朝班瞻北極之四星祥開吉日祝南山之萬壽慶衍齊年

箴

朋樂齋箴

白陽甫取孔門記言名齋居之室曰朋樂子竊嘉其能得朋而
懼夫樂之或過其節也為之箴曰

天壤之間並生者人矧曰同類其有非親孰予之從來之紛若
匪善何信匪信何察相古易象示人以朋母敦適莫惟德是徵
復而朋來寔用無咎坤以夜朋厥慶終有一陽之至我其峻焉
三陰之聚我其含弼豈茲記言與易殊指便辟佞柔既曰損矣
二人同心其樂也康比之匪人其樂也荒猗伯陽甫式謹爾類
交游司規敢告閭隸

銘

勤有堂銘

皇錫下人辰也良貴能者守之罔敢怠棄惟勤為常非有為異
反身而誠萬物咸備其勤斯何致壽以之雖休勿休伊誠之思
其有斯何匪我也私不物於物而誠之為孰勉而躬聞勉朝夕
封吝殖驕執為已得一元默運其生職職天德之脩人道之極
椅君之為厥志允誠式敦爾承勿助勿忘閑邦存誠充實輝光
我曷振之勒銘茲堂

兼善齋銘

墨黃兼愛儒者攢之詎曰此道我之得私必由其本以及其支相古先民孰為我師莫窮匪顏莫達匪伊何志何學朝斯夕斯乾之善世則罔敢知坤之積善尚其孽孽止也以所動也以時母慕千里忽於毫釐仁如夷吾或羞其單為善有術視我銘詩

朕晦齋銘

王君仲致以朕晦名其齋蓋有取乎考亭朱子冠而字之祝辭云爾夫所謂人晦於身神明內駛者復而通也今乃授其辭而左之者通而復也仲致來微銘為之銘曰

惟皇播物終始一誠屈伸相推乃色乃形有出于幽以豐而亨有入斯息明夷之貞而通而復與時偕行展也王君歛其華英退藏於密以觀其生與造物者游神之廷曰子庶幾天之性情我曷相之式彰茲銘

恒德齋銘

易之為義隨時變通有不變者確乎其中是曰恒性人之固有充為恒德不息則又聖人之道久而化成由其不息是之謂恒惟君法天偕行偕極惟臣承君威有一德繫公之先國之元臣篤生後賢左右

聖君吾儕小人朝不及夕夫孰如公自強不息體之既立其用必行措諸事業乃恒之亨允懷于茲益謹其度與國同休以求終譽

興讓堂銘

何官員立起進士官七品法當封父母及妻父以讓于其祖妻以讓于其祖母有司如其請以聞馳恩既行乃扁所居之堂曰興讓名人鉅公樂道其事紀載而誦詠焉君出以示子罔系之

以銘曰

讓之為義推已所有木水本原則有所受子承其考婦繼其姑家之積慶匪我有餘差差未俗借鋤取帚執視爾民俾歸子厚施由親始千乘可輕義以起擅善不近名 皇仁在上孝子不匱奕其龍光恩榮備至爰建綉號樹之風聲一家之讓國人其興作為銘詩薦此樂石匪私其家維以勤德

方齋銘

鄒陽胡君以方齋扁讀書之室而俾其子益來微銘為之銘曰與之方輪以圓而相資鑿之方枘以圓而相違天下之方盡於五寸之矩所不能盡者物情之不齊是故君子方以正己之度圓以任物之宜主至靜以為德不自毀于群隨匪惡圓而喜方諒所乘之莫移爾息爾藏矩範在茲無矜而名尚允蹈之

圓硯銘

翼之家藏王使君所貽圓硯有白文貫其腹銘曰黑之守慶也久白之不涅歸也潔

青石硯銘

雷震方丈所蓄青石硯德壽故物也銘曰

匪境其白匪璋其赤夫蒼蒼者天之正色韞匱而藏守之以黑毋曰茲宋之隕石也

息菴銘

上人允茲扁其菴曰息因以自號蓋為以數所息之慶號以表能息之人能所相為無窮吾未見其息也上人來微銘為之銘曰謂菴非人孰累於名謂人非菴名孰與嬰所息者境能息者智

蒼耶人耶依正不二利那之頃能所雙三十劫何短一息何長
勿生疲勞而止中路出菽草菴非汝佳處

朽室錄

朽室者上公樓公之所居也浮屠氏之法衣壞色食瓦鐵其以
朽室為居固宜然予觀一切世間成住壞空非有定相朽與不
朽即法二邊假名無實何取何捨輒因安陽韓先生之言而申
釋之以為銘曰

身如虛空不係於物出三界家寧事一室善哉上人此休歇處
惟適之安隨其所遇焉枯坐兀兀名槁木敗壁頹蒼容膝而足
固錄幻境空華露電茫茫火宅終歸壞散有弊者形不朽者理
實非非成今亦無毀入如來堂應如是住金剛堅強永保貞固

止更齋銘

有為老氏之學者四明陳君扁所居室曰止足予懼其務內而
忘外取小而遺大也為之銘以充其志焉銘曰

人於兩間如海一粟萬物備矣匪我也獨昧者失之欲乃逐逐
反身而樂伊誠之獲道何遠而唯止斯足勿安一技而甘滿腹
頌曰我道無殆無辱銘以申之子告非瀆

尊德齋銘

汝南蔣士權伯衡有志操力學續文尤長於篆隸武夷杜徵君
愛之為作尊德齋扁其讀書之室金華黃潛而之銘曰
天降生人曰有明德君子得之有物有則保養所賦敬共奉持
外欲弗肆內德弗墮尊德樂義所尊在人尊德問學所尊在身
道立德尊卓哉先覺惟伯衡氏究心靈學

存存齋畫像贊

孔氏之大宗曰存齋先生宋季嚴衍聖之封已久

國朝至元間名赴闕俾仍嗣嚴先生力辭遂以國子祭酒提舉
浙東學校世平於先生兄弟也惜其以存自號而不能欽承
上意存其封爵因自稱曰存存齋且屬予贊其畫像云

東家之傳方有本有支弗居其名方匪德之兼德則可久方可
止者時猶有天爵方繫我所歷金石絲竹方家聲之遺有能宗
予為文不在茲表以丹青方展也令儀巍然靈光方人皆仰之

程楚公小像贊

故楚國文憲程公以宏材碩學被賜
世祖歷事四朝為時名臣延祐紀元之初潛舉進士至京師因
拜公于安貞里第後三十年潛起自休致入直詞林則公
捐館已久幸從公之孫世京獲觀公遺像撫時運之推遷慨前
情之莫作贊以一辭非敢曰美盛德之形容聊志歲月云爾贊

曰
褐衣角巾蕭洒出塵仰羨夫消搖於丘壑緬想其際會於風雲
觀一言之寤意聲崇論而敷陳灼灼乎龜著之可覆洋洋乎魚
水之相親激揚奮厲以紀綱乎慮度鋪張潤色以黼黻乎人文
雖不以進退百官為職未始一日忘吐握之勤凡楚林之晉用
皆藥籠之儲珍咸懷誠而秉忠共尊主而庇民奚必坐乎廟堂
之上然後大展其經綸嗟儀刑之已遠儼乎彩之如新古稱達
賢者有後是將在其來昆

學軒贊

器必琢而後成道必學而後知玉之不琢不失其為玉人之不
學不失其為人也幾希是以有志之士莫不務學而求師虛以

為受教之地明以察進善之幾蓋深造以道固貴於外堂而入
室取其虛明則於軒為宜居焉游焉朝斯夕斯嚮晦寤息尚要
其歸請為學軒之贊亂以心齋之詩

李御史畫像贊

質厚而豐神完而充生乎相闕初無貴驕之色立乎朝著常存
肅穆之容挺拔於翠竹碧梧之表泳游於祥雲麗日之中挹其
光儀者猶可想見夫喬木世臣黃閣清風也

蕭侯畫像贊

侃侃之色暨暨之容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而精神隱然折萬里
之衝蔚乎豹變之文彪于外而弼于中温其如玉穆如清風望
其餘光者孰知為萬夫之雄也耶

瑞像贊

仁和孫翁誦法華經三十年感異僧遺以一石久之忽有觀世
音大士像涌現其中見者莫不歎駭以為殊勝希有之事為之
贊曰

三界之中萬法唯識石非動物何識何知而能有此如幻三昧
由理具故事相宛然當知法身徧一切處假名依正一念三千
我心與石等無差別若聞若見應作是觀同證如來不思議境

王真人七十壽像贊

列仙之癯澤夫道腴合氣乎元和游神子太虛其應也無方而
環中以為樞是宜長上古而不老等天地於蓬廬視人間之七
袞特塵劫之斯須挹其光儀清風穆如古所謂博大真人者茲
非其徒歟

雲外慶公畫像贊

堂堂獨立無與為對描畫虛空徒勞藻績一雲所兩何內何外
勿於其間自為隔礙寶相儼然靈山一會

擊蛇笏贊

於烈孔公碩大且方麟鳳在郊百在敵戴爾燕何知乃因畏忌
休彼蜚蜚改聽勿視維是手板猶古舜圭千鈞則重鼯鼠則微
憤激於中有弗違計寧使妖血狼藉沾漬展也先覺俾民不迷
九原莫作物是人非人之非方縉紳之舞尚有聞孫曰子樂悔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七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八

續纂五

碑文

上都大龍光華嚴寺碑

至正七年夏四月

天子時巡上京今中書左丞相太平時為平章政事一日入奏

于便殿上問龍光華嚴寺創建於

世祖踐阼之初何以久而猶有所未備對曰此無它由其後殷

費鉅而財用弗繼耳其年秋八月 迴鑿次三十里店諭

旨中書賜以鈔十萬緡給其營繕之費仍令寺僧護視屬役勿

以護子有司住持比丘惟足欽承 睿省親率其徒鳩材僱工

詎日尤事經畫指授而程督相勞之靡敢弗虔輪奐之美丹碧

交輝寶燭華座嚴奉如式在其教所宜有者纖悉完具明年秋

八月 大駕南還復至三十里店丞相以訖役聞請 勅詞臣

著于石章以紀成績 制曰可事下翰林以命臣潛臣潛謹按

惟足而述事狀

世祖皇帝始在潛邸駐軍和林念 國家龍興朔漠奄有萬邦

敷教所覃地大且遠會朝展親奉貢述職道里宜均爰相地于

桓州東灤河北之龍岡建開平府首於城中乾良二隅造兩佛

刹曰大乾元寺曰大龍光華嚴寺龍光華嚴則以傳菩提達摩

之學者居之

世祖正位宸極采古者兩京之制 詔以大興為大都開平為

上都鈞天帝所上應紫微羽衛向陳周盧千列而茲寺尚仍其

舊未有所改作

仁宗在東宮躬戾其宇下左右顧瞻懼弗稱

世祖致崇極於覺皇之意俾有司斥而大之

英宗嗣位萬幾之暇數嘗臨幸謂五方佛像在

世祖時因感異夢而迎致于茲命於故大殿之南別作前殿以

妥奉焉且賜以吳中上腴之田一萬畝使贍其眾然自經始以

來更涉累朝歷九十餘年逮

今天子特軫 聖情圖終 先志乃克因審為新而詒考其成

帝力所加固非一朝一夕之積其成之也蓋自有時夫豈偶然

哉寺之開山初祖曰至溫與故太師劉文正公秉忠友善有志

氣而深於謀畧

世祖甚器重之溫六傳至維壽以道行文學受知

英宗制授大司徒壽傳弘琛琛傳妙桂今惟巨則桂之法嗣也

自報恩來補其屨云臣潛竊觀昔之有國家者莫不恭用真乘

助宣皇度廣資勝利昭薦國釐故凡赤縣神州必有禪林法窟

我世祖皇帝所以維持億萬年太平之基者規模宏遠矣

列聖相承以迄于今扶植而振起之將欲與之相為悠久是誠

不宜無以詔于方來謹序次其本末而為之銘曰

龍岡之原灤水之澌度關而北茲惟天府肇啓

帝京自我

皇祖克宅其中下臨九土金輪既御法幢斯暨普為人天作大

福聚如遊化城共趨寶所沉沉華構奕奕百堵與殿廣堂有楹

惟旅架以虹梁承以龜甃有飛其椽有網其戶廓為夷庭延為

行宇時為宮門周為邃廡經之營之浚更寒暑聖子神孫續承

遺緒逮今

皇上不忘繼序俯垂清問溫其天語蔽自淵衷便蕃錫子召彼

役徒赴我虜鼓群工薦技風斤月斧金碧焜煌萬目咸觀靈山
 一會儼然故宇瞻之在前瑜珈五部王象金相如日當午神帝
 龍君後先恭扈天靡恐怖曰有禦侮棲經于塵懸鍾于虞息有
 室廬食有庖庾勝緣畢具宗風載舉增崇上化翁受多枯歲時
 省方鳴鑿樹羽宗盟厥晚班行文武企望屬車奔走俯儀大家
 右族豪商鉅賈廣眾稠人下及寒窶至景從遷居野慶洪纖
 高下一雲所兩指首度門永有依怙於萬斯年奉我
 明主詞臣作頌誕告終古

阿育王山廣利禪寺承恩閣碑

阿育王山廣利禪寺住持比丘悟光創建承恩閣成使以狀來
 請書其歲月刊之茲碑以示永久蓋自雙林唱滅像教東流有
 國家者咸知信嚮而無能若我朝之致其隆極者凡九州四海
 名山福聚至於遐陬絕域萬里之外靈蹤異跡靡不搜訪而加
 禮焉矧惟茲山乃釋迦如來真身舍利寶塔之所止宜其蒙被
 帝力尊崇侈大非它山所得而比倫也舍利始出於西晉歷宋
 梁陳唐五代暨宋其隨機赴感發祥現瑞殊勝希有考諸傳記
 所述可見已

世祖皇帝底定南服而茲山入于職方首命奉迎寶塔妥安於
 內苑之萬歲山上都之龍光華嚴大都之聖壽萬安諸大刹及
 諸官署置十六壇場車駕親臨瞻敬於聖壽萬安百寶光明
 從壇而起高貫寺塔遙燭禁庭皇情大悅亟命護送還山仍
 賜以名香金幣敕行中書宰臣郡長吏增構殿宇高深雄麗視
 昔加倍四眾莫不抃躍欣慶得未曾有

列聖相承遠

今天子歲時凶香遣使賜予尤渥會法席偶虛而寺興廢今太
 尉納麟公時為行宣政使求可任其事者於是光由平江之開
 元來補其廬至正二年七月也光既重新門無殿堂庫庖漏
 之屬且盡復豪華家所據諸庄田土園林而資以為奉養者一無
 所缺學校雲集內外不下千人光以為寺之所宜有幸已畢具
 而天使下臨祇肅無所乃出上所賜白金為兩二百市材
 創工造傑閣以嚴使命列楹若干架雷若干屋之以間計者七
 其崇若干尺廣加其崇若干尺脩去其腐若干尺飛椽步簷方
 標曲檻悉稱其度名之曰承恩之閣上設像座而即其下為傳
 宗之堂後為方丈之室費有不給則繼以經用之餘貧民不知
 而官不與焉庀役於九年之冬訖功於十年之春商人未及為
 而今為之其作始之自固不可不書也昔大覺禪師懷理歸老
 茲山於其君之賜有所弗受不欲以已易物也光獨汲汲焉圖
 所以報吾君之賜如恐弗及不忘以下報上也璉之辭讓光之
 恭敬同出於儒者之所謂禮則其為道宜亦無不同也所可書
 者豈直經度之勤營締之美而已哉光蜀人族其氏別號雪窻
 云銘曰

佛之真身徧一切處非滅而滅非住而住金瓶寶篋八萬四千
 茲惟其一留鎮人間粵自先朝運今

聖世星軺絡繹香為佛事積有金貝僅有綺繒侑以多儀用薦
 德馨因果不殊財法交施受用見聞同增福慧大目足莫報
 君賜未彰荷負有人不敢怠違乃擇嘉辰開寶樓閣煥然建立
 無作而作華旒珠網像座中嚴龍光下賁人天具瞻三輪既空
 莫非實相知報佛恩則為報上史臣作頌來者是徵於萬斯年

稱謹其承

故叅知政事行中書省事國信使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
上柱國追封閩國公謚忠愍王公祠堂碑

至元十五年秋七月閩國王公以福建道宣撫使觀于上京

世祖皇帝與語大悅朝退首命左丞張公即公寓邸傳旨詢

日本事公對以日本蕞爾島夷不足煩天討因畫招徠之策

以進深契上衷將使預聞國政公懇辭迺降金虎符授公中

奉大夫刑部尚書福建道宣慰使兼提刑按察使仍為御便殿

曲宴以遣之俾左丞呂公為公起舞露醉而止公既還治閩中

具宣德意十六年夏五月舉家入朝明年正旦上眷禮有

加擢戶部尚書數奏事稱旨嘗命之坐而輟御膳以賜以

廷辯薄百官俸非便忤權臣意巧外十九年春二月拜正奉大

夫叅知政事行中書省事將之官江西即政事堂條陳二十四

事丞相齊魯國文忠公大喜恨得公晚留公毋行二十一年春

正月進對言日本未易以力服而可以計取誠令臣得備一介

之使以招徠之事成可無殘民置財即事不成亦無損國威重

上嘉納之因以公為國信使凡所須一惟公意公以為臣他無

所須祇須一印佩之擇叅佐數輩奉詔書以行足矣有

旨命公視草且賜公王環連條納瑟瑟袍帽鞞各一俾公

相善護視公妻子之留質京師者公既辭以夏四月發慶元

五月抵就羅就羅人或勸公勿輕往公不聽秋七月至日本境

上先令持旗榜諭其國中并移書國主及用事者日本遣來郊

迎甚設請遂以詔書入幸卯望艤舟對馬島而夜俄有舉火

謀謹島上者公竟遇害而覺得年五十有六夫人葉氏携諸孤

既失赴想闕下上聞計震悼命須其家衣廩如故給夫人

驛券乘官舸五南還究其事尋謚公故愍侯錄其季子從仕郎

南劍路順昌縣尹都中為少中大夫平江路總管府治中即平

江賜宅一區田八千畝厥後都中累遷荆湖北道宣慰副使言

公雖已得謚而爵秩未稱有司以聞

仁宗皇帝覽其奏皇慶元年春三月詔加贈公榮祿大夫平

章政事上柱國追封閩國公改謚忠愍於是夫人亦從公爵封

閩國大夫人既以告其第太夫人母子相與感泣懼無以昭

上恩後前烈爰卜具縣至德鄉白蓮橋之西二百步構堂肖公

像而祠焉公姓王氏諱績翁字良存其先光之固始人世為宋

官族高祖諱敬贈太保高祖妣陳氏東萊郡夫人大保南渡時

嘗仕閩國家焉故又為福之長溪人曾祖諱椿贈太傅曾祖妣

陳氏通義郡夫人林氏平原郡夫人祖諱萬全登淳熙二年進

士第任慶州青田縣令贈太師妣林氏信衛國夫人考諱方

大贈少保妣陳氏穎川郡夫人初少保無子構於顯應崔府君

之神而生公性至孝博學工為文辭年十八領國子舉明年用

叔父叅知政事忠文公伯大蔭補承務郎調監嚴州都酒務故

宰相吳公潛分閩四明辟奉國軍節度推官改海制置大使

司幹辦公事累數十年不決之訟悉以諉之凡所剖析三百餘

事有平心錄四卷除提領戶部搞賞所檢察官貽書漕使趙公

與嘗指和平十二酒庫積逋十七萬和平三百家為之少蘇馬

公光祖以執政尹天府辟浙西安撫司幹辦公事奉朝百決六

縣獄軍車夜至餘杭閱獄囚一百七十悉得其情當坐者僅數

人餘皆平民明日召縣官盡釋之所平反他邑疑獄全活甚眾

陞淮東總領所措置羅買官改江東轉運司幹辦公事用舉者
 改秩差知富陽縣治辦為諸邑最皇族有緞家僅殺人者論如
 法無少貸人尤快之秩滿堂除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力請寬
 版曹催科之限東南諸郡咸便之除監左藏封樁上庫差通判
 臨安府除提轄文思院主管諸軍審計院遷太府寺丞兵部郎
 官出知徽州兼都督兵馬府叅議官軍帥李詮據城謀為變勢
 張甚公以計柔服之且施恩信離其黨民恃以無恐加兵部侍
 郎仍舊任俄除江南東路提舉常平茶鹽改福建路提舉刑獄
 行次永嘉復以為天下兵馬都元帥益王府司馬辭不就改知
 南劍州兼福建路提舉刑獄兼招捕使進兵部尚書除寶箠閣
 學士福建路制置使兼職仍舊於是德祐內附三官已北上而
 景炎新造未久又航海去迺抵福州行省以八郡圖籍上之行
 省承制以公知建寧府尋充福建道宣撫副使部將李雄挾淮
 兵為辭殺同知宣撫司事潛說友而屠其家公收潛尸為治後
 事且以計給雄而厚結其麾下因大閱擒雄誅之以功陞宣撫
 使福州路總管兼府尹兼提刑按察使已而淮兵亂復作公率
 郡民捕其黨悉斬以徇閩生齒數十百萬卒賴以完已何而入
 觀鄉國之人至今思之公夫人曰陳氏曰林氏皆封安人先卒
 曰葉氏今閩國太夫人也其為比丘尼而在者曰圓明靜慧慈
 照大師住持杭州明慧寺擲思丹已卒者曰宏宗圓明佛曰大
 師住持平江妙湛寺魯貴子男七人曰時中易名為僧以卒餘
 悉以公奏補官曰琦明威將軍同知肇慶路總管府事曰權中
 從侍郎同知循州事曰昇中從侍郎寧海縣尹皆卒曰建中從
 侍郎建安縣尹閩國太夫人出也從太夫人留質而歸卒于維

揚驪無子以都中之子其為其後曰端中從侍郎尤溪縣尹亦
 卒曰都中今正議大夫兩浙都轉運使使女六人四適名門二
 為尼孫男七人女四人曾孫男五人女一人堂成後三年都中
 以太夫人之命來徵文將刊之茲碑潛竊惟公之忘身殉國亦
 既簡在 帝心而足以暴白於天下太夫人勤懇壹意為天所
 祐年幾八袞貌端神澤福祉未艾正議又以村敵德望嚮用於
 時有光于前人蓋人紀之大者三公之為臣太夫人之為婦正
 議之為子可謂盡之矣欲勿書得乎太夫人之弟茂辰嘗以公
 薦為武德將軍管軍摠管公之歿也為之七走京師而致力於
 祠事尤悉亦有功於王氏而可書者也其銘曰

於赫

世祖總攬群雄委質自奮時惟王公千載之逢由一言始歸護

全閩惟

天子使相彼林林孰完其生繫公是怙弗震弗驚迺囑民庸迺
 踐朝著迺啓迺沃迺居政路蠢茲島夷敢有不恭抗言請使出
 次于東溟波浩浩其下不測長風大颶萬里一息天聲所如
 嗚嗚旌旆囊帛首頰伏路隔煌煌英蕩使事有指庶公其歸赤
 芻凡几胡蹈大難而以計聞舍生取義哀動
 帝宸疏封進爵易名節惠于飾其終罔不備至公則遠矣遺烈
 不泯孰其承之惟後有人一畝之宮百世之祀麗柱有碑刻示
 無止

故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贈樞誠宣惠功臣榮祿
 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往國追封濱國公諡
 文忠張公祠堂碑

故濱國文忠張公家濟南而其別墅在歷城縣北十里華不注
嶽山之陽歷山之陰號曰雲莊公自參議中書省事退休其中
者垂十年至治泰定之間詔使查至皆堅卧不起

文皇御極以翰林侍讀學士召未至改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
史中丞公乃愴然就道時公年甫六十到官僅三閱月而薨于
位天曆二年七月壬午也始公嘗謂吾居雲莊而樂且密適吾
先世大墓吾死必以昭穆序葬而於是乎祠焉九月丙辰公嗣
子今祕書郎引遵治命奉柩以葬而以清河郡夫人郭氏附至
順二年三月戊子乃作祠堂凡屋之為間者四堂居其三而室
居其一安神有位物器備完歲時歲事饋奠惟謹以潛忝公
門生之末俾有述以告來者潛竊惟公初尹堂邑撫人有恩用
獄不失有罪能使豪彊罷伏而盜賊化為良民為御史則抗言
尚書省不可立其變更法度易置官府將厲天下且擅除御史
大夫中丞非 祖宗故事跡時政之弊萬餘言力拄權姦幾蹈
禍而不悔在中書則諫止內廷燈山之戲卒以忠直受上賞暨
執法西臺屬關右存饑一以荒政為已任有禱于神其應如響
乃傾私橐斥公帑奏請大發錢粟下輸米投爵之令用使宜
通鈔法以來商旅由是人始得食至於疾病死亡皆具為區處
慮有司怠於奉行則分遣察官臨視之委曲纖悉竭盡其力賴
以少蘇者雖甚眾而公竟以憂勞悲感奄及於大故捐館之日
奉元鼓樓梁木自壞濟南里第有光若隕星者民之無祿庸非
天乎事聞 制贈公摠誠宣惠功臣榮祿大夫陝西等處行中
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濱國公謚曰文忠卹典之優異
先帝憫悼深矣公所學務致於實用而一語一默之細亦無所

奇

仁宗時公居禮部為侍郎尚書兩持文枋克廣賢路深契
上衷新進士銜刺來謁輒拒不與為禮書方寸紙令聞人諭之
曰但思報國無以私謝為也所撰著施於 朝廷行於四方萬
里人莫不傳誦之蓋公之莅民政多卓異如循吏之立祠直
道以臣君而勤事以死宜如功臣之終於大丞文學論議存乎
淵艾之私宜如先賢之祀於學固非其家所得而專也然以公
居此為最久從容去就之際聞者至今為之咨嗟歎息過而見
其平生釣遊處池深木爽猶將低徊不忍去况登斯堂而仰公
之遺風餘烈可使貪夫廉懦夫立其於名教殆非小補尸而祝
之宜獨仁人孝子用以厚其親哉潛既不敢辭而序其軀復為
銘以系焉公諱養浩字希孟世次官闕行事之詳有傳在史氏
今皇上又申勅詞臣勸諸石章昭揭墓隧矣非有關於祠事者
此不著銘曰
瞻彼樂郊齊山兩間山之幽幽水清且澗孰過公歸而止于此
使者在門公不為起止非無所行也以時
大君有命貴然來思曰子赤子汝饑子哺庶幾當宁寬是西顧
盡瘁以任不有其躬神游故墟有寧一官公像在斯皇皇卷服
生氣漂焉過者必肅

記

丞相真寧文忠王祠堂記

故丞相真寧文忠王以至正七年秋九月十八日丁巳薨于位
二十六日乙丑祔葬京城和義門外之先塋八年春某月某日
某甲子建祠堂順寧府宣平縣官家莊之景曠書院冬十一月

十二日甲辰宰執大臣奏事 明仁殿而退諭 上旨俾臣溥撰王先塋碑銘并以祠堂記命臣潛製其文賜王母弟今大司農達世貼睦使書于石仍 勅平章政事議中書省事姚庸篆題其首而刻焉惟

武宗皇帝首在潛邸出鎮朔方故丞相和寧忠獻王以宿衛重臣久侍帷幄 上既嗣大歷服忠獻遂以佐命元勳入秉國鈞風與夜寐勤勞 帝室將真其家于北土令就高爽而遠敵裨乃以 上所賜官家莊之地築別墅居之而延師教其二子俾有成立為時名臣即文忠及大司農也里人化之無不悅學忠獻以父老之請為創精舍聚其子弟而教育之有司以狀白于中書界之額曰景賢書院立山長為學者師忠獻既歿因作堂而祠焉其構興之初

今上皇帝特出內帑金錢幣物以相其役東朝及中官致助有差迨其訖功 上復遣使函香具牢醴以落其成 詔詞臣歐陽玄為之記至是別為堂以祠文忠事聞又命臣潛記之臣潛竊考古者天子之公卿有大勳勞則祭於大烝後世之朝廷配享是也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則設廟祀壇墀而祭之後世之羣臣家廟是也傳所謂釋奠有合有國故則否說者以為國故若唐虞之有伯夷后夔周之有周公自莫之無則合於鄰國今學校各祠其鄉之先賢猶有取其遺意也夫唐虞成周固非有鄰國之可合舍夷夔周公而誰歟忠獻以雄才偉略出則膺爪牙之任入則荷腹心之寄至於履危覲之際不動聲色而旋轉旋闡闢之功民志以之而定國勢以之而安可謂社稷之臣矣文忠用賈王賤霸之術佐

今天子於重熙累洽之餘以親附百姓鎮撫四夷為已任而務使官得其職物遂其宜雖古良相殆無以過而况前作後述濟美象賢位冠百僚爵超五等是宜配侑於烝嘗享祀於廟室豈鄉國之間學校之士所得而專乎其相與尸而祝之者蓋以事為慶國公之禮事之也臣潛庸因記事推述而論著焉文忠諱鐵木兒達識官中書左丞相錄軍國重事階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贈開誠濟美同德翊運功臣太師中書右丞相階勳皆如故追封莫寧王諡文忠餘見於前記及 上所賜勳德之碑者此不具

明正書院田記

宋南渡後衢之先賢忠簡趙公而下六人蓋尸祝之舊矣景定末王侯已守是邦始諭于朝即故吏所據祠地為道院者闕書堂曰明正且以其没入之田百七十有六晦隸焉咸淳間繼之者趙侯孟奎又益以它田六十有三晦祠事以備 國朝因之建書院額設山長負而茲田之奪於浮屠老氏者什七八有司漫弗加省也皇慶初

上新即位垂意庠序之事凡田之在學官者冒取有禁於是綴管申侯為閱累歲之訟牒而覈其實悉返所侵田有挾教門檄來爭之者侯弗為動乃賂吏瞰侯在告謬為可疑上其事于宣閣今山長葉君謹翁自侯破其計而聞復下于郡侯為徵圖籍覆按具有本末田以卒歸蓋九十年間祠三徙而始有四不二十年遽失不守又三十餘年迺復葉君念其得之難而保有之不易也求書于石以圖永久潛竊惟三代而降師廢民散儒失其守而奪於二氏者匪直吾疆歟而已矧夫威怵利誘有甚於

二氏者乎嘗試觀馬公之在建炎連柱大軒一斥終其身不悔
選紹興權臣擅事汪公既坐切直擯弗用趙公竟以不苟合去
相位貶且死至若范劉小汪公委蛇仕止之間又莫或以自撓
是廉焉不可奪者區區之士壤猶外物也賢師帥祗奉 德意
幸惠斯文甚厚繫六君子之胃若士之從葉君登斯堂者敬共
以承事感慕而振飭必有名傑出其間媲美於前哲夫能寶
其不質之軀則一物之細有不難守矣潘既為書其槩且道其
所望於諸君如此初田之未復也劉公五世孫衍嘗以已田百
晦代其園汪公五世孫誼亦以已田三十晦相焉至是兩家因
捐其田戒子孫勿復有是抑可書已申侯名月魯帖木而高麗

上海縣學田記

上海由鎮為縣之三年縣始有學又十年學始有田又九年乃
改作學于縣東如千步延祐元年冬張侯如砥來涖縣事厥既
延見諸生視其居則齋廡未備也庖廩未充也按其籍則田之
析於郡庠者出於是邦之寓公者歲為米不盈四百石惕為深
懼士失其養而學政之弗舉謀大其規制為久遠計而未知所
出也上人善能者聞之請入私田四百九十五晦有奇為學官
求業以佐經費侯既納其請則曰狀于縣而輸券于學主教事
者方君遇以為向之克有學有田不易如此而上人一念之頃
遂能不愛其所有以勉吾乏絕之慮是不宜使後之君子無述
也乃伐石來徵文為記嗟乎大道隳裂九流百家之異趨久矣
是果不可同歟易稱同人于野亨而謂同人于宗吝夫與善不
擇其類致亨孰大焉施惠而不私其黨去各孰先焉由其通舍

其蔽茲所以合異而為同也侯與吾後其有取乎此矣上人亦
嘗學於是耶土地之利其末爾竊獨嘉平是舉也庶幾乎吾聖
人之旨而有非苟同者故為原其大趣而為之記其目之細則
碑陰存焉

常熟州學田記

常熟故吳地州之西子游宅在焉當孔子時吳通上國已久此
學宜非一人獨子游以身通受業列於七十有七人之間而其
言行見於記錄為甚具迨今千有七百餘年生其地而好學能
文者猶彬彬焉風氣之厚俗習之盛誠非旁州比縣之所及然
自其為縣時已有學而所占田多薄瘠以歲之不易也諸生往
往無所仰食學校之養顧出它州縣下弦誦之聲希聞寂寞前
後為是州若職教事者思有以裕之而未知所以為計學之實
先以為州之有力而名好事莫如曹君乃相率造君以為言君
欣然為輟田之可耕者若干晦山之可樵者若干晦以佐之士
之群居聚食始無所乏絕莫不德君之為而願得子文以記之
予聞古昔授田建學悉有成法民之為士固不必廩於學宮而
大家巨室亦不得有羨田以資施予也自先王之法壞而不可
復見說者蓋以為三千之徒聚而食於孔子或又以飲食之人
為子游氏之儒何言之無稽耶今之去孔子日益以遠有能聞
布衣養徒之事而興起焉可謂難也已若夫為弟子貧而歲脩
息游於斯者皆生於子游之鄉而得其風氣俗習之美者也苟
無幸乎居之安食之飽而必有事焉將見其處也必無媿乎子
游之文學其出也必無忘乎子游之學道而受人一簞一瓢不
足為其儉萬鍾之祿不足為其泰孰得以區區飲食之細厚誣

君子也哉是用弗讓而為之記以告諸來者云爾曹君名某嘗為其官

義烏先達題名記

義烏邑庠禮殿之西南故有文昌祠宋先達題名在焉祠廢而石毀已久至正七年春主教事者暨先達諸公之後人始復脩其祠事而買石重刻實其中昔我

世祖皇帝既定天下于一萬邦黎獻共惟

帝臣 特旨以宋咸淳甲戌進士第一王公龍澤為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公邑人也鄉大夫先生莫不動色胥慶以為科目之設茲其權輿遠

仁宗皇帝臨御伊始承平寔久文運之開適惟其時誕布詔條光揚 祖訓著貢舉令以興賢能法行於延祐之初而兆

見於至元之末公之用舍乃科舉廢興之幾名不稱則無以風厲乎四方蒐其缺軼而表顯之不獨為一邑之榮觀而已矧今

聖天子在上稽古右文分命儒臣撰定前史因其善惡以高勸懲列傳而載盡瘁事國如忠簡宗公正色立朝如文清徐公皆

邑之先達也觀其名而知感慕激發則兩公不得專美于前而後賢之踵武相接又豈止為科舉之士哉是宜有以彰千載之盛

際非徒可存一代之故實云爾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遺風餘烈固未泯也又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儕小子敢不勉諸

題名舊刻滑之曾大父左曹公實志之茲俾滑嗣書其重新之歲月滑不得辭也

江淞行中書省題名記

昔太史公於漢之將相名臣不啻立傳而為之表悲者其氏名

歲月使覽者尚論其世而有以知其人後世官寺之題名實本於此故雖偏州下邑無不記諸其廳壁江淞行中書省在治錢

唐五十六六年題名有記尚矣至正二年夏四月省署燬于災而石亦仆今丞相適下車亟使計工程材拓故址植廣廈增崇

其壯觀以昭示乎等感而未及蒐遺舉墜補題名之缺平章政事廉里公視事伊始命掌固考舊楮合前宰執之氏名歲月伐石而大書深刻焉令潘叙次梗概以告來者潘幸嘗以文字為

職業而效趨走於屬部何敢以不敏辭載惟我朝稽古建官以來死臣碩輔入則保茲

天子而儀刑乎百辟出則正是國人而屏翰乎四方體貌之尊內外均一所以憐萬民之具瞻折千里之遐衝也今天下為行省凡十有一而江淞當東南之都會生齒繁夥物產富穰水浮陸行紛輪雜集所統句吳於越七閩之聚訖于海隅旁連諸蕃

推結舟裳稽首內嚮挈兵民二枋而臨制於相外事任至重非元勳懋德兩有文武莫克膺其寄丞相繇中書平章政事進位

端揆來鎮茲土紀綱號令煥然聿新群工庶尹奔走率職賜履

所及咸為之改跡而易聽

皇上嘉其有興壞起廢之初特勅詞林宗工作記并書篆以賜

一時宰執大臣都司僚佐亦已衣被昭回之光而流榮耀於無

極若夫題名之設蓋他日表將相名臣者之權輿是宜與蘭臺

秘閣之所纂名山金匱之所儲相為經緯氏名歲月之存否所

係甚大豈偏州下邑廳壁所記可踐論乎然竊聞溫國司馬公

記諫院題名以為居是官當志其大舍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

利國家而不為身謀有言責者固不容不事斯語充乎是道雖

東國之均任天下之重無難也則其為記又不徒取氏名歲月之可見而已矧今 聖神撫運鉅人並生更進迭興均其勞佚倘有虞之九官奮庸於內成周之三公協心於外畫一之治間復先述作之家遊觀其時而睹其餘澤之未泯指事載功垂之竹帛不亦願堂推美讓善追紀前人之盛心也哉

江潮行中書省左右司題名記

中書之有行省行省之有左右司 國朝之制也蓋自唐分三省肇置都司為尚書丞轄之貳以天下之大百官之衆而任是職者止於十人其選不輕矣攷之六典則其所掌付諸司之事舉正稽違省署符目執直簿以知省內宿直等筮筮數事而已位有常質職有常守也今政本一歸於中書而以左右兩司為元僚小大之事罔不與聞列曹採有所關白得持文墨議論相可否僉議既定乃以聽都堂之裁決而署行之較之往昔事權輕重固大不侔其在行省曰郎中曰員外郎曰都事官稱命秩悉視 中朝宰士而恩數無內外之異合左右為一司以兼總平六曹而分守無彼此之殊位序已崇而職務尤劇委任之重實絕前此非清方敢實閔敏周通之材莫宜居之由是而歷從班登政地者踵武相望號為宰相之儲誠要官之高選也學士大夫往往觀乎題名而指其顯融於時能以傳功偉烈自見者侈為盛世之美談安可無以考其去來之歲月哉江浙行省左右司重新於爨燬之餘爰命潛記其題名而刻諸廡下潛竊惟古之記題名者不特以謹歲月必回其所居之位而寓規誡焉今之都司上以彌綸乎相業下以綱紀乎曹務至於邊隅之阨塞閭閻之幽隱靡所不當問非若群有司效一官守一職而可

以一事名言也庸叙次其設置之沿革以為之記凡奏贊之功有可稱述而非題名所能盡記者茲不得而詳焉

監脩國史題名記

宰相之職掌佐天子正百官於軍國之政令無所不統惟領史事則特給印華別設官屬而勅尾以之入銜重其事也昔在

世祖皇帝中統二年翰林學士承旨王公鶻奏請立史局纂脩先朝實錄及遼金二史其國史則請以右丞相史公天澤監脩上悉從之至元元年始置翰林院十三年乃 制授平章軍國重事耶律公鑄監脩國史建官實始於此其後恆以上相專綜監脩之務或並命次相則曰同監脩委任可謂重矣若稽性制詞臣史官班列不同職掌亦異今既合為一院而史事獨屬之宰相者蓋紀錄天地日月之祥山川封域之分昭穆繼代之序禮樂師旅之事誅賞廢置之政布在方冊垂于萬世其所繫之重非它司比抑可知也故凡大拜之後必誦吉視篆于本院廳驛固宜有其題名然自史公天澤耶律公鑄還脫脫太傅公兩入中書相

今天子九十年間領史事者之官位名氏歲月皆未有所登載於史院長謀於寮友而訪於中書之掌固得右丞相天澤太傅公而下總 十有 人龔石大書而深刻焉其莫得而詳者皆不著亦闕製之義也

翰林國史院題名記

世祖皇帝中統元年初設翰林學士承旨官正三品至元元年乃建翰林國史院而脩學士等官八年院升從二品

成宗皇帝大德九年院并正二品

仁宗皇帝親攬御筆點定置立學士承旨六員學士侍讀學士侍講學士直學士各二員皇慶元年院升從一品迄今遵為永制先是蒙古新字及亦思替非並教習於本院翰林國史集賢兩院合為一仍兼起居注領會同館知秘書監而國子學以待制兼司業與文署以待制兼編脩官兼丞俱來隸焉其後新字既析置翰林院而後立集賢院如故今與文署已廢本院於起居注會同館秘書監國子學之事悉無兩預回國學士亦省而亦思替非以待制兼掌之

今上皇帝建宣文閣而不設學士 詔以經筵崇文監皆歸於本院崇文監言其非便而止惟於學士承旨而下摘官判署經筵之文移項因纂脩后妃功臣傳又以執政兼學士承旨等官而無常員此違置公革之大畧也自中統至元以迄于今題名久未克立是用蒐羅故牘考其姓名資秩遷次而刻諸石既來者有考焉夫題名雖非古而唐宋以來偏州下邑莫不有記矧以文學侍從之臣於焉萃止安可觀其闕文而弗之講乎矧者固其人而尚論其世則 國家之聲明文物名公大人之遺風餘烈猶可繁見也俸屬忝佐具于別刻者此不書

上都翰林國史院題名記
凡官署咸有題名記之者必述其職分之所當為以寓夫官師相規之意焉粵自
世祖皇帝作別都于灤陽一遊一豫無非事者
列聖相承遵為典常文武百司扈從惟謹翰林國史職在代言以施命于四方載事以傳信於萬世

天子出御經筵則勸講進讀落沃 聖心退則紬繹前聞以待訪問任重而地親 上所識擢必勲闕近臣儒林大老與一時名人魁士實侍從之高選非他司比也由至治元年逮今二十有七年分院題名歲各有記於其職分之所當為論之備矣茲不復勒取舊說而重陳之第記其官位氏名歲月庶來者有所於考焉爾蓋 大駕以至正七年四月十九日發京師五月十二日駐蹕上京八月十三日回鑾院長而下除拜則書或持指而行或賜告而去不悉書也經筵之職曰領曰知曰兼無專官惟居翰林者獨主其文移出納故本院與其曹屬並列于左云

中書省右司題名記

官署之有題名尚矣覽之者問其人可以知其政故記之者必本其職分之所宜為以寓夫規警之意而風厲焉烏古孫公其之為右司郎中也以題名未建命考諸故牘得其氏名歲月將刻石于廡下未及成而出持閩中部使者節尋復召入參議中書省事乃屬今右司諸公緒成之而俾潛為之記潛竊惟都司以彌綸省闕為職於事無所不預較之舊制則唐之三省尚書有左右丞管轄衆務而左司右司為之副宋之三省左右丞升為執政中書門下別設檢正之官而尚書之左司右司居其次逮至 我朝政本一出於中書而丞轄檢舉之職悉歸於左右兩司其委注之專前所未有也而况右司所掌付受兵刑之政取號雄緊而百工之事尤為叢劇豈忘有司限於官守而可指其職分之所宜為以寓夫規警乎雖然今之任是官者皆天下之選昔人所謂學為宰相者也後之人觀其氏名知所歆慕而

奮發焉則其為風厲也大矣庸弗敢辭而謹記之

上都御史臺殿中司題名記

天子時巡上京則宰執大臣下至百司庶府各以其職分官庖從國朝舊典也凡公署必立題名以志其去來之歲月御史臺殿中司之有題名始於至順三年率皆刻木為方板而書之至正八年今殿中侍御史楚懷讓都李羅鐵木而慮其久或蠹敝乃命代以石大書而深刻焉且俾潛記其作始之自謹按漢御史大夫有兩丞其一曰中丞居殿中蘭臺外都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受公卿奏事舉劾按劾亦謂之中執法則居殿中者實右中丞之職魏以二御史居殿中察非法大朝會則藉白筆側陞而坐乃殿中設侍御史之始也其後殊時異制以革靡常在唐則無知庫藏出納官門內事京畿諸州諸衛兵禁而政務非一在宋則三院並得言事兼察事而官守不分逮我世祖皇帝至元五年肇建御史臺置殿中侍御史二員而以殿中別為一司正名舉職糾察朝儀外廷稱慶則對立於龍墀之下而不與庶僚序列大駕行幸則畢控於豹尾之中而非若它官可以更休委任既專地位復密臣僚有所獻奏無不與聞而其命秩之崇品在第四視唐宋以七品官為之重輕之不侔從可知也自非勳賢實習秉清方直亮之節風為眾所嚴憚莫宜當其選由是而致位卿相未始乏人誠欲使來者知所慕效而思繼其風烈則所托以昭示于永久者曷可缺歟蓋物莫壽於金石然自古及今名垂天壤與國家相為無窮者固不獨恃夫金石以為存也請以是為記可乎是歲乘輿以五月扁灤陽八月回鑿十月甲子朔記

八卷終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九

續葉六

記

重脩紹興路儒學記

今上重紀至元之六年幸新庶政博求才望俾牧遠人得由陽宋公以為紹興路總管紹興古之會府關決趨辦素號劇公承命而至未遑它及首以導揚德意化民成俗為務下車始周視廟學觀其屋室摧圮弗治倉廩樸然賞用單竭焉惟學校之廢是懼亟為貸私錢以具祀事餘乘以賦祿食其明年改元至正秋大熟於是置入為出而給其經費節縮浮濫以資土木之役乃諭士之籍于學及民家之有力而好義者輸財贖貨以助其弗繼詎日之吉榆材花工自禮殿論堂經閣齋館周廡重門以至庫庖庖福總若干區仆者必起缺者必完甃甃朽墁峻整整密鞣彤藻黼黻顯嚴縹以脩垣而植表通衢之東西曰文明坊公於程督勸相不憚其煩前後交贊之者教授曾君汝淇徐君霖愷直學韓臨之也其又明年春南告訖功而公去為山東轉運使郡人夏君泰亨時教授執學謂公之嘉惠斯文不可無以昭示方來奉事狀屬潛書于貞石潛忝以非才預聞學政詎不敬辭竊惟國家臣一字內弛武而隆文由京師達于郡邑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無不立學且慎選良二千石為之師帥德至渥也顧其廢興靡常或彌久而益振或震就棄落而不支持係夫任其事者能知所當務之緩急否耳茲郡故有學在城北偏其徒真今所三易州將乃克大備我朝至元二十又七年提刑按察副使王公俱以歷歲既深其敝已極不宜苟簡架漏徒為具大令撤而改作焉其後郡守胡公

元蘇公炳間嘗施管葺之功未幾輒壞速公遂斥大其規制因
 稽以為新將使儒服粗豆之事求有賴以不墜其仰體
 上意之所嚮而悉心殫力於職分之當為可書也已昔者魯脩
 泮宮詩人頌之土木之美畧而弗著第稱之曰稊魯侯敬明
 其德繼之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今之土木一新矣游於斯息
 於斯而能充類致思日新其德則公之德衣被于後人良未艾
 也請以是諡于同志併書而刻諸公名文墳字子璋陪台垣儀
 憲府踐跋滋久其為郡多善政非學校所關皆不書

義烏縣學明倫堂記

義烏故有先聖廟在縣南宋慶曆中徙于縣東而立學以應令
 崇寧初命縣皆置學又徙于縣西鼻燬于寇今廟學在縣北則
 紹興間所徙也其後又斥廟西地以為學而規制寢制遽入
 國朝有司以時繕治惟謹天曆二年冬達魯花赤鐵間始盡撤
 而新之與殿邃廡夷庭穹門崇高備廣悉倍其舊且改作論堂
 直廟之北墉面勢甚正而地脉隱隱隆然以起堂適據其脊或
 扶宮宅地形之術審其方向謂宜避勿犯由是未及就緒而遽
 輟工後來間有不為其所怵者率憚於役費鉅罔敢自任願
 假術者之言以為解閱歲滋遠莫或以動其意至正三年夏五
 月縣尹周侯自強來洩事展謁而退觀斯堂之暨茨不施欹仄
 敝漏殆將覆壓問其故而為之太息亟令鳩財僦功易其已壞
 而補其弗具朽壤甃甃必堅必良棟桷宏碩櫺檻顯敞飛棟步
 簷周于四阿左右齋序為屋十間基而未構者半完舊益新畢
 潰于成什器之須待用無缺先賢之祠曰忠孝堂寓於廡下則
 遷而位于廟之西南巨石偃蹇當乎前軒則因其自然輔以土

壞及它山之石使就平坦甃其上為杏壇脩五十尺有奇而廣
 加其脩五之一始事於是年之冬說役於明年之春主教事者
 欲圖賢侯之績俾永勿墜爰狀其實屬晉記之蓋古者惟有學
 而無廟後世或有廟而無學廟學之制莫備於今 詔書屢下
 風厲作成視昔有加可謂盛矣義烏為名縣其有學亦已久夫
 何一旦條與忽廢春秋行事駁奔走執遺豆濟濟在列而考德
 問業羣居游息皆無其所弦誦之聲希闕窳窳幾若向之有廟
 而無學何以廣教道稱 上旨欵宜乎周侯總鰥獨致其力而
 不郵於流俗也凡先王建學明倫之本意與是邦人材風俗文
 物之大槩有晉陵胡公理鄉先達朱公如璋陳公炳及潛之六
 世祖慶士君所為記論著已詳石多不存而其文並傳於今未
 泯滑不敢勤取前人成說以瀆告于同志之士姑為記其顛末
 如此俾來者有考焉

重脩鈞臺書院記

漢嚴子陵先生會稽餘姚人史稱先生少與光武同遊學光武
 即位令以物色訪之得於齊國拜諫議大夫不受去耕於富春
 山按圖志是時齊為郡而未為國其遺迹已漫不可考今建德
 之桐廬實富春故地先生鈞臺在焉所謂嚴陵灘也不獨以嚴
 名其地而且以嚴姓其州先生高風盛烈之所存於此為最著
 崇立而表顯之使人知所嚮慕奮發不亦為民師帥者之職歟
 鈞臺有祠初於范文正公作州之日而重新於蕭侯燧其有書
 院則自陸侯子適始更王侯必趙侯汝歷規制乃備 國朝仍
 其舊設師弟子質而鄰僧怙勢悉奪其恆產以為已有訴之於
 官僅復其半所食者瘠田五十畝而已間嘗入錢佃其旁官山

三十頃取鬻薪之奇贏以佐營繕之費豪民欲擅其利構訟連數歲不決至正元年秋總管羅公下車首務脩明學政偶閱其牘亟命度其地之肥磽均而為二俾分佃之咸以為平而各安其業山長沈元鼎方謀銖積寸累以興壞而起廢公復諭士人合私錢二千五百緡助其弗給土木之須靡不畢具元鼎尋書泐除天麟繼之公以元鼎經畫有素留使同竟其役會達魯花赤高昌公道至與公併志壹慮臨視勸相馬察佐亦克交贊其事而躬程督之勞則縣達魯花赤亦刺馬丹也屋以間計凡四十有九完舊者曰燕居殿曰祠堂曰清風堂曰招隱堂曰客星閣曰山高水長閣曰遠高樓曰羊麥軒曰懷仁輔義兩齋增新者曰三公不換亭曰天下十九泉亭曰錦峰繡嶺亭曰東臺西臺兩亭鬻登臺之路而為門以識之又作門其外榜曰釣臺曰雷春山虎事於是年之十月而訖役於明年之五月萬公遺老來學之士共樂其成於是馬君恭之以書來屬潛識其歲月夫以二十石之重而荷承流宣化之任所以導揚上德扶世覺民者非可家至而戶曉也本諸名教樹之風聲待其自擊而心惟氣感而機悟將有惕焉于衷不能自己者矣諸君子蒞備游息於斯顧瞻江山想像儀刑聞先生之風而莫不興起尚無忘賢師帥新美之功哉若夫先生之行義與出處之大致見於前賢兩論述者潛不敢贅陳也高昌公名閻爾仕于中朝歷章佩監中尚卿羅公名廷玉興和人以監察御史累遷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今由兩淮都轉運鹽使來蒞茲郡云

發州路重建府治記

發為郡二百九十有四年郡始為州又七百一十有八年而江

南之版圖歸于職方州始為路建總管府所領為司縣者七為州者一以其地居浙水東一都會異時之州縣非帥臣則部使者以為治所府署僅寓故西倅廳之兒契局後稍徙於其西二十步歷歲滋多而繕治弗繼復就摧剝經歷元君某以為必益壞且其制度樞陋非所以昭等威治衆庶也謀撤而新之達魯花赤某公同知府事某公因議公總其役事於是誦日之吉徵村花工增其址之廣三十尺深五十尺而崇稱之門廡堂室為屋以間計者三十有四而增其舊者四之一其宏敞嚴邃則視昔為有加經始於元統元年夏四月落成於冬十有二月凡役費為交鈔萬五千緡一出於規運子錢而公私不與焉蓋是役也由元君待人以誠而無所欺過事以勤而無所憚用克底于有成抑亦賢守倅能虛已以聽其所為而又力相之故君得以畢智殫慮而不愆十素也今達魯花赤某公謂前人之成績不可使掩抑而弗著命刻諸石用昭示于永久以潛受屢屨邑或者能述其構興之顛末乃以書來俾記之昔者魯脩闕宮詩人頌之曰矣斯所作紀其實也作官者矣斯而矣斯不專其美故序詩者又以為頌僖公也潛庸敢竊取詩人之旨與序詩者之意誦元君之勞而推及守倅之賢以為之記若今公視前人之功不啻如己出汲汲焉圖表顯之其持心公平而不以彼我為間又嗣為政者所宜取法也輒併記焉

東陽縣門樓記

古者國無小必為臺門所以嚴等威重教令非苟致崇飾而已也以為不若是無以習民於上下之分而壹其觀聽也古今殊時郡國異體所謂麗譙者不皆出諸侯三門之制其以樓易臺

或猶有取禮之以高為貴者乎春秋譏新作南門非謂夫脩舊而加其度也蓋失時也東陽整壯縣提封畿二百里民堵至四萬區不啻如古子男國縣署之大門故有樓庫及下陋歲久且就圯丞取君某以為是不稱古者嚴等威重教令之意爰合其鄉之大家俾撤而新之尋有二尺以為基之崇參其基以為屋之崇備去屋崇五尺廣參其脩而益五尺凡脩廣棟簷率加什二而崇倍焉為閭者五而加其舊者二焉君之惠孚于人故民樂獻其力智周于物故工喜薦其伎始作於延祐二年冬十月而訖役於三年春二月又不失平土功之時是宜舉之易成之亟也學校之士咸相與言吾黨不可拱手視具乃買石而以書來曰吾取君之興壞起廢可稱述者非一而樓為大願紀成事來者尚有考也潛不佞無能贊美頌動然竊觀是役也有禮之貴而無春秋之讎能勿喜聞而樂書之哉動而法於禮春秋則夫所宜書者茲樓云乎哉程工屬役之凡庸可畧也

義烏縣尉司記

清江周侯為義烏之明年至正四年也其年春三月新建縣尉因成來屬以記按圖志縣故有尉解國朝至元間以為俵館而未及改築間嘗寓治縣之東廳終不以為便延祐初始卜地創立官署于金華門之內既已就緒陰陽家或言其地不利廢為荆棘之場垂三十年領尉事者就民屋以居而蒞治靡有定所吏抱文書往來問白恒以宣泄為虞官兵散處閭巷阡陌間碎有呼調輒爽於期會愚民起而為盜事覺坐逮無所棲宜昏暮乘間竊出人尤患苦之周侯詢知其然謂是不可緩亟捐俸以倡興作尉刺馬丹昇輟俸為之繼且躬任其役縣民樂周侯之

廉介而無取仁恕而有容者亦願市材募募匠傭以效其愛助之意乃諷日之吉徒郵亭在縣門之左者於其右增拓舊址建廳軒門廡為屋以間計者總十有五自庀事至訖功凡五決旬蓋周侯之下卑甫十閱月而百廢具舉此其一也夫尉之為職主於求盜而不能教民不為盜其為盜與否視縣政得失何如耳方今 國家承平治化流治周侯膺百里之寄又以豈弟之政撫摩其凋瘵督察察惡驅而歸於善良推擇搏掩之風日以象息民安其業而事益不至於尉之廷其庇庥所及非徒備故事設官府俾察法得以分曹而按職也昔者詩人觀召伯所舍之樹猶望其勿剪勿伐以侈無窮之恩輪奐之美居處攸寧不止於所舍之樹而已後之君子覽今所記而一日必葺以無忘周侯之德庶樂詩人之意乎周侯名自強字剛善以文學政事知名於時亡可稱道而不係於茲役者未暇彈述也

松陽縣惠洽巡檢司記

惠之松陽兩部六鄉其一曰惠洽至元某年始置巡檢其地以教官而假巡檢則自吾岳君始先是居其官者凡若干人咸即寓舍以為治兩卒伍散處墟落間緩急呼調輒後會期莫有以為意者至治二年冬十月君寔來明年秋某月始買地作新解為屋以間數者若干費錢若干而其什七出於君之私橐不足則其更士泊鄉之大家合力以成之又明年冬十有二月功以訖告門廡堂室器械之須靡不具完君既諫日之吉入樓聽事而休更士于旁舍適以書來曰願有紀俾後之人勿廢也夫尉巡檢均以求盜為職而尉得與令長連署常治其邑中巡檢所治率在平荒郊林莽山區海聚幽昧曠絕之境其為力眇尉難

矣則起為山郡而介于甌越

國家初定南服患其竊發之不特也嘗選用重臣遠牙分關以
涖焉雖以積安日久而推割之習或未盡去巡檢之為力不加
難乎是以來者幸其苟道於吏議則望望然計吾歲月而去之
固無以居慶之崇為也君儒者按職甫及期抱鼓不驚而田里
之人甘食以安寢又能致其餘力以樹立官府如此向之所謂
難者君直易處之其設施之整暇何如哉是有政焉非特土木
之功而已世恒譏儒者迂且憚事若君之為武夫俗吏不可少
媿耶為之記所以昭作始之自亦所以釋儒者之譏也君名自
備字德敏宋大師鄂忠武王五世諸孫今為常之宜興人

重脩廣濟庫記

國朝既取宋分命重臣行中書省事治其地仍即其舊藏置
廣濟庫以隸焉所統郡邑歲入上供及經費之出納無所不掌
庫在今杭之清湖司其事者呵護惟謹至正元年夏四月乙未
庫東南一里所細人之家不戒于火延及庫門自官廳史舍衛
卒所廬至于神祠盡毀平章政事光祿公躬率僚屬督視救止
之寶庫及它教屋二十皆賴以完公謀於叅知政事道同中奉
公謂興壞起廢莫先於此宜有所改作以絕非虞故丞相儀同
公通被

上旨出臨江浙允協其議爰俾陳磨文林郎孫三寶都鎮撫脫
脫度其形便以圖來上詠辰屬役因以孫君領其要按圖改作
馬先是貢輸始至皆暫寓于行廊以文移已具違官監臨乃以
入于內庫奸利之弊日滋且其飛糧步糶參差交錯遺燬所由
及也遂於內庫門之西增砌教屋十有六以俟貢輸之至中設

架閣庫以度簿書其東則為相府之行署與筦庫者之治廡略
舊址立祠以奉倉史之神靈漸卒於外門之左右而稍更定其
位置撤寶庫之前軒及教屋之行廊而悉易以方亭鋼鐵為牆
壘壁為牆中闢大門而四旁繪以脩垣亦如之鑿三池漸水環
於其後周防備蓋前所未有孫君述其顛末以授潛俾為之記
潛竊惟昔之有國家者藏富之所散于列州而今也藏富之所
聚于諸省大江以南為行省者三而土產之豐無踰於江浙歲
所入泉幣金玉織文它良貨賄待用之物以鉅萬計所儲為甚
厚所繫為甚大在禮君子將有所營必以廩庫先於居室釋之
者曰重國用也今茲火之所燬故宇當復者幾區宰執大臣知
國用之為重而先其所急察屬執事之人又能力相之皆有合
於禮所可記者不止土木之美而已庀材僦功之目公牘詳焉
此不書

平江西虹橋記

泰定元年冬十有二月庚午平江閭門外新作虹橋成古者辰
角見雨畢而除道天根見水涸而成梁有司之常事耳春秋之
法常事不書此何以書在有司常事也而此非有司之常事也
按郡志橋之載於圖籍者三百五十九而為虹橋者三其一在
城西若干步即此橋也六年夏大雨水暴溢橋居兩水之交所
施材甃皆腐缺莫能與水抗一夕盡圯其地適控通衢凡徵令
賜予布政於方國若奉貢輸賦脩職于京邑者悉由是而之焉
執事者奔走迎勞無虛日懼舟楫不足以嚴使客則棧木以歧
之方謀所以復其故而官帑不可輒發又重以其後厲民未知
費所出郡民鄧文貴聞之請分家貲之半更為石橋以刊求父

既又以為此有司者之事非細人所得以也乃飭材用庀工徒以聽要東焉事聞于府府上之行中書已而報如其請遂以八月乙丑始事閱八甲子而告訖功橋之備四百尺而其高十分備之一五分而殺其二乃與岸等脊之廣得高之半而趾之廣加其什伍上設扶欄為之周法其下為門如半月以醜漕河而限其兩垂以度輓者所用錢以緡計者十二萬五千有奇役以庸計者二萬四千有奇今總管郭公既率僚屬觴酒橋上以落其成且謂文貴編戶民非有名田稍食貨殖奇贏若它大姓比川梁遠路官實領之而文貴頗能較其衣食之餘以紓有司之急不宜無以示勸相乃伐石俾潛執筆書其凡而刻焉夫以大夫尸利物之功而長民者能表樹之以寓其風厲之意是皆有司常事之所不及而於法宜書者潛不得辭也傳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是邦之人誠知亦感發而慕效焉則夫可以脩廢舉墜而出於有司常事之外者其屢書不一書尚託始於茲橋也文貴之可稱道而不繫於橋事者茲不書

婺州通濟橋記

婺瀕谿為郡二水薄城南合流而西其勢滋大距城一里所故比舟為浮橋以達往來霖潦暴溢短弱弗支舟數敗散水湍悍不容萬艘成有急而冒險以進多致覆溺西峯及菴禪師闢人之病已甚謀伐石作橋以利永久禪師名德之重尊官大吏豪商富民莫不慕嚮之輸財薦貨狎至宣慰使合刺解金吾公為移開闢徵善工而授役焉度地於浮橋西若干步排積沙以定其基布橫木以實其底象石子潤者十有三旁為兩隄中為十一頓凡頓之形西正方東則小脰而刻其上以殺水怒起大德

四年秋九月訖十年春三月兩隄十一頓皆集未及架木為梁而禪師遷湖之道場尋委順示寂抗游民沈甲斷髮為頭陀走京師給權貴人言我及菴弟子願假外護以里橋事權貴人不知其詐為請于東朝既得請南還則並緣取民財奪商人木聚共患之郡長吏亦遭其凌侮而弗堪也乃發其姦陳之臺司以聞于上正其罪沒入其錢遂罷橋局而毀石頭石堅緻不易動僅仆其五而止延祐元年冬十有二月也禪師之法于雲牛芻公嘗以橋不可廢訴於官議又不決元統二年春部使者徐公甫下車即詢民間利害當輿除者有樂文雲龍公時主兩峯法席亟以茲橋為言徐公矚然謂人之為民害者宜繩以法橋以利人不宜因人而廢親署公楨為申明之未報會徐公入叅議中書省事白於宰相執政咸以為橋梁與不急之役異詔旨甚明有廢必舉無可殺者符下龍公首聲衣盃以倡興作江浙行中書省既給以前所沒入之錢二萬餘緡行宣政院亦命開壇集眾僧受具戒得香幣之資為錢五萬緡乃市大木於甌之遂昌募良匠於閩南江左以至正二年夏四月庀事今工部尚書慶喜公前刑部尚書張公並持部使者節而來躬泚眦之且輟俸金以增役費寮佐及所部吏民仗助恐後二公復併志壹憲殫其勩相程督之勤於是諸頓悉完頓之高去水四十有一尺貫以木梁被以石甃高出頓上又八尺而橋成橋之脩七百八十尺廣若干尺覆以屋如其階廣楹間五十而為殿者三為亭者二殿以安觀育大士泗洲僧伽玄天上帝之神亭以寘四天王因浮橋之舊名榜曰通濟其年冬十月既望張公率憲府暨文武官屬以落焉俾來俾為之記古者以夏正之九月

成徒杠十月成與梁有司歲一治之耳是役也邇其造端之始已不啻四十年而一作一轍卒有侍乎任風紀者力振舉之獲著令以從事乃克就緒其廢興所繫固非有司每歲之常事所可驟論夫何以措其誦美之辭哉昔泉州守蔡公記萬安渡石橋第叙役要而不及其益春秋之法所謂直書其事具文見意者也滑不使敢竊取斯義考其廢興之故而備記之用謹歲月云爾

昌平縣石橋記

由都城北抵上京其驛十有二而昌平之為縣當其第一驛駘水運關關中橫絕通衢霽濤暴至則水湍悍甚人莫利涉縣尹畢侯以為昌平今畿縣大駕時巡次舍在焉凡侍從之臣宿衛之士與夫外頒教令內奉職貢使客傳遞之往來率由乎是為長吏者曷敢弗謹迺規貨食募匠備揆日之吉架石為橋其備六十尺而其廣得備四之一自始作至訖功為日若干車者無濟盈徒者無厲深而民不知有役咸相與誦美之掌其驛事者官君琪持父老之言來論曰吾畢侯之為人素慎重雖居劇縣善操簡以御煩見謂材敏然以廉平不苛民樂其業田里安於無事用能以暇日致力於茲橋頗有紀而附見其治行之樂勤諸岸左以貽永久古者列國有四鄰賓客之交入其境而門關遠路廬館川梁脩除之不時猶或譏其失政矧今百里之外警蹕所臨有能勤其官敬其事而不忘乎嚴飭具備如此可謂無失政矣豈徒一時興作之功有足稱道哉庸弗辭而為之書善觀政者有考於斯則它治行固可推而知也畢侯名文質濟南士族其出宰也由朔正掾外補云

婺州路新城記

婺在吳為東陽郡在梁為金華郡隋肇置婺州 國朝即州建路設總管府而郡城之朔始靡得而詳圖志載宋宣和四年知州事范之才重築周十里基三丈面廣三之一而高倍之舊為門十有一後室其四而存其七東曰赤松南曰八詠曰清波曰長仙曰通遠西曰朝天北曰旌孝遠今二百有三十年地壞非葺非一日矣聖人有作一視同仁八荒之內莫非我室我闈林林總總之眾相安乎鑿飲耕食無分乎此疆爾界而皇靈所被封守有截隱然若天險之不可陵不假參以人力也願以承平滋久執事者習於因循忽於細微不測之變起乎倉猝中區倏擾而旁州比縣民謫不寧於是行中書省用江東浙西列郡之請俾治其故城而新之以備非常謂浙東地瀕鉅海尤關於要害併下其事于帥聞令都府相其便利而講行修築之政焉婺實肅政廉訪司治所今副使伯嘉訥奉政公僉事禿滿鐵穆爾朝列公奉議王公武暨照磨某官王君某咸以為有備乃可以無患此古之良規今之切務屬總管太中陳侯伯顏不花亟謀興作僉事鐵穆爾奉議公適至交贊其議陳侯亦自任為己責而不取後爰領其役于州縣州縣之長吏各率所部之民來聽要東資糧既具匠備既集乃撥日以死事大家則量地而賦工中產則輸財而佐費腐落屏蔽次第就緒然以古之言地利者蓋曰高城深池今外壕堙塞城已高而池未深也不可憚其勤而讓於方來由是役既輟而後舉藉向之役所不及者使出錢為備直募閭民來即工而官給其食推求故道疏鑿而濬濬之州縣長吏則更休迭進以董其役副使公首尾親臨督視命

奏差錢元丘岳與本路總管府判官周九鼎及颶州路青田縣尹葉伯顏等相繼總其工程而為之經畫勸相經歷某官某知事某官某若某繼至副使公籍其功助為多焉城之綿亘悉仍其故址以尺計者一萬七千七百九十厚二尋有四尺高二尋有二尺以今昔之度準之俱有加於舊鎮壯雄峻則昔之可無也七門並啓局鍵如式而西北二門皆環以甃城甃石為路脩

與城等索壁為堦其崇五尺屋于門觀之上者七以謹候望屋于雉堞之間者三十有六以嚴撤巡其南因大溪以為險此東西三面壕之脩以尺計者八千六百二十有五廣六尋二尺有八寸深二尋有六寸障以三鈞橋過以三石壩壅高水絕則列樹七星橋以防其空卸屋于壕斬之旁者三十有六而樓戍率於其中凡城之役起至正十二年春閏三月己亥訖其年秋七月乙酉積日為百有七壕之役起是年冬十月丁卯訖明年夏

五月甲申積日為百九十有八而畢潰于成居者有特而無恐往役者以今之所宜為而忘其勞陳侯使叙次顛末以授晉曰其為我書而鏤諸城隅用昭示于後人潛竊惟易於萃戒不虞而重門擊柝有取於豫使節節蓋整為會府民物萃聚發盛業

刺敵戒無虞而陰消潛弭茲觀之萌誠有不容緩者鄰境之抱敵相聞而整獨按堵如故居安慮危思患豫防及是開轂而汲汲焉國所以固吾圍夫豈過計也哉矧今風紀之司弘宣德化而人知尊君親上撫字之官博施恩信而人樂趨事赴功且將以民心為垣牆士氣為樓櫓精神翕合與山川之脈絡相為

流通益重金湯之勢而於地利人和兩盡之矣國之保障未求是賴嗣為政者所當知也可無書乎州縣分領其役者蘭溪

知州唐棟判官許文儼金華達魯花赤阿速白尹徐允益東陽丞蔣受益把札普化義烏尹周恩泰丞小雲失帖木兒求康主簿李勳武義尹郭斌主簿陳以成浦江主簿暗都刺攝錄事司官楊仁張仁府僚主文墨書其役要者提控索牘兼照磨孫彌德也

紹興路新城記

皇元建極四方攸同文恬武嬉逾七十載惠無不知因乘間竊出而弄潢也之兵釜中存魚尚假息於海瀾封長蛇吞肆食於河洛重山浚谷野林荒墟毒蟲蟻聚之輩往往相挺而起蔓延及於祝城而官府邑屋之盛麗陸海珍異之富饒一夕而燼至正十二年秋七月十日也紹興故越地杭越相距百里而近諺言相驚人不自保扶携而去閭井為空御史檄浙東廉訪司分臨坐鎮之於是僉事禿滿帖穆爾朝列公乘傳星馳而至時鄰境之遺孽猶未盡殄公亟募義勇民丁佐官軍扼其要衝以遏其奔突招集流散復業者一萬五千餘家士氣既充民心亦寧而未以為藩籬之固公首輟俸貲倡眾大治其羅城開着咸歡趨之城之周迴四十五里度其當修築者四千五百二十丈六尺九寸賦於有田之家俾隨苗稅之高下而致其力相城基之存否而以一文為率報至二十石則使因舊而繕完糧至四十八石六斗則使圖新而興作糧不滿三石則令助其費每民田一畝出鈔以錢計者三緡官田則減於民田而出其三之一無田者則令傭工就食而仍給其直城之址厚四尋去其厚尋有四尺以為城身之高去其高七尺以為城面之廣身與面俱帖以石而紫甃四尺以為女牆下設戍屋五區上設巡鋪一百

二十五里夾城內外濱濠有路以通騎士之往來其內有慢坡以便運卒之登降為門者五為水門者六皆錮以鐵而水門之半為鐵寬正東與東南正西與西北四門各有甃城抱其外正北則為重門以代甃城門皆架石為洞高尋有六尺水門亦如之上各有樓又建望亭及發號之廳於城北隅之戴山公以門之藩名乃前代所命更製為新名以易之正東曰雲瑞而水門在其北 里曰朝陽東南曰會稽而水門在其北 里曰東明正西曰常禧而水門曰澄清西北曰承恩而水門曰拱辰正北曰泰安而水門曰永定正南惟水門曰興利始事於是年秋八月而訖功於明年春三月公既今州縣專官庇其從復命總漕府判官李若愚推官錢德誠錄事判官瞿榮智為總制官以受投要而判官高明推官馮某王某分督其工程書吏伯岳解郭墳養差張與義則巡察其勤惰而勸勞之今達魯花赤伯篤魯丁正議公初淮郡政未連它及獨於茲後尤盡心焉謂不可無以序其成績告于後人爰命儒學教授杜易扶其實而屬潘以記潘竊惟越於三代為遠國東漢立會稽郡包跨二浙七閩之境而撰封益廣唐以越為浙江東道節度使治所後改置觀察使而以越州刺史領之自是越常為會府兵衛之雄強城池之嚴遠悉與之稱而其地東奄溟海西界瀟江南躋北阜環拱森列山川形勝千古一日網緲曠戶人事革新今之為郡雖同於支屬風紀之司則異時觀察使之任也持節所屆左控右引事權合一脈絡貫通風采振揚方面增重隱然有不可犯之勢而斯人之類莫不倚為磐石之安豈非金湯之大者乎凡所可記不止於平板輪程土物議遠通揣厚薄量功命日而已庸弗

辯而為書

永嘉縣重修海隄記

溫為郡俯瞰大海江出郡城之後東與海合直拱北門枕江為亭榜其顏曰四時萬象候館在焉使指所臨長吏迎勞無虛日亭之西為市區百貨所萃屢氓賈豎咸附趨之江濱故有大石隄延袤數千尺舍舟登陸者阻泥淖不得前其俗率於隄之旁為石路外出以屬於舟次謂之馬頭凡為馬頭者二一以俟官舸一以達商舶云先是江水過於沙洲由江心寺之西逆派而上勢奔突莫支隄數毀繕治之費公私交以為病至順二年秋水暴溢括蒼山中被郡境颶風激海水相輔為害隄傾路夷亭隨仆永和益倉亦圯水怒未已且將破廬舍敗城郭永嘉蓋郡之治所縣尹趙君大訥謂是不可緩亟議興作俾大家之使於官者分任其事或輸以財或薦以力經畫勸相則身親之以朝夕之盈縮有時也投其隙而賦功焉列巨木為柱而設枳掩其上內攢眾木圍之三周外施其芒以撥浪次填以石次積以瓦礫而實土其中加橫木備其缺側而帖石其背以便行者隄若路暨亭之址悉如之而亭亦復其故始事于三年之春二月訖役于冬十一月費不益於舊而功倍焉俾記其歲月潛惟春秋之法有真書其事具文見意者敢竊取斯義叙次梗槩不復效近人之記事認為諛言以亂其實續郡乘者尚有考於斯

徐偃王廟碑後記

衢州徐偃王廟有韓愈氏所為碑文其別廟在今蘭谿州者里人徐疇實為之記疇辨其未嘗稱王而建安表聘儒記江山之別廟直謂孔孟之徒無道偃王事者古昔帝王事蹟不載於經

而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固多矣况偃王事見司馬遷史記范曄後漢書張華博物志本末甚具至愈之文出而學者家傳人誦之偃王仁義之心遂以暴白於天下後世由愈之言可信不誣也若愈者非所謂孔孟之徒歟儻人賦其家于蘭谿既與州之士民脩其祠事且摹刻愈碑文立石殿廡而屬潛志其歲月于下方潛竊惟湯武以仁義興偃王以仁義亡興亡雖異其為仁義未始不出於心之同然是州之人誠能於愈之言信而不疑則其致力於神將弗懈而益虔祥慶之來下蔭庶之所加未不止也庸附見瞻瞻儒之說而論次之庶覽者得以詳焉

胡侍郎廟碑陰記

胡公仕宋為時名卿娶之永康寶公鄉邑公嘗讀書方巖山中歿而為神發祥其處宣和間封佑順侯紹興末乃賜廟額曰赫靈者初封詰命中語也佑順之號既累加以嘉應福澤靈顯極于八字淳祐間遂進爵為公更號顯應尋加正惠寶祐初再加忠佑抗之南山龍井源公墓次有顯應廟勅命在焉廟不書賜額而以顯應名者因初進封之號也公本以助王師於巨寇廟食于一鄉而其光靈無遠弗被能出雲為風雨農人咸以望歲者望於公凡村墟里社必為祈報之所故公之別廟布滿於郡境不啻數十百區其在吾烏傷之稠巖者里人方氏倡眾為之也宋初發之第進士者自公始至其季年方氏有大治丞應龍以進士起家而族日益大其子孫相率致力於祠事彌父弗懈者蓋亦視公為鄉先達而知所敬慕不徒效俚俗徽福於公而已廟之創造以至元二十六年重興以至正九年新廟告成以記來謁於潛由公之陰佑乎斯民而變化不測有以驚動其

耳目者庸夫孺子皆能言之至於公之奮由一第還事三期七擢州符六持使節選甯計省應踐要途晚以從官全身而退其有德於人有功於國與夫出處之大致非萬紳先生莫能言也類俗著之潛竊惟公之官伐治行有傳在魏國韓公所修宋實錄而文正范公所撰公墓誌論次尤悉謹書而畀之使刻諸石且為之記其作廟之歲月附見于下方若郡志言公嘗奏免滯糞身丁錢民被其賜而為之立廟則傳與墓誌皆無所啓載姑俟博洽之君子而考質焉

忠簡宗公祠記

義烏滿心寺鐘記宋名臣忠簡宗公之文也石毀弗存已父寺僧曰直曰謚實公七世諸孫直先示竊謚今以甲乙之傳嗣為任持爰輟衣孟之資購田若干畝祠公於西廡探家集得舊記重刻諸石而俾潛志于下方謹按公諱澤字汝霖世為義烏人元祐六年中進士第調館陶尉歷龍游膠水趙城今政和三年改官知萊州被縣差通判登州許道士得幸用事者既丐祠而歸備坐削奪羈置鎮江因卜居焉經郊恩叙授監鎮江酒靖康元年以臺臣薦召對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公奏名不正更其名計議使訖不行會選易河北帥守乃擢公直秘閣知磁州河北義兵都總管就遷秘閣修撰高宗以親王奉使過磁公力止之朝廷即授以兵馬大元帥公為副元帥暨高宗正位宸極命公以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俄徙知青州又徙知開封府遂以延康殿學士為京城留守兼開封尹陞資政殿學士公方身任中原之事時宰忌公者從中沮之公以憂憤成疾而薨建炎二

殿學士尋賜諡忠簡公階正郎卹典初行止用侍從恩數進四
官後乃以通議大夫告其第累加至開府儀同三司云公墓在
鎮江之京岷山而立廟於鄉郡使祀於邑庠並著為有司之彛
典繼之生上距公歿二百餘年且去家為浮屠而不忘乎賢其
賢親其親祠事之興又禮之以義起者也潛是用序次其作始
之自并以公官伐之孽系馬公平生大節及功施于社稷者有
傳在國史有遺事行於世茲不書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九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

續集七
臨川楚素編次

發易劉耳按正

新城縣學大成殿記

新城縣有學昉於唐中宗時其禮殿則後四百八十年宋乾道
間縣令取君乘所建也繼取君者劉君景脩謝君夢生張君德
遠皆嘗繕葺之還國朝大德七年又一百三十年矣縣尹魏
君榮欲謀改作而力有弗給僅克營其齋廡門廡而止仍紀至
元之六年今達魯花赤來莅縣事下車之初展謁于先聖視其
棟宇摧敝支柱架漏垂將覆殿大懼無以庇俎豆毅然以興造
為己責遂綴俸資用為衆倡官僚佐吏咸樂相其役有力而好
事之家欣助恐後於是撤故禮殿而新之斥大舊規加其廣著
四尋增其崇者一切龔斷藻繪悉中法式儀象有嚴若服單具
以至正元年夏五月始事秋八月訖功其月上丁釋奠于新廟
諸生駭奔執事惟謹邑里秀民嚮慕就列靡不觀感興起而相
與詠歌賢侯之德非直土木之壯麗足為夸美也竊惟古者有
學而無廟故孔子之廟終漢世不出闕里至唐而州縣學皆得
廟祭孔子為先聖其後學之廢興不常而廟以通祀著於今莫
之有改宋初州縣未有學而新城在唐已先有學歷五季而獨
完者學依乎廟而存也矧今承平寔久治教休明廟學之制於
斯大備有土有人者能汲汲致其力焉可謂知化民成俗之本
也已是役也教諭芮耆孫實身任之而俾士人馬章總其役費
之出納會有詔遵舊典用科目收天下士章充賦而來首取
鄉薦為言詩者第一耆孫既馳書來謁記且謂章之策名有司
乃賢侯作興之效宜牽聯得書嗚呼孔子之道推而極之至於

位天地有萬物皆士之分也文運初復禮殿事新仰瞻醉容如
翫薰英勿忘其所已能而益勉其所未至庶幾不負賢侯風厲
作成之意矣同志之士尚無忽諸遠薦花亦唐元氏名天祐泰
定元年進士也

德清縣學祭器記

德清縣學新作祭器成主簿潘君以書來曰縣有學學有廟高
矣前教諭蔣鈞所置祭器僅四十有九吾縣尹蘇侯之始至也
首以興學為務勒廢封之辭以昭 國典飾廢奉之具以崇廟
貌增廣生員而訓迪勸勵之舉用今教諭胡宗海之請按舊圖
補造祭器之未備者百三十有九鑄爵蓋藍豆登壘勺祭站之
屬如式告完費錢以緡計者千七百五十皆富而好禮之家慕
嚮而悅助之者也蓋侯之撫民有恩馭吏有法而濟之以無倦
今遠譽花亦與侯下車同日克萬於富恭之義併志壹慮俾伸
其所欲為僕居其間雖無能為役亦左右交贊之故未及暮月
而庭無滯訟姦處屏息官府車盈以簡餘力所遺自社稷壇三
皇廟至於公署賓館亭臺庫廡以次畢新凡侯之所設施可稱
道者非一而莫重於禮器之大備願舉其所重為之記它善狀
得以附見焉子惟古之釋奠為禮也略為器也容不必備今既
廟事孔子在著令為中祀牲幣物器咸有定制其禮自朝廷達
于四方而偏州下邑迫於米鹽細故日不暇給春秋之薦章不
廢而已蘇侯獨識其若蟻實怠而不苟於因陋就寡考儀文之
缺而於器數之末有所不遺能盡其職分之官為而歎其事如
此餘可知也庸弗鮮而記之達魯花亦名李蘭奚河西石族蘇
侯名靖世居濮之臨清潘君名子陽子同郡金華人也祭器之

目及助錢者之氏名悉列于石陰云

海鹽州新作大成樂記

古之釋奠折肅升觴而已其為禮也畧故其用樂之始莫得而
詳記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說者或以合為合樂然則釋奠之
有樂其出於古歟若其音節器數則自漢儒未嘗言之前史所
載元嘉之六佾特施於太學開元之宮懸僅設於兩京政和造
雅樂名大晟始頒行于天下而紹興若令郡邑釋奠其樂三成
蓋至是而州縣學有事于先聖先師無不用樂者矣 國家有
因有革存其聲音物器之舊而變其稱號以新一代之觀聽今
所謂大成樂是也海鹽昔為縣時既立學而廟祀孔子運版圖
入職方 朝廷以其地大人駭易縣為州而廟學之制猶循其
故禮具而樂缺有司以吏議所不責久宜弗講至正元年夏四
月陳侯其來知是州首務興舉學政問其籍則為士者百家為
田者萬畝問其春秋之事則有牲幣而無樂侯為之惕然與寮
佐延諸儒共圖之念言儀真有周君若善樂事老而不仕寓迹
於雲間欲正雅樂非君不可侯即俾持書幣迎致焉君曰樂以
尊和不和不足為樂僕觀江淮間所用樂雜出於伶人賤工之
手器不中法音不中律左右高下參差混濁惡足以致和哉苟
徒捐厚費而飾虛文僕弗為也侯曰作樂以和神惟君言是聽
君乃為考其數度齊量範金為鐘而協以古律管彼此適均吹
其律而鐘自應至於琴瑟亦悉自製惟笙磬之屬擇善工使受
指畫而為之集諸生三十有二人教之肄習而以明年春二月
上丁合奏焉在列者無不欣豫於是教授陳某以狀來屬子書
於麗牲之石用垂永久蓋古之設教負重於樂非止用于釋奠

也使之於樂不但欲辨其鏗鏘又必求通其義者相與討論之不可不謂知所本乎諸君子使侯備其時事周旋升降於堂序之間必有聞其樂知其德而鼓舞于鳶魚飛躍之下者矣是舉也有功於教道甚大非徒備其闕典而已可無書乎

浦江縣三皇廟記

醫有學三皇有廟尚矣合廟學為一而俾醫師領其祠事有司以春秋之季發公帑具祭料而折俎升膳焉今制也蓋三墳之書世莫得見可見者非必其本書百家所錄又多恠迂鄙野而爽於用能推其所承傳而播諸民生日用之間惟言醫者為然耳三聖人開物成務之功有託以弗泯其在茲乎凡立學必釋奠于先聖先師禮也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其徒無敢推唐虞成周之君以為先聖醫家者流乃得上授羲農黃帝氏而尸祝之希世之盛典歟 國家仁育庶類將悉躋之壽域垂意於醫事至重而不輕崇廟祀以表章其學者在今式而偏州下邑或不能奉以從事非知為政之緩急者負肯蓋心焉浦江自版圖歸職方踰四十載迨至治初始克有廟于邑署之西南不父輒壞天厝間嘗繕完之而猶未有學也今達魯花赤八時思薄化以廷對第二人由中秘外補再轉而長是邑既興學官以嘉惠童甫逢掖之士尋又以為今之建學立師醫與儒等爾隆於彼而齋於此非所以鈔承

天子之命教也乃捐俸資倡殿而改作焉中為殿堂其嚴像設兩廡旁列四牖外周前植楹星門而齋宿之次論說之所無不畢備經始於至順三年之某月落成於明年之某月書來屬潛記之潛竊惟三聖人之法被于萬世其大庇乎斯人者若天覆

而地載不可以一事名言也百藥齊和湯火熾石之施與易大傳所稱網罟耒耜衣裳舟楫臼杵弧矢棟宇棺槨均之為事爾其不可名言者孰得窺測而擬諸形容哉乃若賢侯之敬恭扶有道宣靈休不宜無以告來者庸弗鮮而為之記餘見於舊刻者茲不重出焉

海寧州三皇廟祭田記

延祐五年知鹽官州張侯克明以部使者北臯張公之命肇建三皇廟于州署之東南州故為縣時橫浦張公五世孫宣嘗主縣簿因議以替其後明年殿成而侯以秩滿去恭定元年方侯存心繼知是州乃克施采章以嚴像設尋增創東西廡及儀門後改號其州曰海寧而李侯愨以至元某年來知州事又為國從祀造禮器遷楹星門前臨通衢右廟而左學齋廡庑會次第畢完今知州張侯光祖洙事之又明年至正二年也以政理之暇周視其所缺自兩廡三門屬于通衢悉加以陶甃疏水為池而環以石隄藻飾華好內外幸新士民靡不瞻仰歎息願獨未有田以供黍盛酒醴取具臨時樂於苟簡侯謂是非所以崇典祀其年春三月歲事而退爰集僚佐共觀俸賞以為眾倡俾醫學正胡某陰陽學錄許某率其籍於醫者三十家籍於陰陽者三百家合錢若干歸購民田若干畝有畸畝以兩青冊留其一于州而以其一併券書藏于學即廟置倉儲歲入以給祀事有餘則以待營葺之須不得輒移為它用凡出納必白於長官之主領學事者侯欲使後人守其要東末久而弗廢來徵文以記之謹按宋元嘉中醫始有學唐天寶間三皇始有廟學不附於廟而廟不出於京師醫鍼按摩呪禁之師生並隸於太常而享

先代帝王之儀制名數專掌於禮部歷五季遠宋莫之有改也我朝言醫及陰陽者乃原其所自推三皇以為先聖天下郡邑咸得通祀焉蓋振古未及行之曠典乃今而舉之土木之役固不止一人一日之力至於有田以祭而廟學之事斯為大備侯之垂意於此則已勤矣若夫三聖人之道既非一疊可以名言而其功亦無一物可以為報緝茲不敢復資以一辭也姑叙其建置之始末及其成規而為之記用告于嗣為政者焉

杭州路儒學興造記

杭於宋為行都士之所聚為京學凡著籍其間得以類申補太學諸生人以比古之外廡四方之士咸附集焉以殿於太學故其規制欄迫庫陋頽出它州郡下檐登須笈而至者殆無所容德祐納土杭為外藩 聖化所暨無間遠邇士風之盛不減異時廟學悉泯其舊久未有所改作禮殿之東有論堂宋理宗書養源堂三大字故在左右前後環以十齋曰進德曰興能曰登俊曰持正曰賓賢曰崇禮曰致道曰尚志曰養心曰率性每齋前列屋為間者五而後為爐亭題扁則文丞相天祥陳泰政文龍諸名公書之堂之比為高閣以藏書榜其類曰尊經者

國朝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高公興所書也大德七年王教授去疾始撤尚志一齋以廣殿甚至大四年倪教授淵遂撤養心率性兩齋以管學官廨舍至治元年進德與能兩齋燬於災總管忽都魯沙又即其地構廳事僅存而可居者五齋率皆局於地勢前阻遠路後逼壓居雖欲充拓使就顯敞而遺基頽不可得也至正二年夏細人之家不戒于火飛燼及毀擔而止持正賓賢崇禮致道四齋與廟垣外比屋而居者數十家盡燬弗存執

事者請割學西隙地益以錢若干緡易其廢址改建論堂四年夏儒學提舉班公惟志方俾之度木簡村而李君邴來為副提舉亟命學正錄直學等按日亦工適當總管趙公璉下車伊始敷投謝君池亦至趙公既銳然以學校為己任謝君亦克併志壹慮而趨事赴功乃徙閣於四齋之故位且為屋掖其兩旁而以堂之故位作新堂及前軒設大小學齋東西對峙肇石刻置閣之比數百步而為亭以覆之殿廡門廡官廳吏舍及故所有登俊一齋下至庖廩之屬什者起之缺者完之舟采之剝蝕者飾治之屋之因舊繕葺更新創造以間計者總若干覽堂涂自門屬于閣二百餘尺土木匠傭之費為錢若干緡為米若干石悉出於贍學經用之餘未嘗以置官勤民為士者亦無所與始作於六年冬十一月訖後於七年夏四月謝君狀其實馳書京師屬潛記之夫政事由人而廢興制度隨時而損益必人與時會乃可以舍舊而圖新

今天子嚮用儒雅嘉惠斯文羣臣承宣德意如恐弗及經之營之室苟美矣息馬游焉士何事乎誠能充類致思而知吾之所居廣居兩位正位所行大道非人之所能廢興非時之所能損益必有感厲奮發求至於聖賢之域而升其堂入其室者則賢師帥振起作新之功不止若今所記而已潛既序其工役之槩併志所望於其士者如此云趙公至治辛酉龍飛進士今為禮部尚書班公前集賢待制李君至順癸酉廷試第二人謝君宋丞相太師魯王五世孫也

鄉學記 霸之益津人官君琪即其西鄉所居作學舍合諸莊子弟俾肄

業其中且為廟像先聖先賢以春秋且望莫謁如學官法念不可無以示永久爰狀其事走京師請奎章閣侍書學士內翰廣公為之記公方有大論議未暇如君琪請迺以狀授滑俾執筆而書之滑惟古之施教導民有本有原必由鄉以達於國是以六鄉之吏去民愈近者為教愈詳一歲之中州長之屬民讀法者四黨正七族師十有四而閭胥則無時焉若夫二十五家之閭則又有門塾以任焉而已若為之左右師雖閭胥弗親也故上之教不煩而民之為士者恒足賴故其詩曰做介做止茲我髦士人生其時獨何幸歟今郡邑用著令既感得立學承宣德意而崇厲之厥有師帥而鄉閭之教希闕弗講雖有朴茂之賢何以培其根而達其支也哉君琪不自耀其材以取顯仕而主昌平之候館固非有長民者之責迺能汲汲焉圖所以私淑其人如此可謂有志于古矣昔者魯修泮宮而春秋不書說者類曰此有國之常事爾君琪之為益禮之以義起而出於常事之外者也可無書乎凡廟學總為屋名千楹費錢若干緡經始於至順二年春二月而落成於秋八月翰林直學士趙公子昌與君琪居相望實有以相之其來請記則冬十有二月也

文學書院田記

昔州縣未有學儒先或擇勝地建精舍以講授為政者輒就而褒美之號曰書院宋初天下四書院而已然惟白鹿睢陽之有田僅見於傳記皆上之人以是而厚其養未有以一鄉之善士專任其事者其後命州縣咸立學而學校之官徧於天下書院之創置亦日增多我朝尊右儒術以風厲乎海內聞者莫不知勸有力而好事之家往往構廣廈以崇祀事較良田以豐廩

食其為書院者遂與州縣學並立而布滿於四方既奉瀛洛乾溥二三大儒以為先賢而於前代名臣山林高蹈之士有所弗遺凡尸而祝之者非其仕國則其鄉邑也孔子之門從游三千連宵七十獨子游為吳人今常熟州實其所居里南州之先賢孰有加於子游者乎家窶子賦莫有能表顯之者州故為縣時孫公應時知縣事嘗為位於學官講舍之西偏率學士大夫及其子弟行釋菜禮而未克為專祠後百五十年為今至順二年州人曹君始出私錢買地作祠宇而闢論堂於其後列齋廡於其旁有司因為請於中書設師弟子員而揭以新額曰文學書院曹君既贖以田一千六百畝有奇恐旱乾水溢之不虞益畀以田二千六百畝有奇其田有苗稅而無力役春秋之事得不匱乏為士者亦有所蒙賴而得以藏備游息於其間爰狀其實屬潛記之潛竊觀孫公舉曠古之缺典意甚美而為事簡略特以先師朱子之記而見稱於人曹君乃能愛其所有而汲汲焉致力於孫公之所不及固已不易以一鄉之善士而專任樂育人林之責亦古所無願欲以潛之蒙陋嗣為之記而自附於朱子之末安敢犯是不韙哉惟朱子之文天下學者莫不家傳人誦之況為其州之士而羣居於此豈無聞其緒言而興起者誠能相與勉焉朝益暮習而無苟利乎為養之厚必有異乎今世之所謂文學而不為昔人之所謂賤儒此則朱子之所望於來者潛無庸以勸說為也

傅氏義田記

為傷之北鄙有義門者里人傅氏之居也傅氏之長曰某過子而言曰家故有田四百晦合族而食五世矣以羣授子姓之蕃

行也歲率用八晦之入食一人而籍其餘可當十人之食以給
賓客百頃之費吾懼夫父且弗繼而無以善其後也吾嗚呼私
焉耳矣蓋得田凡若干晦別儲其入為子本而權其奇贏俟它
日更購田以附益焉是不可無告來裔使成吾志以惟子也請
嗟乎義之名孰從生乎親親仁也因時制宜義也禮之所由起
也蓋子聞之古之制禮者為之井田以同其利為之比閭族黨
以均其安夫然後教以有急相賙有喜相慶死夜相卹疾病相
養猶患其未足以勸親親也於是乎有宗法焉而非會居聚食
之謂也服窮于總而同姓殺于袒免是以祖遷於上聖人莫能
存也宗易於下聖人莫能止也戚也而日以疏勢也繫之以姓
而弗別繼之以食而弗殊則是疎可使戚也其所因者本也循
其勢故教易行達其本故道可久聖人惡有術以強合之哉大
雅曰飲之食之君之宗之王者之大政也田制壞宗道廢仁人
孝子不得由乎先王之禮之盛而各以意行之假區區生養之
具以收聖人之所不能合夫亦有取其義云爾也充其義而仁
不可勝用也記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讓讓在乎勿
替引之而已書而歸之俾刻諸石豈非其所望以扶吾義於百
世而弗墜者耶旌異之實存乎篤記條約之凡具于碑陰茲不
書

湯氏義田記

湯氏在龍泉為鉅族宋南渡時岐國公思退以文章家致位宰
相族益著岐公之伯祖太中大夫祐後九世是為武翼大夫大
郎武翼生望以父蔭諱其弟始不有世祿有子曰鏞字伯韶生
十三年而德祐失國遂隱不仕人稱之曰石屋處士云處士君

既不仕則限迹民間務為生產作業家以苟完自奉甚簡薄而
樂振人之窮急謂仁民愛物宜始於親親乃置義田以贍同族
其為田二百畝歲可得穀四百石擇族人廉謹而有幹局者俾
任其出納月給人五斗有養者二石葬則半之產子者一石再
有子則倍之子始入學子錢三十緡嫁女如入學之數娶婦則
減三之一年七十者每歲帛一匹能自業者弗預不知檢飭而
有子弟之過者罷之大畧倣范文正公之成規而微有所損益
其為施貧活族之義則無以異也蓋范公有志於是者三十年
墜出臨方面入踐政途位充而祿厚始克終其志岐公方貴顯
時未及為而處士君乃以一布衣為之可謂難也已然嘗觀三
王之民皆有常業食飲服用之須不必仰於人而後具公卿大
夫所受田祿亦有等差而不得過其制安所取羨田以為相賙
相卹之資乎若夫合族之道又非衣食於我之謂也厥今田制
之壞宗道之廢亦已久矣有能以義起禮而崇其恩愛於服窮
親竭之餘不愈難哉處士君三子長濱次濬次京濬不幸先卒
濱與京是繼是述弗懈益虔而京不遠數百里走錢唐求子書
其事于石以告後人俾勿墜孝子仁人之用心何其深且遠歟
是固予所喜聞而樂書者也處士君之言行前進士葉峴既以
銘其墓茲不復云

鄞縣義役記

浙水東州縣隸慶元大府者六凡所入田租鄞以一縣當其什
五諸名額及非時之湏稱是取民為最夥而其為縣在鉅海上
號東南一都會故伯守將若它司以轉漕市易鹽筭之利有事
于海者悉泄治其虞一切趣辦用民為最繁富者巧自辟匿貧

者日削而弗繼吏鯁鯁焉惟期會之或後為懼而公私交病矣
天台周君之為丞也會 國家申嚴役法豪右以它名數自占
者毋敢弗與周侯進父老具宣德意且教之為義役於是縣西
南五十里林村之民次當受役者三十有五家首相與謀賂物
力之薄厚各捐已稟得錢七千五百緡為子本推執事者五人
標其奇贏以供百役之費而存其母常勿絕復推其五人日詣
有司以聽徵令歲終則更休焉厥既條上于縣周君合長佐白
狀大府而定其要東因廷酌父老以為眾勸勞鄉比并爭慕為
之其致力也均其待事也易盡胥悍卒不得舞手其間而民益
忘為役之勤其效可睹矣周君以秩滿去父老過子而請曰願
有紀庶樂夫嗣為政者知有以相之俾後之人毋棄其成也昔
者孔子稱子產使民也義夫義也者固古之所以使民也今也
田里之人不愛其力相率以聽於有司而謂之義役非上之人
以義使之而能然哉是蓋子產之所以為鄭而孔子之所與也
其孰得而廢之然則可託以求父者有不在予文矣周君名仔
肩延祐五年進士其來以七年二月而義役行於至治元年正
月其去以三年三月云

邱氏義塾記

華亭邱君天驥家于縣西南六十里自希翠巖處士遺築弗居
而志在澤物遇其鄉之人委曲纖悉一以惠利不自謂若是為
已足又將使之脩其孝悌忠信而為士君子之歸惠夫去庠序
之遠而其子弟無所於學乃捐私錢即所居之旁闢義塾矚以
胥浦風淫山三鄉之田二百十八畝有奇禮名士主其芻豢
里中之俊秀而教育之二子彌遠彌堅咸克成其志而力相其

事處士君既以高壽終而彌堅亦卒彌遠先矣懼來者或隱其
成則列其田之步畝鄉落以狀白于官示不敢有且求予記之
傳曰家有塾非家各有塾也二十五家為閭乃有塾以有道有
德者為之師而閭中子弟無不學焉黨之有庠遂之有序蓋歲
時屬民行射飲讀教法正齒位之所也為士者固不必常在其
間而其為閭塾者則無地而無之故其詩曰彼介攸止烝我髦
士民生其時抑何幸歟三代而下禮缺學廢以漢唐之盛而郡
縣不皆有學雖或有之而設置不常宋制惟濬鎮乃得立學其
後用執政大臣之請而學始徧于郡縣我 朝因之自京師至
子偏州下邑海陬微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有學凡所以嘉惠
而振飭之視昔有加可謂備矣然以郡守縣令為民師帥者恒
迫於職務之繁而不得專意教事其以禮屬民僅若有見於春
秋二仲與月之旦望况夫里居之遠枚州邑者欲以時會于庠
序而瞻其禮容聆其言論且不可得非其鄉之善士以義起禮
采古人建塾之遺意以為私泮之地則秀民之能為士者果何
賴乎處士君誠所謂一鄉之善士而鄉之秀民賴之以為士者
也君今已不可作而其嗣人能近續之如君之存弦誦之聲以
而愈振將見歲脩游息於斯者皆得以培其根而達其支成其
林而就其實它日必有能以幼之所學為壯之所行而措諸事
業者矣至是然後為學之成而可以見君父子有功於斯文豈
不偉哉義塾創於元統二年之夏四月其來謁則至正二年
之秋九月也

戴氏義塾記

嘉興郡城東北六十里曰白牛鎮居人數百家為其鄉之望者

曰賜谷廉士戴氏諱某患鎮學之弗立而後生小子無所受教規創義塾以私淑乎里人有志未遂而後復二十年其子曰光遠始因其經畫之素度地於鎮東若干步廣袤可二十畝而贏程土物略基址考正面勢石匠簡村椽日興作先聖先師之殿峙其中論堂踞其後齋廡翼其旁遂無宮門下至庖湔庫庖直舍之屬為屋總四十有五間陶甃點壁績壯而不華圖史之藏什器之須纖悉畢備周以絳垣環以幽篁佳木花徑果隲而瀟其流泉為菱荷菰蒲之區又十畝不啻起至正某年某月訖七年某月而告成八年春二月乃延儒師招來學用仲丁行舍萌之禮退即講席俾存進而請業焉四齋職教者各一人生負恒百五十人割上腴之田五百畝以贍之既卒成前人之志又將有昭示于後人而圖其永久於是慈谿黃伯成甫以高文宿德主領教事俾來求于記之子聞昔人有言惠有術也養有道也惠不在豐而在乎不費養不在大而在乎不窮豐而多費是知愛於彼而不知愛於此非其術也大而易窮是知愛於今而不知愛於後非其道也惟其不費故可尚也惟其不窮故可貴也戴氏父子其深知夫惠之之術養之之道矣乎古者五家為比五比為閭閭側之兩堂為塾大夫士老而不仕坐其間為左右師合閭中之子弟而教焉今之義塾猶有其遺意若夫屋室之多為閭至四十有五則不止於門側之兩堂學校之眾為貧至百有五十則不止於二十五家之子弟是皆非古之所為其為惠也豐矣古者步百為畝而以百畝為一夫之私田民無不受田之家而士不必仰給於學令畀以田五百畝則十家之產也而况今一畝為步至於二百四十又不止十家之產而已是則

出於古之所無其為養也大矣天之生人也莫不賦以仁義禮智之性聖賢與塗人本無以異因其根於心者使之親師取友朝益暮習而日趨於善遠夫深造而自得皆其本然之固有初非損於此以益於彼斯不亦惠而不費乎物之聚也有數而其用也易耗雖封君之富欲以萬鍾為弟子之養尚恐廩人之粟有時而弗繼今乃欲以布衣養徒之事自任而致其力馬使之因地之利歲取之而不竭利於今者有以施及於後斯不亦養而不窮乎蓋設教必有先後次第此特導以幼學之節而養其良知之本云爾它日由是而以俊選論於鄉以賢能登於天府授之以政將見利澤之加於人為惠益豐焉為養益大戴氏父子之功奚獨善於一鄉而止乎按郡乘宋名臣陳公舜俞其地人也舉進士應制科皆在前列以山陰宰召試館職不就而上書力詆青苗法忤執政意謫為監當官公以直道自信無所回撓每跨犢往來山中自號白牛居士人遂以名其故里諸生息斯游斯仰企前脩儀刑未遠誠有所感慕而興起安知無如公者出於其間戴氏父子且與之同不朽矣此又予所厚望也庸因記事而弁志之以俟焉

沈氏義塾記

湖之歸安東七十里是為花城其鄉之好義者曰沈君家故業儒君之父處士公遺外聲利不有仕祿而樂出私財以振人之急謂親親仁民宜有本末次第首圖創義塾義塾以教養其族人未及就緒而歿君以為前人之志不可不續爰以至順辛未捐田五百畝建義塾構殿宇安先聖先師像其中以春秋修釋奠之儀闢講舍齋廡延宿儒為之師而聚族之子弟俾隨林以

受業鄉人來學者弗拒也尋復以至正乙酉捐田五百畝即義塾之南立義莊屋以間計者若干歲取其田之所入以實之擇族中之長且賢者同主其出納貧無以給者與諸費者量薄厚之宜制隆殺之等而周給焉大抵本於昔人之成規而微有所損益懼來者弗克嗣其志則以聞于外宰相執政及部使者咸報如所請沈君既求里之寓公記其義塾而義塾未之有記乃叙次其事以屬筆於予古之有國家者必度田授民以厚其生立宗以族以教之親愛自其法不行於後世而民之失其養者日多風俗亦日衰薄然而萬古一心萬心一理田制壞而此心不與之俱壞宗道廢而此心不與之俱廢仁人君子苟究其一念之良心推吾有餘資彼不足使得遂其生而登其油然親愛之心豈非禮之以義起者哉是則生子千載之下猶為三代之民也傳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有能慕沈君之為而興起焉將見人各親其親而同字之內無一夫不獲其所矣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善繼善述者所宜盡心也戚戚兄弟莫遠具適秉彝之良心誰獨無之予弗辭而為之記者匪徒以勸沈君之後人葆承而勿墜亦以為富而好禮者之勸也沈君名野先字進之今為進義校尉江浙財賦都總管府照磨云

諸暨州鄉貢進士題名記

潘佐諸暨之明年州人士有同升於春官而旅進於天子之廷者其調補而歸也學正陳繼龍既合鄉薦之士為題名而盡其左以瑛且屬潛記之潛惟

國朝以科目取士著於令

列聖相承守之如一上以繼志述事下以立邦家太平之基甚

盛德也越於東南稱都會異時人林輩出起進士至宰相者有之自版圖入職方章達之流相與蹈詠為日已久如種待禮通惟其時是以詔下之日莫不爭翔競奮以自廁於英雋之列獨是州閱十年而皆計吏第奉常者始接踵而起後先相望滋不乏人其科級之優又旁州比縣所未有也惟其發也不亟故其就也愈偉則其進也孰禦焉雖然士非科目不能以自達至其措諸行事足以被今而垂後者恒有在平科目之外苟徒誇榮侈盛而以為稽古之所蒙豈賢師儒昭示上德風厲學者之意哉肆成人有德潛與諸君子求無作焉可也小子有造潛於求學之士蓋日望之

南山題名記

婺之官學於杭者每歲暮春必相率之南山展謁鄉先達故宋兵部侍郎胡公墓仍即其廟食之所致祭焉竣事遂飲于西湖舟中以叙州里之好大德八年春三月癸亥會者四十有四人魏國趙文敏公時方以集賢直學士領儒臺滑幸懷從先生長者之後而趨走於公履屐之末逮今三十有九年乃以非才補公故廩暇日從鄉僧游龍井觀公舊題而興道其故事咸謂不可久廢而莫之舉亟以白于宣政副使王公合同郡大夫士暨方外交四十有一人以至正二年春二月癸亥復會于南山追數向之四十有四人存者殆無幾或顯融於中朝或隨牒調補於遠方或已倦游歸休於家林惟潛忝有祿食于此而得齒茲盛集未知後三十有九年今之四十有一人重來者誰歟古人云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此題名之所為作也諸公謂潛宜題識其首是用弗讓而直書其歲月以俟後之覽者焉

天目山禱雨記

至正二年夏四月不雨江浙行中書省宰執都司親禱于杭之
宗陽宮俾真人唐永年為作符檄朱書鐵簡命道士持詣天目
山祈靈於兩龍祠仍遣吏同臨安於潛兩縣長貳奉香幣以從
十五日乙卯抵太微蓋元洞天至道官白于靈濟顯澤昭德聖
烈王十六日丙辰黎明以楮鏤籍跡狀符檄投諸龍池跡狀符
檄皆逆流北上俄若有啓其封而展之者至洞口遂與兩楮鐵
簡俱沉水中已而陰雲四起下山甫一里兩隨至亭午抵玄雷
山真慶觀白于護國庇民廣濟明著天妃之神以楮鏤籍符檄
鐵簡投諸龍井如前儀符檄獨浮不下或謂此天妃祠而緘題
云玄雷龍王且其弗納乃以意默謝封忽自啓而沉還至於潛
縣解雷雨大作潤澤所被合境告足爰命儒學提舉黃潛直書
其事先揚神休二十日庚申謹記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續纂八

淨居寺記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易劉自校正

黃巖山在吾烏傷北望之森然其起如鷲其伏如踞其支而出
也如趨如附且二十里靡迤而不絕抵縣治迺已由山之趾緣
峭蹊而上磬折行清池古木間至其腹重岡皆積周如四墻則
又窈然而深有佛廬曰淨居院唐涉公禪師行道之所也先是
山皆榛莽孰狸蛇虺以為窟宅推蕪之迹所不通涉公以雙林
緇錫猥眾欲去喧而就寂咸通中始來隱于此結茅自蔭宴坐
磐石上人無知者久乃得棄蔬澗水濱遂相率訪求之既見而
高其行為闢地治棟宇如它浮圖居且白狀于刺史以聞賜寶
勝額宋大中祥符初易今名景定未大白丘珏公以癡鈍嫡嗣
領天下第一山理宗甚尊禮之故其境以人而益勝子兒時避
兵山旁民家屢往憩焉仰視殿堂丹采皆黑昧父老指石羅漢
云相傳池水嘗夜出光怪因得此像十六及石磨一或以為盧
山驛宗寺故物莫知何以至此又指前鉅閣云此御書閣舊盧
理宗所書荆叟兩大字荆叟珏公自號也後子游宦四方不能
數造其處屬者偶過之則文栱華棟晃耀林谷中嚴金相後列
王函花香物器備完無闕上人法暉揮予而言曰暉少得業是
山今老矣大懼無以續前人之遺緒經營積累殆十星霜佛殿
則剝於泰定元年之十月藏殿則落於至順三年之二月僧堂
兩廡次第畢新蓋其材則因山之良食則取歲之羨不足則繼
以衣盂之私雖未嘗持薄走民間里中好事者捐錢為助亦弗
拒也竊不自揆將馳書謁辭以紀歲月而辱惠顧馬敢遂以為

請嗟夫今之為佛學者方務飾空言以相高凡塔廟之奉類指為非道之所存而不屑其意上人總能達理事之二汲汲焉扶植振起之豈非難哉予觀茲山土堅石秀水無暴湍杉櫛松楠竹箭之產茂美而悅澤清泠所鍾固宜代不乏人高山仰止涉公之行業珥公之名德未墜也網罅繡繡戶上人之功盡可

滿心寺法堂記

浮屠氏之居在吾烏傷者四十有八唯滿心為寺據湖山取勝巖南距縣解百八十步而近歲時祝釐與凡檜檉之事咸集焉縣大夫率僚屬備服就位稱萬壽已必聲鐘伐鼓合諸名山大比丘之上首而推其警敏辯慧無礙者俾舉揚乎師說以啓天人龍鬼之聽學徒得持所聞用相叩擊環而觀者動百千人非有崇階廣窗宵座蓬筵則說者不嚴聽者不肅不嚴不肅則不足以契感通之妙而昭報上之誠其演說之所豈餘列利比哉主是山者以甲乙相授受至普澤師而仆者必興缺者必完獨法堂未有所改作以梁問題識驗之歲行十周天矣懼愈久且壞乃與其徒蘊謚撤而新之地之亢爽不殊於昔而棟宇之偉麗宏敞視舊有加堂之後又增創重閣妥故所奉普賢大士以至順三年春某月正事夏某月記功市材甃楹匠備總費錢若干緡出於師與謚者什九而惟梓智慧泊里中十數大家之為助當其什一程督勸相則印傳悉力焉蓋寺產素薄師雅不欲飛奇釣貨以病民而壹以身任之謚亦能不為忝繁計惜竭已瘁倡眾以成師之志往來之人第見夫丹甍翠栢隱顯於水

光山色煙雲曉靄間而其為役之殷也按圖經唐武德四年嘗即縣置綱州七年復廢州以為縣寺實州署故址建立之歲月靡得而詳其先歸宣化咸通九年更踰聖化宗開寶五年始易今額而猶以綱名其山者麗州之舊也潛既為記堂之成而寺之本末前無所登載并記之潛亡日歸休故廬聖鷲驚行邀在天上幸獲從里父老拜舞退而升斯堂庶幾觀優雲鉢華之一現而於其為法或與有聞焉茲不敢緣作記勸記而僂言之也

鳳皇山禪宗大報國寺記

昔在 世祖皇帝執金輪以御宇內聲教所暨與如未化境相為遠邇普天率土悉主悉臣惟宋人藉中華之運保有荆揚益三州之地久而未服至元十一年肆命宰臣會師南伐不三載而勝國之社遂墟二十一年有 旨即其故所居杭州鳳皇山之行宮建大寺五分宗以闡化其傳菩提達摩之學者賜號禪宗大報國寺乘法力以暢 皇威宣天休以隆 國勢也比丘妙齊承詔開山 朝廷既授以田若干畝而蠲其稅賦齊復置宣典莊田若干畝而賞用日益豐夫何嗣其後者因循架漏歷歲滋久寢就衰削延祐六年又以不戒于火而寺盡廢側金布鞠為荆榛其明年江浙行中書省左丞相脫歡答剌罕領行宣政院事擇可任興復之寄者得大訖以為住持訖既蒞法席則告于眾曰 世祖皇帝肇建茲寺以鎮南服非它列利比宏模偉異當垂之億萬斯年有堅必舉吾屬之責敢憚其勞勤乎於是耆舊僧法

獨馮智理慮以贊其經營聚貨食召匠傭斤基址簡材甃將師
日以龙事首令善於官宅地形之術者測景辨方審其面勢寺
故東向易稍近南作佛殿法堂丈室山門而庫藏園倉庖廡以
次殿緒復負立僻前瞰奔瀉茂松美竹蔽虧左右位置適宜而
山川為之改觀飛翠濕紅侵霄映地棟宇之雄麗亦昔所無刻
雕藻繪像設有嚴華旛鼓鐘列置如式莊田奪於豪民則白之
有司而侵疆畢歸泰定二年訂遷中天竺而法明來補其慶明
宗門宿衲土木之事悉議於編繼主是山者皆不父或委順而
終或高蹈而去程替勸相徧獨以身親之雲堂蒙堂聚眾兩無
既成而林第則具井區符磴之屬一無所缺至正四年今住持
正遠寔來其明年造鐘經兩樓而叢林之規制大備自始役至
訖功凡十六寒暑其為費大率取諸經用之羨財而合眾緣以
相其力之所不給訖被過

文宗皇帝命為大龍翔集慶寺開山界三品文階以冠師編
今上皇帝加授釋教宗主兼領五山便蕃寵錫中使押至訖亦
欲章 君之賜聞以所得金幣來致勸焉鐘樓則編整其已素
以為之也遠以狀來諭于潛曰寺之廢而復興非一日之積遠
忝備洒掃而獲視其成晨香夕燈以昭薦 國釐而吞揚
帝力固無敢弗虔惟是原本始以詔方來為經久之計者不可
無述予嘗有職業于太史氏其言倘可傳信幸為文以記之潛
竊觀自古帝王有天下運柁之綿長必取以仁義守以仁義我
世祖皇帝承靈山之付囑以不殺而定天下于一攝一切世界
歸一世界取之既有其道所以守之者不特死恩滋澤周浹乎
黎庶又以神道設教使含生之類莫不冰游於覺海之中而安

養休息於天日覆照之下法幢所遠百靈受職時廢物阜地鼓
不驚遐取商壤饗歡餅食為太平之民已七十年此蓋
聖神在御恭用真乘密禪至化之明效大驗二帝三王有所弗
及也煌煌寶構莫與區區法筵重啓龍象咸萃王臣外護稽首
順風尚有以扶植教基俾與 國家同其悠久也哉潛下凡愚
陋管窺蓋測罔既名言叙次本末第以謹其歲月云爾狀稱始
創寺時斷地得斷石乃安國羅漢院記相傳此即其故址異時
以院為行官而今復為寺殆非偶然按宋史及臨安志行官本
杭之州治其徙安國羅漢之額於相國西并在建行官後五十
有五年與狀所載不能盡合姑附見之以廣異聞焉

上天竺寺觀音殿記

杭之上天竺山廣大靈感觀音教寺新作大殿成住山慧日屬
潛記之按郡志石晉時僧岬結菴茲山有瑞光發于前砌就視
得奇木募善工刻為觀音大士像會僧勸自洛陽持佛舍利來
納真頂中妙相以具吳越錢氏易菴為院宋天聖初乃徙今所
即瑞元所發處也嘉祐治平間賜額靈感遂以為院額淳熙初
易院為寺淳祐末又加以廣大之稱云

皇元尊像法而尚教乘天竺寶居江南列刹之首仍紀至元之
三年春三月寺毀于雷惟聖像巋然獨存殊異服器亦無損豪
末人以為是有神物陰護之必重興之兆亡何而主僧仲頤告
竊集慶子思以五年夏五月來泚寺事謂欲復吾故宇莫先於
治殿以揭虔安靈者齋僧之意適同各探已素出錢有差知事
僧亦力相之俄有大商至自江右獻巨楩六十有三尋收已僧
所遺錢以緡計者五千銀以兩計者七百八十田以畝計者四

百既而達官大姓相繼輸錢為施不啻十萬緡於是隨水之宜以充其材畝田之入以給其食量緡錢之多寡以總其費殿之始達以其年冬有十有二月凡其制為間二十有四悉准其舊其崇八尋倍其崇而益尋有二尺以為脩平其脩而去尋有二尺以為廣功未竟者三之一而子思以至正二年春二月遷四明之延慶本無由延慶東堂出領茲山悉力殫慮圖終其役三年春三月殿乃落成冬十月本無逝四年春閏二月慧日自下天竺山陞補其慶命郎縮淳費併夏殿施之羨餘完以朽燬暨茨蓋募施者得錢二千五百緡飾以髹彤布以文甃而前堂後室煥乎一新先是平章政事執禮和台光祿公觀其帳座故敏異子思錢五千緡使改為之鷹翔鳳舞金碧煜煌煥辰協吉安奉如式還慧日之來而器物之須法而宜有者纖悉畢備緡白之倡有所瞻依薦紳之流咸共欣慶焉蓋天竺據羣山之奧乳實峰峙其前白雲獅子雙檜諸峯拱揖其左右其外則襟江而帶湖風氣之會清淑所鍾神棲聖止光靈彰灼有以大庇乎斯人而枕在異時為行都旋頭屬車之幸臨宸章奎畫之褒飾寶冠龍符玉珪佩鼻之賜千燁其餘輝下賁林整劄今昭代帝德所覆承護有履名香花椿中使狎至王公貴人至於閭里好事之家稽首慕趨恒恐弗及宜不難於以壞為成然猶六更歲篇三換主席乃克就緒潛是用備記其廢興之類末來者尚鑒於斯而扶植之俾勿墜哉若夫大士以種種之形示現諸國土以巍巍之力饒益諸衆生非世諦文字可得而記者不敢贊一辭也

天竺靈山教寺大殿記

如來昔於舍衛國談般若波羅密大弟子集以為經祇陀給孤獨非當機同聞衆而其名彌首見于序豈不以別而為六則始於檀那終於般若通而為一皆波羅密教外之傳初至中土斥遣寺功德為人天小善有漏之因者蓋以其執着於有為計兩施而求獲從貪起妄滋長無明故用是導之出於迷途云爾積土聚沙皆已成佛詎可忽哉苟能信財施法施非有差別於二施中知施實相起慈悲心發願回向具足方便成就無上菩提佛果是則名為事究竟到彼岸度無極以佛之福慧而自莊嚴矣上局於人天小善有漏之因而已杭州天竺靈山教寺自東晉時梵僧理公始置翻經院隋觀法師改建天竺寺唐末盜起寺焚時則有若吳越武肅王為造五百羅漢院宋初更彌靈山慈雲法師領徒唱教其間時則有若真國王文穆公臨鎮是州為奏復天竺龍額而發帑帑以構大殿兵部侍郎胡公繼典州事為輟俸資以營三門兩廡此皆王公大臣獨任其役如樹之出於祇陀園之出於給孤獨故特著於銘刻列於圖志它輸財薦貨以支傾植仆者不可得而殫紀也寺燬於重紀至元之三年惟普賢殿僅存雖嘗繕葺之而未及大起其廢至正二年夏六月日公來住是山亟謀興作顧未知費所出上海蔡君思恭以儉齋致裕風慕宗乘所以為嚴奉之具傾其貲無少靳惜德春其里人也君聞語之曰向聞天竺舊廢吾有志為創大殿今主法席者為誰能成吾志否吾欲迎致其來尚肯耶否耶者為言曰公行願之精堅而力贊其事且以白于日公日公欣然歎君之門君一見若有宿契既與為賓主之禮遂畀以錢十五萬緡具舟衛送其回日公即命徵工儼備大治土木而躬蒞視

焉始俊於其年冬十有二月事未半而謀君以三年夏四月屬疾不起君襲李氏卒緒成之秋七月乃告訖功李氏復捐錢雕佛菩薩護法天神凡七軀環以十六大阿羅漢其後為觀音大士湧現靈海間依正俱圓主伴參會人天胥仰靈山儼然觀者咸以為三百年來茲山非無大興作未有如蔡君能繼昔之王公大臣獨任其役者曰公既祠君子殿之西偏尋升居上天竺嗣住是山者安公恐來者不知所自爰伐石介上人慧炬求子記之予竊惟蔡君之為力固不易抑亦曰公之行願豈有所感召也財法二者交相為施檀那般若皆波羅蜜世俗文筆曷能頌矣其萬一乎姑叙次梗槩如此

岳林寺經藏記

如來滅後傳於今者像教而已開元所錄五千四十八卷與後人之增譯即其所謂教也自菩提達磨承摩訶迦葉教外之別傳而不立文字學者樂於廢經不談而禪林所在無安置經藏尊奉惟謹竊意世尊始成佛乃至涅槃於其中間不說一字藏固無所收雲臺寶網盡演妙音毛孔光明皆能說法藏亦不可攝凡其所教所傳有以開示悟入乎佛之知見者蓋非外非內非別非同也岳林寺古之禪苑水南湘師今之禪伯師主寺事十有六年以其化導之餘力後事乎興作而於經藏尤汲汲焉致其意以至治元年冬募全經至順元年冬禱廣殿元統元年冬度美材徵良匠遠大寶輪一柱八面實經其中其上山立其作雷動天宮水府神帝龍君涌現圍繞如佛所住前可後負可怖可愕疎離續續殆無遺功金碧鞞形絢爛溢目觀者為之嘆仰而不已會子謁補恒洛迦山還過岳林師謂予曰吾書中

言觀音彌勒各有五百化身彌勒在震旦浙河之東於雙林則為佛大士於岳林則為布袋和尚其應迹尤暴著大士以利物之智擊制經藏攝十方於一塵卷大海於一滴使夫人一舉手而種種佛法皆悉現前茲大聖人以方便利益群品而吾徒之所取法也子大士里人藏成而子適來宜為之記予既觀茲殊勝且有以識夫為禪學者不即文字亦不離文字實非於教外別有可傳庸弗辭而記之寺之本末有事實刻石堂上茲不著

崇壽院西方三聖銅像記

抗之北山盡處是為寶石山清泚之氣暹蒸焉標以佛塔而環以僧坊稀崇壽院飛樓涌蒼縹緲烟縹紫芒中天化人之居西湖之曲第一勝境也宋元祐間性法師來自會稽始建殿於塔之復而塔西方三聖像於其中宣和間大律師淨公之弟子蹈法師因為憐念佛三昧之所而闡揚律師之教律師道高行滿人尊之而不敵名指其族姓彌輪彌陀錄託境而成境實人而重緇白四眾靡不有所瞻依矧今昌辰興隆像教崇飾嚴謹固或弗度而成住壞空事至巨剏延祐三年冬十月癸未塔毀于災殿堂像設莫能獨完上人慧炬得度於茲院而所從請業之師曰真如觀主正壽間嘗過其遺墟周視太息謂吾徒生於像法未墜之時亦云幸矣像之弗存法將安寄苟欲得大堅固久住而不壞焉若範義銅以肖金色之身乎上人聞之慨然負荷其事願力有不給遂做佛所發願之數化同行之人四十有八令一人復化四十有八人如是展轉乃至百千萬人約以日解佛各一千而持一錢為施或施以多錢弗拒也積三歲得錢四百八十萬為銅三萬二千四百八十斤好事之家輸財萬計

助庀工接踵而至肇自重紀至元之五年擇間曠之地於葛嶺以治壇構越明年夏五月丙辰佛像成其高丈有六尺薄教典也二大士之像則以次成於至正二年冬十二月乙卯三年春三月戊寅迎致有儀妥安有式益募施者大布林覽構殿以覆焉時逾兩紀舊觀乃還若正若依如佛所住尋又造又有六寸之像四十有八軀俾有緣念佛者探而得之用表分身之化往人既以佛之弘誓自製發願文納實腹相之中且屬予推述其稟刺諸貞石以告來者原夫婆娑化主稱讚樂邦務引衆生出離五濁教以觀彼佛六十萬億那由他恒河沙由旬之法身而先之以華上寶像者開示方便使觀覓見妙也繼之以一丈六像者隨順下凡使觀小見大也蓋窺妙異想悉由性而起脩小大殊形咸自本而垂迹能觀之性初無差別兩觀之本寧可度量是故圓頓之談一音普被開示其次弟而非漸隨順其根器而非偏並啓觀門全彰實相像教之源不在茲乎上人念廢興之無常而以有為之力圖其求久廣為未來作大鏡蓋此不思議事也觀相生善者誠能因似以證真即劣以顯勝悟惟心之所造非昔毀而今成同壽量於虛空等金剛之不壞則上人本願可酬功不唐捐矣上人會稽王氏子蚤服勤於禪台之學雖莫知其何修何證而一時豪家貴族下逮閭巷小子識與不識皆呼之曰炬菩薩若將以配嚮之喻彌陀者其人固不待讚也茲予得以略焉

延慶寺觀堂後記

四明延慶寺故保恩院也宋至道丙申拓以為大叢林大中祥符已酉乃易今稱頌其規制未備有講舍而無觀室定慧尊者

然公始闢其隙地初彌陀懺院庀工以元祐乙巳訖事以元符已卯忠肅陳公記焉逮矣庚戌金人擁大兵至城下城陷寺焚而院屋歸然烈燄中金人異之因快然公以比嘉定庚辰寺以當院院竟莫能獨存寶慶丁亥乃復于舊址教事者古靈粹公實主其後入國朝以求荐厄於至元己丑重構於元貞乙未而守者不戒于火又以泰定甲子秋九月廢為瓦礫之區乙丑春二月石泉洽公嗣領教事令僧慶壽合緇素之士分募民錢謀以建西方殿未及視其成而去至順壬申夏四月殿成秋九月今住持我菴無公寶來郡人鄒某首捐私橐俾僧普光出其意匠製土鏤金肖三聖粹容于殿上普光亦悉己力倡衆功即殿後作海水巖巒像觀自在大士佛若薩僧天神龍鬼湧現其間無公尋以元統癸酉冬十月建大悲殿而禪觀之室護法之祠以次落成其徒伐石請為之記以示永久無公以為定慧之弘願志爾之微言不可使沒而弗傳命重勒諸記且屬潛書其廢興之歲月于下方他施者之氏名則見諸別刻云

北禪寺觀堂記

天台智者之傳在吳郡惟北禪寺為特盛故有觀堂歲久不台來者無所依止皇慶初住山天泉澤公以為失今弗圖恐隳先業而墜教基既命其徒德普相與支傾植且持議興作願力有弗給郡人陸君雅尚淳國法普未得度時嘗父事之亟以為言陸君夫婦欣然為捐錢若干緡葺其宗楠之蠹敝者繕其鏡甃之摧圯者飾其金碧丹白之黝昧者華香器物列置如式延淨行僧十有六人各據一室依教以觀而舉其業精行成者一人為之領袖仍聘以田若干畝俾與寺異籍而從住山擇人

司其出納於是昔所有者復完其未有者今亦畢備澤公將刻石以示方來俄遷主祀之下天竺久乃復歸佳處山求予追書之按圖經及舊記寺本晉戴顓故宅唐名乾元宋名大慈元祐間法智三葉孫大比丘梵公尸教席以行願力故感普賢大士於虛空中授戒羯磨出大音聲如撞巨鐘而飛雪散華天神按行鬼王頂禮諸靈異之迹尤衆郡守推為管内法主緇素之士莫不稽首嚮風奔走附集其座下宣和末始即寺西偏別為禪觀之所曰無量壽院從解起行者得以同居焉建炎初燬於兵大弟子深公嗣為法主首發弘願以起其廢重階秘殿脩廡密室規制視昔有加而糜粥鹽醢茹湯茗之須猶有資於施者恒患其絕而弗續未暇日尋土木之事也垂二百年始得陸君夫婦而營締日侈儲蓄日豐其建立成就之不易如此蓋有志于道者固無事於安居而飽食然必有以厚其養使之體舒氣爽而無撓乎慮乃能致夫靜且明之效如來以種種言說教人越極樂正路備證之要為觀十有六而山家總明四教用觀前方便莫先於具五緣故此道場既有菩薩僧示現作為建立於其前又有善知識隨順開導成就於其後方便之力固不容擬議也有能於檀波羅索而生淨信若陸君夫婦者可無所表見乎陸君名應祥通道家者流虛無之說嗣天師嘗界以高士號其婦周氏與之俱乘化而逝于德原女慧真悉能繼其志為山門外護云

松山普明寺記

餘姚江支流由州署之西磬折北出二十里所水踰堰而入復支為兩又北行五里所有山隆然突起兩水間按郡志是曰松

山或曰是蓋名從山從山者言眾峯離立水外東西拱揖其勢如相從也山之南麓普明寺在焉僧法炬為予言山之未有寺也里人陳氏居之有以身為僧而以家為寺者是為文通法師山之初祖也寺建於唐天祐號報恩逮宋祥符乃錫今額而俾以甲乙次相授黃牌故在可考歲寢遠而緒治弗繼華嚴丈室或委為土梗吾徒懼高相與僅晝夜之勤日綴而月緝迄今餘二十稔未始資毫末之助於人而仆者起缺者完像座華幡鼓鐘食飲之物纖悉必具凡為三門而斷石為楹以樓扁榜於其外者炬之父舜若深及安也為室以禮六時者安及炬若觀也為輪藏寶經其中而屋其上者炬父子也惟吾浮圖氏廟塔在人間廢興相尋如漚起電滅茲山之香地燈炷閱幾成壞而不與劫俱化蓋吾祖之蒙被其膏胤者深且厚也然其言行於僧經佛史一無所登載所度五弟子亦莫之有聞焉獨近代慶菴華禪師為山陰陸公游方外交又卒隱不耀願有述俾後之人知吾徒所憑藉為久遠者皆前人之遺休而吾祖尚託以弗泯也頃予始至其處見其池深而木寒覺楹戶牖隱顯煙際意以為此仙聖之宅必有化佛靈僧寓跡其間而炬言如此飛鴻印雪瓜趾宛然固無俟于擬諸形容也姑叙興復之槩使刻焉

菁山普明寺記

普明禪寺在湖之烏程由郡城之南瀝大谿舟行四十五里捨舟登陸又二里許是為菁山去人境殊不遠而泉清木深峯巒峭拔巖壑鬱紆最為勝處又兼鬱於荒榛灌莽間未有居焉者宋紹興五年閩僧觀公禪師始來駐錫而結菴為宴坐經行之所名之曰普明後十年山神一夕見夢告以有趙姓人當至宜

出近之翌日師出山僅數百步見服儒衣冠者兩人憇古松下
延之入坐甫定兩人相顧曰地之美者無以易此熟視師而莫
敢言師叩其氏名其一果趙姓乃孝宗之兄崇憲靖王將營宅
北以葬其父秀安僖王與之俱者則陰陽家師欣然撤其牆屋
以地界之寺之右安佛團廟其故址也師尋改卜而築菴於今
所買民山若干畝置長興秀德莊田八百畝以贍其伎序熙五
年孝宗在位十有五年矣用憲靖奏為降勅額曰普明禪院師
春秋八十有六而終憲靖執弟子禮親為文以祭之歿因葬于
院之西麓了菴審公與師為法門兄弟既以次補其廩益買山
拓地建殿堂門無增置山旁下吳垵之田六百畝松江田二百
畝儲蓄愈充規制悉備寧宗嘉定四年賜號爭照禪師仍書了
菴二字俾為山林之榮觀焉了菴三傳為栢庭果續置長興
秀福莊田五百畝由栢庭五傳為斷江義首被戕

成宗皇帝大護持之命且易其故為院者曰普明禪寺蓋自觀
公至斷江皆以甲乙相授受翰林學士承旨趙文敏公實憲靖
四世孫始請于

仁宗皇帝命支雲龍為住持龍退席玉林妙瓊以了菴四世嫡
孫嗣主是山乃還甲乙之舊天曆二年也於是寺之凋弊已久
莊田多以質錢於富人棟楹傾仄階序圯圻佛僧之奉缺如也
玉林念前人創置之不易扶衰舉墜靡愛其力發已索復所質
田視歲豐凶量入為出經用之餘盡以資土木之費修佛殿法
堂建文室正受堂左右兩廡作佛菩薩像範銅為鐘其外則繕
以穹垣一萬餘尺陰以巨木五十萬本三田莊久廢則重立馬
既又捐私錢以創藏殿且將度美材以造佛閣禪慮畢力十有

七年于茲以寺之沿革廢興未之有述爰伐石來徵文以記之
嗟夫憲靖親得地而觀公一無所靳院之有額卒賴其力文敏
慮甲乙之傳得人為難而以廢為興顧有待於了菴四世之嫡
孫此皆事之不可逆知者也然痛觀今之叢林宿衲多以激揚
斯道自任而於事為之末或不以屑其意觀公審公俱闔悟釋
禪師之嫡嗣玉林則闔悟禪師之七葉孫其幼躬盡瘁示現
有為成始成終為功多矣非性智融明達理事之不二何以
此乎是用為之備記其顛末庶來者知自勗而相與扶植之俾
久而弗墜也玉林之行業有可稱道而不係於寺之廢興者皆
不書

普明寺藏發記

玉林妙瓊師既屬予記其所住菁山普明禪寺復以書來曰瓊
備負茲山所以興壞起廢者固不敢不力然多因其舊而作新
之惟藏殿故所無有瓊竭其衣孟之資創為之者也章詳記之
而別刻焉蓋開山觀禪師故閩人卓菴于此菴既有額為院師
欲備列刹之制乃還閩中造藏經以來此有經之始也師報緣
既謝乘化而逝繼之者了菴審禪師始命僧閱其經且置長興
田若干畝儲其歲入以待熏爨湯茗之須後以田歸於了菴塔
院而其事遂廢今已六十餘年逮玉林自南屏歸正法席院已
改稱為寺既繕治使一新謂舊規之久廢者不可不復乃建藏
殿于寺之西廡此有殿之始也起至正元年冬十有二月訖二
年春三月為工以日計者二千用錢以緡計者二萬而殿以成
列楹五十崇高脩廣率與之稱中奉佛菩薩護法天神之像而
左右設四大厨代轉輪樓匾函度置經卷以便於開闡仍買寺

西雞籠塢之山五百畷以畀之百須之費咸取材而給焉以田
不可必其常稔而山非有旱乾水溢之虞也凡其為費皆玉林
獨任之昔達摩指楞伽可以印心六祖聽談金剛般若而知一
切萬法不離自性豈不以摩訶迦葉之所傳與阿難陀之所結
集尚出於一佛並行而不相留礙歟四十二章肇見於漢六百
五十七部大備於唐通謂之三藏者其多至五千四百有八卷
猶日增月益而未已博覽在乎專精妙悟存乎冥契特患夫利
鈍殊器勝劣異機愚者不及而憚其大繁賢者過之而視為可
略不然則外緣弗具或挽之也今之高人士俱會一處筆無
過不及之失名師宿德為之負荷又有以資之使息諸緣務而
存心聖教必有發信生解渙然冰釋於一句一偈之間者矣觀
公審公及今玉林俱以不立文字為學而汲汲焉致力於經藏
之事如此子所謂並行而不相留礙也來者詎可忽諸它見於
前所記者茲不重出也

龍山淨明寺記

杭州龍山淨明寺遠於晉天福七年吳越文穆王給鞠廣濟以
處佛氏之為律學者大中祥符元年乃賜今額南渡草創有司
以其地在國之陽因取僧所食田若干畷為祀天圓丘而寓齋
宮於其室父之僧相率自言起處非便請撤寺屋即其西南改
築而居焉宋氏失國郊祀事廢至元二十年所司以聞于
朝額斥祠壇仍為田以畀之事竟沮不行延祐二年住山律師
國瑞以訴於行省始悉得其故地方謀所以增庠益狹而或者
不戒于火師慨然以興作為已任旬積月築閣十寒暑而寺以
復完凡殿堂門廡庫庖庑總為屋若干區費錢若干緡一出

於經用之羨財與其私橐囊末之助不以資於人泰定四年某
月某甲子落成之日也師之同業與教律師道明以書來曰淨
明廢興之顛末粗見於郡乘而瑞之經營寺事未之有述也幸
為文以記之夫談觀游之美者必稱杭之南北山靈僧化佛之
所依止金鈴寶樹霞耀崖谷王公貴人好事之家無不目寓而
心趨焉唯淨明居南山之南由湖滄舍舟陸行踰慈雲嶺乃抵
其巖大江橫陳潮生汐落高桅勁纜之後先魚龍之出沒風沙
雲日晦明之變化秀晚海門諸山隱顯天際怪奇閱廓可喜之
觀治兩山間所無有然以其去人遠莫適以為意蓋自像教布
傳中土未有盛於今 帝力所披侵者歸什者立而淨明當此
時衰削毀敗久且弗克自振獨賴師之為事也勤為志也專以
及有是可無述乎寺故有江月菴竹馬亭而所謂梅巖易安齋
者又為齋官時所創也累朝御題石刻猶在云

衢州大中祥符寺記

佛威度後像教東傳至我 朝而益盛自王公戚里百執事之
臣下逮黎庶靡不稽首嚮風奔走附集以致其力靈官秘宇巍
煌中天宏耀崇嚴古所未有四方禪林法窟縉錫所聚往往蒙
其餘休什者以起缺者以完而衢之祥符當此時荒榛廢樂充
滿其中敗屋數楹僅庇風雨香地燈炷不絕如綫莫有能振之
者豈非時既至而猶有待其人歟按圖志寺本名鄭覺後更號
隆興宋真宗時例易今額舊傳吳征虜將軍鄭公評年九十有
三捨所居宅為寺而唐中書侍郎平章事陸公贄給以田四千
石銘刻墜軼而鄭公守龍山事載太平寰宇記可信不誣其建
立已不啻千載中間歷幾廢興皆無所於考由至元丙子兵燹

之餘龍象散之人天權慕者又五十年於此矣泰定乙丑義山
遠來主茲寺慨焉以興復為己任因前人所作三門大殿加蓋
瓦級觀而繫形藻績之造佛善陸執金剛神像總十有一軀初
東西廡畫善財兩恭五十三善知識兩臂間寶塔珍臺煥焉畢
新室堂庖庖繕治以次為巨鐘範銅至若干斤以七載之勤成
就若是而不敢遽以為足謀所以崇後之未已也其徒咸共慶
幸謂人與時會以濟登茲當有紀述用昭 帝力之所被永永
無極俾來屬潛書之蓋依於幻有者不能以無弊有待以拯其
弊者恒患乎天時人事之不齊宜其廢興相尋如空華之起滅
壞之易而成之難也若夫毗盧樓閣非成非壞與此道場非同
非別然則向未始作寺久已成成而無作無壞壞者是而壞相
非目所觀曷可言傳哉姑因其所欲道者直叙之如此是役也
施者凡若干人惟郡人陳某所輸錢尤厚且捐田若干畝以贍
其數云

達觀院興造記

武康縣東北沙谿上獨蒼山之陽有佛廬曰達觀院其僧之上
首曰古山宗青山祐故同氣也青山以大慧五世孫出鎮叢林
唯古山身任院事其為人魁重多才幹縉白共推服之大德庚
子用甲乙之傳主是山所以經紀之者靡愛其力衰衣孟之義
以皇慶壬子初西方殿程庫庖之入以延祐乙卯改建藏殿繕
斷丹鼎弗弗陋華屋寶函嚴奉以式益買田二百畝而施以
田一百畝山五百畝青山時泚妙峰亦助以田及山合一百畝
瞻其貌者既曰充裕人咸樂於勸功方謀營已索斤大其三門
而報緣已謝以至治壬戌委順而化繼之者東山軍僅獲眈兩

廡之成俄又告瘵今主僧唯能實古山之弟子與其徒心鏡正
傳師授等風夜以先志之弗嗣為懼凡其留貨查不敢有悉用
市木石以泰定丙寅撤三門而新之仍度其故材更立外門崇
高脩廣無少愆于曩昔指畫之素過者莫不徘徊歎息以為古
山雖沒不已矣青山之徒師瑞以子與山門偶有事契狀其顛
末俾記焉按國志院始造於梁之大同一刹那須已八百年陵
遷谷變而茲幻境獨不隨劫增減遠今感時弗替愈隆是固非
有顯官豪民為之外護如它各山比保守於既盈振飭於未墜
宜代不乏人而舊記所叙斷自宋新公而下五季之上皆無所
考且謂諸僧清苦自持寡求不爭以故香火弗至曠絕子觀古
山兄弟之或出或處不即世間亦不離世間其示現有為以作
佛事誠未易以淺窺也宜真如向之所云而已哉子姑因其迹
之可見者序次之如此

百丈山大智壽聖寺天下師表閣記

菩提達摩大師後八葉有大比丘居洪之百丈山人稱之曰百
丈禪師
今天子始命因其舊謚大智覺照者加以弘宗妙行之號寺以
壽聖名則故額也山去郡治三百里其未置寺時林壑深阻岩
徑峭絕樵蘇之迹所不通有司馬頭陀者善為宮宅地形之術
觀其山勢斗拔與夫岡巒首尾之起伏知為吉壤所留鈐記有
曰法王居之天下師表禪師之來式符其言東陽德輝以禪師
十八代孫嗣住是山既新作演法之堂且增創重屋其上以妥
禪師遺像榜于楹間曰天下師表之閣云初
文宗皇帝入踐 天位即金陵潛邸造寺曰龍翔集慶 詔開

山大訖頌其捷而以禪師所制清規為日用動作威儀之節頌其書行世已久後人率以臆見互有損益自為矛盾靡所折衷輝與訢學同師而柄法於祖庭大懼夫來者傳疑莫知適授無以查諸方之觀聽爰走京師欲有請而釐正之今御史大夫撒迪時執法中臺為言于

上得召見有旨令燁撰次舊聞以授訢使擇習於師說者共考之而頒行為叢林法仍加錫禪師以今彌復顯而風厲焉燁奉 靈書將南還以聞之成未及有所紀述諭于潛曰願叙其構興之端原歸而刻諸潛稿觀遂古聖賢乘時變作地張迷用循環不窮所以通其變也佛之為教必先戒律諸部之義小大畢陳種種淵遠唯以一事去聖愈遠高為顯門名數滋多道日斯隱是故達摩不階方便直示心原律相宛然無能留礙世降俗末誕勝真離馳騁外緣成邪慢想是故百丈弘敷執範輔律而行調護攝持在事皆理蓋佛之道以達摩而明佛之事以百丈而倫通變之妙存乎其人厥後達摩之傳必別為五而出於禪師者二它師所倡殊宗異教雖各名其家至於安處徒眾未有不取法於禪師者然則天下師表之言良可徵不誣也粵自中土君臣知尊佛法光昭崇極莫越於今燁遭值 聖時蒙被帝力用免發揚先訓紹隆宗風俾與 國家相為悠久永無己不特今之天下以為師表盡未來際咸有依承潛是用謹志之而於其經度之勤營締之美有不暇論也閣為屋以間計者五其崇百有二十尺三其崇之一以為其脩三其脩以為其廣以至順二年夏六月戊子冬十月訢事實輝住山之明年而燁入對以元統三年夏五月 命下則其明年春三月也

蔣山寶公塔院記

道林真覺慈應慧感普濟大聖師寶公感緣應迹肇見於宋齊之際靈異不可殫紀至梁武帝信闡尤篤親執弟子禮以事之大師嘗指蔣山宛村寺前岡獨龍阜謂帝曰苟以為陰宅後當求父帝問誰合得大師曰先去者得天監中大師示寂于興皇寺帝以錢二十萬購其地奉真身空寫皇女求定公主既捐湯沐之資造塔其上帝因為建僧坊其下今太平興國禪寺是也寺初為精舍名開善塔曰妙覺大師應世之塔唐乾符中改精舍為寶公院南唐復開善故名而以院為道場宋太平興國中乃昇今額錫大師以道林真覺之號而詔避其諱祇稱寶公慶曆初郡守葉清臣始合定林諸寺為一以廣其居而奏請十方禪刹紹興中又累加大師號以慈應慧感塔曰感順之塔云塔去寺二百步其環以列屋別為塔院不知昉於何時逮入國朝廢而復興已六十年矣泰定二年寺厄于災會文宗居潛邸數臨幸而有禱於大師禱祥之兆屢形吉夢錫以賜錢圖起其廢廢歸御衣極內出金幣雲委山積飭工庀材窮壯極麗且進封大師曰普濟聖師徵主僧守忠對揚便殿授三品文階以冠師號增創新寺賜額崇禧惟塔院尚存其舊規制庫陋未及改作而守忠遷主徑山今住持法臣來補其廢節縮浮囊庫庾日充乃盡撤塔院而一新之塔之趾徑六筵以漸而觀其上六面五級周以步簷最下一級飛椽外出至二十有二尺當其前為正殿以間計者三其高六尋備如其高而益尋有二尺以為其廣又前為獻殿并亭後為觀音殿以間計者五而其崇減於正殿五之一正殿之旁翼以應夢之樓彌勒之閣闢

兩扉而作堂直其衝左曰木末右曰真樂環其外為僧廡庖福之屬以地勢中高外下易於傾陀則帖石以廣其址四隅各設巨甕貯水百斛以備不虞門街故多怪松久而摧缺益植釋松以萬數凡木石瓦甃匠傭之費為鈔一十四萬九千九百緡為米四千三百九十斛經始於至正四年之冬落成於六年之夏華鍾輝映金鐸錚鳴曲檻方櫺下臨無地者舊僧奇偉等謂此殊勝皆所未親宜有發載以示方來爰狀其實錫鐘為記按建康志蔣山距城十五里舊名鍾山建康今為集慶路山之得名志所叙詳焉若其地脉則由東南沂長江而西數百里乃止其上也蜿蜒磅礴既翕復張中脊而下降為平行郡治在焉西為覆舟鵝籠諸山又西為石頭城而茲山對峙其東諸葛亮所謂龍蟠虎踞帝王之宅主於土中而言也蓋自其所負山脊側而觀之茲山持其左腋及至其巖則峯嶺橫陳迴鑿內向正中一小峯隆隆孤起即所謂獨龍阜後人以峯頂圓粹如珠名之曰寶珠峯緩坡陀下孤山足仰而視之第見夫坐據要會而獨擅其尊不知為山之腋也今又決渠立梯過西谷之水折而東流以合陰陽家之法人力之所及抑有以助成其形勝者焉竊意宇宙間清澗之氣儼聚忽散初無定在雖古帝王莫得而專是以支為名山莫茲吉壤神棲聖止託焉以安其光靈震耀閭千載猶一日殆非偶然也矧今昌辰遭逢之盛所以致其崇極者蔑以加矣然非荷負得人安能祇承德意昭宣遺休如此乎是用弗辭而為記其歲月若夫大師為如來使密贊化機乘方便而示現有生假神通而攝誘群品不思議事固非凡情所能度量且有前賢之碑銘記傳在茲不贅述焉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二 續纂九

記 臨川危素編次 番禺劉耳校正

寶林華嚴教寺記

越之飛來山寶林寺華嚴院王清涼國師受度之所也

世祖皇帝既取宋遺大浮圖元公號元鐵齋者訪求江南化佛

靈僧遺跡所在首至茲山則斤為禪居已久而佛照大師文萃時

方出世南塔以華嚴之學開導其徒元公一見深敬服之亟拜

牀下暨還朝以名聞有旨召赴闕稱疾弗行乃命復寶林

故額定為華嚴教寺授以師號錫以金欄法衣俾為住持至元

二十一年冬十月也佛照仰聆帝制入踐祖庭掌握圓宗垂

芳七葉今住持大同謂寺之廢興略見於舊記而所書或止於

一時之事莫詳其沿革之顛末或有當屢書而未及書者爰伐

石屬潘備記之按郡志飛來山在府東南二里而一名龜山一

名隱山東晉僧曇首與許詢造塔其上宋僧惠基以皮道與所

施宅建寺其旁梁岳陽王警帥越因見疾而自悟為詢後身遂

增廣其故宇為母寶林夫人祈福號寶林寺唐光宅中更名光

宅開元間仍名寶林中廢於會昌而重興於乾符以應天為額

宋乾德初僧皓仁即故址創新塔九層八面其高二百三十尺

塔附於寺同號應天無寧末俱以災燬郡守程師孟為恢廓其

規制而一新之侈於前者三倍且奏請以禪僧居焉賜名寶林

十方禪寺其後改崇寧萬壽而又更崇寧為天寧改報恩廣孝

而又更廣孝為光孝紹興中寺毀于災久而復完乾道末加以

塗壁藻繪而其華好為東南列刹之冠然自是登載於文字間

者希聞寐察其盛衰莫可考已佛照之來教席既正道價益隆

縹慕而至者樂以田歸之復備增新練於本郡及慶元嘉興諸

在者輒為田五千餘畝土木之功窮壯極麗山川改觀人天具

瞻春期長講學徒鱗集山有石井下與海通水有神鱗隨潮隱

見數禪易寶靈應久虛至是井之涸者復潮觀之隱者復見豈

偶然哉佛照遷杭之慧因而佛行大師法昌以至元三十年來

補其廢架傑屋於法堂之北以間計者九大德元年佛惠大師

元啓繼之塔尋復以災毀役費鉅未易致力乃先營庫堂及

護伽藍神之祠至大四年佛日大師時遇又繼之復慶元莊已

得而隨失之田三千餘畝闕文室構鐘樓植軒榭以修垣限

其內外立莊舍置船坊百廢具舉馴馬都尉潘陽王函經一大

藏以施焉惟雲堂已簡材而未克僞工泰定二年慈明普慧大

師廣宣來主是山塔賴以新而雲堂亦成王公克敬于公九思

前後為郡交相其役同郡僧本立佐其費尤厚燈油有局則着

舊僧德馨捐田五十畝創為之元統元年繼宣者志學又治經

藏作庫廳重紀至元之四年秋大同以佛照之孫佛日之子嗣

領教事飾佛菩薩像葺羅漢堂設無盡燈觀西廡之腐敗摧剝

悉撤去而更為列屋環於雲堂之後標其外曰南齋揭其中曰

草堂每一室為一齋皆有扁榜求學之眾雷動雲合不減佛照

時刻華嚴行願疏金剛助顯錄使因疏以通經修首楞嚴期使

由解而起行以古今名賢或詠歌其登臨之勝或紀述其興作

之勤聚而刻之曰寶林編以備山中故事焉潛竊惟寶林之易

教為擁達千二百甲子而江南之版圖歸于職方金輪御宇表

章教乘佛照一旦光膺上眷丕闡先猷教基以之而永存宗

月堂發公告以此事自有時是雖誣佛道之長遠世間盛衰得失之故何莫非時之所為哉退叙廢興以記千載難逢之會其辭之繁而不殺有不暇計者矣國師道在遺書行在別傳佛照設利所藏亦自有銘此不著佛衍佛惠皆出 旨授佛日則帝師所昇云若夫山與寺之所以名舊記多本於越絕吳越春秋而又參以傳聞之異辭今無所從質姑俟續郡志者訂定焉

龍興祥符戒壇寺記

杭州龍興祥符戒壇寺梁大同間郡人鮑侃捨宅以建也初名發心至唐而更其號曰觀善曰中興曰龍興宋制諸州咸立大中祥符寺而茲寺例賜新額寺蓋律刹故有戒壇今遂合而稱之曰龍興祥符戒壇寺云按圖志寺基廣袤九里有奇其子院有千佛諸天二閣而戒壇有院又有鐵塔及大小石塔錢王九百九十眼并寶靈芝大智律師受經之地觀眉山蘇公南豐曾公上元所題紗籠銀黃錦帳紅雲之句其規模之宏廓盛麗可知也逮炎南渡金人擁重兵薄城下城陷寺毀而地入於官因斥為御前軍器所民居往往錯峙其間惟存西南一隅以為寺國朝至元十三年宋社既墟寺亦鞠為荆棘瓦礫之場二十一年中菴吉公令其徒請于郡府願入錢贖地仍置僧坊以續其香火使勿絕事下有司覆驗得鐵塔一石塔二古井九與圖志合知為寺之舊址無疑乃給券書悉以其地五十九畝九分歸于本寺二十五年江淮福建釋教都總統所被上旨凡故所有寺而今弗存者俾復為寺於是祥符始得蠲其歲所入錢而以地為寺之永業時吉公方主明慶法席而敬堂恭公父居明慶歷興要職譽望素孚於人爰舉以為住持二十

八年也恭公既准事即扣已囊得錢數十萬緡召匠簡材百堵皆作未幾而佛殿觀音閣方丈之室演法集僧之堂樓鐘之樓門廡倉庫齋庖漏室靡不畢備為屋總若干區宮簷廣雷傑棟倚棟藻繪懸彫照映城郭遂為一郡之大招提慮無以給其食則置田若干畝於吳中為役至殷為費至鉅皆恭公身任之名雖因舊以為新實則創造也大德四年工告訖事有以恭公之名聞于 上者欽承 睿旨加護有嚴而 帝師亦昇以智光普覺之號至治元年恭公告寂歎公嗣再傳而為秀公秀公視恭公為曾大父以重紀至元之四年來補其故廬恒自以弗克承荷為懼捐衣孟之資作輪藏覆以大廈而函經以實之設十八大阿漢及律宗諸祖之像嚴奉如法且作別院于城西以祠恭公謂恭公起廢之功久未有述乃伐石來徵文以為記夫宇宙間事成壞有時其所由廢興則存乎人耳祥符之為寺千有餘歲而廢又百有餘歲而

聖人御世佛日再中恭公之生人與時會用能以廢為興熾然建立如此秀公夙承厲累而不忘纂修其所以成彌縫其所未及恭公可謂能得人矣寺之大者舊亦恭公弟子而僧衆得度於恭公秀公者十數它日恢弘祖道扶植教基固當代不乏人也

報恩萬歲教寺興造記

華嚴疏主國師安住於清涼聖境印妙德以親神觀徧吉而覃思窮探秘藏數暢圓乘由賢首上遊龍樹馬鳴以達于大雄氏聲教所暨自此而南三吳法會之盛以平江之報恩萬歲教寺為第一刺考諸郡志則錢氏闢通玄之遺址揭支剎之故額已

不啻四百餘年速入 國朝其規制日益侈大蓋清涼後 世為圭峯密又 世為晉水源又七世為佛日松而故山之為賢首教寺則始於佛日是為開山之初祖凡五世至今住持廣宣祇承祖訓普接群機談塵一揮學徒雲合闡揚之暇視其蒼甍摧毀階圮圯夷像額傾金碧點味懼因循滋久而葺治之不時亟叩已素為之倡以來衆施於是豪宗貴族至于士庶之家相與輸財薦貨而壯者効其力巧者獻其技蘭材運甍扶土設邑百廢率興而內外為之一新界以田五百八十畝有奇而華蕪糜粥蔬茹湯茗之須靡不畢具三門前峙高枕顯故人天八部出入無礙樓閣之開不勞彈指也兩廡旁列深靚迴樓五百應真涌現其間聲聞之身衣不弊塔也殿以妥辟容堂以演真詮而樓淨衆種種莊嚴絢耀華粲若菩提之座無異於忉利天也倉廩之充盈齊危之豐足猶以衆香國土世尊所食之餘施作佛事於娑婆世界也謂世間之相成壞靡常扶植教基是在來者假茲真石謁辭圖堅夫靈心絕待非有方所有漏之因去聖尚遙丹青土木何關於一大事乎然而法藉人宣人必依處欲因處而知其人故不壞外緣能因人而知其法故悉成妙境即事皆理無處非真實相宛然非成非壞世俗文筆固不足恃以為永久也拙盡虛空徒勞藻績而已廣宣字無言族某郡某氏其來泚法席以至正二年夏六月被 聖書加護則其年某月云

虎丘雲巖禪寺興造記

自佛學行于中土法幢所建必天下之名山莫不侈為寶構華居以宅夫形勝蓋以表靈山之未散作大眾之依怙俾來者觀

相而生信也丹青土木之事雖若涉於有為而事之與理不相留礙推而過於事清淨覺地即大伽藍混事而歸於理積土聚沙皆已成佛一切世間成住壞空之相固未有出於心境外者苟非乘方便力遊戲如幻安能具大莊嚴為無上之勝因也哉吳郡西北有山曰虎丘或謂之海湧山有大指提曰雲巖寺山之所以名寺之所由立悉見于圖誌山則吳王遺觀之所託秦皇轍迹之所屆鋤池及試劍石在焉寺則晉王氏昆弟司徒珣司空珉所施之別業生公講經震點頭石千人座在焉宋至道中始以寺為禪刹皇祐初又更為十方住持紹興間長老大白丘隆公以圓悟嫡子坐鎮茲山法席鼎盛東南大叢林號稱五山十刹者虎丘實居其一大慧以法門兄弟相依最久緒經有室容聲儼然繼以雪庭瞻堂松源笑翁諸宿德唱道其中而宗風愈振纂承基緒代不乏人而支傾植仆日不暇給際今昌辰尊崇像教猶或失於因循未克大祀其廢重紀至元之四年今住山明公嗣領寺事始增飾佛菩薩阿羅漢執金剛神更造殊祥賢觀世音三大士緣治舍利之塔經律論之藏範美銅為巨鐘視棟宇之摧墮蠹蝕者或因成革百役並舉大佛殿千佛閣三大士殿藏院僧堂庫司三門兩廡古木寒泉劍池華雨諸亭則完其舊祖塔塔衆寮倉庖庑漏塞休之平遠堂遊眺之小吳軒山之前為重門則改建使一新環寺為渠六千餘尺埭於客土水過弗行則疏濬之凡其費一出於經用之羨財而集衆施以助其不給方謀伐石築隄屬于城闔以復唐刺史白公故迹未及庀工而明公遷主本郡之承天能仁禪寺爰序其成續采取文以記焉明公材周而智圓觀一切法皆佛法未嘗於

一法中妄計無為有為而生欣厭故其經度指授久而弗懈閱七年如一日宜有以濟于成而不愆于素也前作後述是在來者可無以告之使勿墜其已成之業而益廣其所欲為之志乎記為興造而作山川風物之美著于前賢紀錄者此不復出焉

平江承天能仁寺記

平江承天能仁禪寺在府署北之甘節坊梁天監初衛尉卿陸公僧瓚捨宅以建也初賜名重玄陳隋之際燬至唐而復廣德初加號廣德重玄遺廢於會昌末重興未幾而又燬至後唐而復宋咸平間更一新之大中祥符初始賜額曰承天宣和中乃改其額曰能仁南渡後燬于建炎末而復興於紹興間淳熙初始定為禪居 皇朝因之而悉蠲其租賦差役曰承天能仁者並存其故額也先是嘗於大界相之內析其地為寶幢永安龍華廣福四院久之復歸于一尋又別立圓通禪院於其後而分立寶幢永安兩教院於其前凡建置沿革與廢興之故可見者如此其易律為禪也妙菴宗公為開山第一祖繼之者有若無門費菴諸公皆以名德為世師表法會甚盛於樓寶閣紺殿繡廬雄據乎萬井中而隱然為一大叢林五十刹殆無以尚也仍紀至元之二元年冬十有二月寺厄于災惟無量壽佛銅像及盤溝祠靈祐廟獨存佛身丈有六尺邦人所共瞻依盤溝靈異之蹟尤著靈祐則衛尉之女不嫁而精於梵行以經營寺事而把為護伽藍神以祈禱有應而賜廟額累封慧慈靈感顯佑善利夫人者也烈燭熾然而不與劫灰俱化人知為重興之兆矣顧法席久虛越三歲莫有任起廢之責者行宣政院詢于僉言俾廬山開先南楚說主之其至以四年冬十有二月僅以衣械

坐具一布囊自隨聞其風者輸財薦貨川赴山積召匠蘭材首建大殿殿楹之高百三十尺其大圍十有五尺厚棟條栌曲藥方案成與楹稱楹之表上至屋極又若干脩去其崇若干尺廣加其偈若干尺像設繪事種種莊嚴博土設色皆出國工之手殿之後有萬佛閣其楹加於殿楹三十尺閣為間五而東西朵樓為間四隆其中而教其旁縱橫脩廣各中于度其上列十五大蓮華一華一佛一一華瓣亦各有佛以足萬數下施機輪可以運轉奇詭殊特昔所未規範銅為巨鐘至萬八千斤比舊加三之一會南楚升居但山所作無量壽觀世音護伽藍神三小殿及演法集僧之堂三門兩廡廚庫之屬皆弗克視其成它所宜有而未及為者猶多也今住持雪憲明以至正四年秋九月由虎丘遷主茲寺亟捐衣孟之貲構經鐘二樓各為間者三其崇十有七尋脩廣稱是棟經有藏塗以純金一柱八面納塵五百天神環繞力士翬扶幡蓋香雲繽紛蒙蔽達官大姓好事之家觀者莫不目眩心駭爭投錢幣以助勝緣雪憲之經畫相勞靡憚其勤甫及三歲土木之功秩然有序以老病厭理繁劇悉哀眾施俸傾已橐以授提點僧而退處虎丘之東菴八年冬行中書省謀於行宣政院較之復出遂以九年春三月再正法席增飾萬佛閣創造四辟觀世音四天神王護伽藍神補蓋正殿之八十四龍廡下之五十三象朽壞覘覽鎮壯觀密髣影金碧綉輝華美厨堂庫院什器之須纖細畢備南楚之弗克視其成者至是無憾矣斥大方丈為間者五上為重閣下為廣堂前為廳事而蒙堂有位衆寮有閣倉庾溫室亦次第告成南楚之未及為者雪憲無不按其法之所宜有而伸其志之所欲為雖

曰前規後隨而功實倍之南楚之成其始者奎章閣侍書學士內翰實公記之而雪竄之成其終者未之有記於是其徒奉事狀屬潘著而刻焉阿含經世尊說若能補故寺是謂二梵之福南楚虎巖通洞雪竄以晦機咲隱為師友相與紹隆祖道扶植教基期與 國家億萬斯年永求無極是用假方便力示現有為不離世間法而入第一義豈止可資二梵之福而已雪竄之功倍於南楚而潘於實公無能為役何以贊一辭哉姑序其歲月使來者有考云爾

恩給圓覺法寶寺舍利塔記

吳興城東三十五里恩給之上有大叢林統圓覺法寶寺住山丈梓重建塔成伐石屬潘書之用圖永久按狀宋崇信軍承宜使王公求從宜和問仕于朝慈受深禪師時住慧林永從暇日數與之游而咨決心要問語及有為因果禪師言起塔之功億最勝蓋舍利所在則為有佛也永從既謝事而歸則捨家造寺建塔迎禪師為之開山其後永從子孫日益衰悉取故所施田而寺遂廢淨枯間觀文殿學士趙公與憲指金錢畀之使以田復入于寺且繕葺其棟宇寺以復完 國朝至元十三年塔與寺屋俱燬于兵雖屢易主僧率皆苟簡架漏取足自容僅存其香地弗絕而已皇慶二年祥雲來警已試集眾緣大治土木作殿堂門廡及齊廡庖廩之屬為屋總若干區惟塔之役甚鉅久乃克致其力因擴為七級而增新為八面飛金湧碧巍煌中天闡楹外周籠室內秘華燈寶鐸交輝和鳴眸容竊語安置如法燭白四眾瞻仰讚歎以為多寶全身已滅而復現也在 仁宗時西天竺嘗以古佛金剛座石製塔方廣若干寸舍利

來獻 詔以賜魏國趙公孟頫魏國尋以歸于梓俾永鎮茲塔而祈福報 上至是誦吉奉安惟謹故所有碎支佛齒骨舍利亦并藏焉起天曆二年春訖至正二年秋凡十有五年而告畢工其秉心也專肆力也勤矣潛竊惟事之廢與係乎時物之成壞閱乎數不圍乎時與數而歷劫長存者其惟夙昔所發深心大願乎異時之真僧上士有出沒人間三世而後合降圖之類者今乃以十有五年之頃熾然建立如此不啻事半功倍自其異者而言之時與數誠若不齊自其同者而言之本願則均是故應知三世非遠十有五年非近虛空有盡此類無窮矧今真身法塔為

聖人出乘機緣之遇合而來止于此願力所感殆非偶然視昔輪王天上人間龍宮海藏之所分貯一即八萬四千八萬四千即一光明之聚遍法界無所不照其功德為異為同雖有巧智莫能分別尚安能測其時與數之盈虛乎所可托以求久者有不在區區世諦文字之末也姑叙其畧庶來者得以考其構興之歲月云施財為助者之名銜具列于石陰茲不著

武昌大洪山崇寧萬壽寺記

鄂之城東有佛刹曰大洪山崇寧萬壽禪寺此黃鶴山也而謂之大洪山者蓋大洪隨之名山自隨而鄂自鄂而許地雖易而號名不殊示有所本云爾鄂今為武昌山距城十里而近北枕江漢南帶湖湘東屆壽昌下瞰樊水層巒疊嶂交拱互揖西接城關民堵萬區前臨通達而市聲邇不相及山之顛有岳思武王手植巨松斗牛亭仙人石鼓崖尤為奇偉地位峻絕風物清閒寺特據其最勝處邈其所自出推靈濟慈忍大師為初祖大

師諱善信以唐廣德二年四月六日生於洪州南昌王氏受
度於本州開元寺比丘清照而契心印於馬祖道一禪師北遊
五臺感妙德現瑞相發願為衆僧執轡三年僧力卻之大師涕
淚雷泣戚嗟不已有老父告之曰汝緣在南方衆不汝容盡行
矣乎遂隨即止渴洪即住大師遂挈瓶錫南還以寶曆二年秋
抵隨州觀一山歸然問於逆旅主人曰此為何山荅曰大洪山
大師惕然思老父語則延緣而入至于山麓諸水所委匯為重
湖神龍居焉旱乾水溢有禱輒應時父不兩鄉人張武陵具羊
豕將以致禱大師見而悲之謂武陵曰兩賜不特本由業感害
生自利徒增汝罪可且勿殺吾為汝祈約以三日必兩武陵聽
之大師探幽履險得山之北巖泊然宴坐運誠默禱及期雷雨
大作兩既霽足而止武陵訪求大師於巖中大師時猶在定蛛
絲幕面附耳而號挫體而告父之方覺武陵遂施以其山為遠
精舍大和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大師密語於龍神曰吾前許以
身代牲輟汝血食今捨身餉汝可享吾肉即引刀斷左右足白
液滂流儼然入滅變足留鎮山門肉色久而不變四衆哀慕稱
之曰佛足有司以聞于朝賜號慈忍大師所居精舍賜名幽濟
禪院後以禱祈屢有奇驗累加大師號曰靈濟慈忍其佐神十
有二封爵自王而公而侯等差不同皆天下知名之神威靈烜
赫被于四方此隨之洪山也宋末隨數被兵洪山又當其要害
為南北必爭之地邊境之民既多流散叢林之下亦無以安其
居京湖制置使孟公珙隨人也與都統張公順謀遷其衆適于
樂郊乃度地於茲山請雲菴興自隨州捧佛足及累朝所被告
勅徒寺額橋置焉仍奏請賜今名曰崇寧萬壽俾興為之開山

此則鄂之洪山也興之後無諍須則翁寔繼之
世祖皇帝在藩邸帥師南伐駐蹕鄂之元興寺遙見茲山之頂
有神人立於雲端詢知為大師化迹所寓深加敬異暨班師寔
因玉佛足履從至京師特命安置於秘宇而嚴奉之上既正
位宸極有旨遣使偕寔護送還山道出許州佛足重寔能舉
使者歸奏詔即其地建寺此又許之洪山也鄂經摧陷之餘
寔又去不返呂公文德制置京湖請無積聚主之而寺以復新
繼之者綠菴遇建靈濟塔增置菴院土田而玉崖潤無邊詠竹
浮橋又繼之寺以災毀菴方謀起其廢俄委順而化至順三年
今住持華公實來毅然以興復自任積衣孟之贖躬求良材於
江上造大檝以歸顧舊址局於地勢隘陋偏迫位置不皆合於
規式乃夷崇岡埋巨壑累石為基使就顯敞首創大佛寶殿棟
宇之制悉擬於京師列刹而華飾有加焉兩無山門之上為萬
佛閣演法樓僧有堂輪藏及祖師公王有殿天書有閣而鐘樓
經臺支室蒙堂旃檀林前資寮庫庖湯之屬無不畢備始作
於元統二年之某月訖功於至正某年之某月費錢總若干萬
緡出於華公者一萬出於耆菴僧宗森者二萬餘皆出於衆施
及經用之羨財金碧輝映林谷宏模偉觀人天具瞻其在
先朝嘗以為中宮祝釐之所頌以香鑪金幣褒禮甚厚三大洪
山法席之盛莫武昌若也華不遠數千里來徵文以記之潘竊
惟毗廬身土周徧一切三千世界一須彌無去無來非彼非
此然則山未有寺法界宛然寺之既遷依然故處增減成壞之
相了不可得豈世俗文筆所能記乎若夫法身大士示現有為
於如幻境作饒益事應化之迹亦有可得而言者庸次第本末

俾歸而刻諸華別號枯木嗣法於靈隱閣禪師云

潛岳法喜院記

金華縣北二十里有佛廬曰法喜院山曰潛岳嶽志潛岳若芙蓉蓋今之芙蓉峯也環四旁皆緇錫所聚法喜峙其東而獨配茲山以為稱或者昔嘗依山建院後乃僑置今所敷是不可考已舊傳院在唐為巨刹衆至七百里暴溢山谷間一夕盡毀居民觀瑞兆現其處發地得古石佛既而有文翠禪師者莫知何許人即荆棘瓦礫之場構屋而居墾田而食院以復興後梁之乾化三年也宋治平二年初賜今額甲乙之傳無慮數十人承之者宜澹念其故字庫陋推坻弗稱

天朝尊崇像教之意將斤大更新之乃辭所領聖通法席而歸暨已棄以市材甃匠傭與法孫元牧各出指端血書華嚴經以自誓期事之必集起至元二十有七年訖元貞元年大殿三門次第就緒司教事者無能為其勸相願遂會瘞以挽之澹不得已避于北阜僅畢東廡遷輟土木之功大德七年始克營西廡遷普同塔捐錢助造佛菩薩阿羅漢護伽藍神之像而為澹結菴於北阜者里人陳文通及其子德明也十年冬澹示疾而化牧以宿願故汲汲焉纂其所已成而圖其所未至食淡衣麤鉢積寸累久乃以延祐七年重舉其役逮至順元年佛閣及演法樓僧之堂經藏鐘樓庖廡乃悉告完創觀音殿於法堂之後而祠故中書舍人潘公良貴於大殿之左尋又割田若干畝以待繕葺之須其致力於此四十寒暑矣牧以書請紀其歲月且言潘公得法於佛燈珣禪師語在嘉泰普燈錄奉祠十載往來山中恒自稱養空居士日與叢林衲子同居居飲食没因

治地以華遺銘迄今存焉公能以道自信而不泥於名迹非有德於吾徒而吾徒敬仰之不已祠之所為作也幸併志之竊觀考序先生序公文集於公平生本末論述甚具向之云云皆先生所不道而謂公自少至老出入三朝前後在官不過八六十餘日清苦貧約處之超然由先生所言而推其不言則公之有得乎中無累乎外高風遠致固可鑒見牧之言良有徵不誣也况夫祠之興廢繫於院之盛衰尤不宜無以示後庸倘著之俾與遊方之外者商而刻諸澹號雲村牧號雙瀾云

杭州明慶寺記

杭之佛廬甲於東南湖山勝處禪林法窟高下森列巖阿闌曲殆無遺壞傳律學者明慶最為鉅刹乃歸焉獨據乎闌闌中四墉之外皆氓屨賈區細人之家一或弗戒輒有荷彼之警然其毀也不久輒復蓋負荷有人則以廢為興直易易耳按郡志唐大中戊辰僧景初肇狷精藍於木子巷曰靈隱院集賢殿學士柳公權為扁其游息之所曰明碧軒宋大中祥符壬子乃錫今額曰明慶寺暨詵公以大智祖師之上首弟子來泐法席四眾歸仰屹為律宗南渡後僑置京邑于杭明慶號御前香火觀東都之大相國寺率執百寮歲時祝釐與凡禱禳之事咸在焉寺之舊址不啻百晦自毀于金兵遂為荆棘瓦礫之場大將劉鄩王家因取以廣其賜第它因土又間為有力者所奪僅存其什伍寺幸不廢其後寂菴光公始請于朝復長洲田佛慧思公入內講律稱旨鑿興之來淚有和大臣所進喜雨詩宸奎之藻飾有明慶及南山道場六大字尋得請復崑山田而屋室亦漸充擴逮至我朝像教之隆古所未有佛瑞祥公佛慈吉公佛繼

良公佛壽元公先後登于律座是近是續固有弗度至元終已

大德癸卯十年之間寺再燬而再完且寢復其故址則佛繼之

功也學徒得以安居而習其業者垂四十年至正辛巳之夏寺

海厄子災今住持律師果公弊衣糲食苦心勞形撥捨遺燼以

圖興復者齋無不為之感動而交相之地之入于劉氏及宅姓

者皆莫敢有而悉以來歸乃召匠簡材詎日庀工首建大殿更

其位置使稍西以遠歎煩而近亢災危檐簷廣邃宇崇階金碧

駉形絢爛溢目鄰都僧安公觀是勝緣亟袖已素以倡眾施造

釋迦彌陀藥師文殊普賢迦葉阿難之像安安其中觀世音三

十二應湧現其後阿羅漢諸天環侍其旁華旛帳座種種莊嚴

靡不備具丞相國王罔而只時坐鎮江浙躬率官屬捧香幣集

寺僧如其法辰慶贊之儀豪宗右姓稽首嚮風爭薦貨以佐營

繕之費師益募者藉僧出長財作佛閣僧堂鐘樓三門兩廡庫

庑庖渴不五年咸潰于成寺有王荆公題法喜堂諸詩蘇文忠

公書普門品及題大智所書彌陀寺碑次第搜訪而重刻焉舊

觀損遷故疆畢復于前人有光矣矣止能起其廢而已哉師以

為盛衰有時閔乎天數非人所能勝是皆蒙被

帝力以濟登茲日與其徒修淨行發弘願上以增崇

瘡筭下以扶植教基期億萬斯年相為無窮爰伐石求書其廢

興之故用告于來者潛嘗聞儒以禮立仁義佛以律持定慧佛

之律猶儒之禮也在禮君子將營官室宗廟為先庫廡為次居

室為後師以利益群品故作如幻事既新寶構而示有所尊又

實幣藏而俾得所養惟方丈之室未及就緒庫屋數椽不庇風

日有合乎禮之居室為後者其精於律而通於禮亦吾儒之所

喜聞而樂道也庸併書之

南天世崇恩演福寺記

杭之南山由雷峰訖龍井其間浮屠之居四十有二而傳天台

之學者惟崇恩演福寺為最盛寺在小麥嶺橫慶山之靈石臨

今所謂南天竺也宋渡江初山未有寺嘗斥為牧地後以祥光

異響出現其間人咸驚異焉淳祐戊申募費貳萬氏于山之左

肇建寶坊錫以今額命天台宗師圓菴果為開山率其衆入而

居之尋復給田以充華香食飲之須降錢以資土木管繕之費

景定壬戌葬周漢國公主于山之右益畀以吳江上腴之田五

千畝兩領教事者初嚴鑑石庭生並賜紫衣加右街鑿義善觀

聲始奏嫺科淫而依律結界少蘊光性菴岳浩翁川潛山珣次

補其處俱能恪守成規咸淳戊辰賈魏公柄國以祀同氣故大

發私帑俾禪僧絕岸湘增新其棟宇顯敞宏麗視昔有加我

朝尊尚教乘大江以南佛僧所廬悉惟其承傳之藉於是無極

度古源清海翁學奕來而弘演五時八教三觀十乘之旨以泚

其棧古源又即晉僧肇白蓮華院歲修法華三昧開東路會飲

馬橋夾玉几峯而出至元戊子雲夢澤被旨入觀對御說

法深稱上意特賜璽書作大護持自柳塘權渭濱清松溪

晏傳至湛堂澄玉岡潤而諸方龍象多出其輪下人稱之為教

海又再傳至竹居簡而寺以重紀至元丁丑燬于災父未克興

復會法席偶虛行宣政院求能負荷其事者得今才公以性足

山至正發未也泄事伊始僧俗信嚮而至者或為創大殿造洪

鐘或為作三世佛及文殊普賢迦葉阿難之像或為作觀自在

像湧現其後或為作梵釋二天像列侍其旁或施以一大藏教

而十地菩薩大阿羅漢護法天神之像則合眾力以成之寺之
者舊感克交贊叶助而分督其役齋室蒙堂庫庖厄福既莫不
畢具而雲堂文室經鐘二樓皆次第告成先是眾以殿之方向
為疑禱之三日乃得吉卜遂無所改護伽藍神新像眾所未悉
亦決於卜而後定檀越有祠在殿西偏門徑迫隘則闢使寬廣
凡可以致其力者無不為也惟茲山支于天目至是適當風氣
之會清淑所鍾鬱而不洩岡巒迴復窈然靚深泉甘土肥林木
茂遂誠宇宙間奧壤也閉藏於空荒寂寥之中其已久矣造物
者一旦而啓之微妙法幢熾然建立際逢昭代教道益隆其興
也殆若有時未及百年而鞠為荆棘瓦礫之場其廢也疑亦有
數得今才公而儒觀復還雕楹繡栢絢耀崖谷金鈴寶鐸殷入
霄漢蓋以廢為興存乎其人不可盡誣於時與數也豈宜無以
垂示來者使勿墜其志乎才公名必才字大用嗣法於湛堂云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三 續葉十

化城院記

仙華山化城院者僧法空之所創也山之東隱君子方先生居
之先生設葬山之北院距墓一里而近邑士與先生有雅故者
以空嘗從先生游相率即院中祠先生且以門人翰林待制御
貫兩為銘刻寘祠下而院之構興頗未有所登載潛忝及先生
之門故先生之子樛來為空謁記誼不得辭按圖志仙華山在
浦江縣比高百五十丈周二十五里列岫如屏障中為風穴古
仙人上昇處有壇字在其下云先生游錄稱自巖腹望峯頂丹
光閃閃如寶蓮花稍進至仙壇前峯聳削離立東一峯折裂數
百尺俯視如池又東一峯如削循其罅而上踰石嶠如戶限北
下如井折而東至第五峯之背有石室可坐數十人又東為中
峯下睨鳥傷東白原隰聚落如碁布其北諸山與新定接又一
峯在其東極峻絕不可攀緣而第二峯懸崖千仞有穴深黑風
薄兩崖上出草木皆動凡先生杖屨所歷較圖志所叙尤險怪
嗚奇誠天壤間勝槩也空受業於同邑皇安山之普利院而徧
游浙東西州求善知識咨決心要既而充然自得浩乎其歸叢
林虛席屢以名剎上皆避不就恒惴惴焉恐退蔽之不密愛仙
華之秀異將卓錫其中乃由比麓披榛荒而入得幽谷直東峯
之下窈然靚深遂剪荆棘結茅以自庇劣僅容膝名之曰雲巢
無登陟之勞而有宴息之安以為若是而不啻足矣里人朱仙亦
先生門人與空為方外交歎其自處太極陋陋首捐田為闢基址
而同里樓億為作佛廬齋寢庖福龍峯主僧永鎮尋轍田若干

畝畝之而空之師清衍暨好事之家又助以田若山園總若干畝更其故兩名雲巢曰化城精舍空因建鐘樓門廡益置田看千畝為久遠計易精舍之號曰化城院於是 帝師為降法旨加護焉重紀至元之五年夏五月也至正改元之二年秋九月空復與其徒道元本覺撤舊屋一一新之自大殿至齋堂寢室兩廡三門悉同巨剎之制佛僧之奉無不備具茲山之面目亦軒豁呈露先生向所觀怪奇壯偉之觀可不煩舉趾而坐致也蓋空之勸游而返乎故山志在遺去羣狎探幽擇勝以佚其躬而已未始即人而人自即之用能建置成立如此已無愧於古之有道者而空又能以其餘力與先生周旋於文字間其名固當配先生以傳如廬陵之有勤眉山之有潛相為不朽安用區區以丹青土木之美相誇詡也哉姑記其作始之大畧俾來者無忘所自云爾空字無相族吳氏先生之祠事自有述茲不書

聖壽院記

聖壽院在義烏西四十里故號龍壽宋治平中乃界今額大觀間更為十方禪院歲久弗葺椽棟毀墜藩籬級夷敗屋數楹不庇風雨荒基斷礎四顧寂然感哀固若有時而山川之勝初無今昔之異特以地勢僻絕非專官富人輟迹之所及其徒又蕭縮不自振日益散落故雖遭逢聖教興行之世莫有以為意者泰定二年秋子巖禪師來自錢唐愛其兩巖秀潤水木清深始度隙地結茅而駐錫焉繼素之侶嚮風兮集座下至無以容其居而給其食僧法聰德超慨然出山叩諸有力而好事者於是齊郡太夫人張氏首捐金為買田若干畝里中一大家樂聞之爭治材甍以復其故宇佛殿則樓君如浚山門則樓君一

得法堂則翁君弘道皆獨任其費妙相中嚴威神外護安奉有儀必華簪蓋器物之須設置如式且各助以田二十五畝有奇既而一得之子某為作僧堂同郡善女徐氏為構鐘樓由文室至左右兩廡庫堂齋庖湏室之屬則合眾緣以成之效奔走經營之勞者僧德義尼慈壽也禪師之來至是凡十有五年而其法之所宜有者靡不畢備規制之廣則規舊有加禪師為而不有擇上首弟子俾之住持承其付託者亦能負荷而無所吝吝不久輒謝事而退自壞空成無用貴絕照龍門省無礙了達今滅宗繼已六傳矣繼謂予曰在吾教中聚沙積土無非佛事法施財施寧有差別請為我並誌之於石庶榮來者不昧所自而思所以報稱焉予聞禪師以單提直指普對羣機不起于塵而道價之重傾動遠邇宜其以壞為成無難也有能於禪師之道一念淨信捨諸所有而不自以為德豈易然哉庸因繼之請擬其所述而悉著之使刻焉禪師俗姓董氏名元長蕭山人說法嗣中峯和尚云

上清資聖院復田記

資聖院在義烏之西距縣四十里而遠又西僅一里所限以畝水則鄰縣金華之境也院故有免科縣之田八十餘畝香燭之奉湯茗之須恒患於弗繼雖欲侈大其居而不可得當天朝像教盛行之日猶因循自守未有乘時振起之者僧冲意首彈其勞勤經營積累以大德二年購金華田百四十餘畝將儲其歲入備土木之費以增新宇舊觀有志弗遂遽以延祐元年示寂承之者不念厥紹盡取意公所遺契券私鬻其縣富人之家為直以錢計者八千緡泰定三年也僧嗣宗亟訴予有

司而異縣莫適統壹臨之以監司帥守父且不決張君自誠家
 金華與院密通力為之援元純元年始克竟其事令以田復入
 千院而及其直向之冒受錢者或已物故或毀其衣而伍於編
 氓或單乏無以輸所負張君為扣已素悉代償之以弭其爭田
 乃卒歸蓄聚既日充遂以至正二年重構大殿它工役次第畢
 舉於是宗公前一歲已逝張君後一歲亦不起僧德潤謀於眾
 謂後之人賢否未可知契券傳歲之不謹或得持以售於人且
 廢勿用而列其田步晦圍號鄉落之詳總為之籍刻石廡下庶
 可圖永久余以為然爰狀其顛末介同郡汪君祀求子記之資
 聖以甲乙次相授非十方叢林衲子之所附集而尚重其事者
 代不乏人意公開拓於其前宗公規恢於其後潤公又汲汲焉
 為異日之慮而遂防其未然是皆不容無述矧茲遐方僻壤墟
 里之間無尊官貴戚為之憑藉無大商豪民為之仗助獨賴張
 君以一鄉之望左右外護且不愛其所有以為成就利益之勝
 因詎可無以登載而使來者知所自乎白樂天有言記者不惟
 記年月亦在乎辨興廢示勸誡今之為其待而居游食息於斯
 者苟能推往事得失而明興廢之由鑒前人功過而存勸誡之
 實相與扶植數百年之基緒俾弗墜益隆以為壽國福民之地
 則張君之惠為無窮而予之記不為徒作矣篇記稱後唐清泰
 二年順德大師道愆因古伽藍遺址建院號上清宋天聖六年
 所賜今額蓋郡人兵部侍郎胡公則守抗時為住山贊寧僧統
 檄書州牧而得請于朝郡縣圖志並云院創於僧澄皎被賜之
 歲月亦不與記合傳聞之異辭非田事所係姑實勿論以俟博
 洽之君子考正焉

半山報寧寺記

報寧禪寺在今集慶路上元縣之半山集慶於宋盛時為江寧
 府丞相荆國王文公之父楚公終於江寧卒而葬於鐘山故荆
 公往來鐘山最久其園屋在白下門外康樂坊謝公墩之側者
 不設垣牆依林樾為屏蔽密邇通遠而四無人烟境尤清曠鐘
 山抵城十有五里至此適當其半所謂半山也荆公初由外制
 出守江寧及兩去相位又皆均逸于江寧視江寧猶鄉郡因其
 園屋大治居第距捐館前二歲乃請于朝廷為僧寺詔如其請
 而錫以今額元豐七年荆公親製疏迎致文禪師來治法席是
 為開山第一祖暨第二代寶禪師咸克紹隆宗風為世師表地
 以人增重而半山遂齒於大叢林寺基為畝八十環其旁之田
 園陂池為畝二百其在句容烏江兩縣者為莊五皆瀕於大江
 潮汝之所蓄蝕歲入田租無幾經用所資惟太平青山莊之田
 出於荆公長子秀之婦蕭氏者為畝一千自始有寺至
 國朝重紀至元之五年凡二百六十有六載自文禪師至古潭
 龍凡二十有四傳而寺以災毀古潭首作法堂兩廡俱未就緒
 而逝至正二年信菴孚嗣住是山毅然以興復自任頽其恒產
 僅足具華香糜粥而丹青土木之費未知所措乃焦心勞形敝
 衣糲食銖積寸累以庀工役三年建大雄殿四年即方丈第畢
 佛閣至十年而山門僧堂庫院悉成倉庖廡之屬亦次第畢
 備屋以間計者總若干上棟下宇各中其度斷雕藻續煥然事
 新金相玉毫安奉如式其宏麗顯嚴有加於昔固多矣繇以脩
 壙蔭以嘉木制康樂亭而重刻謝大傳像於其上文禪師僧史
 有傳寶禪師語錄有序并刻置寺中則昔所未有而今乃有之

爰以狀俾上人密詣介御史濟南張公來徵文以記其歲月竊
荆公記揚州龍興講院玉稱主僧慧禮能以廢為興而歎羨其
材信菴容決心要於笑隱訪公而兼傳其文印嘗居龍翔第一
座村壁素著經度營構之功直其末且使之獲從荆公游則所
以稱羨之者當何如哉九原莫作恨令晚生後出以年侵學落
之餘承乏記茲盛舉宜乎汗顏縮手筆屢闕而不能下也然以
誦不遠千里涉重江而來旅泊幾三閱月必欲如其所求而後
已不得卒辭詣亦入笑隱之室者於信菴蓋同門也

淨勝院莊田記

凡佛者之居曰寺若院有甲乙次相授法田廬噉蓄器械百須
之物悉得以為世業傳子若孫其成之難而保有之不易與齊
民之家固無大異也然人之子孫不皆才且賢而佛氏之子若
孫率以義合必擇焉而得其人乃以畀之故其傳往往至於千
數百歲而不墜世家大族弗如也迹以所獲藉以求久者存乎
其人爾顧豈有它術哉婺州城西南二十五里其山曰石門前
臨陂水陂之大可五百畝水乘高而下者三級其旁之人或稱
之曰龍門云有為佛廬於其地者曰淨勝院舊記以為建於吳
赤烏中始號尊勝宋治平間乃更今名而又以為車騎將軍張
公施地所造越之天章光遠法師實為之開山按天章物於近
代謂開山為光遠則院不必肇於赤烏車騎將軍官廢已久謂
施地為張公則主是山者不必昉於光遠是雖無所於考然自
伯平賜額迄今已二百六十餘年矣先是眾築千指後多散落
其存者孤別而三勢分而力單穹壙邃宇日就摧圯
國朝至元間住山仁體始合其三者以為一未及有以振起之

而遊嗣主院事者一真為購田若干畝俾食其什之七而別籍
其餘田以資營繕之費法堂兩廡觀音殿甫告訖功會廣教虛
席江湖道俗推以補其處繼之者道勤益購田若干畝循舊比
分以給其食及土木之須山門鐘樓羅漢堂方丈之室次第畢
備院之膏宿若初若宗若靜泊好事之家前後捐田為助又若
千畝其傳以為世業者視昔有加焉靜之孫偉辱與子游爰伐
石而以勤之命來謁文為記夫能以止為存以廢為興者豈非
得其人而畀之故歟雖然此世間法也窮千萬億劫而無增減
成壞者蓋不即世間亦不離世間是固不待記子亦安得而記
之姑因其所欲言者叙次之如此

福春院記

凡浮屠氏之聚必有穹壩與屋食飲百器之須大抵資於王公
貴人而後具不然則夫婦之愚牽於其說而相與致力焉者也
若夫家閭林下窮居獨游未嘗以其車墮官動民而能熾然有
所建立可不謂難矣哉世儒恒譏其徒取於人之厚以為古無
有是彼亦見夫飛竒鉤貨者為公私之病已甚而弗深考其人
之不必皆然也吾鄉有為浮屠之學者曰從起少受業金華之
妙善院晚乃卜地於縣西若干里而為屋其處以間數之得四
十有五門廡殿堂庫庖廡如式備完請于所司揭以白沙福
春院之故額率其衆入而居之且約以甲乙次相授既又買田
若干畝山若干畝於是奉養之物不俟外求而具經始於大德
之四年而卒事於泰定之二年總其費若干一出於起蓋起之
名未有聞於時而其言又非世所傾動第以食淡衣糲旬積月
累以及有是此予之所謂難而得後人嗣守之勿壞尤難也是

不可無述其以書來為起請記者又予友張君子長也張君儒者慎許可亟稱起之為而無譏焉可記也遂記之

經藏廣福院記

婺之蘭溪經藏廣福院在州東一百三十五步故為聖壽寺之水陸院寺創於梁至宋號聖壽而水陸之為院莫詳所始歲久院廢天禧中藏休禪師來自餘杭得其故址肇建伽藍同郡金華曹仁壽尋為置經造藏因命曰經藏院殿中丞知封州史温為之記當寺沙門有交集王右軍書以刻焉治平末賜聖壽額所以為佛僧之奉者猶缺如也政和間寓公贈少師吳點首輸財倡眾買官民田總若干畝創置兩莊由是華嚴之具糜雨之須隨取而足孝宗時避光堯聖號易名廣福云

國朝至元十三年院毀於兵二十八年其下院白蓮堂比丘普資觀其為荆棘瓦礫之場已逾一紀未有任起廢之責者則去其故廬挈徒眾及衣孟之貲即舊墟治院宇合經藏廣福以為號仍以族父王氏所遺田塘園地歸之其徒推本所自尊為重興之初祖且請于有司必其子孫乃得住是山第二代奉譯晉壽州人郭淳飾像設之黠昧者葺殿堂之推墜者第三代求紀暨前住顯教求膺又理土田之冒沒者前住連雲履中於資為五世孫以其年嗣為住持能不愛其所有以續前人之遺緒郭氏四子亦承其先志同力仗助焉經藏有殿中為一柱兩輪樓匾輪間而實以黃藤赤軸悉如其舊齋堂庫院兩廡三門至它屋室次第畢完懼求者無以究知廢興之故爰買石屬予記之于撫天下名利其先必有靈異之蹟驚動乎斯人是以聞者心鄉往之過者依個而不能去茲山獨以好事之家寶其石刻而

經藏之名傳於四方翰墨誠儒者餘事未可忽也顧此猶其細耳儒者謂古人得見書甚難而其士皆非後世所及今之書益多且易得而學者日趨於苟簡嗟夫豈惟儒者為然哉考之儒記始自東都浮汴涉淮踰重江行二千里之險函經而來費金錢至二百萬非若近世轉相摹刻流通之廣不難致而易勿也夫欲求魚兔必有待乎筌筥第一大藏教佛學之筌筥也今之經藏既已一新為其學者有能從教起行無謂佛法不在文字而務馳騁於空言斯不負置經造藏之初意矣然則其徒所宜知者奚止廢興之故而已乎敢緣記事併以是告焉中宇無外族盛氏說法嗣徑山虛谷禪師

密印院記

婺之密印院實晉義熙中仁肇法師卓錫之所舊名永福宋大中祥符初始易今號慶元元年秋燬于災僧法威慨然以興造為已任亡何威逝而如解嗣力倡眾成先志積五十稔院以復完且益置田二百畝鄉先生王君桐記焉先是士大夫避兵落南者往往即其處為寓舍地之入於民家以尺計者六千六百九十其存者為尺屋五千八百九十圖籍備在莫敢質也國家奄有南服法幢所逮崇讓有嚴僧女舟等援著令白于有司乃悉返所侵地斥其故宇而大之皇慶元年冬居民不戒于火院再燬舟圖復其舊垢衣糲食碼所蓄以資土木之費其徒德新等五人亦克協相其役起延祐元年春閱十寒暑大殿以成龍華僧一清泊鄉之大家張景崖等交致其助募眾作佛菩薩像安奉如法餘未具者繕治以次視解所建立殆幾事半功倍矣舟念所以為永久計仍割已田二百五十畝隸焉新以予

郡人也宜能道其廢興之歲月屬予記之予觀世所稱大叢林必觀名山與壞天下勝絕廢啓其靈秘以示化跡者又皆高僧上士是以好事而有力之家莫不慕趨之故其居能以勿壞其壞也翠不日而輒成人與境相資勢固宜然也密印居萬井中齋廡講舍旁直賈區鏡鼓魚鼈與市聲合非有穹巖邃谷幽遠勝絕之際若它名山比千有餘年成壞相尋而卒無廢墜者不以其人歟蓋自肇師以來其間代有異人而金華聖者俱朕禪師為尤著雖然三大士遠矣苟得若解若舟者焉區區之成壞安足慮乎姑為記其歲月如此院故有治平間僧居政所作九級浮圖屹立風雨中必有縱舟之後盡其力者則其宜得予記不止若今所書而已也

嘉興天寧萬壽禪寺記

天寧萬壽禪寺列郡皆有之其在嘉興者距城北半里所故為施水菴唐咸通間以菴為院而其護伽藍神曰太祖蕭王莫詳所自宋治平中郡人慕容殿丞始請于朝更為十方禪刹熙寧初賜聖壽額命與教惟一禪師開山清涼法眼之適孫也崇寧二年詔天下州軍各賜寺額曰崇寧嘉興改聖壽以應令而院隲為寺三年加萬壽政和元年又易崇寧曰天寧紹興二年改報恩廣孝十一年又易廣孝曰光孝賜田二千畝立莊曰天錫乾道末水菴和尚說法於淨慈尋歸老而示寂于此靈異之迹甚著四方衲子指為名師過化之地而慕仰焉嘉定中廢絕冲公納堂辦公相繼領寺事而法會鼎盛遂為大叢林蓋寺額在異時已屢改易入 皇朝仍其舊人猶稱以天寧萬壽之故號若以祝 聖都道場在是也至元間朽菴祥公被 上旨佳是

山與普舊僧智源兼任本郡僧司長氣崇獲尤謹創千佛閣於山門之東明叟因公規恢基緒賴源之力為多延祐中千禪慶公即方丈遠圖通閣泰定間雲雲公重作僧堂毀其後月舟滿公嘗於有司之征繇引避而去法席偶虛土木之功亦輒今佛鑑空海禪師念公以至正四年嗣為住持至則繕治僧堂斥大山門之舊址作門以間計者五其高七尋有半深潤其高尋有二尺左右設文武官僚之次且用陰陽家說築案卓於官河之南塔主山於文室之北樹以奇石名之曰秀王峯詞臣墨客多賦詠焉寺後蘇園鄰於軍壘限以土墻歲火墻壞而鞠為芻牧之場乃白于官悉復所侵地緣以大石墻而斷石為雷以覆之其長萬餘尺費錢七萬餘緡竭力相其成者著菴僧子常也又以疏圃地榆陘倍價戲民地而益之置薪蕩二百餘畝經理諸莊隱沒之田二百餘畝創寺務司於庫之東南兩廳對峙甃地為場其中而旁為兩倉二十教受各莊之歲入絕蠹弊謂寺乃都道場而佛殿庖廩弗稱無以起人肅敬之心而盡歸美報 上之誠乃捐長財以倡眾施郡人鹽倉副使沈權首為發私橐市香楠木柱十有六好事之家輸貨薦力者接踵而至乃徙鍾樓撤藏殿之前軒增拓故基以隆寶構其崇十二尋有半脩廣皆十尋傑屋邃壙華棟文甍承以蒸井環以石闌皆窮壯而極麗植牌門於寺前之左街揭于楹間曰南湖第一山空海之住事逮茲僅十寒暑而內外煥然畢新利養之須無所不備惟殿之役最鉅經始於十年之三月落成於十一年之三月亦甫六甲子而告訖工書來誌予以記導自大教放于中華通都望邑名山與壞緇錫所廬廢興靡常或墜而弗舉或彌久而愈

振談者率謂是殆有數而非偶然子竊以為特係乎荷擔其事者之材與志何如耳有其材而無其志則不能以有為有其志而無其材則不足以有為空海乘本願力普為恩有作大福聚其志可謂弘矣假方便智示現有為縱橫無礙其材可謂周矣為之在我者未始以讓乎數宜其建立成就視古人事半而功倍也為之記以告夫來者尚相與扶植之而毋有所議哉空海名良念族王氏台之黃巖人得度於瑞巖東原沂公稟法於仰山虛谷陵公又嘗從雲外岫公於天童而司其藏鑰及虛谷居徑山遂分半席一溪如公父行也其住寶林拉之偕行未幾謝事舉以自代因補其處後乃由鄉郡之護國遷主茲寺常亦其同郡人云

彌陀興福教院重建大殿記

彌陀興福院在錢唐西山猊峯之麓宋慧光法師若訥所建也初慧光當南渡時被過三朝受法師號主教事於上天竺山者二十有七年乃得請而退虜致院累加兩街僧錄雲童寶器寵錫優渥其示寂也謚曰宗教廣慈塔曰普照云院始創以淳熙三年賜御書為院額以紹熙三年勅改十方天台教院以嘉定十三年自惠祥法師為其住持迄今十有八傳矣歷歲既久楹欂棟缺不勝風雨之震凌左支右拄事多苟簡際今聖世像教興隆猶未有火起其廢若者舊僧壽彌首為繕完僧堂門廡且範銅為大鐘頤佛殿摧撤特甚役費至鉅遂鑿其平昔之巖蓄以治土木於是妙應等佐其費妙智等視其役起至正二年之夏訖三年之春僅九閱月而殿以成揆之舊制加五尋以為其廣加二尋有半以為其高造靈山一會佛菩薩像而

易其座以石增卑以崇者三尺材覽堅良物采煥發皆前所未有四年春息菴允茲來主是山謂不可無以告于永久爰伐石屬子書之予觀浮圖氏之聚莫盛於錢唐之西山而傳天台家之學者尤莫盛於上下兩天竺極山川形勝以為法窟四方學徒之所附趨遊者亦無不親相而生信凡資於人以此成其所欲為宜易事也興福介乎兩山之間號西天竺距人境固不遠而地勢靚幽好事者所罕至故其廢興人莫以為意苟非得人為之荷負不受其力而相與扶植之安能使久而益振乎矧今身法席者學精行粹時望所歸求升其堂入其室者未有止也蓋自開山四十有五年而院乃拓為十方又百二十有五年而院之復興復自今始可無書乎息菴生越之儒家族李氏壽彌院海人

善光寺記

奉元之善光寺顯密圓融大師覺明所建也師俗姓陳氏其先錢唐人世為士族宋末父某流寓維揚而受于兵母趙氏懷師甫三月軍帥鄭某因挾以去母欲自絕不得遂從之西北行而師以至元丙寅生於寧夏自幼志趣不凡嚴覆塵俗母弗能止乃聽其出家且密書其鄉貫世系及其所以徒使謹志之九歲禮京魯只上師祝髮為僧年十二受具戒徒真覺國師松室某公講般若華嚴諸經授以所服絳方袍及顯密圓融之號俾嗣其法鄭帥即城中為拘淨土院以居之非其志也尋入賀蘭山窟將苦行者不及席足不踰閭冥心端坐者二十年乃還故居道價益隆又五年而宗王奧魯只公主虎都台駙馬買也台皆師事之官僚士庶慕風而至稟受戒法者不可數計所度弟子

三十餘人師嘗發願禮文殊觀音於清涼寶陀訪先世遺跡於維揚而追報焉弟子德暹等三人杖策以從大德癸卯行次奉元陝西行省平章政事欽察行臺御史中丞長壽素聞師名共挽留之乃構精舍於草場街以爲其駐錫之地今所謂壽光寺也佛殿僧堂三門兩廡庖廩之屬次第畢備師率其徒入而居焉堅持禁戒日惟一食以妙法華經念佛三昧爲恒課晝夜六時顯密兼行薄於奉已而厚於接物勞而無倦和而不流閱二十五年如一日天曆戊辰二月八日說偈辭衆跣跡而逝世壽六十三僧臘五十一聞維得舍利建塔于城南下院之野狐冢德暹自童子時侍師左右服勤三十年間從松菴某公學一乘圓教而念念不忘纂師之遺緒闕者補之仆者起之丹青嚴飾之美田園生植之豐視舊有加懼歲月寢遠後人不知其作始之自乃龔石介令戶部尚書老老屬子書之蓋奉元古長安也神州赤縣帝王所都達官貴人豪民巨賈好事之家所以爲浮屠氏之奉者嘗盛矣世殊事異城是人非不有大善知識爲侯門戚里方面重臣之所信嚮而施外護之力安能於山川寂寥之餘作如幻事熾然建立如此乎其扶植教基爲衆依怙有功甚大繼志述事世不乏人既克承其付囑又汲汲焉欲圖其承父是皆可書也庸僞書之使刻焉

無盡燈後記

淨慈故有無盡燈創於宋乾道間其後寺毀復成而燈獨廢至正元年秋八月耆舊僧子能始輟衣孟之資仍建此燈於羅漢堂且捐錢唐縣靈芝鄉田五畝俾以歲所入米五石給膏油之費凡爲燈之法內置一燈外交十鏡交光相涉普徧互融百界

千如重重俱現蓋託事以顯理 恐人不解其義乃買石篆刻真歇禪師所爲燈記以開示之 或於是燈未能目擊而道存觀禪師之言思過半矣未游 如幻之境者毋徒以爲一時之奇玩也哉

真如院鐘樓記

真如院在義烏縣治西南百二十步故爲雙林禪舍宋治平乙巳初賜額而齊於刹刹恒產素薄屋室物器凡其法所宜有者久且未克大備嘉定丙子僧若愚始範銅爲巨鐘作樓以居之速本朝廷祐丙辰僅百年而樓爲風所壞惟鐘獨完僧慧慈將募施者市材僦工以復其舊有志而未遂也今縣丞李侯若愚休沐憇止願見鐘銘僧若愚名與已適同恍焉如有所契即起廢爲已任亟施錢爲衆倡官僚吏士咸協贊之好事之家又來佐其費而諸僧亦爲助有差爰興土木屬慧慈躬泚其役樓之建以至正元年三月乙巳而落成於二年三月甲戌崇廣嚴麗視昔有加既居鐘其上慧慈欲圖李侯於求久乃捐私田二十八畝有奇俾來者歲取其入祠而葺之且伐石求子爲之記昔兵越忠懿王時有大比丘韶公爲其國師自以與智者大師同族姓親天台遺蹤如故居焉時智者之學幾絕忠懿用韶公言遣使十輩奉五十種寶詣高句驪求得其書天台教之復傳於中土實自韶公發之由李侯視韶公財法二施雖殊其以姓名之同爲利益成就之勝因一也夫姓名之同亦偶然爾有能察其心之所同則心佛衆生三無差別慧慈與其徒瞻華構之輩飛聆鴻音之鯨震若見若聞無非佛事李侯之施詎易量哉其所託以爲存者有不在予文矣縣令長而下暨緇白之士

施錢有目具載于石背云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三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四

續卷十一

記

慶元玄妙觀玉皇閣記

昔有虞肆類上帝而及于六宗山川羣神成周禋祀昊天而及于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令道家者流祝祭禮祠之事諸神位號之多至於三千三百而莫尊於昊天上帝率與有虞成周之法合老子為柱下史孔子嘗問禮焉於帝王之舊典禮經固無不知其徒之尊其所尊宜有所本矣然老子之道務清靜無為去健羨就羸弱古之人用之治其國而民以寧一至於飛符走檄紫玲館而啓玄科五千言之中雖未嘗及之而非有道外之法也凡天下通都大邑名區輿壤宮觀壇場之制自前殿之外必為玉皇之別殿蓋三境之高真玄宮之主宰當各全其尊也慶元玄妙觀在唐為紫極宮以奉玄元在宋為天慶觀以奉聖祖

國朝至元十九年燬于災元貞某年有詔撤聖祖之祠黜天慶之號而改界今額宮門邃廡與殿廣堂悉復其舊惟帝座以虛而不設非闕典歟大德某年前住持當谷陳君入覲被上旨俾以甲乙次相授陳君慨然以興造為己任謀闢聖祖殿

故址建玉皇閣未及庀工而化由陳君若干傳述今住持順菴王君而閣乃成初王君以泰定某年入侍內祠賜號玄門真士主本郡之太清宮以精於禱儀朝廷數遣代祀名山京師大早構雨郵應有司治決河投其鐵符水勢隨滅名聞于

上制授太虛玄靜明妙真人住持本觀至正五年冬奉今天子及兩宮皇后所降香幡歸遠金籙黃籙二大齋感瑞鶴

翔舞異者不散士民慕嚮而至者不可數計所獲信施甚厚乃
哀乘以資土木之費始作於六年之十一月訖功於某年之某
月闕之高若干尺脩若干尺廣若干尺列楹若干楹重簷疊
墜丹青窮極壯麗威儀像座嚴奉惟謹謂不可無以紀其成績
乃以狀來求為之記夫以數百年之曠典一旦而舉之殆非偶
然自今以始明靈頤歆祥慶乘下使斯人蒙其福澤保其壽康
而泳游於清靜無為之化此王君之志也所可記者奚止於程
工屬役之勤而已乎王君名天助字致和同都昌國州之蓮萊
鄉人也

龍虎山仙源觀記

仙源觀在信州龍虎山之馮原葆和通妙崇正真人徐公懋昭
之所創也初徐公得度於太上清正一宮通真院之達觀堂其
師曰通真觀妙玄應真人張公闡詩實開府大宗師輔成贊化
保運神德真君之伯兄且開府所從受道也開府之弟子數十
百人傳次之序以徐公為首徐公性篤實而取介非義不苟取
攻若食淡由勤儉而致豐裕至元二十二年始闢地於馮原以
為觀馮原者南距上清三十里異時有大姓馮氏居之遂以得
名岡齋迴復林壑觀深泉甘土肥風氣完厚歐公嶺龍湫在其
東琵琶臺湖雲臺觀姑象山在其南其西北則寶帶諸山也凡
殿堂門廡位置高下悉因地勢之自然而不以人力恭焉其幽
邃可以奠神明之居其閑寂可以棲來學之士有田數百畝可
以資華鄉饑粥之具得請于 朝賜以今額徐公竹冠布袍宴
息其中而往來乎上清日與仙翁道侶徜徉於萬物之表方是
時開府以清靜無為之說上承訪問褒大尊顯無與為比執弟

子之職而列侍於左右者往往被 璽書館銀章號真人而主
治乎名山惟徐公間來展省而未嘗久留 中朝遠官貴人至
有欲識其面而不可得泊然無顧於世者垂二十年大德六年
詔強起之任持宜興之通真觀賜號葆和通妙崇正法師居十
年海膺 制命進號真人又十年壽八十有二乃乘運而化於
仙源至治元年也傳徐公之道者馮君志廣上官君與齡徐君
天麟彭君齊年薛君起東李君世昌蔡君仲哲徐君守勤彭君
一寧自志廣暨天麟而下皆以次領觀事元統元年與齡始奉
上命為住持提點仍賜號冲和持正明素法師抵事云初有廢
必舉病其棟宇局於地勢乃改卜其西十步外平而無險中寬
而有容程工役略基址詎日之吉而運焉越三年大啟成明年
樓曰西樓齋寢寢室庫庖廡之屬次第畢備冲和真明達玄靜
真人張公德隆開府之猶子也少嘗學道其處從開府來京師
侍祠於明庭者四十年至正六年將使指奉香幣還故山觀其
輪輿幸新念構興之難而充拓之不易爰伐石屬于書之大抵
人之常情樂因循而憚改作仙源之建置幾年于茲矣一旦有
能舍其舊而新是圖鑽先業於方隆植法基於永固有功於其
教甚大而況不憑國家之力不求民間豪末之助一以身任其
事而適觀其成是皆可書也於是乎書

松溪縣新學記

建為先師朱文公之闕里松溪遠屬縣士生其間身親受業於
公之門與聞公言論風指於泮艾之私者踵武後先其地雖褊
小而士習為最盛遂入

皇朝治教休明人才九林二焉縣故有學規制甚備至正十二年大盜竊發於河南而江淮閩粵解駮不寧山谷愚氓相挺而起侵軼縣境蹂躪民居兵燹之後惟夫子廟若魯靈光之歸焉獨存識者知為天佑斯文之兆匪朝伊夕必有起其廢者

今天子方慎擇守令惠綏黎元十四年夏六月令縣尹凌侯實來視篆之三日用故事款謁于 先聖禮成而退左右顧瞻徘徊歎息曰學校之廢與長民者之責也我其敢不以為已任即命鈎考簿書徵理歷年瞻學田租在豪民黠吏之手者凡得米若干石資以召匠市材撥日庇事侯躬蒞教護屬功而課其章程縣人攝尉事葉弘道暨教諭李璿訓導傅子實皆悉力以相

焉自禮殿論堂齋廡寢室至于門廡庖廩咸撤而新之崇其垣墉端其街道暨茨瓦鏡甃聖縣形舉稱其度始於秋七月訖於冬十月而告畢工安神有位配侑在列範銅為祭器而它所宜有者靡不具完藏備息游各適其所佩於來集弦誦相聞饋膳之須亦無乏絕侯既行舍明之禮以落其成不遠千里俾諸生

楊森奉書走金華山中以記為請昔杜子美題詩衡山縣學稱陸宰以雅才新意脩儒服且事於干戈之餘其辭逆出橫厲氣誼激烈數百歲之下讀者猶為之悚然侯下車之初即以興學為先務披荒殘植棟宇甫十旬浹而畢濟于成其雅才新意

視陸宰孰多乎然竊觀魯人之頌僖公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固非衡山之事可同日而語也侯侯導宣上化以振起士類將見魯人之頌復作於今雖子美未易贊一辭矧以眇焉末學

爰行誇詡猥令載筆為之記何能鋪張偉績以昭示于方來也哉始序次其廢興之歲月云爾侯名說吳興人大父秘書少監

時中風任風憲父嘉興總管懋翁父居館閣家學淵源所使來非一日矣宜其為政知所本而不誤於緩急之序云

重修月泉書院記

浦江縣北有泉出仙華山之陽而發於縣西二里視月之盈虛以為消長號曰月泉宋政和癸巳知縣孫侯潮始疏為曲池築亭其上咸淳丙寅知縣王侯霖龍因構精舍於亭之西北祠

先聖先賢其中以為諸生講學之所遂入 國朝乃昇書院額至元庚寅提刑按察副使王公侯行部嘗一新之至順庚午前進士八時思博化由秘書郎出長茲邑又重新之有劉先生應

龜柳先生貫所為記至正辛卯今縣尹蕭侯用廉能舉守令被上命而來爰以暇日臨于泉上觀其棟宇摧敝亟捐俸資謀繕葺焉占籍之士皆樂為飲助而分任其役以是年之六月始作

十一月訖功自祠堂論堂齋廡門廡至於庖廩之屬屋以間計者四十有五凡用工以日計者若干用錢以緡計者若干屋室既完教養之具亦無不畢備士咸德之謂不可無使後人知其

所自乃貽書於潛求為之記潛竊觀在昔郡縣未有學之時天下惟四書院其在大江以南潭之嶽麓南康之白鹿洞而已三

吳百粵所無有也今郡縣悉得遠學而環江浙四封之內前賢遺迹名山勝地為書院者其多至於八十有四好事之家慕效

而創為之未見其止也意者人材之出亦將從而多顧若有所不及何歟昔者魯脩泮宮而詩人頌之第以僖公之色也威儀

美盛德之形容曾無一言述其輪焉奩馬之美者先儒以為脩者脩行其教學之法也今之輪奩既美而清泉白月舊觀復新

諸君子從賢侯來游來歌也夫威儀無非教也有能感屬奮發

諸君子從賢侯來游來歌也夫威儀無非教也有能感屬奮發

而無負侯作新之志將見異材輩出代不乏人真儒之效被于來世而侯之德與之相為無窮豈係乎記之有無也哉姑為叙次其興作之歲月云爾其詳見於前記者茲得以略焉侯名文質許州襄城縣人歷宰三邑皆有治績今累階儒林郎云

學齋記

伯溫甫以學齋扁其居室而來諭于潛曰子幸以國子獲執經於館下忝釋褐而備官使於西隣者二十載異時同舍生類能以文學論議自見已獨無稱焉大懼去師友日遠墜失舊聞不得附于英俊之列爰以學名吾齋庶幾退息於斯有所自勉以為進脩之地匪但求無媿乎今人苟未至乎古人不致不勉也子其為我記之潛聞魯論兩記子夏氏有仕優則學學優則仕之言說者謂斯言非為學而弗仕者勸乃為仕而弗學者戒也然則學之優或不必於仕之優曷可以無學乎蓋古者由家而鄉以達於國固無地而無學其賢能之興於鄉者必選以長而治之歲時屬民射飲讀法使之習容閑禮政德問業莫不有教學相長之道焉則亦無事而非學無時而不學也今之為學既不肯與古合其仕者又率以鈎擿趨辦為大務而無暇從容出入升降酬酢於儒服俎豆之間若夫隨牒遠方邈焉海隅微塞萬里之外則弦誦之聲益以希聞年未至而不親學者皆是也有能不為事物之所奪風氣之所移而卓然以古人自任如伯溫甫者不亦有志之士歟歷觀書傳所載能終始於學者無如衛之武公年九十有五猶作詩以自儆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先儒以為此誠意正心之極功則其所學可知也伯溫甫數歷之以譽望甚著年踰強仕以選擢外宰相之元僚而居

是室也忘其齒之長身之貴不怠於自儆如此其亦武公之徒矣由是而登於武公之年所造詎易量哉且老之為言考也庸謹記之以俟它日考其成焉

湛然齋記

秘書郎濟南張君名齋曰湛然而徵子為記子叩其所以名則先濟國文忠公以君之初度親為賦詩四章其取義甚博以周而湛然之語乃指夫心以為言又一篇之體要也君謹志之不致忘因以為齋室之號云夫以湛然喻人之心者以其體本靜而已方其泊焉以休耳不與聲接目不與色交好惡未形而心常虛寂表裏澄澈如止水之不改樂記所謂人生而靜是也一旦出而與世酬酢不能無是非之相靡利害之相刃誘於所可喜而誅於所可懼其存者樂希蓋心之發見若泉之始達而未知所適必有定向斯不妄動大學所謂定而後能靜是也生而靜者天也定而靜者人也是以善養其心者不徒反求於洞洞屬屬之初而每密察於膠膠擾擾之隙內有以全乎天理外有以盡乎人事故不物於物而常為萬物宗試即夫川上而觀之逝者如斯而其未嘗往者湛然自若也自昔父詒其子未有如公直示以心體之妙者然公之言則有本有末既原其理而啓迪之復列其事而榮勵之君之揚子齋居以自儆者固將以端本而澄源也必始終本末一以貫之靜極而動則其應變旁行而不流動極而靜則無一塵之累而退藏於密向之湛然者無時而不然斯不負於公之教矣請以是進於君為之記云

寶忠堂記

翰林學士公孫爾直班以寶忠扁其所居之堂而貽書於潛曰

昔我嘗國忠宣忠武兩王侍

太祖皇帝肇造區夏克有大勳慶賞所加爰及苗裔為國家之世臣茲已八葉忠武始嘗以太師國王都行省承制行事逮牙于燕而今京師迎陽里第則吾祖同知通政院事府君之所作也子不幸少孤痛自策勵獲底於成人蒙被眷知備員禁從恒慮焉以墮其家聲為懼竊聞古之人或以善為寶或以仁親為寶而吾家世之傳則以忠為寶子孫宜謹其承相與保守之而弗失是用名吾堂曰寶忠庶幾退食於斯心在

帝室風興夜寐靡敢忽忘不可無告後人俾繼吾志願有述而刻諸潛崖觀漢初之豪傑並起而從高帝馳驅於中原高帝既定天下異姓之臣裂地而王者八國類皆鮮克有終張耳頗以智自全亦僅至其子而止獨吳芮受知高帝稱之曰忠着于甲令由衡山而長沙傳號弗絕迄今千百年猶廟食于一邦孰不曰德之薄者其流卑德之厚者其流光推本而言則為德之薄厚特係乎能忠與否耳惟札刺兩氏之先奮其雄材翊扶興運元功茂烈載于幹常自時歎後享有茅土訂護廟堂出入惟懼者莫不世濟其美德華之盛有光于前雖古帝王輔弼之臣殆不是過非俊偉於一時之際遇而謂之豪傑者可同日而語也然自魯王父子下逮東晉之三世易名篤慮惡冠以忠視向之著令稱忠者若無以異今聞長世不亦宜乎蓋人材與時高下固有不同至於事上之貴乎忠無古今一也公以宗臣世胄

日侍天子清閒之燕而謙退不伐克念厥躬休沐在外輒與鴻生駿士探討儒家著流之言而知忠之為貴奉以周旋如恐弗勝既

以受之前人若昭揚而自傲又圖有託以貽方來俾未勿墜為慮豈不深且遠哉詩曰錫爾介圭以作爾寶此所謂寶上之賜也公之所寶家世之傳也能不失其家世之傳則能久有夫上之賜矣百世之下尚鑒于茲

蘇學士畫像記

故嶺北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公以延祐七年二月壬戌卒于京師三月乙酉歸葬真定縣北三十里新市鄉其東北二里實漢新市縣故地有佛廬曰遍法寺後公歿之二十年是為至元元年寺僧廣朗以公少嘗讀書其中遺風餘韻去今未遠乃肖公像而祠焉公嗣子吏部尚書天爵跡其歲月屬潛為之記公諱志道字子寧真定人也初以材受知郡守姚公得推擇為吏從決獄竟天方旱而雨人大驚異及辨元氏縣盜馬獄益有聲辟河東憲吏分獄屬郡大同獄囚雖重辟皆自以不寃用其使程公薦入察院佐御史監治和林正色不阿以嚴見憚楊州民家子訴被賣為奴已三易主御史以淮人多詐叱去之公曰詐則論知律安可冥不問哉訊之果良民也浙西大猾聚惠民服僧衣復自號白雲宗以別於釋氏衆至數萬依權貴冒名爵州縣莫敢誰何會其姦利不法事覺廷議以禮部侍郎高公往鞫之求諸曹史善持文墨者得公於戶部與之俱公凡五往返于京師乃克以具獄上奪其印章省兩置官府沒入貨產以鉅萬計出其誣誤及良家子女數百人陞掾樞密軍校當嚴父職有十年不得調者悉舉行之俄有旨賜公弓矢及它服用之物俾從樞臣出行北邊還朝為中書掾同列以尚書省權勢所在爭趨之公不為動尚書省罷首命公鈞考其詮選之濫而釐

正之權中書檢校官施吏曹賓序失當四十餘事覈立工兩書
過用錢銀四十萬緡米六百餘石斥去賊吏二十餘人或舉公
材任御史而執法於中者以未識公為疑人謂當詣謁公曰以
謁得御史可乎遷刑部主事有倣盜旁引無辜者力辨其誣而
黜主盜吏時宰欲殺盜內帑金者公曰獄未具孰敢遽殺人耶
時宰怒謀中以它事樞密適奏除公斷事官經歷乃解有訴其
兄非正補而欲奪其官者公執不可卒與其兄軍士護視公宴
物器偶失兩銀盃將以盜論公曰此誤失之耳非真盜也使償
兩失而出之嶺北省治和林實國家與王之地生殖既久人安
富樂業一旦變起閭中而和林大震並塞之民奔潰四出會天
大雪畜盡死饑人無以自活走乞食於和林相枕藉死道上時
倉儲僅五萬石民間米石至八十萬錢除吏雖有優秩率顧避
莫肯行郎中之命下公即日就道至則白其長用便宜發倉賑
給仍請于朝設高估募人致粟和林於是邊儲充實如平時諸
王泛索公悉持不與皇子安王是以衣以衣一釵吳王聞公往
行亦與名馬公受而以直歸之中書惠和林禁酒法輕易犯更
奏立重法罪至死令下三日犯者五人當坐公曰酒非三日可
成犯在令前不宜用後法刑曹議如公言先是丞相順德忠獻
王建孔子廟未就而薨至公訖成之日延寓士講說經史由是
人始知學御史得邊民所列公政績上之未報而公辭歸遂不
起公平居慎重寡言不妄與人交遭喪哀毀踰制而葬祭有禮
諸父昆弟欲異居度弗能止則取薄田百餘畝遺書數百卷尤
焉於教子其後尚書果以儒起家至顯官公發時年甫六十階
上中憲大夫以尚書賈賂集賢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

封真定郡侯配劉氏累贈真定郡夫人公之考謹榮祖亦用尚
書恩累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真定郡伯妣吳
氏累贈真定郡君潛歷觀古循吏居官可紀所去見思至於尸
而祝之者由其利澤在人也深故人之報之也厚未有無所為
而為之者廣朗方外人非素有德於公願能拳拳致其尊慕之
誠如此亦何所為而為之耶蓋公之行孝于鄉所居而化有以
著其秉彜好德之心焉爾潛既書其立祠之歲月竊懼後世拜
公像而欲知公之為人者無所於考也惟公墓有志神道有銘
庸敢撮取大略而并記之

瑞雲觀記

瑞雲觀在平江城東三十里今所謂笠澤福地者也吳松江由
具區來出其西而其南為姚城江東為龍江又東為陳湖其北
則闔閩浦也重波復浪四望如一其中可居處乃多沃土民安
於耕桑皆朴淳有古風水木之清華禽魚上下泳飛之樂實焉
若在世外然而更千百年委棄於田夫野老之手未有能啓其
秘而專其勝者玄門高士陸君志寧始作菴於其處由是昔之
秘者無所伏勝者益以發舒君不以得於耳目者為已足復斥
故宇易菴以為觀合其徒而居焉虎觀之制中為三清殿而旁
為玄天北斗太乙三元之別殿祠堂寢室講舍齋廬門廡庖福
次第畢備惟玉皇上帝之閣為役最鉅久乃訖功而觀以成總
為屋以間計者百有十練以脩垣而除道成梁以屬于南埭
既又割上腴之田千五百畝有畸以資食飲百物之須為費一
出於君而君之惡力殫慮二十年於此矣菴之初為觀也教主
嗣天師為署令額因命君開山而以甲乙為世守既而所司具

以觀之成刻上

天子特為下靈書加護焉君既勵其徒俾勿替且飭其族入毋敢有所預備後莫之考而或毀其成也爰伐石以記東屬夫乾坤清淑之氣川融山結非有數量而仙經所錄洞天福地僅百一十有八神而明之不以其人與幸以人與境遇而又蒙故帝力如此游而息者術術施施未有已也或者真仙異人於此乎出則福地之在笠澤而笠澤之有瑞雲特與金履玉局並存於天壤間尚何成毀之足慮哉顧不可無以著作始之自乃弗辭而為之記云

于氏贈封碑陰記

仁宗即位之初詔行貢舉始親策多士于廷江浙南士入奉大對者八人吳郡于公襄然居乎前列而潛亦叨慶末繼公淹外服已矣

今天子用言者建白辭命宰臣總裁三史旁括群彥俾預纂脩公既首膺君節下至潛之蹤跡躋淺亦不遺潛適有內艱不果行乃拜公集賢待制任以史事書成引年乞謝制檢禮部尚書致仕賜恩于其大父鎮江府君父平江府君秩皆三品爵為通侯會同年歐陽公自翰林學士承旨出持七閩憲節道過吳郡為勒銘于豐碑彰君賜序世德也昔孟子論君子小人之澤一斷以五世說者蓋曰其人君子矣易世而非君子也者猶可以五世所以厚君子也其人小人矣易世而非小人也者亦可以五世所以甚小人也使世世而君子也雖百世可也潛嘗觀其為說不與孟子合竊觀公之先有仕宋為諸司正使者五世至鎮江府君在宋季猶止於右階六世至平江府君乃以

文易武三取薦書于潛于鄉又與其長子同上春官七世而公生今聖代遂擢乙科登八座派澤固未艾豈非所謂世世而君子者耶潛於是知說者之善推言乎孟子也載念向之八人者多已物故惟公與潛獨存潛嘗辱歐陽公銘先太常之墓茲獲觀公碑感門梓之衰薄仰令聞之長世八世之後莫之與京於公之子孫尚有望焉謹再拜識于下方以俟

博古堂記

故翰林特制會淮西北道廉訪司事申屠公至元間名御史也公平居無它玩好惟見以古彝器法書名畫求售者輒捐厚直取之所蓄既富賦滕度置覆以傑屋名曰博古之堂公歿遠今十有年嗣子耀州史君傳歲護視惟謹升其堂如見其親之存焉聞嘗論于潛曰我先君燕休之所曰九思堂吳文正公實為之記別號忍齋則翰林侍講學士揚公記之武昌別業有窮谷則翰林待制柳公記之作權以諸書曰墨莊則翰林學士承旨歐陽公勒銘其上獨博古堂僅存治書侍御史李公魏國趙文敏公所書扁榜而未有為之記者幸畀以一言俾我後人永保而勿墜不亦可乎潛生也後不及從先生長者登公之堂而區區陋微於諸大老無能為役然托雅故於耀州非一日安敢以不敏辭昔者孔子言夏殷之禮而謂杞宋之文獻為不足徵當孔子時杞用夷宋圖霸已矣典籍散亡而贖人之存者無幾其不足徵尚何怪乎秦人焚詩書而博士所掌故無恙蕭何從沛公入咸陽第能收其丞相府圖籍以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屢至於先王之舊典儀物則一切委棄弗顧而墮於楚人之手以同歸於煨燼有識之士所為追恨痛惜而不已

也 國兵南伐趙氏納土既封其府庫以入于有司而一伐之
儀章物器皆公為江浙宣閩都司時親受於其主者以上于
朝廷武夫俗吏莫敢壞傷斷簡殘編亦靡亡其有功於斯文
盛大中原文獻流落東南者固不得比隆貞履公之贖於蕭何
則已遠矣而又能以餘力窮搜極訪因山巖立醴屋壁之遺而
窺見昔人制度法象之所寓精義之所存公之有志於古豈徒
以資耳目玩好而已哉矧以耀州為之子克謹其承父且弗忘
不待當祭而齋然後思其居處思其所樂思其所嗜也來者詎
可忽諸公諱致遠字大用東平壽良人其歷官行事有永國文
康閣公所為碑銘此不著耀州名嗣以清方直諒世其家云

述古堂記

吳郡綬仲素好古博雅之士也平生所嗜惟古器物卒然遇之
輒購以重貨並寘一堂之上其目若干所寶用者有宋內府故
藏船輿丁巳邵諤所進述古圖圓研因以述古名其堂而求子
記之述古圖本李伯時效唐小李將軍用者色寫雲泉花木及
一時之人物按鄒天民先覺所為記坐勘書臺捉筆而書者為
東坡先生喜觀者為王晉卿僂倚而立視者為張文潛按方几
而視者為蔡天啓坐盤石上支頤執卷而觀畫者為蘇子由
執蕉簾而熟視者為黃魯直凭肩而偶語者為陳無已據橫卷
而畫歸去來圖者為李伯時按膝而旁觀者為李端叔跪膝俯
視者為晁無咎坐古檜下擘阮者為陳碧虛袖手側聽者為秦
少游昂首而題石者為米元章竚立而觀者為王仲至坐蒲團
說無生論者為圓通道士偶坐而諦觀者為劉巨濟凡着幅巾
者十有一人烏帽者二人而其一為道帽僂挑巾琴尾冠者各

一人衣深衣紫衣褐衣者各二人青衣者四人黃衣者三人而
其一為道服繭衣紫氈靴衣各一人一童執靈壽杖一童捧古
研兩女奴雲鬢翠飾則王晉卿家姬也石床錦褥玉厄瑤琴以
次陳列大略峭壁怪石淙流曲徑危橋映帶左右松竹蘭蕙紅
蕉藏蔽蔽翳聯絡天民又謂有羽流名動四夷師表千古伯時
偶未之及乘間寓意繪而為圖以資好事之玩莫知其所指為
誰記作於政和甲午後二十又三年諤乃以研進研蓋端溪紫
石其形正圓隆其中以受墨環其外以為水委而旁刻茲圖其
物象雖不可辨而服飾位置猶彷彿可觀所謂述古圖圓研也
予聞商書記選任之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夫所以欲
求器於新者豈忽遠而貴近哉取其新以適於用而已三代先
秦古器往往流傳至今使允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離磐崇鼎
一旦歸于士庶之家固無所用惟研也者自王公達于庶人所
通用也矧茲製作之妙備存人物儀刑之備而其用則日新而
不窮宜為仲素之所貴重歟堂以研得名記為堂而作仲素所
蓄有出於茲研之前而非堂之所以名者予不得而盡著也

杏溪祠堂記

杏溪祠堂者鄉先生傳公之祠也先生諱宙字同叔幼嗜學經
史百家悉能成誦比長益求異書而讀之間從說齋唐公質疑
問難皆有接据可及復說齋喜曰吾益友也及聞其升而公陝
之說語門人口矚方輿地盡在同叔腹中矣先生於天文地理
明堂封建井田律歷兵制之類世儒置而不講者靡不窮究根
穴訂其謬認實取其博矣驗甚精事為一圖累至於百說曰羣
書百致大愚呂公閱其高賁圖攷曰是書可謂集先儒之大成

矣揭其圖請申言之而坐諸生以聽且曰以所能者教人而不能者受教於人理之所在初無彼此先生亦樂為之蓋憂憂不勸先生於文中子人不里居地不井授終奇道一章屢歎息而言周禮太平之書于時九等授田家給人足泉府之設特以備凶荒未必常用也況是書體有本末用有先後若大綱不舉而獨行所謂國服為息若是猶取名方中百品之一而服之及其害人則曰是藥出於名方云爾常恨熙寧諸醫未有如此辯之者故百致之書於成周之授地賦兵封國制軍增地制城設步溝洫稼穡貢賦特詳焉亦足見先生之學可措於實用而非虛談矣先生又嘗徧游江淮縱觀六朝故迹南北形勝詢諸故老質諸史謀而得其成敗廢興之故歷歷如指諸掌是豈徒以登臨之適為快也哉先生之教人每謂下學上達自有次第不先其近者小者而驟語其遠者大者後生淺薄學益不實故於小學尤所留意來學者恆以百數必先授以曲禮內則少儀鄉黨諸篇使於日用之間與義理相發明而知道之與器未始相離也先生論古軍制纖悉備具而不欲人讀兵書曰胷中無論語孟子為權衡適聞譎詐之言則先入者為主苦心術矣此先生之所學與所以教之大方也先生世居婺之義烏父孝儼篤行君子母樓氏構於石姥山而生先生骨秀神騰發有器識事親孝謹處兄弟子姪均一無間鄉間有事輒以身任之非公事不至官府縣長吏之賢者必造而問政言無所隱人有陰被其賜而不知者里居之日與馬公師文孫公居敬為同志未嘉戴公少望聞先生名奏贊願交大憲在朝行數稱先生之文學行義趙公子壽章公茂獻葉公正則吳公德夫汪公季路黃公文叔

黃公商伯無不推敬文叔欽與同列奏補以官知先生不可尸乃止惟館於商伯最久賓主之間日以義利相箴切不為無益語它所與游亦皆顯人至其為臺諫為執政則絕不與通先生既不有仕祿又不屑治生業商伯持浙西廉郵運以錢五十萬先生悉散於宗族鄰里一無所留晚益貧郡守孟公聞而歎曰不可使賢者飢餓於我土地乃輟俸贖償其親友為買田築室於東陽之泉村而先生遂為東陽人於是一時名公皆在黨籍相繼放逐先生亦杜門不復出矣先生好為詩閑遠右澹有陶靖節邵康節之風馬子七人皆克紹其家學大東尤敦慤克肖其德大原試漕闡為本經第一先生既遺猶子定受業朱文公之門得其微言與旨歸與諸弟共講而大原亦從慈湖楊公游揚公亟稱之程子謂君子教人有序非先傳以近者小者而後不教以遠者大者先生之所以教皆程子之遺意也先生年六十有八以嘉定八年卒于家後百二十年曾孫師蒙師佐懼人易而世疏乃即家遷祠歲時以享祀燕私合其族祭主於先生者始遷之祖也上援其父者明有所本也下及其子者示有所傳也堂成於重紀至元之二年師蒙已卒因以侑食堂師蒙作也祠室堂軒為間者三翼以齋廬為闈者六有田三十畝子孫更掌之以供祠事師蒙兄子似翁將圖其永久爰以狀來謂記且曰祠之作本以寓子孫追遠之意而邑之士友以為古者鄉先生沒則祠於社其禮又闕弗講乃相率為文以祭宜率聽得善潛序其興作而首著先生學術源流之懿者庶幾後人知所矜式也來者能聞風而興起焉則是祠也有功於名教甚大矣止可以合其族而已乃如其言併書之

朱氏祭田記

整義烏赤岸之有朱氏始於漢槐里令雲之七世孫晉臨海太守汎又二世而遠威將軍禮遂廟食其鄉郡志以遠威為金威語之訛耳自是又若干世乃至三府君者有田以祭始於府君也府君諱良佑宋紹興間初置旁舍常給之田三十畝有奇合為一區而儲其所入以給孝祀燕私之奉府君設有子三人曰孟明曰鄉真進士中曰季龍同繼其禰而莫適為宗列屋聚居謂之三宅凡田事三宅歲迭掌之祭主於府君而三宅之子孫咸以次拊食不以世觀桃變為親疏遠邇之別族大以衍位序日繁患夫繁而弗專且難為繼乃稍裁定著其成規每歲以日比至與新穀之既升歲事者二由府君上而祖考本所自出也下而三子則三宅之所祖也正配位總十有四皆世世不遷府君之孫之曾孫而為掌田事者之祖考乃得從臘食歲終合享者一亦惟掌田事之家在祖考行者乃與焉三歲則適編于三宅玄孫亦與合食而斷以三十年為一世滿一世輒止祖免而下則絕而弗與墓祭之降殺亦以是為差懼遠者之易忘則用先儒家禮以立春日祀臨海而脩以遠威慮親盡則情盡則有歲時之序拜而三宅之長幼無不在列其大略也府君五世孫震亨以書諭于潛曰願有述刻實先墓之左庶俾後之人無墮其成故朝列大夫發州路總管府治中致仕叔獻府君為曾孫潛之從祖姑歸焉而震復與潛有文字之雅不敢以不敏辭惟府君去二代盛時已久又不有大夫士之位田祿弗及而不能因地之利以報其親仁之至也宗法廟制不得行乎其家而能因人情為之節文以屬其族義之盡也數世之後以文學政

事顯融于時者既已流北奕葉而其處者亦往往被服儒術馳英聲於士林脩其已成之業而承其所欲為之志仁義之澤未艾也禁法之首章曰自昔何為我藝黍稷府君之經始勤矣其卒章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三宅之嗣人尚慎其終以延裕於無窮哉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四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續纂十二

記

麗水縣善政記

法出乎朝廷承而行之者有司也至於法久弊生茲吏乘之下蒙其害而上不察則承而行之者有未善也法不可遽變而弊可以漸除能發其姦而去其泰甚斯為良有司也已昔人謂寬之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豈非然哉朕今東南為民病者莫甚於鹽筴始則亭戶患其耗而不登次則商旅患其滯而不及均數科買之法行而編民之家無貧富莫不受其患况夫吏得肆其姦則民之不堪益甚矣松江府判官致仕王君仲達被省檄執事于秋闈過予西湖上為予言曰吾所居麗水縣之民歲當食鹽以引計者六千三百三十有七姦吏暗滅它縣額而來抑配焉增加引數至九千一百三十有七賴吾長官賢明以闔郡丁口通計之而白于上官去其所增加者為引二千八百由是民獲少蘇蓋吾長官之善政不一而足惟茲事民受其賜家厚幸為我記之予自筮仕以來佐治瀕海州縣目擊鹽事之病民顧以政非已出未如之何麗水之政不亦予之所樂聞者乎輒弗辭而為之記以遺仲達俾歸而與其父老刻諸廢樂嗣為政者有所據依而播其惠於無窮也其長官名某今以承務郎為縣之達魯花赤云

蘇御史治獄記

至順二年冬十有一月趙郡蘇公天爵由翰林為御史南臺時方用中書奏遣官審覆論報天下獄囚三年春正月公甫就職即分治湖北所統地大以遠其西南諸郡民瘼錯居俗素

獷悍甚聞爭獄事為家繁公不憚山路之阻瘴毒之所侵加偏履其地雖盛暑猶夜篝燈閱文書無少勒囚有言其寃狀者公曰憲司歲再至不言何也囚皆曰前此憲囚者應故事耳聞公至當受刑故不得不言公為之太息事無鉅細必盡心焉辰之沉隄民文甲無子育其甥雷乙後乃生兩子而出乙乙伺兩子行費孫即舟中取析薪之斧並斫殺之既沈斧水中而血漬其衣跡故在事覺乙具服部使者願以為三年之疑獄而釋之公曰是事二年半耳不殺人何以衣有血污何以知斧在水中且其居去殺人處甚近何謂親獄遂復實于理有龍光祖者買官得同知某州事用例奪官家居其子及家奴言胡孫路有吾家故所請射官地而宋某來畊其上今宋已死宜募佃者光祖從其言而宋之子之來爭此地光祖以牛米鹽遺洞蠻使與佃人夜持兵圍宋所居盡縛其家人以去佃人指乙兄甲謂洞蠻曰不殺此人恐走出洞事洩遂射殺之而散賣其妻子於諸洞甲既死之竟脫歸訴其事吏受賕止以占田坐其佃人真光祖不問公曰殺人而坐以占田可乎過諭洞蠻悉出宋家人而正殺人者罪沅之麻陽民張甲乙爭澆田水交惡張以禾方熟夜往視之彭適過其處張因殺之而誣以盜未取其家竹簾實禾為驗史以為所殺者真盜也將貫其罪公曰彼盜汝禾用手取之耶抑用鎌也曰用鎌耳公問鎌安在不能對乃論如法有黃天發者兄子四人仲獨富而其季性剛復與諸兄數有爭且陵侮天發仲欲殺季乃告于天發而以錢與謝某者使共殺之季妻發其事仲謂天發曰兄殺弟則罪重叔承之則罪不至死叔婦子其能衣食之天發許諾尋就逮自言實出錢與龔某者使

殺之與蓋仲之舅而其妻則謝之母也仲賂吏如其言文到成獄公疑有冤訊之果然迺以始謀者為罪首常德之桃源民盧中莫乙江丙同出求傭工於人甲誤墮水死甲弟之為僧者欲私甲妻不得訴甲妻與乙通而殺其夫乙不能自明言實與丙同擊之至死慮其復甦斷首棄草間而棄尸與伏於譚某家溝中吏往視之果得觸體而尸與仗皆無有公曰尸與仗縱存今已八年未有不腐者呼譚問之則甲未死時其目已替而認云曾見一尸為水所漂去公知其誣語吏曰此迺疑獄且不止三年也卒釋之楊乙者始娶而得悶風疾其妻惡之逃歸父母家乙往追取其聘財婦翁以訴于官事未決而乙於屠者燕甲家見其妻因與甲鬪毆既去而至屠者燕丙家責所贖又與丙鬪毆而去中路病發死其母知無它而恐官以前事來索之故極以聞吏不察迺捕繫兩屠者治殺人事公問其母得乙風疾狀兩屠者賴以免印社子者問同里民家女為妻未及娶而周某者取與為姪婿止婦翁使勿嫁社子恨周而殺之楊惠孫黃文德皆里中大家故有怨社子本受傭惠孫所及適做文德屋以居文德因嫉社子援楊父子造謀使殺周惠孫強服而不能言其故初言周捕其子姦事而殺之次言周通其妾而殺之後徙其獄龍陽則又言過洞庭風禱于神許採生以祭而殺周取心肝祭之公閱其牘曰前二說既非是使如後說有尸可驗猶未足信况無尸乎及詢得其實則殺之自誣者衛推官也於是社子已死死迺出楊父子破械遣之州人劉文貴死妻弟同郡朱德來省其姊文貴養子飲以酒數日而患腹脹文貴次子與養子爭家財有隙因謂德曰得非中蠟毒乎擣烏桕根和酒

飲之得暴下視之無它毒而病愈劇德歸具以養子言告其母其母以聞于官未及逮問而德死錄事及武陵縣官來驗其尸皆以銀釵探口中色不變定為病死衛推官者先以他事怒錄事欲假定驗不實為其罪更命龍陽知州聚檢作中毒死辭連三十餘人養子已誣服公疑有冤為訪諸路人且諭使吐實眾皆曰獄辭盡衛推官教我云然公既反其獄併按衛推官罷之凡此皆死獄公兩平決未有不得其情者也富者以佃客家人死而蒙非辜公則直其冤貧者以年飢取他人穀因擊傷之而傳重議公則薄其罪兩活又數十人禮之齊氏沉之曹氏駱氏晴之唐氏並雄於世而善持吏短長為民害齊固湖泊官不聽其撲買而汙以他事齊與駱有罪例當施粉髻著其過惡遂箴去省檄以滅其趾唐以白身為黃平府判官追奪之令下而拒不納公至吏始克舉其法無所避有以婚田來訴者公雖歸其事於有司後必詢所處當否即有未當折以片言莫不心服而去公既召還兩入臺為御史湖北之人思之不真而士之有文學者太祝周君歷叙其事焉昔者于定國嘗為御史矣而其為廷尉也居十八歲乃遷夫以十八歲之小事之可書者宜不一而足史厯存其父子公爭孝婦不殺姑事而於定國之事一無所登載第稱之曰民自以不寬而已豈非當時軼其傳而史家無述歟竊用是有感於公之事輒因周君所叙刪取大畧為之記以慰其人之思後之秉史筆者或尚有考也公今由中書禮部侍郎出為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云

玄靜庵記

冲真明遠玄靜真人張公元杰築室于信州貴谿縣之金鷄山

曰玄靜菴用所受賜號為扁名也元杰之先有為唐宰相者與漢天師同出於留侯子孫家于貴谿之上谿里有仕宋至刑部侍郎者於元杰為六世祖嘗與里人共備精舍於所居之西延陸文安公講道其中俾子弟受學焉文安以山形如象命之曰象山人因稱文安曰象山先生象山又西十里則龍虎福地也元杰學道於祖庭而侍祠於帝所從其伯父大宗師開府公及其所禮嗣師吳公居京師之崇真萬壽宮運令踰四十年數被上旨函香代祀嶽鎮海濱汾陰后土龍虎武當諸山至正

六年夏竣事於上清正一宮退而徘徊乎家林由上谿入大谿折而西行觀重岡樓嶺支于象山之東南披荆榛而進得勝處焉即所謂金鷄山也舊傳有金鷄自石穴中飛出因以得名其地外廣衍而中寬舒泉深壤夷草木幽茂乃據其風氣之會以營樂丘且鑿山累石創置菴庵將俟它日退休而與名人道侶相羊其間百歲之後遂以為樓神之所追惟待郎為時名卿有傳在史氏而金匱石室之藏世莫得見乃謁文於史官豫章揭公以表其墓并請誌其先人隱君之墓而銘之以俾即徙居鄱陽而葬於其城東北之鳳凰岡去故山遠乃立石于菴東而覆以屋隱君之兆域則相距五里而近并以誌銘附於其左開府公受道於其兄通真觀妙玄應真人谿之南曰石龜渡冠劍在鳳清風拱木蒼乎相望雲臺藐姑龍井諸峯二十四巖山雲之伏輿朝暮晦明之變化千態萬狀交呈互獻于其前谿水來自七閩縈為三折而掠山之右匯為滄潭浮光靜影可坐而挹也元杰既圖其怪奇偉麗之觀求內翰虞公為之賦詩復踈興作之詳屬予以記予聞有道之士必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以

遊無窮而未始有所待視夫以泉石煙霞為膏肓痼疾者固未易同年而語也至於變幻出入於靈仙飛化之術直其餘事耳儻然而來莫知其所始儻然而往莫知其所終尚何樂於茲丘乎夫亦寓意於物與人為徒者也又豈世俗文筆可得而記乎所可記者皆其名迹之粗而已唐宰相曰文確侍郎講運政和中進士終於左通奉大夫敷文閣待制累贈少師開府儀同三司隱君諱某元杰名德陸元杰者其字也自號環溪云

澄碧堂記

道士四明呂君所作大瀛海道院翰林學士臨川吳公實記之項子至四朋數與君游君復來予記其所謂澄碧堂者予未及為而去後三年來錢唐見君三茅觀求益力予不得辭也初司馬鍊師居天台嘗自題其寢休之所曰澄碧而大瀛海者陶隱居丹竈故處也君既得受於崇道觀而受上清法籙於華陽宗壇至是因取鍊師舊題以名其堂所以示後人使知承傳之自也按隱居始築室華陽尋舉姓名至末嘉楠溪青嶺山泛海詣霍山經年還木溜嶼受戒於鄞縣阿育王山今道院在象山縣爵溪之陽與阿育王山相望其為隱君遺跡無疑鍊師天台所居則今崇道觀是也蓋自楊君七傳至隱居隱居傳昇玄王君昇玄傳中微審尊師中微傳鍊師由鍊師又三十三傳至今劉君號為宗師君所從受籙也昔劉欽叔七略神仙數術與道家為三而其後一歸之老氏老氏之徒以經籙相授受者復分為三而其後一出於張氏張氏之傳子孫世守之而其術長於執不祥効鬼物人見其驅馳走靈變化翕忽無不敬異師尊焉而又有穹官峻爵為世所歆艷宜乎星冠羽服之士慕而趨之雖

華陽之弟子亦未有不為其學也君頌能接去流俗滌其所承傳而表見之豈不猶行古之道哉嗟夫古之學者必有師自巫醫百工莫不皆然非獨儒者為然也若君之為可無恠矣此予之所不得辭而為之記也其亦以厲吾徒也

茅齋記

玄覽真人王公治杭之開元而別業在德清之玉壘山曰開玄道院青原龍先生實為之記其燕息之所曰開玄堂則蜀郡賈公記之既又俾大弟子張君來屬潛記其茅齋者按勝志百寮山一名東主山公始摘吳大宗師詩語易以今名蓋公嘗侍祠明庭謁款介丘退而休於故宇厥名城之紛華爰擇地茲山而特據其要負雲嵐揖泉瀨徘徊乎穹林絕壑之間以就閒曠而遺煩囂謂道院神明所舍不可蕪復為堂於山之左而居焉自桃源洞蓮花池至于玄泉有亭看雲有樓介春有室堂之四旁花石欄楯與房櫺相曲密而琴鐔圖史奇琢秘玩環列其中四方之賓客慕入境之俱勝而來從之游者或旬累月無不各適其適而去公因喟然曰樂樂設餌而過客以止老氏所薄蓋求於所謂澹乎無味者而與之相忘乎堂故西面乃即其前山之麓結屋南向為楹間者三覆以白茅紳曰茅齋制度樸古規模簡略屏几龕座以竹若蒲余憐以楮孟器以陶藥爐茶甕待用之物惟取粗具清風愛日環堵蕭然公居之既久世慮莫能入年踰七袞身益輕強返聰還明而有得於內向之玄覽者亦將滌除而無疵矣凡居處之道大率有二近乎高明則志廣而不滯安乎澹泊則神全而不虧苟欲事於內外交相養者未之偏廢也公何獨去彼而取此歟德人天游不累於物太虛以為

家無何有以為鄉一席之廬直其迹之寓耳若夫彼此不形異方同得固非拘儒曲士所得而窺也况以潛之鄙陋焉敢自附於大君子之末而強贊一辭哉庸悉取張君之言而謹志之其見於前則者茲不書

雲巢記

羽士葉君學道龍虎山之上清宮而結廬於宮之東五里踰寶洲菴其西偏為屋以欵四方真游之侶名之曰雲巢清溪橫陳俯見毫髮茂松密竹左右蔽虧塵垢聖井琵琶始射象山諸峰華湖峭拔若奇而觀秀林霏曉靄隱見伏興於戶牖几席間仙者金蓮頭多來游其處方外之交咸附集焉濱州有記虞公伯生實為之文所謂雲巢者則范公德機嘗大書其額而未為之記者君來俾予記之古者生人之初未有室室書於椽粟莽棟木上是為有巢氏之民向之樽巢今既易以厚棟廣宇矣矧茲名山奧區仙聖所宅璿臺琳館挾日月而抗星辰不知與人間隔幾風雨頓猶有薄蓬萊而羞崑崙者指天路以孤鶩度重雲而一息託名於巢以喻其離世異俗之意此豈尋常懷居之士所能窺其髣髴哉雖然是有待以為依者也若夫無所待而足無所依而安逍遙於萬物之表而以無何有為鄉太虛為家則迴脫夫雲層之我我又在履舄之下矣然則君之所寓其迹者安得以予之寓言盡記之乎予聞危君太樸時携書就讀其中始以予言與之商而刻焉可也君之名字與其師弟子之源流見於菴記者茲不復云

仁壽菴記

仁壽菴者無錫強君退休之所也君少負志氣能自植立以文

學起家歷官五品用著令馳恩父母以及其妻因自命遭時承
 平天子方施錫類之仁以廣孝治榮光所被萃于一門歛然
 深以淵盈為懼年未及謝即上懸車之請朝廷欲寵嘉之以
 變成廉退之俗遂如其請而官其子時君長子可仕從事郎闈
 成資以待調於銓曹乃任其仲子可大俾尉一縣君既釋組綬
 而還兩子又皆有祿秩以為養始得肆情立經不復以世故自
 累爰相善地管樂丘于州西北五里聚山之陽而築菴其宇締
 構朽填樸不近陋華不過後有室可居有堂可以奉賓客有閣
 以登眺有亭以燕嬉曲徑方池尤花異卉可以近清涼而娛淡
 泊使來告曰菴以佚吾私丘以息吾歸也幸為我志之叢君君
 蓋以仁山扁所居之堂矣今名其菴曰仁壽者仁其體壽其效
 也君嘗達義塾梁溪上以淑其里之子弟設義家茲山之下使
 貧無葬地者咸葬焉此又其仁之見諸用者也為效豈旦夕之
 近哉抑予聞是邦以慧山為巨鎮靈秀所鍾鬱而不洩土厚石
 堅草木蒼潤泉發其中雅於茶事為宜陸羽品之為天下第一
 誠宇宙間名區奧壤也茲山岡連隴接而特據其勝處去人境
 不遠而幽靚閒美若與世隔非有隱德莫宜居之慧山有仙者
 徐神翁之徒廬君遺迹安知其人不在來山中而與君遇乎君
 儻得而友之則刀圭之益為壽有非數量之可計且將乘雲氣
 騎日月而逍遙乎六合之外尚焉因茲丘為惟仁者之必壽本
 於吾聖人之言可徵不誣而今之名菴者克協其義是宜有述
 然不敢勒取先儒之說而重陳之始承君之命叙次其大畧如
 此君名以惠字振之由湖廣儒學提舉以其官致其事春秋甫
 踰六十五

裕菴記

金華程君與其妻童氏相繼卒其子友德友實葬之城北十五
 里峽石山既又取材於市即其旁大治家舍屋之以間計者若
 千役工三閱月乃畢堂宇豐整室廡觀幽歲時汛掃饋薦有禮
 仍買田若干畝用為經久之規會予以漫游留笑容峯支德自
 峽石來請所以為扁名者予為名之曰裕菴蓋予與君居同郡
 間從先生長者聞君之為人素履齷齪家餘勤不喜飾邊幅恒
 以冒進為耻逾其涯分為懼口不談當世之務足不踐權貴人
 之門使俗浮沉而優游以卒歲君之自處可謂綽有餘裕矣抑
 嘗見陰陽家言凡墓地難以乘氣之淺深驗受蔭之薄厚然名
 山勝地非有積德者莫宜專之峽石在仙人赤松子鍊丹山西
 由山之麓綠脩蹊歷崇岡而上至其處乃更平衍佳木美箭茂
 密而蒼潤穹巖巨阜形附勢趨或推其後如負或環拱其左右
 如伏如興兩水夾山下注山盡水亦止如返顧不亟去其前溪
 南諸峯效奇獻秀可俯而與之揖山之西尤多靈蹤異迹瓌詭
 之觀其又西則道書所稱金華洞元之天也夫以宇宙間清淑
 所鍾鬱為奧壤而君之體魄託焉以寧殆庶樂陰陽家所謂有
 積德者其壽裕乎後詎有既耶在謹其承而已友德再拜曰菴
 之得名則既聞命矣惟先人名不列于仕籍非有伐閱功勞可
 登載不敢輒求銘於立言之君子願記今名菴者歸刻諸石或
 者先人尚賴以不朽也予竊嘉其言而稔其志乃弗辭而記焉
 君諱文字光遠其卒以至順二年四月壬申壽六十有二童氏
 之卒以元統元年八月戊子壽六十其年十二月庚申朔葬之
 日也友德兄弟預上其所生母某氏之樂丘實同兆域云

永思菴記

永思菴者常熟趙氏之墓廬也趙氏家故汴人宋南渡時由汴入吳至常熟遂卜居而占籍焉有名至善字性存者篤厚君子也年八十有八性存生德字潤之樂善好施常儲粟俟凶年下其直而出之遇貧甚者取所入之錢密置粟中以資其薪爨凡推心類如此年七十有三潤之字雲卿醇謹出於天性亦習於家庭者然也年七十有七雲卿生辟字君瑞謙恭雅飭厄區圖史陳列左右日與親朋相娛樂自以為太平之逸民年六十有一蓋自汴入于金先隴隔絕已久四世皆葬于常熟西五里感化鄉之邵家灣其地前臨尚湖後負虞山曲磔縈迴於其太平岡偃伏於其右泉蹶壤夷草木幽茂神靈所安鬱為佳城君瑞育子二人曰益曰晉相與謀闢地築菴於兆域之東屋以間計者若干中遠祠堂為歲時饋薦之所買田若干畝以供茶盛俾淳屠氏主之仍用其法安置像設崇勝因以資冥福又東為兩軒以備游息摘大雅求言孝思之語各其菴曰永思欲使後人久而勿忘也爰伐石求予記之予聞古之思其親者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將祭而齋當齋而思詩人所謂緜我思成孔子所謂以時思之其思有時也若夫知事君不忠之非孝則言必思忠知蒞官不敬之非孝則事必思敬知居處不莊之非孝則色必思溫貌必思恭記禮者所謂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固無時而弗思也豈必歲時饋薦至於墟墓之間而後致其思乎趙氏自北而南一門四世善不近名並以高壽考終於家視古人可無忝尔子尔孫能無時弗思斯能以而勿忘其遺風餘澤雖百世不泯可也君瑞

不惟有子且有孫矣庸因記

瑞芝記

客有為予言紫芝生上海郁君先隴者其莖四白芝生其旁奉祠之字者其莖七異米同芳相望尋尺間不模而園不膏而澤蓋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也予聞而疑焉它日過郁君觀研謂芝者客語良信君復出其常所往還鴻生顯人之詩詩若干篇而求予文為之記夫芝希世之產也非希世之士不足語此而予安能言之顧嘗獲陪羣英出端門謁宵監仰視殿楹有芝在焉連跼躡躡萼厚亭尔奕奕尔篇意文章之英氣馮馮勃鬱外發難遏而有託於草木之芳華也殊洋異瑞千載之一過詎謂窮荒下土而復見之耶予方惜其眇茲海裔不得與昔所觀者併光齊潔而猶幸其不失於稚兒牧豎之手使吾儕得以觀其華而播其實也向令託根禁近將見鴻史氏之才殫詞臣之技形容之不足而今也以予之蕪陋記之而有餘此又芝之不幸而作記者之幸也予聞郁君父子世種德備善士而其諸孫復好讀書為文辭安知異時不有挹澗岸之餘芬以合符茲瑞者而予陳人也尚當啣渴筆為君賦之

遠懷亭記

東陽蔣君子晦作亭名遠懷京兆杜君伯原為之篆題而未有發其所以名之義者予晦既不可作其子允同允與允亨允昇相與謀而以記來屬於予蓋子晦之先家于東陽者十一世乃定居縣南二十五里之橫城曾大父迪功府君生于宋季用入粟佐邊補初品官而不及於求進平居澹然無營惟務擇師勗其子弟於學且將推以淑其一鄉未及有所為而逝大父遠

昌府君有材幹而個儻尚義慕承先志以景定元年即所居之西建講堂寢室齋廡直舍及庖廩之屬為屋以間計者總若干畝田租一萬以贖焉號橫城義塾迎致故禮部尚書方公為之師公時自著庭歸臥蛟峯下欣然為之出其立教先德行而後文藝凡所揭示一本於先儒月書季考具有程式槍簽頁笈者不遠數百里而來居無何聞廷議欲畀以發之郡符東陽蔡屬邑也公遂撤臯比而去鄉先達見山喬公霽月陳公存齋呂公繼之四明東州吳公又繼之為教悉遵其舊法戶外之履亦無減於昔名人魁士項背相望後生晚出頭角嶄然見於題名石刻者六百八十有五人建昌之諸父元善兩膺鄉薦從弟今猶子朋龜並登上庠領曾舉長子國光昇升學館仲子國賓從子國華國瓊俱取漕薦咸淳六年建昌為仇家飛語所中不得安其居而整廢矣

天朝奄有南土至元十五年命左丞廉公行中書省於江右聞其父在廬陵亟遣招之見其磊落不羈論議豐贖知為奇士力加甄拔授進義副尉南康路建昌縣主簿時已年踰耳順拜命之官不久辭歸距祖居三里所營別業於南溪上以慶其季子即子晦之父穀城府君也既又遷義塾故宇之僅完者於溪東更甃城南精舍謀復合子姪及里之後秀羣居而肄習焉二十一年精舍甫就緒而建昌疫穀城逢時休明慨然以材自奮久留京師且有官簿于朝暨出為穀城尉倦將而退休于家林遠以疾終精舍亦廢矣子晦自以生晚不及觀家塾之全盛而其美意不可不續圖起其廢而有不暇給爰卜地於精舍故址之南百步曰黃金塢雙峴擁其後鄰邑之挑巖龍門諸山拱揖其

前而東岡獨據其勝處以至正元年六月構屋其上為楹間者三巽石刻實其中外為小軒以懋來客而使觀眺曰遠懷亭者示子孫使勿忘也故翰林學士侍讀尤公序東陽縣志稱其大家多創書院作好飯拾延名師以教鄉黨子弟詩書講誦相聞旁郡它邑所不及指石洞西國南湖安田先賢過化之地及金龍四壁而言也山空歲晏遺響寂寂而蔣氏一門百年五世君子之澤猶有餘潤明發有懷前人未遠如將見之而親曉命焉致其成規舉其盛典使賢材興於 昭代義聲動於遐方豈非子晦之初意乎此予所厚望於其嗣人也其可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者矣止若今所記而已穀城之墓予實銘之得以互見者不贅述焉

自怡齋記

山林肥遯之士遺世而絕俗聲色狗馬金珠服玩之美舉無足動其意而其意之所樂猶有寓乎草木禽魚煙雲荒忽風月寂寥之間是雖若與世俗異嗜而不相入其不能無待於外則一而已自夫外物者言之金珠草木均之無知也狗馬禽魚均之無識也果奚取矣舍焉苟無累於取舍則梯屨也屨屨也瓦甃也萬物之職職未有不可寓其樂也獨煙雲風月乎哉仁者樂山而未始資夫山以為仁知者樂水而未始資乎水以為知君子之樂固無待於外也予嘗與客造乎自怡之齋而叩其主人之名齋者則華陽陶隱居詩語也噫謂白雲不堪持寄而可自怡悅者華陽之戲論爾夫既已遊乎方之外矣白雲何物能為之累耶賢主人不愛其重珪疊組一旦蟬蛻而去由由然立乎萬物之表蓋有不屑為山中宰相者聲色狗馬金珠服玩安足

多道華陽之白雲固不能為之累也今之名齋頗有取乎其自怡之云者是其中必有真樂者存而外物不與焉昔者孔子之門有以浴乎沂風乎舞雩言其志者矣非有自得乎其中則夫兩侍以寓其樂者曾何異於山中之白雲乎雖然濠上之遊魚之樂莊子不必知也莊子之不知魚之樂惠子不必知也白雲之可怡悅與否賢主人固無庸知之而賢主人之自樂者予亦不得而知也而安能言之姑識其與客語者如此主人合管其氏森不華其名嘗以嗣讓長萬夫云

巽菴記

餘姚楊君名其寔休之室曰巽菴而徵予言所以名之義夫巽之義聖人之作易既言之矣其又奚言頌君之名其菴者不可無辨焉耳蓋菴也者山林枯槁之士木茹澗飲而託焉以休其身者也巽之為卦其象辭曰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其象傳曰君子以申命行事由是言之則離世異俗者固無用乎巽矣而況君適時承平方以材見推擇且復有顯職宜其席不暇暖寧能久居此耶雖然觀象玩辭居者之事也君退而家食歲儲將息于斯其於有攸往見大人者揆之必至審而於申命行事者究之必至悉動則觀其變玩其占而已以言乎變則巽自慙來遜而為巽四乃得位得位而近君其動之占所以悔亡而有功者四以一陰處四陽之間而上順於五皆以正而相得巽之善者也君果避而不變者乎誠使之進居近列必有以處此矣豈若山林之士離世異俗木茹澗飲啜然休其身而無所用也哉抑予聞聖人之言易取義非一端是故巽為有攸往見大人申命行事而或為隱或為伏竊懼昧者疑君之寓迹乎茲菴有類

夫以潛隱屈伏為巽者於是乎言

古齋記

古齋者雲間曹君之所游息也曹君之先嘉禾大族其別於雲間有為宋李名進士者君之所祖也家既益充兩居亦益以侈大尺椽寸瓦皆非先廬之舊獨此齋之屋猶為六世故物自君之曾大父徙置今所號為西齋於是又八十有六年矣至君復加繕治藻飾環以佳花美木池臺水月之勝蕭然如在膏林邃壑間其室之顯敞可以燕朋友其室之親深可以休四方之賓客琴樽書冊左右森列而朝昏燠寒兩須之物無不畢具乃更號之曰古齋而以書來徵文為記蓋將示後之人使無忘也夫所貴乎古者宜不以先世氣澤之所存乎彼沾沾焉慕為榮古而陋今者曾不以為意方且巧取豪奪乎人之缺壺破釜枯竹敗素棄遺無所可用之物摩挲把玩而以博古自命至於其先人之廬一椽之折一瓦之墜易而去之惟恐不亟視君之為亦可以愧矣商人之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夫謂之先民而又謂之昔謂之古其辭之繁而不殺者非以致意於居處物器之細而已引而勿替必有車馬庸書而歸之俾刻石陷諸僻閭庶樂後之人復以今為古而彌謹其存也

止齋記

四明周君名所居之室曰止齋而徵予記其所以名者予援之曰昔者孔子之在魯或仕或止當其可而已不必於止也君盛年厚自振飭知君者又一時聞人頌獨車夫一室而曰將以為吾止也可不可乎君曰否古之士有弗仕無弗學焉孔子之事則我不敢知幸嘗於其遺書有聞乎所謂止於至善者庶幾曰

有嗜以自省也願卒為我記之予竊嘉君辭之卑志之勤也則為之言曰大學之教在止善而書稱善無常主豈非求兩止者必以善為的務盡善者不可膠一定之止哉今君之歲於斯息於斯也泊焉其居其具其與造物者游善之名且不宜非止非不止也事樂無窮時之運釐蠶而不息君方以眇然之軀周旋其間唯所處之安而已止固止也仕亦止也孰為兩止孰為非兩止乎由是言之全吾止於一室也若甚易與事物遇而不失吾止也或難矣雖然五寸之楮可盡天下之方所以閉戶造車而出門合轍也酬酢萬變有不自夫一室者始耶蓋聖人之言止莫備於易之艮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其為止一也君既有志乎此矣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其為止不一也君其尚審所擇哉君曰敢不諾則書以畀之是為記

樊川記

樊川長安勝處也楚僊護都殿中君別業在焉間嘗謂子曰吾先世家隰州之永和五世祖雍郡公薄遊關中愛其風土完厚遂徙居鄠雍郡之仲子是為吾高祖雍國貞獻公校過世祖於略畔山之陽眷遇甚至而恬於進取足跡不至京師以京兆吳魯總管終于家吾曾祖太師奉元忠貞王吾祖太師涇陽忠宣王再世掌土京留鑰前後四十餘年忠貞既歸老關中而忠宣亦返莖于鄠蓋視鄠為鄉土久矣吾父佐今天子位為丞相匪朝伊夕陟降左右而吾又以大臣子叨被上恩入則侍閒燕於內廷出則奉溫清於私室去鄉土日以遠鄠杜異縣而壤地相接樊川在杜之封內即吾土也頃嘗買田

築室將以俟吾私而不可得蓋無一夕覺寐不在其間幸為之記庶幾時一展玩以自慰焉按圖誌漢京兆杜縣之樊鄉有樊川以樊會所食邑得名一名後寬川以其水出秦嶺又名秦川有佛廬號華嚴寺俗但稱之曰華嚴川京兆今為奉元路杜廢入萬年而萬年今為咸寧縣其南三十五里是為樊川西為鞏曲東為杜曲則唐人所謂城南韋杜去天尺五者也夫氣運之消長往來無窮人事之盛衰每與之相為終始秦樹隴雲斜陽衰草城是而人非無復向來冠蓋追遊之盛而原隰之平泉流之清陸海之富饒民物之蕃阜不減於異時雨露而濡桂花美木生意充周未嘗少息也唐宰相杜岐公甲第在長安而樊川有別墅中有桂林亭卉木家為幽邃日與公卿燕集焉後以太保致仕遂居於此家廟石室遺迹故存岐公孫牧之尤愛樊川傾俸貲以治其墅其知中書制誥也每退直亟召密友性遊其地自謂我老為樊川翁要有文章數百首號為樊川集殿中君與牧之生宰相家則同執法殿中又同所不得與牧之同者昔之城南去天尺五今則去天半萬里矣欲朝而往暮而歸於竹洲藤岸苔徑花齋不可得也罷勿緬然而長望泐然而遐思乎予聞古之達人以太虛為家無何有為鄉視半萬里皆我室我圃也而況鈞天清都之樂又安可與下土同日語殿中曰君是有以慰吾平生之懷矣遂次第其語書而歸之是為記

志學齋記

於潛謝珪家于天目山之陽而讀書于所居北十里之谷口扁其室曰志學齋屬予以記予復之曰在心之志為己之學非它人所能預也子願欲以文字相求於外乎珪曰不然吾所患者

無師友可以知其心而救其失懼夫志之不立學之不進也故
顏淵一言刻鵠座右庶幾朝夕有以自微云爾幸卒為我記之
子既不得辭則告之曰子竊聞先儒有言志伊尹之志學顏子
之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釋之者謂以發策
決科學身肥家希世取寵為志則其志非伊尹之志也以廣聞
見工文詞矜智能慕空寂為學則其學非顏子之學也子之志
果伊尹之志乎子之學果顏子之學乎予皆不得而知也慶暎
畝之中樂仁義之道與夫簞瓢陋巷之不改其樂此伊尹顏子
之所同子方窮深極密惟恐去人之不遠於其所同者既有志
於慕效之矣至於使是君為堯舜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則
伊尹之所獨也子誠欲學為有用之學於其所獨者亦思所以
自任乎學之成與否在我君子所不敢不勉志之行與否在天
聖賢所不能必也古人不可作矣其僅存者遺書而已子母徒
玩其華而必踐其實上不至凌高厲空而遺世絕俗下不至計
功求獲而資身謹象脩其在我而聽其在天則志之與學斯兩
得之雖聖賢之域未易遽入令名固我隨矣請以是為記可乎
珪曰謹受教則次第其語書而歸之

敏學齋記

吳郡施允文好脩之士也築室於城東為齋居之所扁曰敏學
四方士大夫來吳允文必踵門請見來者亦莫不樂與之遊會
子將北上藏舟始蘇驛允文來求子記其所謂敏學齋者子告
之曰六經之言學聲見於武丁之命說而論為學之道曰遜曰
敏而已遜者欲其謙退而如有所不能敏者欲其進脩而如有
所不及退則虛而受人進則勤以勵已二者固不容偏廢也孔

子大聖人而不自聖故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可謂遜矣然而又
曰好古敏以求之者則其求之也曷嘗不貴於敏乎它日與顏
曾二子言仁與孝而二子皆自謂不敏其遜抑可見矣回之仁
參之孝三千之徒未能或之先焉豈真不敏者乎苟徒為自界
而不思所以自強是謂知退而不知進蓋遜雖英德然必敏則
有功由是言之則為學之道所重尤在於敏也允文取以名其
齋誠知所務矣而允文不自以為足汲汲焉欲求子言申其義
以記之予聞孔子教人以訥於言而敏於行又以敏於事慎於
言為好學允文平居奉親孝交朋友有信敏於行與事者也固
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進進不已必有深造自得者焉奚以
予多言為哉姑以此復于允文云爾是為記

潛窩記

刺源先生嘗題其居曰縮軒從之遊者陳君養直亦以潛窩為
其宴休之室君之云云則有所受之矣蓋縮之為言退也潛之
為言藏也是固以世為莫足用吾聰明而務為退藏者也古之
善為退藏者豈墮然伏其身宵然閉其言而已哉昔者先生方
盛壯時高視闊步英雋之林舍者必避席煬者必避窻庸人小
子却立而觀之如萬斛之舟順流而東駢駢駢乘翰浮雲而上
也可謂進耶退耶一旦倦游而歸遊巡乎山阻海涯而時出以
浮沉俗間所居而履滿於戶外矣滿聲駭望森森起水瀟瀟詎知
夫退之非進耶惟夫不為物首而墨以為守是以恒瞻若乎人
之後不知孰吾進孰吾退而吾未始與之俱進退也君之於先
生則幾矣然而未嘗進也惡乎退未嘗行也惡乎藏獨獨樂於
焉於其名迹之間是將有闕其藏者矣夫湛盧豪曹固不斬一

割之用其光氣燦然星辰之上者雖千仞之土有未易以俾遇也善刀而藏亦有其道乎誠有莫吾用而未始不行莫吾舍而未始不藏者則其退藏也斯密矣而予安能知之安能言之

慥慥齋記

天台項君可立甫周君彥德甫俱以慥慥名其齋今國子祭酒集賢翁公各為之大書其額蓋以旌其志之同也二人者復俾予合為之記以釋其義焉夫慥慥者所以美中庸之君子言與行相應者也而齋也者謂夫閒居以養其心若於此而齋戒也方二人者各適其安而啓焉以休言不與物交也行不與事接也惡睹所謂慥慥者哉蓋人之感焉而易動者物也其來無時而常使人善感者事也揆事物之理以酬酢萬變而不窮者人之心也平居養之無其素一旦出而卒然與夫事物遇易動者或怵之善感者或眩之口之於言身之於行有不暇擇也其無繆迷而顛錯者樂希二人者誠深知乎此故其畫談夕講之際退而即於私室各著其志以自儆焉此中庸屋漏潛伏之功古之君子所以成其慥慥之美者未始不出於此也在易風自火出其卦為家人其象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釋之者蓋曰火內也風外也由內以及外是以能有物而有恒也夫二人者求美其言行而圖之於養其心之所內外賓主之辨其審如此豈不可謂知所務矣哉是道也苟知擇乎中庸者宜無不然而非二人者為獨然也彼慥慥之名又豈二人者所得專而有其書而歸之所以記也亦以屬同志也

閒止齋記

錢唐張子英生宦家且居今盛時而雅不樂仕進日以篇翰自

娛尤嗜淵明詩摘其語扁所居室曰閒止齋而屬予記其所以名之義予觀淵明止酒詩章首即以居止城邑逍遙閒止為言則其所謂止者不止於止酒而已夫天壤間事物有萬不齊是非之相傾利害之相乘妍媸之相形強弱之相陵莫知其所終極而人以眇然之一身與之周旋而左右酬酢乎無窮之變孰能於膠膠擾擾中求其止乎山林枯槁之士棄事絕物而寓情於風月寂寥之鄉仰雲嵐而俯泉瀨若可以止矣是猶為有所待而未能無累於外也惟放於自得之場物任其性事稱其能而吾方且遺其所寄不知城邑之為山林山林之為城邑斯可以無往而不得其所止此非莊生之所謂逍遙而淵明取以為害者子抑其言不止於止酒亦不止於及其居止也坐止於閒蔭而不知孰為輪奐之美步止於葦門而不知孰為康莊之遠味止於園葵而不知孰為食前之方丈歡止於稚子而不知孰為侍妾之數百非去彼而取此也開放不拘逍遙自適耳又安知孰為莊生之遊孰為淵明之止乎子英清脩好古處城邑如在山林未嘗弊弊焉嘗於各迹宜其聞淵明之言而有契於心也然予聞孔子可以止則止苟未可以止而止與可以止而不止蓋胥失之當其可止則如淵明以弦歌為三徑之實當其可止則如淵明之不為五斗米折腰解纜而去無累於物而異方同得何適而非逍遙是乃善學淵明而得其真止者也子英屬予記其為止之義予之所知若是而止耳昔者曾子以緝熙敬止釋止善與淵明以逍遙閒止諫止酒其取義皆非尋常格於章句訓詁者所能通予方欲見好讀書而不求甚解如淵明者共論斯事子英可謂淵明之流非歟倘能為予言之請留更僕

而筆受之以為後記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續葉十三

序

石臺紀遊詩序

寧海多大山其高或俯視雲雨名於仙經地志者天門閻風丹
 丘桐栢而南因號為福地好事者率病其幽遠險絕莫適至願
 獨喜遊石臺石臺距縣治僅五里所山皆土阜非有奇巖峭峯
 水泉花藥竹箭之美由山足緣坡陀蛇行穿灌莽而上至其脊
 乃得巨石五六相積壓如累器物其頂上隆然正方而平劣可
 坐十人旁睨四山屏嶂離列東北山缺處海霞島霧縹緲可睹
 也臺之勝止是特以卑近而易即凡觀遊者恒用為稱首于佐
 縣之又明年始合耆俊之士登斯臺挾別蔽翳求昔人之遺刻
 既漫滅不可識唯慶元諸老題詠故在徘徊久之望東麓杉松
 蒼翠薨楠隱隱或曰是謂南園道院乃歛而休焉因相與飲酒
 賦詩抵暮而去蓋忘其為山之卑地之近也孰使予樂焉而無
 志乎其高且遠者非茲臺也耶然予聞古君子雖甚陋必有游
 息之物以養其觀聽而發其意慮卑高近遠物之不齊者也夫
 苟無累乎物斯異方而同得也詩所以志茲遊之得序而歸之
 南園以為石臺故事

劉忠公奏議集序

嗚呼君子小人之勝敗國家治亂安危繫焉誦其言而欲知其
 人尚論其世可也宋亡久矣自熙寧而元祐而紹聖而建中靖
 國姑莫勿論故侍御史守戶部侍郎致仕贈中大夫劉忠公之
 事理宗其慶君子小人勝敗之機者乎初史高之以右相出督
 專務張皇邊事遥制朝廷暨入據相位引拔私人布列要途持

權自恣益甚言事者有及之輒斥去公為御史彈奏侍從兩制而下九人葉賁以嵩之腹心居言路公不少貸賁左遷而公竟以是去國君子小人之勝敗未分也嵩之父憂起復三學士論沸騰而朝臣率皆瑟縮顧忌噤不敢言能言之者僅數人耳理宗亦患若嵩之專而未知所處念公素強直無所附麗可屬任以太常少卿召諫長劉晉之臺臣王瓚胡清獻龔夔先皆嵩之所倚以為肘腋亟請寢公新命理宗覽其奏夜出御筆逐四人擢公左司諫未至改侍御史君子小人勝敗之幾至是乃決也公既引見速劾執政金淵從官鄭起潛濮斗南而下八人其言馬光祖奪情總餉實嵩之預為引例之地尤中其藪於是邪黨漸解而理宗猶豫不斷公累章密奏乞早命相言逾剴切理宗悟嵩之訖不復用此君子小人勝敗之分也夫何國論甫定綱已舉而目未張天不慙遺遽使人懷於瘁之痛嗚呼悲夫公始在庶僚應詔上書輪對進講隨所開陳咸有補益非徒摺拾細微苟備故事而已前後凡再入臺皆不及兩月盡言無避蹇蹇匪躬其宗論詁議既已載之國史所不勝書而見於家集者固不宜無傳也公歿迄今垂百年曾孫德輝懼其遺編久且墜軼探舊藏得奏章及經筵所上輯語附以館職策摠二十有七篇以授潛使志諸篇末庸俊後之秉史筆者亡詩文雜著則別集存焉或謂徐元杰以說書入侍語及嵩之事大契理宗之意晉之瓚等四人急攻元杰理宗悉熱之起復之命亦罷不行傳聞雖異辭實一事也公與元杰之死人皆以為嵩之所毒朝廷獨疑元杰無疾暴亡為輿詔獄至公與元杰俱被卹典則同一憫悼之辭殆有深意乎考之內翰程公許所撰墓銘既稱公感

未疾卒又以與元杰並言且反覆致意於天運人事而嘆世故之不可料其旨微矣疑以傳疑亦史家所當知也故併著之

石峽書院詩序

宋尚書侍讀淳安方公以文學行義師表一世家食之日戶屢殆無所容公因闢里第為講舍治祠宇其中以春秋行釋奠禮賜號石峽書院更築室其西而家焉

皇朝因其故額而設山長負始領於有司今山長方晉明病其規制褊隘將斥而大之公曾孫銅陵縣尹道聲亟命徙再居室使蓋西以其地廣書院舊址狹人亦相率割旁近地為助晉明乃與直學汪汝懋度其位置令士人有籍于書院者令私錢以徵工儲備遷故所有殿堂及它室屋去迫隘而就顯敞且白于郡府撤縣長吏沮其役起至正元年冬十月訖二年秋八月落成之日夏君溥為識其顛末于石吳君暇為登堂舉知行之說以發揮公名堂之義兩人合為其鄉先達著俊之士咸樂與之更唱迭和以慶其成前復為詩近百篇會粹為一帙屬潛序其首潘竊惟昔州縣未有學之時天下四書院而已其後州縣既皆立學而前賢講授之地與其所居所游亦莫不別建書院近世好事之家又多慕效創為之日增月益而學與書院卷立於州縣間亦已盛矣所謂四書院者其一曰應天本睢陽戚氏舊居戚氏自正素先生以師道自任傳子及孫俱為名臣或嗣主其書院南豐曾公稱為能世其道德者也石峽實公講授故處無異應天之在睢陽公權倫魁後八十年道聲復奮身科級為今名流能脩其前人之業使弗墜而愈振視戚氏亦何以異固非好事之家慕效而創為之者可同日而語也形於頌聲豈溢

美哉潘之曾大父戶部府君與公同對大廷而潘又辱與道
歷托斯文一日之雅雖鄙陋無能序作者之意其何敢辭庸述
其梗概以為之序

方先生詩集序

黍離麥秀其為昔之哀以思一也黍離出於周之大夫而與文
王清廟俱傳者雖鼎未遷風雖變猶有所繫也麥秀出於商之
仁人義士而不與騎那長發並存者薄社已屋風不止於變且
莫知所繫也夫既無所繫矣而其辭見於今卒不泯者豈非所
謂民之性先王之澤歟然則先生之詩固君子而不廢也先生
在勝國時未及仕而運去柝移抱其遺經隱于仙華山之陽窮
深極密始與世隔久之稍出游浙東西州遇遺民故老於殘山
剩水間往往握手歎歎低徊而不忍去緣情託物發為聲歌凡
日用動息居游合散耳目之所屬靡不有以寓其意而物理之
盈虛人事之通塞至於得失廢興之迹皆可察見故其語多危
苦激切不暇如它文人藻飾樓麗以為工也先生及其語多危
蓋至是而百年之耆舊盡矣先生有友二人曰吳氏善父曰謝
氏學父素以風節行誼相高而皆前先生死先生二子樗梓懼
時無知先生者不敢輒以遺藁示人柳君道傳方官于太常自
以遊先生門最蚤圖其不朽者甚悉既緘辭銘其墓且探其家
藏摘五七言古律詩三百八十篇釐為九卷屬永嘉尹趙敬叔
刻真懸齋以潛辜嘗及先生之門俾來俾為之序夫誦其詩而
欲知其入必也尚論其世先生之盛年不得從周大夫之後晚
乃於商之仁人義士而有志焉不亦悲乎此潛所為掩卷太息
而不已也異時龔公聖子見先生於錢唐覽所賦詩識以二十

二言曰由本論之在人倫不在人事等而上之在天地不在古
今言先生之詩者無以易此矣潛復何云哉先生方氏諱鳳字
韶父婺浦江人年壽卒葬具如墓銘此不著

見山集序

始予聞餘地人亟稱見山先生然莫得其所以稱也它日過歷
山之陽乃識先生又得先生所為詩嗚呼茲其所以為先生歟
先生葉氏初名某宋咸淳甲戌禮部正奏名於是枋國者方務
隔截後進筆墨蒙縷之異扶植無少貸先生竟不得奉大對罷
遣而歸其明年枋臣南遷又明年而三官北上矣先生既偃偃
然無所售其技重山窳林窮居而獨游餘四十年凡古今事會
人物至於卉木魚蟲之細目觸而心接壹發於詩故老往往置
不忍讀後生之聞之湧不省為何等語耳其莫知所以稱先生
也大雅曰先花棧樓薪之積之又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夫薪
積山材也綱紀大業也而詩人始終致意焉一士之失得若無
預乎廢興存亡古之人固不謂然也先生之詩既不得升歌為
清廟欲為薪之積之棧樓又不可得而為空谷之白駒而遂
為黍離是果孰使之耶必有執其咎者雖然黍離之大夫當周
之東猶有祿食而服事焉視先生巧處抑異矣感深者難忘習
父者易變不亦人之常情哉而先生之志未嘗以淺深久近為
異於此見禮義之澤民之性情有不與物俱化者其格力之
健語意之妍拙所未暇論也

隆山牟先生文集序

若昔宋東都盛時眉山蘇氏父子出而蜀之文章被于海內渡
江後疆園日蹙衣冠流散而蜀之文章萃于東南及其既久也

百年之遺老相繼淪謝而陵陽牟氏父子遂歸然為蜀士之望以著年宿德擅文章之柄而雄視乎東南者大理公一人而已

隆山先生大理公之冢子能世其家業而不墮者也先生之大父大資清忠公為時名法從兩交皆當代鴻碩先生無不趨其

下風而接其餘論大理公既與世相違優游事外先生居家庭之閒父子自為師友日以經學道義相切磨母夫人鄧氏太史

李公外孫女又從而有所聞於史學大理公致學者有所不知必之先生而考質焉先生於前朝制度之損益故家文獻之源流

歷歷如指諸掌寒門下士窺見一斑於後編斷簡中者固不足以與此至於白首窮經擊磬砒砒而忘其老閱貴持挾清才

雅藝以馳騁於英俊之域者亦未易企而及也凡先生所撰著言必有實而要其歸一本於理昔之善為品評者謂有山林之

文有臺閣之文先生蓋兼之矣內翰蜀郡廣公稱先生警敏過人志趣高邁援引根據不見涯涘其文沛然若江河之決不極

兩至不止真知言哉嗚呼墜緒茫茫千鈞一髮剝果不食萌芽方新斯文之未喪豈但為蜀士之幸乎先生有子五人獨必達

必勝在必勝嚴藏遺業懼歲或致放逸乃彙聚為若干卷而刻焉書來俾潛序于篇末惟大理公仕宋季與潛之曾大父朝

請府君同為郎於吏部潛生也後猶及拜公牀下而辱贈以言際今承平復著取士之令異時科第中人物存者無幾先生乃應聘出持江浙文衡而潛以非才忝與焉送故必勝以序為託

事已非先生既無有祿以貧強起為儒學官晚乃教授溧水州尋以連廉上元縣生簿致其事先生之世系卒葬與其言行履公已為誌于幽堂此不具

地鈴序

吳越忠懿王時有大比丘曰德詔為其國師能以山川岡壠形勢辨地之吉凶凡作國以志浙東西州之宜為墓地者千有三

百師既示寂世平傳其圖葬而偶直其處徵應率與圖合嗚呼何其神也師姓陳氏處州龍泉人得教外之傳於清涼法眼時

天台學業絕忠懿遣使十輩用五十種寶求得其書于高句麗五時八教之旨晦而復明實自師發之初師至天台觀智者遺

蹤如故居且適同俗姓或疑其後身云然僧史中莫有知其為良葬師者豈秘不輕出人無得而稱耶抑其徒不欲以餘伎為

師累而諱之也予聞古之為城邑室屋居治地而葬者必以卜直用龜而已縣之詩殷盤周誥孔子之語曾參可考也夫山川

岡壠之形勢亦甚易見顧獨求之難知之鬼神者寧非地可以形盡而鬼神之為變不窮也哉後世陰陽家務聘其精鑿絕識

始不復受命於鬼神至師之為圖苟粗知方位者皆可按而求之舉有盡之形周無窮之變雖聖人莫成其能矣客有視予以其圖者請序而傳之嗚呼師非藉圖以傳圖固不宜無傳也予

雲門集後序

越之山水雲門最勝浙河之東大抵皆以山水為州非它無勝處也姑以越中言之高亢秦望天姥四明五洩東山蘭亭鏡湖

剡谿或幽阻峻極人跡所不通或據舟車往來之會好事者不

過以一覽為足或密邇於城閭畸人靜者不屑自混其中惟雲門之去人境近而不迫遠而不迂高僧上士多擇其勝地以為窟宅名公才彥無不喜與之游而為之紀述賦詠亦有未始至其處而寓歎羨之意於文字間者焉予觀抑子厚記求之黃鉉柳之西山皆清運奇麗勝處前平子厚未有能啓其秘後乎子厚莫有嗣其實音寧不以荒遐僻陋去人境之遠乎子厚又於西山銅鉤潭小丘歎其父為棄地且謂使致之遭錫鄴杜則貴將之士爭欲得之夫遭錫鄴杜在當時為神州赤縣第宅之聯屬冠蓋之追隨相望不絕登臨馱酬之樂形於篇什者往往流傳至今誠非窮鄉下土所有杜牧之家於樊川擅遭錫鄴杜之勝而歎南山僧乃不識其姓名則以紛華侈靡去人境太近游方之外者莫肯願留而日與之狎也有其勝而無二者之病其惟雲門乎蓋地必以人而重人必以文而顯雲門緇流道價之穹足以重其地者固多納交於賸士大夫而有文可見者雅音逾發鴻濛交映亦未易一二遽數地以人重人以文顯而其文又必賴後之人以傳上人允若所以汲汲焉致力於此也凡其所哀騁上下千餘年得詩文總若干篇號曰雲門集將使予為之序而刻之山中予不敢輒以蕪斐之詞實諸羣言之首惟聖人之贊易序卦處末庸竊取斯義作後序以系乎左方

資正備覽序

至正九年冬 詔以中政院使榮祿大夫札剌不為資正院使滋事伊始首詢官府之公筆及所總政務之本末次第前徵政院紀源之書部帙汗漫而序述弗詳披閱再四莫得其要領蓋設官之始在東官則曰詹事院在東朝則曰徽政院互為廢

置間嘗改遺儲慶使司及儲政院而詹事徽政之所掌悉隸焉今天子始錫名資正院以奉中官由其更易靡常新舊交承文案填委舛錯隱漏猝難窮竟故於戶口之登耗財計之盈虧人材之升黜工役之作輟皆無從周知公以為古之君子居其官則思其職苟非有舊典之可稽則雖欲舉其職不可得也乃謀於院官令架閣庫出所藏故牘俾經歷司官與雙控掾史等精加考覈會粹成書院官後至者咸樂贊其成凡本院暨所統諸司官屬之負數品級係籍人戶撥賜土田方物貢輸歲賦徵納銓選格法營造規程彪分明列細大弗遺釐為三卷號曰資正備覽其大綱而萬目畢隨舉而措之斯易易耳以潛承之隸太史氏俾執筆題辭于篇端昔漢文帝問周勃陳平天下一歲決獄幾何錢穀出入幾何勃皆謝不知平對曰有主者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帝曰君所主何事平舉宰相之職以對帝稱善夫周勃陳平均有所不知而平知責之主者故勃自以為不如矧今資正領以專使 皇上為官擇人非執政侍從近臣莫克當其選倚主之重豈羣有司比乎公乃不敢諉於主者而一以身親之他日入侍 燕間上承 清問必能枚舉以對雖使陳平復生必自以為不如也抑是書之作不特蒐羅故實以備闕文且將貽于方來為不刊之典其用意深且遠矣未者尚無忽諸

科名總錄序

登科有記尚矣而鄉貢之士未有記之者昔未始有而今記之以昔之所取者眾不易殫舉今之所取者寡可以遽數也取之眾則其求也廣取之寡則其擇也精於至廣之中而得其至精

者焉則今之上于春官者皆昔之宜登于天府者也况夫或被特恩而躋顯仕為時聞人或由辟舉而能以材自奮可使其氏名無所考見歟鄱陽徐勉之當場屋之初廢義然借計吏來京師所謂登科記已不可復續乃會粹國朝凡預鄉薦者之氏名合若干人次第成編號曰總錄蓋以為士之歌鹿鳴而來亦一時之榮遇非謂

祖宗菁莪豐芑之澤為止於是而已也

上方宵旰渴士赫然下明詔固羅四方之遺逸豈不以向之待士也使之拘而不得肆卓詭魁傑之茂有未盡在吾發中者乎廣求而精擇焉不有得於此必有得於彼矣昔秦孫明復眉山蘇明允皆嘗試有司不合而以布衣召拜官伊川先生亦以廷試報聞後乃應聘而起詎知今不有其人耶是固不待勉之以傳而勉之此編則不宜無傳也乃弗讓而序焉

東郡志序

南山宋公以侍御史致居滑州滑頰二縣而治白馬白馬故東郡地也公暇日閱前史及它傳記得東郡事彖以舊聞作東郡志十有六卷屬濬序之濬竊惟昔之言地理者有圖有志圖以知山川形勢地之所生而志以知語言土俗博古久遠之事是以成周之制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而道地圖以詒王者有土訓之官焉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而道方志以詒王者有誦訓之官焉凡皆達於朝廷而關於政令不特以資學士大夫之汎覽而已後世列郡或有志無圖或以圖合于志而未嘗領於王官有司率謂非史議所急漫不加省幸其士之有文學而好事者奮然欲以述作為已任而偏川下邑僻陋之境

無故家大老文獻之足徵其書雖粗具而莫能詳覈其者遂缺而弗具儒臣史家卒有所詢訪往往無以應遺文軼事不得附見簡牘之末者多矣况其大者乎滑固名州公又以著哲為是州之望文獻有足徵者宜其為書纂輯也備考據也精所記人才消長風俗盛衰上可以明教化之得失而裨益乎治道古今文學事實公筆之故下可以俟采錄而垂之無窮豈託於空言以為著述者可同日而語哉濬是用序其大略如此使覽者知是書非獨為一州之榮觀也

周易集說序

周易集說四十卷纂圖二卷古占法一卷林屋山人俞氏述其為說大抵祖程邵而宗朱古今諸儒之言之善有所弗遺也而其已意亦以附見焉其是非取舍不合於聖人者寡矣蓋古者三易皆掌於大卜四學之教詩書禮樂而已孔子晚乃好易其與七十子之徒難疑答問固未有以易為言者易在秦猶為卜筮之書漢興言易自田何始何之傳為施孟梁丘其別出為焦贛為費直贛專於陰陽占察之術而直惟以象象文言之等十篇解上下經至唐貞觀中又斷然俾學者以王韓為師費氏藉以僅存焦氏又廢矣談者率以為理學近於費數學近於焦而不於其間也考亭夫子合兩先生之學以為書七十子之徒所未聞於孔子者三尺之童咸得誦而稱之嗚呼盡之矣今傳其書僅百年述作之士不阿以為同則矯以為異其所望於來哲者果若是耶竊嘗聞之善立言者不必出於古不必不出於古也非有異焉則其書可無作也非有同焉則其書亦不能以獨傳

也惟夫同不為阿異不為矯斯言之善者也俞氏其有馬是用為之序以著其是非取舍之不謬於聖人者由其學之源委如此讀之者所宜知也

字鑿序

古之小學有六藝焉學者必自數而書而樂而射御而禮其為法至詳且密其為事又皆有次第而無敢以捷疾取朝夕之效士生其時自幼至于成人非是六物者不以役於四體捷於心思磨礪長養之有其素故其進而博之以大學之教咸有以成其材而就其實詩所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也小學之廢已又近世大儒始來古經傳輯以為書學者誦其言徒知有六藝之目而未嘗身習其事其習焉而不廢者書而已而又昧形聲事意轉借之辨迷文字子母音聲之原然則雖書亦廢矣聖賢之託於簡策以傳者魯魚亥豕其存幾何後生小子方且玩思空言高談性命而以為資身誨世之具切近之意微誇傲之氣勝此士之所以成材就實如古者少也吳郡李生文仲年未弱冠本說文作字鑑若干篇誠有志於小學者豈不循行古之道哉雖然此小學也以生之有志於古又能弗失其為學之次第如此則夫從事於大人之學以成就其材實者無患乎不古若也子夏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子於生則有望矣庸識諸篇端以為之序云

法書類要序

君子之學必始於六藝書其一也古之人於鑠金聚土弓車皮玉畫績之事雖藝成而下莫不有法而書之法無述焉蓋其於書三歲而一同之考其文而已偏正工拙有不足論也厥今學

士大夫生乎書同文之時游心藝事者得以暇日審其偏正而辨其工拙蓋可無以著其法哉是宜得之者不食而大叫見之者髓骨而啣血夫何臨學之家率隨人以作計倘於今之厚而微於古之略也子年十七八時嘗得所謂書苑菁華者窮晝夜而觀之因取其不錄而雜出於史氏百家之言者次第以為臨池拾遺記然以所見未博無能補其闕較之一二焉後三十年乃獲觀錢唐吳君所輯法書類要其多至於二十又五卷書之為法備矣盡矣惜夫歲月之迫逼而予之不能從事於此也君不鄙屬予以序予聞之孟子蓋曰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然而又曰梓匠輪輿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士君子之游於藝與百工之事異乎知乎此則思過半矣敢援以為序庸俟覽者詳焉

送東川書院陳山長序

古之釋奠于先師者必本其學之而自出而名自祭之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祭也今之言師友者孰不知求儒先之書而為其說讀若漢嚴子陵諸葛孔明晉王逸少陶元亮唐陸敬輿白樂天諸人言談不及於性命其遺文之塵存者非世所用以說讀也或者猶相率算師焉而尸祝之不廢得不以其高風盛烈使夫人觀感而興起有非說讀之所及歟予友陳君以選為東川學者師而元亮東川之先師也元亮於書未嘗務為甚解而其死生去就之際浩然無所滯礙不亦知道之君子哉二三子之從君登斯堂也不知學元亮者終非其學也舍元亮而他學焉者學非其師也而所謂五柳先生傳桃花源記歸去來兮辭等篇固不可以說讀為也蓋予聞之古有憲老而無乞言憲

者儼刑其德而已問而昏焉其次也有講焉有聽焉又其次也講而未必聽焉則末如之何矣君誠能令二三子知所觀感興起而以古人自任以千載自期一流尋常說讀之陋斯善學元亮者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豈惟學元亮者為然乎庸因君之行書其所與君語者以附贈言之末云爾

送高節書院劉山長序

尚論兩漢之士必曰經術名節自公孫弘至張禹孔光之流皆以經術致位宰相而持祿保位未能免阿諛之譏不有名節就矯其失所謂名節則嚴子陵實倡之迄今千三百年其故所居及嘗釣遊處猶為之立祠即其旁置書院而奉之以釋奠于先師之禮焉其有功名教賢於章句儒遠矣蓋古之先師詩有毛公書有伏生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初不以其賢而尊事之行其學則祭其人示有所本云爾唐制孔子廟由顏子而下為先師者二十二人有毛公伏生高堂生而無制氏詩書禮存而樂亡也孔門高弟惟顏子子夏並為先師子夏詩有序易有傳國學者所共宗顏子非有遺書可傳而以賢有德克配于先聖其後復列子夏于十哲而獨推顏子為先師者詎不曰講習其言未若儼刑其德乎今之道學一出於江洛乾淳三數大儒此學者之先師也夫既立其書于學官而躋之從祀矣其為書院者又取前史所載高人逸士若子陵者以為先師子陵矯前人之失不過答侯霸之兩語它論議風指則皆寂寥無聞世特以其人之賢而尊事之如此爾夫道一而已發於文則為經術情於行則為名節豈若九流百家人自為學莫適相通乎遠陽劉生仲寶以選署餘姚之高節書院山長餘姚子陵故所居也予聞

仲寶之先少師文簡公受業考亭讀論語至于欲無言喟然而莫謂言語非所以為學由是一意務為躬行實踐其出處之際與子陵雖殊而脩名矯節視子陵可無愧仲寶家庭之傳必有異乎區區以呻吟佔畢為事者矣諸生在列仲寶進則風厲之以儼刑夫前哲退則以家學私淑之使羣居而講習焉不亦可乎仲寶之行也同志之士熊別贈言凡若干篇京兆杜君伯原南實序之及來錢唐復求子為後序杜君隱居武夷山中聘使在門而不為起廢幾善學子陵者仲寶試以予言質之何如

送宣公書院陳山長序

古者學必有師歿則祭焉近世以吏為師者類喜讀唐陸宣公論諫諸篇而莫有敢上援公為先師者獨其鄉之士以公為國故而禮祠之蓋知法者恒患乎少文聞公精於吏事而其文聚古今之精英謂可資以為綠飾故愛而慕之耳至於公之謙陳時病本於仁義可為後世法者非儒家者流不能知也夫既為之立祠又即其旁治講舍置師弟子負而士之游於斯息於斯非性命不談方相與割裂傳疏之微辭碎義以求含有司之繩尺未聞有能紬繹公之緒言者學於其祭之所不及而祭於其學之所不傳何其交相戾若是歟公避諱不著書世所傳奏草奏議者合十二卷雖非可誦習以為顯門名家之學然今之由儒入吏者肩相摩挾相屬肯以公之言推而措諸行事將見如公之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則今之為吏非昔之為吏者矣它日既仕而歸休於其鄉從見大夫僦春秋之事於公之祠下尚何媿乎錢唐陳君以選為之師而予忝以非才與聞學政故於君之行以是為君告尚與諸生懇明之

送曹順甫序

曹君順甫與予居同郡且同舉教官予訖不調而順甫用累考序遷為溫學正其行也會予以督運吏書滿歸自海虞順甫謂予幸以一言識其別於是距予與順甫同舉時二十又三年矣劣弱無似不能使其學與日俱進詎有以增益順甫之所未至哉然當從鄉先生聞覽淳師友之盛未始不歎其人物之聚學街之散也蓋藝之學陳氏先事功唐氏尚經制呂氏善性理三家者唯呂氏為得其宗而獨傳至於人自為書角立競起呂氏終莫能掣而合之也其在溫則王道甫之慷慨名義嘗合於陳氏矣而其言無傳焉陳君舉本韓士陸上下古今而和齊斟酌之以綜世變為說下皆與唐氏合其履存者亦莫之傳也葉正則推鄭景望周恭叔以達於程氏若與呂氏同所自出至其根抵大經折衷諸子剖析秦漢訖于五季凡所論述無一合於呂氏其傳之且且不廢者直文而已學固弗與焉三代之聖人遠矣於大道烈烈之餘而能必尊其所聞必行其所知豈非卓然獨立而不懼者乎是未可以專私蔽顯為其詬病也豈鉅論沒晚後無所依風承響接第以世之所共傳為信遂使散者不可復合不傳者日就泯墜安知紛然不同之中有混然大同者在耶夫考師友源流之自務合乎聖人之本統以查諸生之道德學校重事也故子敏以為順甫告是雖非有以增益順甫之所未至其望於順甫則厚矣它日順甫歸休而與子游於鄉校尚挹其緒論以祛所惑焉

送王煦庵詩序

頃歲有司以浙東兩鹽筴法久而弊議更用官糶之法如淮南

法制下其事行中書擇可任倉氏之出納者得濟南王君以汴于四明蓋君嘗掾六察以為非君莫宜當其選也居已何中臺復委署君海南憲府掌故且以為向之瑣瑣者未足盡其才耶嶺海去天萬里民生之休戚吏治之得失誠有大於出納之事者矣 國家宵旰求忠賢智能之助用興太平侍從近臣焉君知已非直如何監之知子虛而已君之陟清華陪禁密園可旦夕待天下事不又有大於嶺海聞者乎未知一掌故果足以盡君之才否也抑予聞之古之仕者行其志達其道焉斯已爾成康盛時皮角筋骨之欲俱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之市皆掌以再命之士陳肆辨物量度成賈四命之大夫實長而司之為法至詳且密為事至煩且勞而莫有以不得其志為憾焉者故其詩曰鶴鶴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又曰鶴鶴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不然則汲都尉之耻縣令而薄郡守蕭太傅之雅意本朝其於道之窮達何如哉子幸以督運吏託官職於君觀君之敏而裕周而通使有以竭其才必不苟動其志枉其道也是故於君之去不敢遽以世俗相華耀者為諛說而獨識其屬望之私於羣公篇什之端焉

聯珠續集序

鄞故多官族而傳世之久者稱蔣氏蔣氏之起家以太平興國初至寶元康定中家始大有累官金紫光祿大夫者其子當元符崇寧間咸起進士至大官世祿所遠且三葉最後有起進士為嘉熙言官者至刑部尚書最貴顯尚書之猶子亦起進士為將作監主簿有名咸淳時此蔣氏世次之可見者也潛生也後弗及親夫衣冠之盛過其家而訪焉則高文大母散落已久兩

可徵者獨其詩而已竊惟古者載籍所記大辭令大褒貶存於
書春秋而其流風遺俗形於詠歌諷誦之間纖悉委曲見於話
為最備善讀寤言馳驅洒掃葵藿瓜蠶苴茶之食為事至微為
物至細聖人之以列于三百五篇之中與文王清廟之什並傳
而不廢者厥旨微矣而况宋三百年蔣氏實與之相終始誦其
詩而尚論其世流風遺俗猶足以察見豈可忽哉凡其為詩斷
自開禧以前有三徑聯珠集宣獻樓公既為之序將作主簿君
之子昭先復纂次其續集俾潛序之昭先今方以儒入官引而
勿替蔣氏之世澤未艾也後復有續是集者秉筆之士尚不一
書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序

續卷十四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易劉耳校正

錢氏科名錄序

潛觀宋中興登科記未嘗不為之掩卷太息也嗟夫彼為舉子
業者營營汲汲積其晝夜之勤至於獲自進於有司而升於天
子之廷固千萬人所共冀羨其光榮而以為不可企及者也今
去之遠者不二百年數其氏名而泯沒無聞者已什七八幸而
以材能致通顯有績用可考見傳子若孫鮮不失其業者若夫
大賢君子所以垂世而不朽又非必恃科目以為存也是不亦
可深長思乎通川錢氏四世九十年間第進士者二人特奏名
一人貢禮部者十有四人待補太學生者十有二人迨
國朝著取士今有名以道字子原者首應 詔名賢書何昔之
泯滅無聞者衆而錢氏之世彌久益振也意其積累以致此必
有出乎科目之外者矣豈非古所謂君子之澤哉子原之伯祖
籍田今與潛之曾大父戶部府君俱淳祐庚戌進士故子原以
錢氏科名錄示潛使為之序而潛願謂科目有不足獨恃者其
有望也夫其亦以自警也夫

徐氏詠史詩後序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古昔盛時之
為詩薦於郊廟則有以見其盛德陳於朝廷則有以知其政之
廢興施於邦國鄉人則出於上而被於下者又有以為教及其
衰也先王之政教雖不行而流風遺俗有未盡泯是以風
雅之變往往陳古以刺今至於王澤竭盡而無餘其詩始不足
以使人創艾而興起故曰詩亡聖人不得已因魯史作春秋褒

善與惡以示勸戒是則詩已亡而其可使人創艾興起者賴春秋而猶存也後之君子有作其文則史其義則於春秋無取焉仁人志士覽其事而有繫於心莫不為之發憤奮發歎而詠歌之然或因一人或因一事以為言若王仲宣曹子建之於三良張景陽之於二陳謝宣遠之於張子房虞子陽之於霍將軍是已惟在大冲所賦頌及戰國秦漢事未有窮搜極討上下古今備究其得失而無遺者唐之詩人間有興懷陳迹章句句續至於累百而止顧其言多卑近徒以資兒童之口耳於名教何預乎論駁徐公風有聞家庭而傳儒先道德性命之說而尤精於史學凡司馬氏資治通鑑所紀君臣事實可以寓褒貶而存勸戒者人為一詩摠若干首大義炳然一本乎聖經之旨誠有功於名教者也春秋作於詩之既亡而詩之能使人創艾興起者乃復見於春秋絕筆千百年之後豈非先民性情之正有不亡者存詩與春秋固可迭相為用乎公發已父仲子律始出其詩求許先生謙張君樞為序以傳不鄙謂潛蓋為後序潛編觀先師朱子感興之作掣提前史之要領為言至約而有關於名教甚大朱子嘗謂學不可徒博亦不可徑約今之學者不由公之博何以入朱子之約乎是用志諸末簡以於于同志其亦以為然否公諱墨字秉國其父兄師友源流之懿見於前序者此不具

六藝類要復序

先王之教內施於國子外被於萬民其教之者有三德三行六德六行之別而均教以六藝為法至詳且密為事至煩且勞而人生其時無弗學焉後世經殘教弛專門之士有不能知其名

物而通其意者矣况夫貴游子弟與凡民哉幸其遺法散見于經傳而雜出于他書後生小子難以殊時異制不得身習其事猶可誦其言而粗窺其彷彿先儒朱子懼遠且益隆憂纂輯而彙次之以詔于方來其凡目存於小學之書而其宏綱大義微文小節悉著於儀禮經傳通解朱子自序禮之通行者及鄉射大射已畧見諸篇樂經亡逸遺聲久絕而書數日用所須不可不講取周禮鄭註太史公淮南子前後漢志杜氏通典為鐘律篇取唐開元十二詩譜為詩樂篇取許氏說文解字序說及九章算經為書數篇廢不可考者惟御法而已然其書作於朱子之晚年喪祭二禮既以屬之門人嘗欲請于朝以鐘律別為一書而奏不果上大射而下俱未脫藁書數則闕而弗具朱子之有志而未遂者能無望後之君子起而成之乎此六藝類要之書所為作也潛編觀其所述五禮之義六樂之歌舞五射之法五御之節六書之品九數之計壹本諸經而參稽乎傳註史氏百家之說推尋其端緒以廣先儒之未備折衷其抵牾以啓先儒之未發有功於新學固多矣豈徒足為好古博雅之一助哉顧今之為士者類皆慕遠大而忽細微穿穴性命窮高極深而不察夫制度文為無非聖人精神心術之所寓道之與器未始相離也明先王之所以教而成朱子所欲為之志不在是書乎書凡六卷臨江周氏剛善父述有翰林揭公晏碩與潛之同年王君師魯所為序潛獨遊其源流之自以為是書實繼先儒而作庶幾同志之士共謹其傳焉

陸氏藏書目錄序

吳郡陸君居闕闡中四壁之外輒與賈區直君殊不以為瀕一

榻簾然理以古今書凡若干卷自經史傳記下至權謀數術記勝廬初旁行數落百家衆技之文構比而鱗次入其室如登群王之府而探蓬萊道家之名山焉忘其為居之隘也君既弟其篇帙部分類別為之目錄以便覽者且屬予使序之夫稻梁搜黍魚肉果蔬人所資以為養生之具不可一日缺者也得之足以飽而不足以極天下之味言珍異之味至豹胎猩脰封熊之蹇可以為羹矣而非可常致以給朝夕之須彼水草小蟲蠅免蚯蚓野果之實人所易致而未必皆知好其味也世蓋有嗜書若嗜飲食者顧所嗜之不同而有不可得兼耳君其兼而取之者耶倚相之所讀今也夫人而讀之韓宣子之所見今也夫人而見之延陵季子之所觀今也夫人而觀之世之不可缺者君固不敢專而有也蘭臺之所不掌金匱之所不藏世莫之致與夫可致而莫之好焉者君亦未始以為我之得私也然則君之志易嘗不欲與世同其嗜乎此目錄之所由作也抑予聞之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好奇之士奇游於君而獲其所嗜焉漆指而出足矣尚無以秦人之久易吾之友也哉

鄭氏義門詩序

浦陽鄭氏聚族而居者八世有司為請于中書而旌表之號曰義門且復其家力役之征俾無有所與今集賢直學士揭公實為之記一時聞人往往賦詩以美之謂予與鄭氏居同郡知鄭氏者宜莫予若因屬予以序予家距鄭氏不兩舍而近納交鄭氏父兄弟間歲行已再周其知之固深矣集賢公之所稱述豈有媿辭乎抑予聞之古有合族之道非士庶人所得行而親親之仁無貴賤一也合族莫重於立宗立宗之法或五世而遷

或百世而不遷五世而遷聖人不以為失於薄百世而不遷聖人不以為過於厚遷以辨其異不遷以統其同二者蓋並行而不相悖也若夫數百千指聚居而食雖古公侯之家皆所無有而後世士庶人家之有之可不謂難矣哉是宜史不絕書而上之人所以褒嘉之者遂著於令遠至我朝史臣序禮典為目三十有二而旌表居其一然則凡可以勸親親者又聖人之所不廢也茲非所謂禮以義起者耶鄭氏於古人合族之道夫亦有取其義云爾褒嘉所及有司既奉著令從事而未克上其狀于太史氏予輒辭而次第其詩本諸作者之意系於末簡庸俟夫陳詩以觀民風者焉

送吳良貴詩序

異時浦陽方先生館同里吳氏枯吳先生善父粵謝先生舉父咸在焉三先生隱者以風節行誼為人所尊師後進之士爭親炙之而良貴有聞於私淑為多方是時學者未有場屋之累得以古道相切磋論文析理窮極根柢間出其緒餘更唱迭和於風月寂寥之鄉亦足以陶寫其性靈三先生杖屨所臨一言一咲無非教也元貞丙申予幸獲執弟子禮見方先生僊華山之下退又辱與良貴游俯仰之間垂四十年先生已不可作一時之人物星離雲散或隨牒遠方典時浮湛或以名字著聞入通朝籍或浩然獨往於重山密林不復與世接而予亦老於州縣聲迹遞焉不相及久矣今年秋迺聞良貴將主教於稽山朋舊皆為詩以送之嗟夫良貴宦家也祖父俱仕而未大顯不能母望良貴以其所就之實少自見於世良貴碩獨遠引恬處下列瞻若諸公之後年踰五十猶為所謂山長者焉名不上於

三銓秩不滿於百石豈其祖父之所望哉雖然良貴之得於三先生者非干祿之學也惟不必於仕故崇臺邃館不以為慕惟不必於不仕故寒齋冷廡不以為厭其出處之際慮之審矣吾黨無所復進其愛助之言姑為之詩以志其離合不亦可乎自方先生之子壽甫而下詩凡若干篇道其故舊以為之序庶幾作者之意也

送應教諭詩序

古之為師友者非徒有所嚴憚切磋其相與之際至親且樂也蓋夫人之少也既游於黨庠術序而其以賢能與於鄉也必還使長而治之逮夫老而不仕則又朝夕坐於閭塾而為之師以教其子弟歲時射飲讀法之事莫不相與從容揖讓升降酬酢奔走出入乎其間士生斯時自少而至仕且老固未有以去乎學者雖以公侯之貴任君師之重為士者不敢以其尊而弗親之也故其詩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由是言之則其師友之親且樂何如哉是以及其衰也詩人猶歌之曰縱我不往子寧不來蓋師廢民散而流風遺俗有未泯也古者學校之盛非後世所及者豈獨其道之隆法之密乎蓋亦相接以絮然之文相愛以矜然之恩薰陶鼓舞優游而厭厭之有以興起其良心而成就其德性焉夫今之士既不必群居於學主教事者又皆以資格序遷而不能久於其職不幸有如荀卿所謂子游氏之賤儒且將眈眈焉疾視其長上尚安望其親且樂耶黃君應吾邑教官以秩滿當受代邑之人士咸惜其去相率賦詩以道其離合之恩大篇短章疊疊而不已非其親且樂至於以而不厭何以得此歟予故諸生也忝被官使

不得從先生長者之後日與應君相周旋以寓其親且樂之情竊喜應君之得於其人者為不易又以見夫土風士俗視它邑為猶近於古也乃為本諸詩人之旨以序作者之意且志予愧云

送鄭生序

今之官于學校者自職教一縣等而至於甯監之長貳咸有師道焉甯監位尊而秩厚非鴻德駿望莫能居之若夫縣教官率選署於閩外累其月至九十始得上名銓曹補郡文學而與醫卜執技者齒滿六歲乃得預流內銓其閱歷之勤且久如此老生宿學既無所事乎其間有志之士苟資以自進固不得俟乎強而仕矣蓋古之為師必取之仕焉而已者而今也一以諉之未及強仕之人不亦任之輕而責之重乎餘姚鄭生妙年好脩再試于有司輒不合方退而職教于剡是特資以為進而非的然以師道自處也雖然吾懼夫人之以師求子也抑予聞之古者學官不必自為師國學之政總於大司樂而論說於東序者有大司成焉司樂弗專也鄉學之政總於大司徒而朝夕坐於閭塾者有父師焉有少師焉司徒弗親也說者曰父師少師皆仕焉而已者又曰父師司徒成宜亦仕焉而已者耶是故官有職而師無職官以法師以道也吾子誠不以今之法廢古之道剡之鄉先生仕焉而已者宜為子起矣它日剡父老舉以相告曰吾剡之得師自鄭君始願不建黉生之行有日凡朋從咸以詩送之而屬予以序故子為道其職分之宜為者以告焉

送汪生序

始予既知學頗思自拔於流俗而患夫窮鄉下邑塊焉獨處無

從考貨以祛所感聞錢唐古會府號稱衣冠之聚宿儒遺老猶有存者則報寄書諭濟江而西幸而有所棲識然以違親越鄉不能久與居與游聞獲結緒言之一二終未至盡大觀而無憾也每誦昌黎韓氏所志歐陽詹何番事未嘗不有繫於予心嗟乎詹以求道而去其親蕃以其親故不得安居以卒其業此兩人者雖若各行其志夫亦有所不得已焉爾為士而生於師廢民散之後何其不幸歟四明汪生少從其父宦游西州而及諸公之門揚秋濤於學海攬夕秀於詞林有日矣今方春晨昏千信之玉山信固名郡異時東南文獻多在焉其學者又往往先經術而後文藝屬故昌辰崇雅而黜浮三歲大比寢然前列必信之士也入則有邑養之歛出則有師資之益歛其華而就其實在此行矣是蓋詹與養所欲而不可得者矧如予之孤陋能無所歛羨乎惟生知自慶幸而期無愧於詹與養則予所望也輒抒鄙懷以為臨別贈言之首云

送王雲卿教授詩序

昔朱文公與張宣公呂成公生同時且同以聖人之道為己任而傳洛學者獨推朱氏為大宗文憲王公則朱學之世嫡也呂氏王氏皆以故宰相家為吾邦之望王氏之族尤大以衍其不奪於富貴卓然有所樹立以表見于世者固不乏人而文憲訖能自任以斯道之重不亦豪傑之士哉潛生也後不得及其門而事之間嘗獲升玉齋之堂而接其聲光辭氣未始不奕然自失山川搖落而百年之喬木鬱乎蒼蒼過而息焉猶為之低徊而不忍去魯多君子流澤未艾也玉齋之子是為雲卿與其群從俱以材見用於時而雲卿得賤之文學掾睦學蓋呂公過化

之地乃今 朝廷右文興治朱氏之書方盛行雲卿又以文憲諸孫補呂公故履睦之人士得不有求與聞於雲卿者乎抑呂公之居睦學張公實領郡寄呂公自謂莫逆而無間也

皇上盛德明詔有司慎擇守令以嘉惠黎庶安知今之二千石非張公其人歟以家庭淑之私為賢師師承流宣化之助雲卿所宜盡心也雲卿行凡朋游咸以詩送之潛不佞輒本其父兄師友源流之懿而道其不可不以古人自任者為之序若夫土風之美雲山江水觀游之樂厥有篇什茲不復云

送富州陳教授詩序

浦陽陳彥正教授富州里友方壽甫合同志之士為歌詩以饒之徵予言序其首蓋君子之仕也將以行其志焉爾法守之所拘吏議之所迫位彌下則事彌多靜牽動違鯁然左右顧望能求其志之必行者樂何人哉獨官于學校者責任雖重而得以優游事外無所拘迫吾可以行其志矣夫何今之所謂稱其職者率以崇土木謹簿書為上務其次則妄自菲薄指所居之地為闕會吟局計其歲月而去之曰吾姑藉以求一資半級而已是宜有志之士所不屑為也彥正可謂有志之士非乎彥正之先大夫當宋季年隱于五泄山之旁徜徉自適於穹巖邃壑間初未有仕進意會 天兵南伐遣偏師徇浙東遂以布衣杖策軍門得官而老佐一州竟不克大展其志彥正教授承家學且興故內輪柳道傳居同里數從之游善為右詩文試藝鄉闈一中輒東書而歸若將終身焉有司強以儒學官起彥正於家彥正乃欣然為之出用累考序遷富州彥正不遠千里泐湖汧江而去豈非以是廢幾可行其志耶方今承平寢久

主上持守盈成日與宰執侍從近臣講行稽古禮文之事聲教所暨固開朔南而况豫章之地靈人傑風見稱於前賢富為支郡俊秀林立彦正因其材而封殖之使上焉者可以為國家之用下焉者不失為鄉之善人願不偉歟彦正其母以閨曹伶局為不堪而自隳其志可也若夫完備益新量入為出特餘事尔庸因序詩而併道其所願於彦正者如此云

送慈溪沈教諭詩序

浙沈君久遊金華部使者薦其材于宣閣署慈溪縣學教諭其行也金華之柳先生士友咸為賦詩而屬予序之昔者河南二程子幾門人各尊其所聞各行其所知人自為學至考亭朱子出而集其大成程子之道賴以復明然學術之散未有甚於此時者永嘉之經制永康之事功姑莫勿論臨川陸氏與朱子並以性理為學而其為說莫適相通雖鷺湖之會終不能挈而合之也言陸氏之學者以慈溪楊文元公鄭教正獻公父子為巨擘士生其鄉知有陸氏而已宗正少卿黃公亦慈溪人始以朱子之學倡於其間而務以躬行為本其大意謂陸氏以簡易自高而以支離病朱子是徒見其窮探極討為說之詳似乎支離而不知其情實踐所守之約固未嘗不簡易也使宗卿與文元生同時寧不足發鷺湖所未決之餘論乎國朝承平日久治教休明建學立師設科取士悉主於朱子之說至是而鄭慈溪之士於朱子之書莫不家傳人誦之沈君在金華嘗許先生益之之門而卒業於吳君正博其所受實朱子之學今去而泐教事又適在文元宗卿之鄉邑夫學術之分合重事也為師儒者所宜盡心焉故予於其行舉以告之乃若山水游觀之樂交

朋離別之思已具于篇什作者之意不待序而可見也

送徐茂禮赴冀州尹序

上即

帝位之十有五年並相勳賢更新庶政念民者國之本長吏實民命所繫而承宣撫字或未克悉舉其職由其選輕也乃妙東廷臣之清方詳敏練達於民事者畀以郡寄仍召對于便殿親臨諭道之群臣苟預在行莫不俯伏就列頓首受命懼無以稱塞上意則相率詣政事堂聽所以教宰執大臣既為數經聖訓且告以利害有須與除宜亟以聞而見於施行不至徒為虛文墨司尋導旨於部使者俾獎勵之以俟其成致言事之官又建白勿諉以煩碎之務使得專心於職分之所當為責任之重前所無有也以天下之廣郡邑之衆未盡得人以充其選故所臨遣十有二人皆首及於要地而兵部郎中徐君茂禮得河北之冀州古者郎官出宰百里冀領五縣最為名郡而尹為尊官視百里之宰不愈重哉茂禮奮自儒科待詔詞林編摩史館博涉於古今而究觀其治亂盛衰之故矧嘗聞在春知擇居六察於民生之休戚吏治之得失靡不周知授之以政固無施而不可黃霸漢丞相也史家以其材長於治民特異之循吏之列而為立傳茂禮其勿為汲黯之於淮陽而為黃霸之於潁川它日秉史筆者誠能以茂禮之氏名列于循吏則黃霸詎得而專美乎茂禮行有日僚友及士之工於文者咸賦詩以送之夫詩之有雅以言王政之所由廢興政有小大之殊賦雅有小大之別仲山甫徂齊而尹言甫送以蒸民之詩序詩者不曰送仲山甫而曰美宣王且以其詩入于大雅蓋宣王之任賢使能

致周室中興乃王者之大政尹吉甫之詩非獨以慰仲山甫之永懷而已

今天子臨御日夕無幽不燭鑒內重外輕之弊而為官擇人甚盛舉也播為詠歌鋪張 聖德以配丞民有不容已者矣豈直私於齊禮而慰其永懷之心耶庸本昔人序詩之義而題諸篇端如此

送王仲楚序

王生仲楚以名父之子被服儒術受知當路而後事於省闈用例出為閩閩州曹掾將行朋舊咸贈以詩屬予序之閩在周為七聚漢管徙其民於江淮吳亦以處遷謫之人隋蕭統唐王潮又皆割據其地宋平諸國陳洪進最後服自昔號稱難治我國家定鼎于燕閩之去 朝廷益以遠故常選用文武材智之臣授以八郡兵民之枋俾建牙分閩以治焉所以輯衆庶弭奸強也比歲大盜竊發若為東南之憂山區海聚愚民無知其觸法抵禁固勢使之然向令任承流宣化之寄者能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而遂折其萌芽豈遷至是哉賴

天子聖明將士用命鼠輩就戮氣稜肅清誕降 德音與之更始然欲為久安長治之策則險驅默化俾之日遷善遠罪而同躋於仁壽之域宜有其術矣賢主帥方開誠布公集思廣益非識時務之俊傑孰能陳其一得之慮乎掾車秩雖卑列郡以政交於大府悉由之關白得以文墨議論持而不可而贊其可為實至重而不輕也書所謂儆戒必於無虞之時易所謂思慮豫防亦在既濟之後仲楚服膺過庭之訓講此熟矣夫儒術者豈徒可為文法吏事之緣飾而已哉諸公既駕其離索之懷道其

愛助之意庸述予所望於仲楚者於篇端如此云

送趙堯臣序

仍紀至元之二年予方備員國學上舍生真定趙堯臣私試合格循禧以待年以就公試明年以其名列上于集賢轉達中書既終場而未及釋褐臺府用御史逮言計奏被 旨命監學官雜舉公試然場之士材任諸道憲吏者凡兩舉三十有三人而堯臣得淮西堯臣之父時宦游于浙右以便道來觀省俄有母憂今年冬服除浙右都使者起堯臣於家俾赴淮西募會子承之儒司寓舍與堯臣相距數百步而近堯臣行有日過予言所以別且曰儒家者流之說固嘗從先生長者聞其一二矣文法吏事未之習也矧茲風憲之司大體所係甚重幸有以教之予東南鄙人風憲之體非所敢知所能知者事上必忠待下必恕而已忠非悻直之謂也發於心而無自欺則上之信任益專矣恕非寬縱之謂也求於心而得其同則下之情偽可盡矣信任專則志易行情偽盡則政易治是道也自 朝廷至于有司百執事之人無不耳然居風憲者其何獨不然忠恕之義予與堯臣所風講也昔之所學今之所行安有二道哉報因堯臣之請重以是告之遂書于諸公贈言之篇端以為序堯臣母苟謂此老生之常談而忽之也

送索御史詩序

至順紀元之冬今監察御史索公以史館掌固久次進職編摩而潛忝絲常調供奉詞林適屬史氏與公為同僚命同日下明年夏又同扈 蹕上京公自處清約介焉特立若不可犯中實樂易色溫而氣夷然亦未嘗見其矜於言笑深切故畏之無何

而公用辟舉入臺後十有年遂持節使者鄧分按浙河之東
潘方勸游不俟引年預請納祿而歸實受屢於屬郡辱公臨况
者再握手道舊故味歎合今年春公以御史召赴闕士之見
知於公者相率賦詩以道其體繼之意俾潘序于篇端盖古者
臺諫異官御史主分察六司百僚巡按郡縣而亂其過失凡刑
獄功賞選補出納朝儀祭祀燕會之事咸准焉若夫侍從贊相
規諫調論則諫官之職也我朝不設諫官而臺諫之任悉歸
于御史今之視昔其責不已重乎以陽公城之行詎范公仲淹
之材且賢而為諫官轉退之歐陽永叔猶疑其失職或者論以
諫之或貽書以銷之逮其上疏伏閣力爭國家大事皆人所難
言乃卒以諫顯然後知其所以不言者不徒徒為細碎姑以
塞責也於是退之永叔又從而推過稱揚之豈非要其終而服
其識大體乎方今治化休明羣臣遵法澤及黎庶海宇又安固
非有關政之可議

主上不自神聖每懷兢業慮心采納片善弗遺念公久於馳驅
而熱於當世之務擢真左右寄以耳目竊計公之從容獻替苟
涉於國家大事必能極陳人之所難言至於本正而未治綱
舉而目張振風紀飭憲度以舉其職業直易耳使退之永叔
優生何以致其愛助乎它日聞朝廷有骨鯁之臣

天子有從諫如流之美潘維退無從載筆立公下風而頌歌
明良相逢之盛猶可與田夫野老踏詠太平於明晦之中也庸
因序詩而并及其屬望之私焉

送揚知州序

諸暨古望縣也國朝以其戶口殷大易縣為州仕焉者往往

憚其險險而不易治務出聲威以臨之恩意日益衰薄愚民無
知若吏急而不自安始有懷疑飾詐接隙而起者本其所以致
此由御之乖其方非人性然異時之賢守有為之樹碑者有為
之立祠者好德之心曷嘗一日亡況是州之人或出而以材顯
或處而以尚義稱其學者又能讀書為文辭取進士俗豈盡不
美治之宜誠不易哉特慮夫為政者莫知以平易近民耳揚侯
其知以平易近民者歟侯仕于京師最久補外得汝州政成又
徙諸暨其治汝如在京師治諸暨如在汝不以地之遠近俗之
厚薄變其志居之三歲未始鄙夷其民一切除去苛擾而與之
相安於無事不致起於形迹之間而人自不欺向所謂愚而無
知者亦靡然從其化蓋平易近民之效也孔子曰子欲善而民
善矣詎不信夫侯以秩滿將還京師俸吏士民咸惜其不可留
凡工文者共為詩送之而屬予以序予嘗忝佐是州侯至而予
已去不得與侯從容周旋以挹其餘風姑以所知序之如此它
可稱述而予不及知者此不具

送八元凱序

班固為漢儒林傳紀經術之士於載甚悉序稱公卿大夫士吏
綴綴多文學之士西京人材最盛蓋可想見至兩傳循吏不過
六人文翁通春秋而以郡縣吏見察舉朱邑起番夫黃霸入錢
穀得官皆其後乃舉賢良始以明經進而終列於循吏者龔遂
召信臣而已何文學之士最盛如彼而其為循吏止若是耶粵
自先朝著貢舉令廣延茂士充于列位其以材猷陪廟論以
節操持風紀以雄文碩學藻飾皇度而模範國人者漢之公卿
大夫不得專美也偏州下邑居官可紀無愧古循吏者吾元凱

浦江之政治嚴譽焉元凱由甯監生擢進士第二人為郎必省再轉而長是邑清白之德形于造次不自表以為名其治務簡易適人有恩而人莫敢棄用法不至峻急刻深而莖豪擊伏或自愧悔歸于善良暇日則修庠序之事化其民以文雅是可謂有古循吏風否歟夫以兩京人材之衆盛由明經進而列于陶吏者僅兩人此兩人者皆二千石得專制郡事千數百年之下文法滋密民俗寢媮而元凱能以一邑行其志又難矣元凱為浦江滿三歲而去浦江之隱君子曰方擢壽甯者予友也善為詩而不苟出獨於元凱之行率士人賦詩以送之且以書俾子序其首子觀元凱固不止百里材矧今 明良相逢一旦壽其限庸而國任之則元凱之所施當有大於茲邑者雖然黃霸三公也班固以其材長於治民特寘之循吏之列輒因序詩併著元凱之為人以俟它日傳循吏者兼擇焉

送李子貞序

始予忝縣進士起而署督運使數檣舟鄞江上李君子貞時為儒學官方從容揖諸生升降酬酢於俎豆間顧予冒不測之險躬執賤事日夜與持籌小吏較其銜銖暇日過予輒為之太息不已後予以秩滿受代去而子貞隨牒遠方為巡官括蒼山中進則降氣早色以傾同其上官退則與選卒同其甘苦於重山密林煙火寂寥之境予聞之又未嘗不為子貞太息也今年秋相見京師則子貞已改調發郡文學子亦承乏教國子于上庠既與之握手道舊故以相慰藉子貞行有日謂子蓋以一言志其別未任人之道必其才與事稱是以習而安焉然人之十品有萬不齊非有司所能周知也為士而不得守其職業豈獨子

與子貞微箴

今天子明聖慎簡輔弼侍從之臣以秉鈞持衡俾吾徒獲返其初服甚幸若夫指道德性命之言為吏議所不免而惟以簿書出納為問此則儒者自失其職業而非有司之過也子貞閱歷之久識量絕人必能舉其職業而不以是瑣瑣者自累矣子故藝之諸生也它日歸而從先生長者游于鄉校觀人才之秀出而樂夫教之成其為魁幸又奚止向之所云而已耶是用弗諫而志其歲月以俟

送饒安道序

天子之學以教國之貴游子弟而田里之秀民亦得用舉者受業其間餐餼固不以煩縣官而滿百人輒止後至而又次者必貧有闕乃得補其處此今之定制也予以非才忝預教學饒君安道自臨川携其子而來既俾奉贊堂上以弟子禮見願以限於常貧未及執經就列與諸生齒安道告子將與俱歸家食以需次願得一言為別嗟夫古之秀士升于司徒升于學者皆近在王畿六鄉六達之中今也乃使之挈挈然往亟返五千里不啻何以能無銷沮其志氣乎大學之法當其可之謂時是故人生十三而學樂誦詩舞勺十五而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學禮舞大夏今也乃使之曠日以俟遠者或十年近者猶四三年何以開發其聰明而能蚤有知乎 國家旄教導民之初意宜不若是子所為太息而未如之何也子聞安道通古醫經而精其術其在京師未始少出以自售徒為其子來耳計其復來子必已代去而不得與其子卒成師弟子之禮安可無以識其別乎魯人之詩曰無小無大從公子邁鄭人之詩曰一日不見如三

月兮蓋未有拒人於五千里外而持以十年之久者雖然此諸侯之學也况

天子之學乎幸而有能陳詩以諷于上用古之道變今之法則安道父子之來子猶及旦夕待也庸識其所望者於群公贈言之篇端以俟焉

送吳生歸黃巖詩序

子觀今之有遠行者無不俯伏伺候以求贈言於先生長者之門得之必動色以喜不得必悵然自失歛望而去古亦有是哉老子云富貴者贈人以財仁人者贈人以言則夫贈言者古有之矣其為言也豈苟焉而已乎施之於身則可以成其材而就其實措之於事則可以酬酢萬變而不窮述之於書則可以惠幸乎來者傳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故惟仁者為能贈人以言若夫借齒牙之餘論為之道地使一介疏賤有所引重以取名譽於當時而用瑣材薄技躋攀分寸者亦得倣為榮遇以夸示多庸人孺子此皆古所無有而今有之非古之人不能為是言也有德必有言頌其所言者在彼而不在此耳今也求而得之則喜求之不得則缺望而去果何為者耶惟吳生則不然其為人好脩且有文言若不能出諸口與人交乃煦煦有恩意而未嘗欲人之譽已也其來京師受知於侍從近臣而以名聞于天子遂獲齒於國之貴游子弟及較其藝又數出衆人之右解褐將有日矣未嘗欲以為閭里之榮也今方去而省其親於東南五千里鉅海之上懼夫離群索居無所恃以為善也故欲聞一言於先生長者以自壯其求之也亦異乎人之求之者矣庸以其意題辭篇端庶幾有樂告以仁人之言者焉至於感時物

之變遷念川塗之脩阻苟可託以慰其永懷者亦君子之所不廢也

送徐生歸吳中序

始子留錢唐厚與子游者厘十數人欲相率推子為之師子謝不可則皆曰諾而徐生本中以子與其父有雅故猶執契家子之禮不廢其後十數人者往往取鄉薦或連中甲科或遂魁天下士獨徐生試有司輒不合抱其所著書三十卷來京師宰相有知其人者為言于上乃得與國子齒子方以非才叨長學官徐生用故事執贄升堂與子為師弟子之禮子不容卒辭也何徐生謂告歸吳中省其母求子言以識別子將何言哉子聞古之為師者言行而身化之道在我矣視夫不與道合者約之使歸於道焉爾是以善學者必就正於有道善教者不徒勸取前人之成說而演告之也苟惟勦取前人之成說而演告之則粗通於句讀者無不可以為師而子向也與徐生為師弟子之禮久矣奚俟今日乎蓋今之為師者曰我之資歷當為是官彼固不得以道責於我也為弟子者曰彼之品秩宜為是官我固不敢以道望於彼也夫如是則徐生雖與子為師弟子之禮非果以子為能言行而身化之也而子亦安能言之哉然子觀徐生所著書類多出於前人之成說無待子勦取而演告之也徐生能不專以資口耳而務躬行焉固非外是而它有所謂道在夫勉之而已尚何言之求哉於其行也姑書此以塞其意昔之同游者今或仕于京師或官于吳中徐生試以是訊之其以為然乎否乎

送高承之詩序

古之世其家業而不墮者非傳珪鬪組之謂也氣澤之僅存風聲之未泯是有賴焉時方承平衣冠鼎盛孰不知自振飭以久有其光榮運夫運去物改故家喬木幾何不與海桑俱化而晚生後出如芝蘭之在階庭不以雨露之弗及而輟其萌芽求之於今固不多得也臨印高氏兄弟當宋之季大泰以文學顯河州以忠節著其歸後魏氏者是為文靖公遺德議論世所師尊而河州之子又起世科躋政路百年之門戶管垣赫矣有名繼忠字承之者於河州為曾孫生乎異代之後懷其材不苟自售而與時浮沉於草布之間願獨倦倦焉家世源流之舊凡遺文故實片辭隻字箴護惟謹蓋承之之欲世其家業者有不在彼而在此也頃予與承之相見鄆江上聞承之將出而遊于京師王公貴人誠為之知已則高氏之衣冠蟬聯奕葉當復自承之始豈真保其氣澤續其風聲而已承之行有日朋從皆為賦詩而微子一言為之序愛莫助之詩人之旨也勿替引之承之勉乎哉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續彙十五
 送任時仲遊金陵序
 臨川杜素編次 番禺劉耳校正

新安任時仲與予別十年而相見錢唐言將遊于金陵頗有聞以自壯時仲之遊道亦已廣矣予何能為之軒輊乎雖然不可無以告也蓋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者竇周之所謂遊左兩師右雷公經營四荒周沐六漠者屈平之所謂遊是皆其寓言云耳可姑真而勿論有如司馬遷之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觀浮於元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尼國薛彭城過梁楚以歸其閱山川之形勝而考廢興之陳迹有以見往昔君臣盛衰得失之由涉聖賢之故里而博習於稽古禮文之事有以見君子之澤彌久不衰而其舊俗猶有存者即所見以證所聞而謀定成一家之言千載而下可徵不誣夫其為遊非徒以極視聽之娛而已也金陵古帝王州六朝以來其事雖淺陋無足言苟能因耳目之所及參之前史而有所論著則按遊宜徒然哉若夫出遊而歸既歸而復出卒以遊說顯名諸侯如蘇秦張儀者固無所用於今天下一家之日然大江以南金陵為會府 朝廷重臣總憲度於外若實泣治其慶而持風紀以使于十道者咸稟命焉尊官大人冠蓋相望或者以一言遇合蒙被薦藉與英俊並遊而無周南之留滯則其飛騰變化坐致顯名又非予之所能測矣

送鄒生歸臨江序

臨江鄒生少執業于鄉先生而能窺其端緒及來錢唐遇士之有文學者必與之游時出微辭碎義以相叩擊而博極其極其

沂江而西歸也咸相率賦詩贈其行而予為之序予觀古之君子有弗仕無弗學後世自中人以下非志于仕弗學也其學焉者直以為干祿之資而已夫干祿固非所以為學而亦有道焉孔子之語子張者是也蓋聖人未嘗絕人之干祿又惡不由其道是故聞與見欲其多親與始欲其嗣言與行欲其慎能是三者則雖不言祿而祿在其中矣今之學者羣居終日格經誦史不患所識前言之不多患夫搜奇摘隱苟為難問未能自信耳不患所識性行之不多患夫凌高厲空不習其事未能自安耳然且言之而不以為忤行之而不以為歎以是干祿猶非其道况欲希賢希聖乎吾子既有所受於其師又連連焉取友於四方聞見非不多也誠能即其耳目之所及真知而實踐之盈科而進成章而達雖入於聖賢之域可也奚止可以干祿哉苟以子言為然則歸而求之有餘師矣若徒望子以曼辭詭辯為希世取寵之助予不惟不敢亦不暇姑述其鄙陋以代序引庸俟吾子之覽擇焉

送周明府詩序

古之作史者必為循吏立傳漢西京二百年間傳所書厘六人蓋才難自古而尤難得者循吏也
皇元統一函夏吾烏傷領於職方逾七十年晉生乎其時而獲事其大夫之賢者固多求可擬於古循吏者清江周侯殆其人乎先是為政者務以平易近民或奉贊納諫以自通皆弗之拒習為故常人不訝也後至一切峻却之是可謂之廉矣而世未嘗之廉吏也異時屢違局以數田糴而隱匿飛緝之弊有未盡革侯始令民得自實且躬任其鈎考之勞一無所憚朞月而簿

書井井有條惠民無知喜爭豪猾之徒誘使相告許而陰持其子奪之柄以為利事未竟家已破而猶弗悟侯過其有所赴懇悉委曲譬曉調護而遣之去負其不直者悉皆慙伏悔罪訟者以信部使者郡長吏數議以鄰境之疑獄及累歲不決之訟侯折以片言人莫不服其明允官行既以無事用其餘力大治土木營尉解並儒曩刑常平義倉而今貯公私之穀以實其中完舊益新百廢具舉是可謂之能矣而世未嘗之能吏也惟夫所居民富而去見思至於生為立祠樹碑履歷庶幾循吏之遺風乃絕無而僅有者也而況漢之循吏皆郡國二千石今也以百里之邑而得一循吏焉不愈難哉侯書滿解印綬行有日吾黨之士各賦詩以道其慕慕之私俾潛序于篇首侯初由湖北海南憲掾入湖南廣西帥幕以招兩江叛蠻有功起擢宣闡都司歷江東兩郡元僚績用甚著其來烏傷治治行為諸邑最憲府方交章列薦于中朝行擢用矣輒因序詩而附見侯行事之大略俟它日傳循吏者來擇焉

送胡季城序

東陽胡先生往來京師三十年通籍于朝再居史館悉以家政界其二子一無所問二子亦能承先生之志厚自植立歲時遣問寒溫所進質用服食之須相屬不絕先生以是安之忘其身之密也嗣子瑜方侍慈親且力持門戶事恒以不得奉晨昏於萬里為歉先生以書來謂已得請以太常博士致其事品在第七用者令得馳恩于父母將歸而展席於先塋諭聞之即日簾櫺就道往迎侯焉昔者陸賈以千金分其五子各二百金令為生產約以過之則給人馬酒食極飲十日而更一歲中率再

過母又酒汝疏廣受以宦成名立行足止之計歸老故鄉日令其家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子孫榮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而廣以為自有舊田廬子嘗評先生之曠達似陸生廉退似疏傳若夫有田廬而令子孫勤力其中以供衣食則不止於人二百金父子相隨出關而歸賣金供具與鄉黨宗族同饗上賜則不止於歲中再過其子與疏傳固無大異視陸生始將過之然竊觀陸生始事高帝後去官家好時至文帝時乃復起未必能常乘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數擊鮮以為樂也國家承平滋久垂意稽古禮文之事招徠著俊以備咨詢先生年未及謝而自請納祿安知不有知陳丞相之言陸生而復起先生於家者先生雖欲以疏傳自處得乎予以衰謝之餘繼惟憂患結廬先墓待終天年無從遠跡於鄉黨故舊履屐之末試以子言論於先生何如瑜曰諾則次第其語於行卷之首以為序

蕙山愁吟後序

古之為詩者未始以辭之工拙驗夫人之窮達以窮達言詩自昌黎韓子廬陵歐陽子始昌黎蓋曰窮苦之言易好廬陵亦曰非詩能窮人始窮而後工耳自夫為是言也好事者或又矯之以詩能達人之說此豈近於理也哉匪風下泉誠窮矣免驚既醉未或有不工者竊意昌黎廬陵持指夫秦漢以來幽人狷士悲呼憤慨之辭以為言而未暇深論乎古之為詩也臨川艾君當宋之季負其所有一不善於世凡所撰著率散落而詩獨傳其亦所謂窮而工者耶咸城郭之非是嘆江濤之自然惘歎惘但一出賦畝之衷雖流離顛越而不悔是取耶者固非詩之所

能窮達而其詩亦不俟窮而後工也夫豈非適於先民性情之正者乎潛生也後不及望君之風采幸辱與君諸孫廷暉游而獲聆君之詩受其辭之工而閱其窮且老以死也庸敢顯誦而聞以發其歸趣云

順齋文集序

故贈秘書少監順齋蒲公既歿仲子御史君懷棧輯遺文曰問居藁藁者為二十有六卷以授潛俾序之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按公行狀公生而岐嶷卅歲就學強記過人未成童已通經大義弱冠文聲籍甚諸老多折行輩與之交逮乎立年復以濼洛諸儒之說倡於漢中而漢中之士知有道德性命之學蓋公之求端用力務自博以入約由體以達用真知實踐不事矯飾而於名物度數下至陰陽醫藥無不究其精微教人具有師法大抵以行檢為先而窮經則使之存心靜定而恭透於言語文字之外郡縣長吏或有所取正亦必引以當道而使之行其所以無事臨民而為之也蓋國家統壹宇內治化休明士俗醇羨一時鴻生碩儒為文皆雄深渾厚而無靡麗之習承平滋久流風未墜皇慶延祐間公入通朝籍以性理之學施於臺閣之文而其文益以粹辟如良金美玉不俟鍛鍊瑠球而光輝發越自有不可掩者矣時上新即位方需用儒術投科目以網羅四方之賢俊而御史君以公在班列之日策名於斯陸士大夫尤以為榮論其世則太平極盛之際也潛浮沉州縣白首登畿忝以非才承乏宵監實公去官十有五年之後無從接聞緒論茲幸復以祗賤之氏名自附於公是用忘其衰朽荒落而序其梗槩如右後之覽者論

其世而知其人則於公之文思過半矣公諱道源字得之系出漢蒲將軍至晉安西大將軍遂避亂入蜀而宋資政殿學士贈太師楚國公宗孟居眉之青神公之考皇贈禮部郎中諱敏又以國初從興元公嘗為郡學正終更因不復出晚以遺逸徵詣京師編摩史館供奉詞林尋以博士教國子居歲餘輒自引去詔起公提舉陝西儒學訖不就後用御史貴以有今贈其年壽卒在與言行之詳擴有誌神道有碑茲不贅述焉

致用齋詩集序

始予舉進士至京師辱游伯溫父子間時尊公以次對居集賢伯溫日侍左右予不亦亦調補而去未暇以文字相叩擊也後二十又五年伯溫在翰苑予適備官學官休沐相過因出折為詩曰致用齋藁者若干卷初第見其筆勢翩翩東西馳騁莫不如意之所欲出而無艱辛艱澀之態玩味之又乃見其藁焉之工人情物理難狀之景歷歷如指諸掌言皆有實而非徒作也蓋伯溫之少也涉江逾淮沂大河而上徘徊齊魯燕趙之郊以達于

天子之都博習乎朝廷之故事臺閣之舊儀而周覽乎古昔君臣廢興之遺蹟有以窺其見聞蒙被樂育而翔翔乎英俊之林有以養其性情遠其強而仕也隨牒遠方崎嶇嶺海萬里之外長風怒濤魚龍變化巖奇亢怪殊言異服宏大卓絕瓌詭之觀又有以開廓其心目今方載筆屬車之後度居庸陟龍門息駕灤水之陽入則與聞國家之命今出則觀夫山谿之固士馬之雄志愈充而氣愈茂凡形於言者無非身之所履境與神會而託於詩歌以發其胸中之趣是故不待巧為刻飾而文采自

然可觀彼屑屑焉擬拾於零編碎簡之中而張為虛辭者未易以語此也伯溫微子序卷首報以所知序之如此云

雲蓬集序

延祐庚申秋予忝預校文鄉闈得一人焉曰高君駿雖甚有味其言然竊意揚屋之士苟負其才而馳騁於筆墨畦畹之間者可企而及也後三年識君於錢唐觀其氣韻充然聽其言磊落正大始知君誠佳士非持一日之長傑出於儻輩而已自是聲迹不相聞候二十年君不遠千里橐其歌詩雜著曰雲蓬集者若干卷以示予蓋君退自春官不復踐場屋平生故習刊落殆盡其為文也和易而不迫高不強同乎古卑不荀合乎今譬如大山長林象犀鬣翟玉石惟珍之產雜集其中皆伏而不耀蘊積之厚殊未易量予於是又愧向之知君者不深也予聞昔人論文有朝廷臺閣山林草野之分所處不同則所施亦異夫二者宜有優劣哉今四方學者第見尊官顯人摘章繪句宛英豐繡遂恣意慕效之故形於言者類多有其文而無其實君既高蹈物表不齟當世之譽凡有託以見其志者非身之所歷則耳目之所接未嘗侈大其說而求以為奇君之於文可謂有其實者也願子方牽於祿食操觚挈牘出應時須掇拾陳腐日不暇給微其實則無有與君相去固已遠矣尚安能為之品評以序作者之意乎題辭篇端姑識子煙云爾

蘇峯文集序

宇宙間清靈秀澍之氣未有積而不發天不能闕藏而以昇於人人不能闕藏而復出以為文遠時遇主詠歌帝載黼黻王度則如五緯麗天下燭萬物有目者孰不仰其餘光退而託於空

言以俟來哲則如珠捐璧委而輝山媚川終不可掩蓋有得於天者不必皆有合於人顯晦雖係乎時天之所不能闕藏者人亦不能闕藏之也此理之所必至夫何疑焉寧海為縣在東南斗絕處其地多連山官林而大海距其前清靈秀泚之所聚至是而止瑰璋之士隨所受之豐蓄發而為文或簡雅而峻潔或博瞻而弘麗性往各名其家齋峯李先生則並游乎英俊之林而以才自奮於其間者也先生年甫弱冠後流寓之士試藝瀆闈簾櫳簡書而來者以萬計先生微見所長輒為其第一暨登名於天府茲任於邊郡則國步已蹙運去祚移杖策東還屏跡海上輩瓢屐如垂將兩紀達官貴人有知先生者強起而致之京師先生因作大都賦以進一時館閣諸公咸共歎賞交薦于上擢教授杭學而其賦遂為人所傳誦先生後由杭學遷教授臨江尋以黃巖州判官致其事竟不及以崇論宏議施於大撰著由是學士大夫靡得而稱焉然先生嘗上書 闕下懇懇數千言兩陳六事皆有關於政理格不行而其藁具存亡歌詩古文下至近世駢儷之語筆勢橫放如懸河注水愈出而不竭與夫屑屑然刻雕藻飾以求工於片言隻字者固自不侔也延祐初 朝廷設科取士潛以非材叨預薦書先生實預兼文衡後十有五年而先生以高壽終又十有五年潛亦以年逾六十上謝事之請歸休于田里先生之季子槩始泉輯遺文詮次為二十卷俾潛序之豈非顯晦有時天所不能闕藏者人亦莫得而闕藏也哉昔揚子雲以奏賦受知當時為郎給事黃門而子雲之意本欲以文章成名於後世太玄法言兩由作也子雲歿既久法言乃行玄猶不顯學者苟徒誦先生之賦而挹其膏馥以

為希世資身之助何以異於向之知子雲者乎必也即其秘藏於昔而顯於今者盡大觀而無憾則先生之為言可得而知矣先生諱洵孫甫山世系年壽卒葬潛既誌于墓上茲不復云

吳正傳文集序

潛竊聞昔人之論文率謂文主於氣氣命於志志立於學者也蓋三代而下騷人墨客以才驅氣駕而為文驕氣盈則其言必肆而失於誕妄氣歉則其言必苟而流於諂僻如一元之運百物生焉觀其榮耀銷落而氣之屈伸可知也惟夫學足以輔其志志足以御其氣氣和而聲和故其形於言也粹然一出於正茲其所以信於今而貽於後歟若吾亡友吳正傳氏可謂有志之士矣正傳自鞏州知學即善記覽工辭章才思涌溢屢屢不已時出為歌詩尤清俊麗逸人多誦稱之弱冠因閱西山真氏遺書乃嚮然有志於為己之學剏厓涿矚日長月益說為醇儒初抵陽朱子之門人高弟曰勉齋黃氏自黃氏四傳曰比山何氏魯齋王氏仁山金氏白雲許氏皆整人正傳金氏里中子不及受業其門而耳濡目染其微辭奧義於遺編之中間以質於許氏而悉究其旨趣是以近世言理學者發為最盛然自何氏以來並高蹈遠引遺榮弗居正傳生今 聖時值文運之幸興始以才自奮浮沉常調幾二十年所至能使政平訟理民安其業取知上官用薦者通朝籍同志之士方相與慶幸國人有所矜式俄以憂去尋移疾上休致之請遂不起惜夫所試者小不得盡展其志之所欲為可以信今而貽後者獨其文而已正傳既以道自任晚益邃於文剖析之精接据之博論議之公視古人可無愧其所推明者無非紫陽朱子之學其好己之道勝

則昌黎韓子之志也。正傳家子深前卒仲子沉哀其詩文彙次成若干卷以授潛曰先人所與將相知之深而居相近者多已凋謝而執事與東陽張君獨存先人之葬張君已揭表于墓道惟是家集宜有序以傳非執事將誰屬潛不敢以不敏辭謹考論其師友源流之懿使覽者知正傳之文非徒以才驅而氣駕其風知而莫成由其有志以基之而又能成之以學也。正傳諱師道延祐辛酉進士調高郵郵丞歷寧國錄事遷建德尹入教國子由助教為博士以奉議大夫中書禮部郎中致其事。制下正傳已卒它所著有某書若干卷某書若干卷不在集中。

唐子華詩集序

荀卿子曰藝之至者不兩能言人之學力有限術業貴乎專攻也若夫天機之精而造乎自得之妙者其應也無方其用也不窮如泉之有源不擇地而皆可出豈一藝所得而名歟且聲之與色二物也人知詩之非色畫之非聲而不知造乎自得之妙者有詩中之畫焉有畫中之詩焉聲色不能拘也非天機之精而幾於道者孰能與於此乎子華弱冠時以善畫際遇先朝嘗登于乙覽而列于東華圖書之府矣散落人間者好事之家莫不藏用為珍玩其馳名四方已三十年固未始規規然若窮闕下士稠章刻向漸以詩顯門名家而為詩之工如此蓋其詩即畫畫即詩同一自得之妙也荀卿子所謂不兩能者持指夫藝而言之耳詎為知道者發哉是故庖丁之技與養生之道同不知者第見其能庖而已誠使易其事而為之則老聃列禦寇之徒矣竊恐時人有愛子華之畫而未知愛其詩者是用表而出之以為序云

夏生文彙序

子筮仕寧海之歲屬當大比充賦者八十有五人惟夏君洪參年最少其年之最高者曰陳先生大有先生宋咸淳己丑進士入國朝嘗以將仕佐郎教授處州春秋七十有四矣予止先生母行先生不聽遂上其名于郡府俄有專使持香撒起先生為考官先生又不就卒就試有司已而與夏君俱不合先生既歸老越溪上夏君亦棄舉子業而肆其力於古文蓋與予別十有六年乃相見錢唐示予以所為文一編曰邯鄲步者予為之展玩不已向令以區區之得失累其志能使才隨年長若是否乎夏君一出不售輒遠引而去視先生誠君太早計然較之摧折困踣於場屋老死而不悔者孰得孰失有不待辨也故予於夏君之文不屑屑焉餉撫其片言隻字為之品評而獨論次其平生之大槩如此它日夏君年益邁志益堅文當益醇覽者尚因予言而有考焉

方彥登詩後序

彥登少好畫以善畫名江湖間已久俄棄去而歸治舉子業下筆粲粲文采論議有過人者試有司一不合輒復棄去不入場屋杜門讀書習為古文辭然未及有大撰著間出為歌詩皆清俊可喜今所存者僅百餘篇蓋彥登死時年三十有四故其可見者若此而已使假之以年將併棄之而進於聖賢之學矣豈遽止於是耶古者民之師帥必斂其英髮而長育之道德朋秀可為公卿者胥此焉出中材之下亦不大失為善士詩所謂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是也今也長育之者既非有其實幸有不待上之教誨而思自拔於流俗庶幾有志之士矣又天閤之如

此豈非天哉故予不敢以彥登所已至者為可恃而不朽獨憫其志之有進無退未知所終極而死也嗚呼悲夫彥登之詩有卿先生江山縣尹致仕徐君所為序評品已詳姑識其歲月于卷左以存予哀云爾

彭克紹詩序

鄱陽彭克紹來京師示予以其詩曰學餘藁請于卷予愛其出新意而不傷於巧未始規規然求古人之形似而不失其為高為之展玩數四叩其家世則故四川制置副使忠烈公其祖也予竊觀宋之季年疆圉維日蹙而文武材智之士足任方面之重者未為乏人公又傑出其間而能以奇偉非常之功自奮者也謀人之國者視此為何時而使全軀保妻子之臣得以耕孽其短一斥而不復廢與存亡固皆天運抑有人事焉尼公已試之效著於簡冊歲之史官者世既莫得而見其平生所蘊未克自 國家臣一四海馳試不用朝野多暇文治日興為士者惟知涵煦德澤而相與詠歌太平之盛欲訪百年之遺事而故先盡矣顧予與克紹生今無事之時飽食終日而得以文字相娛樂豈非幸歟克紹之詩有吳仲退先生所為序稱之曰奇材而又勉之曰未可以足為足其望克紹厚矣茲不復云

山中集序

山中集者東陽胡君師古自名其所為詩也師古風有文聲而雅不欲以俗學累其志蘊蓄之素發於詩崇嚴邃整風月浩然父兄子弟自為倡荅石樹蟲魚水泉花藥無一不在題品中山林間物色收拾殆盡矣異時有司嘗以月泉山長起師古於

家居亡何輒棄去歸隱故廬杜門不復出時人雖罕與之接得其片辭隻字未有不為之擊節也自予以斗升之祿奔走四方與師古別踰二十年今乃復覩是集其雜擬諸作思致高絕步驟深穩它小篇短章亦簡遠而有味視古人皆可無款顧予方隨俗浮湛強出其蕪陋以應時人之須不能無違墨墨舍規矩而徇其所欲迴視師古夙為獨立萬物之表不知相去尚隔幾塵師古不鄙屑謂予益真一言於卷末予弗讓而為之書者蓋以志子魏非敢以為能發明作者之意也凡古今為詩之源流不專繫于師古者昔人已備論之矣茲不復云

學圃詩序

翰林主人伯溫甫世居張掖而其別業在長安城東有堂曰養正之堂堂之左有齋曰仁齋右有齋曰學齋學齋之外有圃直其西北曰學圃雜植蔬果花木其中而引九龍池之水環屋東西分注于蓮池以溉其圃九龍即興慶池也又於其旁作懷古之臺濯纓之亭四方賓客來過必歎而休焉大篇短章更唱迭和因會粹成卷而俾子序之或曰昔樊遲請學為圃孔子既婉其辭以拒之復峻其辭以斥之伯溫甫何慕乎子曰不然樊遲所謂學圃志在圃也伯溫甫所謂學圃志在學也古者自國而鄉自鄉而家莫不有學出入起居目觸心接亦無一事一物而非學圃圃者所以毓草木也觀天地生物之心周流而不窮則可以驗吾心之仁無一息之間斷因而露之沾濡則思有以培本而達支因風霜之搖落則思有以斂華而就實至於蕪穢之不可不去則克治之功自有不容於園莽滅裂矣又以其榮耀消隕而推求夫盛衰之故則有以處屈伸進退之際而不惑矣

而況水花庭草皆先賢格言精義之所存又豈徒可以供宴娛而已乎伯溫甫即其齋以葺焉脩焉所以養其內性理之學也即其圃以息焉游焉所以養其外物理之學也是固有不可偏廢者矣傳所謂人情為田禮耕義種而學以耨之者蓋以農喻學此則以圃喻學也庸因或者之起而釋之以為學圃詩序

群玉集序

蕭侯存道世為將家而被服儒術鉅公顯人四方知名之士咸喜與之交遺以詩凡三百餘首侯懼久或散軼乃稟梓成編號群玉集俾潛序之崧高之卒章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好以贈申伯丞民之卒章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吉甫為申伯仲山甫兩人作是詩而序詩者皆以為美宣王何歟蓋兩人雖賢有德非宣王莫能任使而褒賞焉觀其職業之脩文物之備而周室之復興天下之平安可知也竊意兩人之可稱道者非獨吉甫能知而言之諸公大夫至於國人無不能知之能言之國史采其關於王政之大者播于樂章謂之大雅是故學者得因其文釋其義世守之以為經而史所不能盡錄者皆無所於考矣侯以文武材受知天子將使指樹軍功村叛民殄狂寇事皆偉甚錫予之優悉出異數其赫然可見而上繫於朝廷者固當披之弦歌與崧高丞民之什同垂於無窮若夫英俊之並游粲然有文以相接亦足見方今材華之盛俗習之厚皆國家百年涵濡之澤培養所致安可以一語一言之細而略之哉宜兼存之以俟後之刪詩者庸弗辭而本諸古人序詩之旨志于篇端云

師友集序

師友集者張君伯雨所得名公贈言及倡酬之作也伯雨之生去宋季未久其大父漳州通守公雅不欲諸孫慕於貴驕而繼為異時華靡邀故事延儒先以為師教之甚焉而伯雨特聰寤奕朗穎出群州歲即務記覽弄翰為辭章方是時前朝遺老宿儒魁士猶有存者數百年之文獻賴以不墜然皆尊其所聞人自為學未嘗凌高厲空併為一談以事苟同伯雨觀其光儀而聆其緒論如企嵩岱而得其高臨河海而得其大且深佩服之素固非一日年運而往諸老相繼淪謝伯雨乃以壯盛時去為黃冠師間出而觀國之光屬當文明之代一時鴻生碩望文學侍從之臣方相與鎔金鑄辭著為訓典播為頌歌以鋪張太平雍熙之盛伯雨周旋其間又皆與之相接以粲然之文如填鳴而荒應也逮伯雨勅游而歸入山益深入林益密並游之英俊多已零落而伯雨亦老矣後生晚出如春華夕秀奇采遙發欲一經伯雨之品題者無不挾所長以為贄而伯雨皆莫之拒雖細弗遺宜其所積之富如此嗟夫伯雨負其超邁卓絕之材不徒有聞於家庭而脫落綺紈之習遂能遺世獨立周覽六合必欲盡大觀而無憾其高風雅致固可察見也雖然四十年間氣運有升降人物有盛衰而文章之變化與之相為無窮述作之家尚有考焉詩文摠若干篇其次第不係乎齒爵位望而一以歲月為先後方外一二士既編輯而校讎之復俾潛為之序而刻真伯雨所居靈石山之登善庵潛之鄙陋言不足以盡意序續集者寧不為之畢其說乎

續川二妙集序

吾里中前輩以詩名家者推山南先生為巨擘博君景文陳君

景傳其流亞也先生最游太學未及釋褐而學廢士散求書東
 歸遊迹林壑間覽物興懷一寓於詩悲壯激烈有以發其過佳
 不難自視與石曼卿蘇子美不知何如近代江湖間咕咕然動
 其家者姑勿論也二君之年稍後於先生而皆有能詩聲景文
 之詩精切整暇如清江漫流一碧千里而魚龍光怪隱見不常
 莫可得而測也景傳之詩涵肆樹蔚如奇葩珍水洪纖高下雜
 植於名園終日觀之而不厭也其以氣自豪則同宜乎能接先
 生之傳軌而與之參翔翔非餘子可得而預也予年復後於二
 君而於先生為中表子姪行自少歲侍先生杖屨而知愛先生
 之詩願以材器劣弱局量縮小不敢窺其涯涘徒有望洋而歎
 可以配先生者二君而已予嘗因先生自序夢蓁蕪蕪聽雨留
 蓁者重加詮次為二十卷題曰山南先生集而先生之交朋皆
 已凋謝後生晚出有嗜好酸醜之殊由是未克大行於世二君
 與先生相繼死而其遺藁亦僅藏於家因訪而求之得景文所
 作若干篇景傳所作若干篇合若干卷題曰繡川二妙集而序
 其梗槩庶二君之遺風餘韻有托而不遂泯滅也先生翰光弗
 耀十五寒暑部使者強致之俾主教事不得已為之起後卒歸
 隱而終二君從俗浮沉嘯歌自適與先生俱能以名自累名
 且有不有詩之傳不傳蓋無足為其重輕也雖然物之顯晦固自
 有時天下之寶當為天下惜善而歲之以待後世之揚子雲不
 亦可乎先生姓劉氏諱應龜字元益景文諱野景傳諱先道云

石門六觀詩序

東陽多佳山水涵碧有亭肇見於劉賓客之品題戴峴鮑巖水
 樂環翠至於郭氏之石洞蔣氏之南園凡名公紀詠所及入於

圖志者不一而足石門在縣東南七十里山益高水益深尤為
 奇境而埋沒於榛莽翳薈之間久未有啓其秘者李君公澤厭
 城邑之繁煩始闢其地建別業而居焉既大治臺榭亭館據其
 要會以極遊眺之英又旁攬其勝槩號曰六觀各為一詩鄉先
 生與時之俊流咸共屬和而太常胡君為序於左方公澤復出
 以示予求題辭於篇首唐史戴太尉中書令西平王李晟之子
 十二人咸有仕祿愿憲想聽並至節度使而愬為左僕射同平
 章事聽為檢校司徒涼國公或曰愿即韓文公所序居盤谷者
 韓公述其言大丈夫以遇不遇為出處可徵也信如或者之說
 則愿嘗乘旄鉞專方面不可謂不遇豈非愿身為達官而心有
 所不樂遠避引而去乎公澤故宋嘉定進士吏部尚書實諱闕
 直學士之玄孫淳祐進士通判慶元軍府事之曾孫而其祖父
 俱以世賞補官其兄仕於 皇朝者或以教官從宣政使辟舉
 入幕而出臨絕域或遊上庠登乙科而累佐名郡公澤亦嘗被
 命倅一州獨避不就而甘於肥遯由公澤兄弟視西平諸子名
 位固不倅而公澤之志則與愿無以異也雖然自有字宙便有
 此山千載之上盤谷與石門等耳盤谷得愿而地始重愿得韓
 公而名益顯石門之有公澤猶盤谷之有愿安知世無韓公之
 鴻筆能鋪張其事以為之序乎非予所敢僭也矧予以衰退之
 餘強顏復起而竊食於 輦轂之下奔走伺候趙趨嘯嚙其為
 人視公澤何如尚安能形容其清標雅致之髣髴乎公澤曰子
 不敢自附於前賢可謂善揣分寸以區區陋微而擬於古之大
 人君子無乃非其倫乎姑真勿論而以一言相慰藉於風月寂
 寞之鄉可也子應之曰敢不諾因次第其語書而歸之是為序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續卷十六

臨川卷素編次

番易劉耳校正

序

教苑清規後序

天台教苑清規蕭客刻真上天竺山之白雲堂後燬弗存今園覺住山慶公懼久將廢墜乃取故所藏本重加詮次正其舛訛補其闕缺而參考乎禪律之異同捐已囊獲刻焉昔者竊聞之儒以禮立仁義離禮於仁義不可言儒佛以律持定慧離律於定慧不可言佛故雖佛以一切種智攝三界必先用戒菩薩以六波羅密化四生不能捨律蓋自中土有佛法以來僧多居於律寺至百丈始別立禪居此清規之所由作也且古今殊時人情亦異帝王制禮不能無所損益佛氏之為法其何獨不然律儀如聖人之有經禮雖非後世所便習而未嘗不傳於今清規如先儒之有家禮雖皆一時所訂定而未嘗不本於古百丈創為清規以輔律而行天台大師兼善毗尼其後人亦因叢林之日用而折中之以匡持其教今所謂教苑清規也歷歲滋久諸方所守百丈遺法已互有不同山家宜有不能與之盡洽者若夫通其變而以時措之其致一也慶公方究心淨業而能垂意於威儀節文之細如此內外交相養之功可謂兩盡之矣非來者所宜取法歟是用不揆其凡陋而為之序系諸篇末云爾

珪上人詩集序

予識珪師於南湖時師方以第一座尸教事學徒常數十百人予間從旁聽其談性具之旨娓娓千萬言珠貫而縷解固已心竊異之而未知其兼善乎世諦文字也它日師示予以所為詩如千篇且徵予序其首予為之玩諷累日其風容色澤恬緩而

豐暢明金絳羽出媚林谷非若夫空株敗枿嫩生之芝噎過人
目而已蓋師之先君子曰碧峯李君當宋之季嘗鼓其辭鋒三
簞于春官而伯氏文叟亦用文墨簡逐踵武取鄉薦膏潤兩被
華葉沃如也豈師之去父兄雖既久而習氣有未忘耶予聞
台之書富埒冊府業之者必章剖句析以極其趣又必括之於
一心導之於萬行以要其歸非有強力敏智沒世不能卒其學
自夫殊宗異派不得以兼通而奚暇極豪擲簡放浪乎水情雲
態間哉寓無碍辯於世諦語言師之為能則多矣雖然夫工射
者之控弦注羽未始不志乎巴蛇九日而穿楊貫蠆亦同盡
其毅是故解牛之為技養生之為道一也師之為詩技擊道歟
予不得而辨也而安能序作者之意乎姑真予言篇端覽之者
無規規焉於詩乎求之可也

會上人詩集序

為浮屠學至言語道斷而止於詩何取乎然在其教中一切法
皆佛法世諦文字固與實相不相違背也是以昔之高人上士
遊戲乎山光水影之間以陶寫其性靈者比比有之而於今為
尤盛就予所識而言若元菴會上人又其卓然者矣始予侍坐
於南陽仇先生而語為詩先生稱今之詩僧必曰元菴後十數
歲與上人相見鳳凰山下復觀吳興趙公所書上人詩如千首
予嘗評其人峭然獨立如霜松雪栢而其發於清辭秀句如青
田露寒白鶴一鳴也今年秋客南屏乃得因蜀郡虞公所序上
人詩集如千卷而觀其平生所存之槩益知上人之呻吟嘯呼
以撥弄萬物於烟雲寂寥之鄉者直其寓耳上人契心印於佛
心慧禪師而蕭然退屣下列衣壞食色瓦鐵迴睨夫覩床白拂

高談人天之表有不以屑其意者其度越流輩獨詩云乎哉顧
予適遊乎方之內於上人之道未能盡大觀而無憾也凡古今
為詩之變屢公既備論之是用權本其所以為詩者在此而不
在彼後之續高僧集者或有焉焉

覺隱文集序

覺隱道原師遊學於永康胡先生而得法於徑山佛鑑和尚凡
所撰著志在乎衛道而未嘗徒作自其同袍至于童甫逢掖之
士莫不有味其言高君士明始以其文與天隱至公之牧養養
笑隱訥公之蒲室葉會粹成編號三隱集刻而傳之木鐸植公
以為序披潛蒲室者皆當世文章鉅工而覺隱未之有序爰屬
子顯辭其篇端夫三隱之文鼎立天壤間非可優劣予何人敢
以鄙陋之言自附於大人君子之末乎然竊觀師之論文命意
必欲其合乎道遺辭必欲其順乎理故其比事連類託物引喻
娓娓千百言咸有補於世教而於儒釋氏同異之辨尤致意焉
蓋世出世間為法不同為教亦異而於此乎於彼乎受其教者
均是人也萬人一心萬心一理則道豈有二哉譬如人有兩適
飛挽鼓楫無慕乎車之安駢衡方軌無羨乎舟之利兩趨之途
不能不異所造之地則同因其所造之地同而觀其所操之器
可以互用遂指虞甸工倕之所作為車奚仲吉光之所造為舟
則過矣非達人大觀孰能會其異而要其同乎天隱嘗謂三學
浮屠各私其教為兒戲之爭布井之闕笑隱亦謂禪者之說與
止觀同今之縱傲自得者湯不知為何事而曰吾祖云吾祖云
是猶同中之異耳儒釋氏之徒各私其教縱傲自得者抑又異
中之異也師獨汲汲焉務挈而合之以求夫異中之同其為衛

道之功不既大乎師其身寂寞枯槁之鄉而其才思馳水涌外發難遏所為歌詩率皆清麗峻拔可喜覽者多愛其辭之工而未必識其意之所寓今不暇論姑序其有關於教道者俟世之善知識詳焉師名本誠道原字也族某氏嘉興人

紀夢詩序

自先王夢授之法不傳後世史家所記夢之奇驗可徵不誣者固多而人莫不有夢不必皆可驗於事也重紀至元之元年春予忝以非材備貧國子學官其年秋校文上京夜夢觀新進士上謝恩表褒然出班前立者諸生遜都思其氏拜末其名明善其字者也子既竣事而歸則聞明善已預在京薦名既以上于春官而科舉事遽廢予頗疑夢之不足徵明善退自有司歸就弟子列尋以憂去服闋而來私試數占首選時予猶居國學其夢如初私試之法以入學之先後貢十人而止明善適在十人之外方待年而未及釋褐予益疑夢之不足徵及予請外南還而中書用臺臣之請計奏被 上旨復以科舉取天下士予亦復夢如初至正改紀之年也是歲明善果再薦於京師二年春以正奏各入對大廷遂為進士第一子夢於是始驗其兆見於科舉將廢之初其應在於科舉復興之後天者素定久矣夫豈人力也哉蓋古者卜以三兆筮以三易必參之以三夢夏曰致般曰翰周曰咸陟其術皆已粗可考者獨周有占夢之官所掌六夢一曰正二曰噩三曰思四曰寤五曰懼而六夢之占有二其善而吉則以獻而歸美于上其惡而凶則贈送而去之于向之所夢以為黷蚘則明善族系之實學殖之富溷以一第不足驚愕也以爲思歟則六館之士數百人予所思者不止

明善也以為寤歟則明善之氏名非予覺時所嘗道也以為善與懼歟則予於明善未嘗喜其得而懼其失也無所感動而自夢始正夢蚘兆見於科舉之將廢而夢固不惡應在於科舉之復興則夢可謂吉矣時之文人才士內交於明善者聞予言往往為詩以紀之好事因會粹成卷求予志于卷首以實其說子聞詩言牧人之夢其占以魚為豐年旆旗為人眾釋之者謂此即所獻之吉夢也別今

聖神在上文運方新其事有大於牧人之所夢者顧予疏賤不得如古之牧人獻其吉夢而歸美焉若夫諸公嗟嘆之不足而永歌之則小雅詩人之意也雖然廢興得失之故固出於天者之素定苟未能脩其在人而徒欲取必於在天可乎孟子曰命也有性焉此子與明善之所夙講不敢以瀆告之也

贈余生詩序

昔西山蔡氏善言地理先師朱子深有取焉而朱子之門不必人人皆西山也蓋地理術者之事以儒者而兼通其說特博聞多學之一端耳曷嘗以是為學者所急乎後生小子群居終日視記誦詞章為不足為而獨以不知地理為耻探奇勸說慮虛造言人自為家務以取勝俗習所尚相師成風抑又西山時所未有也觀其論辯馳騁出人意表誠吾可喜是以孝子慈孫甘受其欺而曾不悟反疑術者未覩此秘往往委已以聽焉甚者廢置百年之丘壟使先世體魄不得寧於地下有人心者所不忍言子之病此久矣故先人之葬凡擇地一付之術者士友或來咎子不學地理而輕信人言且為圖說以見告其圖則一岡一阜悉加以醜穢之名其說則旁引曲譬揚揚闔閭詭怪莫測

每更端必助以嗟哉悲夫可為太息流涕等語大抵皆場屋中
譁世之浮詞予固已厭其強聒選今十有五年其說訖無所驗
而術者之言可徵不誣予於是益信地理果非學者所急欲擇
地但當擇術者而已蘭谿余生今之所謂術者而樂交於吾徒
持所得贈言若干篇求予為之序予方懼書生以游談亂其術
余生乃不自以其術為可恃欲藉諸公之餘論以收名定價於
一時宜亦未能免俗乎余生誠能益進於其術而無速於自售
俟有如西山者出徐起而就正焉彼沾沾動其冢者將自息矣
余生之術不患其不行也鄙野之言不足序作者之意同志之
士尚有繫於心乎

平宋錄序

平宋錄者紀淮安忠武王平宋之功也王廟在杭城殿於災監
察御史言王宣勞戮力弼成正統功莫大焉宜今有司復其祠
宇仰副 國家崇報之意御史墓上于中書省以聞已被
旨可其奏而江浙行中書省亦以為言乃命中順大夫本按
諸色總管府達魯花赤普化乘傳而南與行省官同泚其役朝
之告成也行省既請胙王以大國錫銘於石章且俾儒司刻平
宋錄于杭學以侈其傳按錄之舊文與

勅賜王廟碑開國元勳佐命大臣碑
皇朝經世大典所序五戰間有不能盡同二碑大典皆史家承
詔撰者今悉取正焉它書有可證據則增入有當參訂則附註
餘無所考者並存其舊以俟史官之裁擇王世胄之懿官伐之
隆德器之宏勳烈之茂則有制詞及碑文在謹以冠予篇端茲
不敢贅述也

李節婦詩序

節婦馮氏名易安大名南樂人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開之
孫湖州錄事汝澗之子武寧縣尹李君如忠之繼室也李氏故
為金之宦家今占籍東平汶上高祖曰仲略山東路按察使曾
祖曰景雲御史中丞祖曰先求昌令父曰定 國朝至元間從
下江南因寄居於越君初娶探馬赤氏有子曰某生十年而探
馬赤氏卒錄事君時仕越之莞庫以節婦歸馬僅再暮君遽以
疾卒大德某年四月某甲子也君垂歿時語節婦曰吾已矣爾
其奈何節婦引刀斷髮誓靡它方是時節婦年二十有七其子
二人任甫一歲伏方娠後兩月始生汶上之族及探馬赤氏之
家聞君死多留資合內外屬南來悉取其所蓄聚而携其子任
以去節婦一聽其所為弗與較四壁蕭然室惟兩樞而已閭巷
之人莫不哀之節婦有媿母事山陰尉李君良佐賴其力奉樞
葬城東北巖山下錄事君念無以資衣食將嫁之節婦瓜其面
流血以死自誓錄事君知不可奪為養女求贅婿以周給之蓋其
孀居者十有九年二子既克有成立乃以泰定元年春遷李君
暨探馬赤氏之柩返葬汶上先塋之次中書平董政事王公實
為之銘於是南北聲聞阻絕已久宗姻里黨意其必已更適人
或疑為死矣聞其末皆大驚太息至泣下節婦俾任留奉立醴
而與伏來越上以存江南之祀一特名人多為賦詩屬予以序
予惟方今德教流洽俗化淳美女婦能以義自守而見褒表者
無地無之其遺值變故始也能居人之所不堪終也能伸己之
所欲為君馮氏者幾何人哉庸真書其事于卷首俾覽者知其
賢與它見褒表者固不侔也贊美之辭則篇什存焉

義烏志序

義烏自秦為縣歷漢唐訖五季見於前史與它圖記者或總序一州一郡或略舉一事一物其詳靡得而周知宋元豐舊志出於縣令校書郎鄭安平而所紀下及南渡以後非必其本書咸淳續志出於潛之族曾祖潛貢進士應鮮手筆其在而別本互有異同蓋方纂輯而未經裁定亦非其成書始自

國朝統一函夏縣地入於職方已七十有八年官府之建置人材之登用風俗之趨嚮戶口之名數貢賦之品目悉無所登載可不謂闕典歟為政者迫於簿書期會求鹽碎務未遑有所咨訪也今縣大夫操約取詳而事無不理爰以暇日詢山川形勢地之所生語言土俗博古久遠之事得元豐咸淳二書屬潛重加詮次以傳播疲朽荒疎無能為役乃俾王生博朱生瀛合二書而恭之耶乘刪其繁冗訂其舛誤法當補書則引類相從而增入之附以辨證釐為七卷仍以圖冠于卷首潛既厚視其成因為之序會兩生並赴秋闈遂俾傳生藻相與校正歸于執事者則馬見大夫達魯花亦儒林郎亦講其長兀而人尹承直郎周恩泰許州襄城人

貢侍郎文集序

延祐初元故內翰貢文靖公較藝江浙鄉闈潛以非才誤蒙薦送忝綴末科公既入居文學侍從之列而潛隨牒遠方浮滬州縣晚乃登職將以門生禮見則公捐館舍已久猶幸與公仲子侍郎公託契家之好而締文字交侍郎由供奉翰林外補而復以元官召累陞次對潛適自退休備負勸講同官為察日相款洽屬有史事罔敢不親其職業辰入函出無須史問於侍郎之

高文大冊長篇短章雖時復窺豹一斑嘗鼎一臠終未能盡大觀而無憾也潛以老得謝歸卧林麓侍郎方峻躋臺省出駕使車相望日益以遠諸生有辱侍郎謂之進而旅於門下之士者縈次其文筆為若干卷持以示潛始遂其快觀而厭飫其雋未之味焉昔之論文者蓋曰文之體有二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臺閣之文夫立言者或據理或指事或緣情無非發於本實有是實斯有是文其所處之地不同則其為言不得不異烏有一定之體乎侍郎蚤從文靖公至京師而與英俊並游於成均速釋褐授官而踐殿中外在朝廷臺閣之日常多故其蘊蓄之素施於詔令則務深醇謹重以導宣德意而享眾聽施於史傳則務詳贍精數以推叙功伐而尊國統施於論奏則務坦易質直以別白是非邪正利病得失而不過為矯激他歌詩雜著贊頌碑銘記序之屬非有其實不苟飾空言以曲物時人之求至於官輅所經名區勝地大山長谿穿林遶巖風嵐泉石幽澗奇絕之態有以動其逸興而形於賦詠與時人靜者互為倡答率皆清虛簡遠可喜亦非窮鄉下土草野寒生危苦之詞可同日語也蓋其為文初不膠於一定之體安知其孰為臺閣孰為山林也耶東坡先生曰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雖一日千里無難及與石山曲折隨物賦形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欲知侍郎之文請以先生之言觀之至正十五年秋八月甲子黃潛序

族譜圖序

古者圖譜有局掌於史官局廢而士大夫家自為譜言氏族者

致其詳也來者當思補其所未備而無厭其傷於繁哉

後序

潛作族譜既闕其所疑與其所不知舊譜所無者亦不敢妄有
增加然尚有當考訂者我七世祖妣宗氏觀文殿學士忠簡公
澤之女弟忠簡之子直秘閣顯誌其墓孫男五人其二人曰公
顯公煥今見於譜者孫男七人惟上三人與誌合其下有無咎
少亮潛之楊祖而無公顯公煥誌乃當時所作必無謬誤非名
之更易則譜之脫遺也浦江之花橋有黃將軍廟在我九世祖
墓之旁將軍名仁環鄉先生倪朴為立傳載其捍衛鄉井之功
甚悉子孫至今不絕同里細人之家皆黃姓而散處于邑中者
多士族疑上世必同所自出歲久而失其世次譜所以不及也
義烏之蘆若有紹熙四年進士名耕字子野仕至郡通守按登
科記於我曾祖為諸父行不知何以亦不入於譜也抑嘗觀太
史公庭堅自序其先金華人七世以上失其譜而豐城譜乃於
其七世之上又溯求得其四世且謂其先由秀而娶由娶而洪
越之新昌有庭堅同年進士某推序昭穆知為兄弟而進士之
從曾孫禮部尚書度乃謂黃氏居江浙者大抵出於建之浦城
其先由建而娶由娶而越二說尤異併識于此以待咨訪焉

說

唐生字說

東陽唐生名圭而其為字者不與名配求子有以易之子既字
之曰公謹甫且告之曰玉之為物也至貴為器也不一而莫重
於圭是以古之用於朝聘者執之如不克為謹之至也夫蔽明
而有瑛瓦耳而有瑱佩而有珩璜瑤瑪起量也而有駟踪發兵

或謂黃氏嬴姓陸終氏之後或謂黃氏出於帝高陽者自栢翳
賜姓嬴而其後有江黃諸國為楚所滅子孫之仕楚者有黃歇
出於金天氏者自臺駘封汾川而其後有沈如蔣黃諸國為晉
所滅子孫之仕晉者有黃淵皆以國為氏或又謂嬴之得姓始
於栢翳祖皋陶而本金天可盡據乎漢尚書令香太尉瓊父子
江夏人唐之江夏暨會稽零陵巴西東郡江陵洛陽晉安八郡
各有黃氏而今也同望江夏何以別乎官失其守而譜學墜絕
乃欲旁引曲證而推及於千載之上固難矣惟娶之黃氏由金
華徙越之刻洪之分寧豐城信之弋陽江陵之監利為五大族
而潛之九世祖八世祖仍居娶之浦江舊譜以為自分寧來歸
而郡志所載黃氏墓在浦江者見於開元十道圖則浦江之有
黃氏已久似未可以舊譜為信要之其言必有所本無從考質
也七世祖始徙義烏族日蕃衍系序之承傳支屬之分異斯可
得而詳焉六世祖隱居弗任用薦者當授官未命而沒五世祖
亦隱弗仕逮我高祖乃以子貴累膺贈典其以進士登于科者
我曾祖一人而已先祖先考在異時俱嘗補官而不及祿潛際
今盛世叨備官使而後推恩於二代願以鄙劣無似弗克負荷
駸尋暮景懼一旦殞滅以為大憾安可無使後人知夫源流之
自而思充其宗乎昔太史公庭堅自序本出於金華而其譜止
及於分寧七世以上皆畧弗著蓋慎之也庸敢竊取斯義斷自
九世祖而下丘隴之尚完祭享之不廢者為之圖若譜遠不可
知疑不能明者悉闕焉凡為圖譜之法親者宜詳疏者宜畧為
子孫者各詳其親則其所略者自可互見今不以親疏為間而
有所或遺者恐諸房子孫不必人人能有其圖譜而於所親各

也而有牙璋圓皆服用之所貴若其為國之重器則有圭馬九寸而為極七寸而為信為躬者天子之命諸侯之守也命尊而守嚴能勿謹乎傳曰玉不琢不成器生蓋幾於成矣故子獨告之以其持之而無失墜焉者曰謹而已嗚呼其懋敬之

李生字說

中山李生弘道之字曰仲能為之說以釋其義者三人矣而未足以厭其欲復來徵予言夫冠而字古也冠禮廢不舉而字之配名者不廢今也在禮始冠三加皆有祝字之辭一而已一字而三說焉今之又今也雖然生之名若字得無取諸吾聖人所謂人能弘道者哉舜何人予何人禹稷顛回同道人也道也果且有古今乎哉道未始與世推移而人不必皆聖智皆明有德惠夫有能有不能耳生其勉之姑以名字自守而行乎吾聖人之言無務以多聞為也

鄭生字說

若昔所記聖人心學之要不曰中乎堯之一言至約也舜益以三言則已詳焉孔子贊易復因三百八十四爻以明夫用其中者至矣蓋矣度以加矣廣信鄭生元吉之字曰得中蓋有取於離之六二生之父若師剖析文象為之訓辭諄諄數百言富矣我而生不以為足將求于申言之嗚呼道可受而不可傳如以言則生所聞於父師皆鐵石也默識而自得焉雖三聖人之言猶筌筌也無易由言無曰苟矣予竊用以自警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生其勉之

清察仲敏字說

仲敏名志學徵子序其為字者序曰昔者孔子與顏淵言仁顏

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與曾子言孝曾子曰參不敏何足
以知之而孔子之自道則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
者也賢者不自以為敏故知恐弗及聖人固無事於敏猶勉焉
華孽由是觀之進學之功孰先於敏乎六經之言學始於說命
說之言曰務時敏為學之貴乎敏自古而然矣雖然學以為政
也孔子蓋曰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則敏者又所以從政歟仲敏
之講學有年矣可以出而從政矣予既知其敏於學抑有望其
敏於政序其字因以勗之

謝鄉試主司徐照磨啓

三月十三日蒙恩賜同進士出身者祇命以還撫躬無措載循
忝冒竄有宣錄竊以詩詠思皇侈成周之多士史稱聞出彰大
漢之異材垂照來今蔚為盛際然必鄉書上獻乃登天府之名
計吏與偕方署太常之籍凡皆重乎其始進是故擇焉而愈精
昔在熙朝率由茲道矧右文而興治若先烈以敷猷蒐曠典於
三紀之餘徠羣英於千里之外莖莖束帛殆幾變然而有闕于
千纓冠孰甘睦若以自後棘連闈而並樹袍何白以大紛惟薦
送之定負實抑損於舊制加以文非故習蕩無程度之可稽業
有專攻競出管闕之餘見飾辨麗者或乘推劇之體儼幽眇者
或昧階級之原乃欲定去取於一日之間而使論安危於九重
之上其所繫者大矣豈不確乎難哉自非精鑒裁以持衡攬英
雄而入彀妍莖並照細大不遺則何以闢賢路之初程承天光
之下燭肆時盛舉屬我宗工宜搜傑異之材佇副詳延之意如
渚者器竄竄陋術業疎蕪邁迹英躔猥玷譽髦之造晞光華旦

謬充跼弛之求敢期小技之曲迂亦借大方之品目忘其瑕垢不俟三獻而遽收出諸泥塗輒與十朋而前列辱采甄之及此顧庸謏其奚堪粵陪方物之陳荐入春官之考論言俯被雍容櫺室之誼積奏森羅煥爛上方之札益少裨於末議庶無負於殊知夫何鼓已至於再三感實臨於咫尺屢終條對靡中題評揆以先登徒愧大官之士存而勿去偶同鑿圃之賸叨綴第以為榮者流恩之有自茲蓋某官先生導揚德意砥礪文風假華家之寵褒曲垂薦藉致難旋之過聽獲預并容昏敢不勉企前脩益圖後效鞭駑附驥豈十駕之難追磨鈍為銛尚一割之可用上酬亨遇次答隆私激烈情深鋪敘語淺

賀周縣丞啓

策名斯陞贊邑海壖禁命載行與言齊慶惟古有詳延之禮肆時多聞出之材於皇昌辰聿新曠典文場初啓類奮優渥之恩英毅重張果極俊髦之選科目見謂得士州縣宜徒勞人蓋將任以事功必先養其譽望某官卓乎懿行允矣今儀獨抱遺經詞章固為餘技究觀當世設施匪事空言與策雋於鄉閭遠旅陳於方物褒然高舉藉甚能稱可緣再鼓而少衰仍與十朋而前列用膺妙柬式副旁求日具彤庭既親承於大對天臨黼座宜密近於清光修是際逢胡然引却姑一登於選部不再轉而為丞庶出緒餘稍髮疲縣仲聽臍庸之美至親圖任之新某猥以陳人觀茲盛事雲霄直上詎為儒者之榮青澤下流尚慰斯人之望聊摭悃愾少助忻愉

通李州判啓

晉登上第臨佐偏州偶緣臭味之間遂託雲仍之雅輒憑書問

膺俟車音共惟某官流慶仙源飛英學海故家舊物陋祀宋之莫徵大冊高文早飛董之所對科目之士於斯為盛州縣之職夫豈徒勞吟展材獻力擇治化風行草屢里無弭筆之民川涑雲飛座有彈冠之客載新觀聽允類作成屬當視稿之期敢後典籤之詞潘衰遲漫迹惕息素餐芥冒謂何久自慙於揚糶瞻承伊邇幸毋樂於及瓜拱俟晤言恐慮下悃

公文

陳乞依舊致仕咨文

伏念潘誤玷科名叨塵官使幸獲逃於瘴曠每思戒於滿盈所以不待引年自請納祿一歸田里五閱星霜夫何姓名猶存乎齒錄之餘造化曲盡手陶鈞之妙遂令朽質仍預清流起從外監之散員入就茶林之係直北扉視草東觀袖書塵蹕上京談經內府躡躡勸講之職叅陪侍從之班庸謏奚堪僥逾持甚方陳免續俄俾賜環專使在門
大君有命靡得以循牆而避是用不俟駕而行揣微分以凌競感深衷而激烈趙趙故步詎勉汗顏孰知既去而復來寧非以退而為進不圖控籟曷道識評而况蒲柳易零桑榆已迫隕越
是懼補報無由敢祈叩於洪鈞願保全於末路尚惟察察轉以上聞

代浙東憲使請立耶律文正公書院公牒

竊謂人能弘道學必有師仰惟碩德之間生實繼先儒之正統流風未遠世澤猶存不有專祠曷彰遺烈伏見故昭文館大學士燕國子孫酒贈資德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添水郡公謚文正耶律公前代賢王之貴胄

本朝上相之諸孫負深沉不器之資懷耿介狹俗之志愛親師而取友用情已而治人專若

世祖之時咸宗許氏之學克嗣其業允屬於公卓居輩行之先式膺付託之重一貫忠恕之妙獨傳於曾參三千弟子之徒同師於有若凡升堂而入室必蹈矩而循規一從國學之建官三為祭酒以設教登前賢之蘊奧示後學之楷模青青子於觀時髦之際出交交東帛承天寵之褒嘉遠請老而懸車復與歎於當守特馳乘傳加錫上鐫高朗今終既疏封而告第華皓一節已定謚而易名孰知鄉國之舊居尚缺禮祠之精舍當職久司風紀博采輿言謂後人苟獲瞻其儀刑雖異世亦將知所觀感宜立書院而脩其事仍置山長以領其生負庶幾人材之作興可備國家之任使誠非小補是用申明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續集十七

策題

會試漢人南人策問

問孔子告門人以既庶加富既富加教牧民而三事具則王道成矣其設施之略可得而知歟稽之周官則所以庶之者有九兩保息本俗所以富之者有九職土會土宜土均荒政職事所以教之者有八統十二教三物八刑五禮六樂其經制之詳可得而闡歟孟子之語時君無非周公之法孔子之意也推而行之果可通於今歟漢唐盛時亦云庶且富矣君子或以為其教無闕焉或以為未知所以教也伊欲盡三事之責各何而可以去漢唐之陋若何而可以比成周之隆抑有其道歟其酌古今之宜而折衷之以對

上都鄉試蒙古色目人策問

問天下事可言者多矣未易以遽數也姑舉其二言之可乎人才有短長而惟限於資格民力有高下而同困於在任儒術非不尊而未能崇雅黜浮吏治非不嚴而未能發姦擿伏因循積久莫知所以為變通之方識時務之俊傑誰可默默而已乎願擴所蘊以俟為政者擇而行焉毋徒為甚高論也

江西鄉試南人策問

問三代法制見於經者惟周官一書大綱小紀詳略相因其言人事悉矣然稽之尚書王制孟子之書有不能盡同者何歟或以為周公致太平之迹或以為六國陰謀之書果何所折衷歟周發諸侯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是書何以獨存歟漢除挾書之律是書最後出而冬官亡矣時以考工記足之或者排其非

是考工有記果出於誰歟或又謂三百六十之屬已散見於五
官冬官果未嘗亡歟國家以經術取士而是書不列於科目豈
以劉歆蘇綽王安石輩用之而不驗歟抑他有可議者歟歟今
朝廷內建六曹蓋古六官之遺意也豈其成法固在所取歟抑
猶有可舉而行者歟諸君子為有用之學宜熟講之矣願聞其
說

江浙鄉試蒙古色目人策問

問先儒以經義治道分齊教諸生而水利居其一然則水利亦
儒者之所當知也古所謂水利曰河渠曰溝洫溝洫施於田間
故其效易見河渠限於地勢故其功難成方今言東南之水利
莫大於吳松江視古之河渠與溝洫其為力孰難而孰易其為
利孰少而孰多諸君子習為先儒之學必夙講而深知之矣幸
試陳之以裨有司之餘議

江浙鄉試南人策問

問事有不本於古而可施於今者君子所不廢也然亦安可徒
守故常而不究其始終乎漢之取民者有更繇有筭賦而除天
下田租之令時出焉唐之兩稅與之孰輕孰重而迄今以為定
制乎漢之任人者有察廉有課最而舉可為將相之詔聞見焉
唐之循資與之孰得孰失而迄今以為定格乎其果皆無弊乎
推本而言則取民莫善於井田任人莫重於封建自秦開阡陌
置郡縣千載之下迄今遵為成憲者大抵皆秦之舊也何以能
使其法施於人久而不變乎漢之限民名田唐之嚴封刺史非
盡泥於古也亦莫有堅持其說而卒行之者豈時殊事異通於
古者或戾於今而上下之所便安者無古今之間乎民苦於蕪

井而無以樂其生吏病於數易而不得善其治又非可謂便安
之也其弛張損益猶有當議者乎它如交鈔引鹽近倣於宋以
立法者又未可遽數也請姑以其大者考歷代之沿革原其始
要其終而折衷之庸俟上之人采擇焉毋苟謂此儒者之常言
而雷同勒說以對

國學蒙古色目人策問

問禹湯文武其道一也而有忠質文之異尚子丑寅之異達何
歟至吾夫子又有行夏履周之說其去取之旨可得而聞歟記
禮者有曰虞夏之廢殷周之文至矣由是言之有虞氏亦有所
尚殷殷之前夏已尚質周之前殷已尚文歟三代而下以迄于
今所用固夏時也今之為文果皆周之文否歟時務莫有大於
此者不可以不講也幸究其說

問學者將以行之也所學何道歟所行何事歟強歌之化本於
四科之文學後輩專門名家猶有以儒術飾吏者以經義決事
者矣夫何古道湮墜士習日偷羣居則玩思空言而指簿書錢
穀為細務從政則苟道吏議而視仁義禮樂為虛文不樂於所
學非所行而所行非所學歟二三子蒙被樂育以幼學為壯行
之地可無所舉講而素定歟孔門遠矣西漢之士有不可企而
及者歟願試陳之無以譁為也

問進賢退不肖古之道也 國家設官分職以理庶務而俾持
風紀者司其黜陟夫何州縣間絀於吏議者往往而是登于薦
牘者曾不多見歟有虞氏所舉十有六人所去四人而已由是
推之三載之所黜陟舉可知矣豈今不古若賢者寡而不肖者
衆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安可厚誣天下無君子歟願

試陳之以祛所惑

問古之為國者必務訓農其民富而俗醇良有以也方今

朝廷重臣既專領司農之官郡縣長吏又無任勸農之職而田

里之間地有遺力人多游心談者率以為田不井則背本而趨

末者衆是固然矣夫井地之法既未易卒復若何而能使守本

業者有以盡其力遂末作者有以易其心幸試陳之

問國家之意盜有古而然矣方今 朝廷清明天下無事而民

間推埋博掩之習猶有存者以為養之未至窮而無賴勸教之

未盡愚而無識歟則農桑學校之政嘗舉矣以為郡縣之治有

未善苦吏急而致然歟則守令之選又未嘗不精也願推言夫

不能使民不為盜者其失安在碩之方宜何如毋議曰此有

司者之事非諸生之所知也

問古之為治者必正習俗所尚不同故其為俗亦異禹湯文武

之道一也而忠質文各有所尚何歟說者以為五帝以前風俗

大同故無所尚而記禮者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然則有

虞氏亦有所尚歟殷之前夏已尚質周之前殷已尚文歟孔子

有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之說而董生謂漢宜損周之文用夏之

忠何歟由漢而來千有餘歲中間土宇分裂而政殊俗厯固未

可驟論方今天下大同德教流洽而習俗未能丕變以為文耶

則士多因陋而就寡以為質耶則民多澆淳而散朴以為忠耶

則為吏者又往往舞智而御人所尚果安在歟欲教其弊宜何

先歟諸君子它日獲備官使出而任承流宣化之責於當代所

宜損益者可無夙講歟試言其畧

養之後者有選法焉為法雖不同而首尾相資有不可偏任者

夫何今也拘於法守莫能相通漢之徒三千不盡登於銓曹唐

之吏八百不皆出於學館所養非所用而所用非所養選法在

今為甚密教法視古則已疏法制之疏密既殊事任之重輕不

得不異此斃之所必至歟是果出於立法之初意否歟品調消

息之使無彼此輕重之偏亦有其道歟此區區之所欲聞也

問昔者孔門弟子之問答言必以實聽其言而其志之所趨學

之所造可知也去聖日遠後生小子類以空言相高端木氏之

所不得聞者若已有聞漆雕氏之所未能信者若已可信雷同

勸說併為一談雖有知言之君子亦莫能察其所志之遠近所

學之淺深也惟自知之則者其為言也實二三子宜審於自知

矣幸因答問以據其素蘊以見夫所志所學之實何如也

問為國者皆欲吏之廉不知所以致其廉皆慮吏之貪而不知

所以去其貪談者謂祿秩厚則廉者有所勸禁令嚴則貪者有

所懲是固然矣今之祿秩非不厚而廉吏不為之多禁令非不

嚴而貪吏不為之少其理安在乎

問民貧則國無獨富民富則國無獨貧以理勢之必然而無可

觀者今天下之民以為貧耶本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者亦或

有之以為富耶袒褐不完全含菽飲水而不免於飢寒者蓋已多

矣國家之調度將一切取贖於富家固不能無賸削之患欲使

均無貧而皆有待公上之須又慮夫兼并之弊終未易除然

則為國計者如之何其可也

問聖賢之論治未嘗不取法於古顏淵問為邦而孔子告以四

取之不同歟由設施次第言之必養之以井田教之以學校而後禮樂可興也其法果可偏廢歟孔孟所言布在方冊顏淵無其位而不得行滕文公有其志而不能行後世雖或行之而未盡也今亦有當講者歟尚畢其說

問蓋聞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今之君子知學道者誠有之矣小人而能學道者初不多見也伊欲以斯道覺斯民使化行俗美而比屋可封則為君子者不得不任其責請試言之以觀二三子之自任者何如也

問昔安宋先生之教學者有經義齋有治事齋治事者人治一事又兼一事故其出而仕多適於世用若老於吏事者由講習有素也夫窮經而不能致用則經為空言矣作事而不師于古訓則其為事亦苟焉而已矣是果可岐而二之歟然以其成效觀之則又如彼何歟諸君子朝斯夕斯所談者無非經義也所治事果何事歟幸試以素所講習者言之毋讓

問為法必有先後之序知所先後則舉而措之斯易耳蓋昔之言治者曰明黜陟也抑僥倖也精貢舉也擇官長也均公田也厚農桑也修武備也減徭役也重恩信也重命令也此十事者孰於今為急而在所當先孰於今為緩而在所當後二三子習為明體達用之學必嘗究心乎此矣請條陳之

問錢出於古而交會創於近代然所謂交會者必以錢為之本蓋合券所以取錢非以彼易此使之捨實錢而守虛券也方今鈔法獨行而錢遂積於無用之地立法之初固有因有革及其既久亦宜有變通之道焉請試言之以待執事者之財擇

問除盜掠荒非無良法然莫若思慮而豫防之乃今

聖仁在上威行惠孚熾敷之穀固已肅清菜色之民殆將甦息及是時也儆戒無虞蓄積備具有不可不素講者二三子儻有志焉於從政乎何有請試陳之以俟有司者之詢訪也

問君子小人如隍陽之相反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然稽之前古雖治世未嘗無小人果可盡去乎夫所以處之者必有其道矣聖人推陰陽之消長以為處小人之法或尚剛決或貴於不惡而嚴何其不同乎方今明良相逢君子道長時之所以為泰也欲保其泰有急於處小人者乎聖人所謂剛決與不惡而嚴者今宜何先請擇於斯二者以對

國學漢人策問

問傳有之曰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避心此豈非聖人所以論治者乎漢霍憲始為嚴之則理寬之則亂之說而史臣以為明於政體寔之論猶空言耳諸葛亮治蜀刑法峻急而史臣以為識治之良才則又見於行事者也然則聖人之論治者非耶諸君子明古而識今宜熟講於此矣它日出而從政則何以拔其悉陳之母讓

問昔者舜以契為司徒而敷五教于百姓命之以一言而已至命夔典樂以教胥子則為言不一而足焉成周之教萬民者大司徒而已其教國子也有師氏焉有保氏焉又有大司樂及樂師焉為教雖不必盡同略於鄉而詳於國則一也豈不以所輕者可略所重者宜詳歟洪惟我朝事必師古乃者編音序

降嘉惠乎成均之士甚厚皆帝王之遺意也所重固有在而待之不加詳焉何以稱塞上旨歟蓋古之設教者有聲音律呂于戈羽籥弧矢之類為事至詳也果可用於今而不以為戾歟

二三子朝斯夕斯所談無非天人性命之理凡昔人為教之具皆未嘗身服其事寧不曰彼所習者器之末此所講者道之本歟先儒之論學蓋曰不可厭末而求本幸推原其本末而於其法之所宜詳者條陳之將以復于上而相與講習焉母苟曰異世殊時不相沿襲也

問古之造士必以四術而莫尚於樂有虞胄子之教典樂專焉成周國子之教司樂總焉考其名官而所重可知也豈不以樂者學之所以成終歟漢唐去古日遠詩書禮之文雖僅存而樂之缺有間矣然猶有以樂立於學官者有請以樂教諸生者其為樂果皆出於古歟我朝宏襲近制雅樂之設于成均者惟釋奠乃有合而未始用以為教也其為樂果不通於今歟孔子適齊以童子視端行直而知韶樂之作樂之善人心其效如此而可希聞弗講歟伊欲如帝王盛時俾為士者無不成於樂亦有其道歟二三子游于庠序之間蹈德詠仁不為不久願具陳古樂之本末與其可施於今者有司得以詳擇焉

問若昔三代之士論于鄉者必升于學然後官爵加焉其取之也詳故其為材也備漢之四科不皆養於學校唐之六館不皆擇於鄉閭至宋之方州舍法遂判焉兩途而亦足以得人何歟洪惟國朝自至元間建首善之地于京師以風四方遠延祐初乃以科目取士著于令如種之獲適惟其時三歲登賢能之書于天府僅百人以博士弟子而預其列恒不若借計吏者之衆豈取之有未盡歟抑教之有未至歟或者閭閻貴游耻與寒賤爭長歟伊欲考古之制自鄉而學自學而官爵之其可行於今否歟後世之法亦有可參用者歟幸試陳之母隱

問國朝之制策士必以經史時務時務誠未易知經出于聖人亦不容擬議也姑以史事言之左氏之所傳太史公之所紀立法何不同歟班固荀悅范曄表宏陳壽之流互有祖述孰為得失歟歐陽子唐書法太史公者也司馬公通鑑法左氏者也而皆不能免先儒之譏是蓋有其說矣然綱目之作或因其舊或革而正之其是非去取可得而聞歟方今六館之士奮自儒科而居編摩論撰之列者踵武相接也二三子於昔人之是非得夫安可無夙講而為之折衷歟願試陳之以觀所學

問古之為國者四曰井田曰封建曰學校曰肉刑其存於今者學校而已夫阡陌之已開者不可復矣何以使民無甚貧而遂其生乎郡縣之已置者不可變矣何以使吏無數易而成其治乎善令已定則法之輕者不可加重矣何以使人無易犯而不陷於罪戾乎若夫學校雖以著令僅存而知仁聖義忠和之教不及於萬民直溫寬柔剛簡之教不行於胄子何以使之成其材就其實乎先王之遺制廢而莫之舉者既如彼存於今者又如此其他張損益亦有可議者乎二三子游於庠序間而務為有用之學得無夙講於此乎其酌古今之宜以對

問人材者國之所與立也培植本根以成其名節者上之待士宜過乎厚奮揚精采以持其清議者士之自待不宜過乎薄四代遠矣東漢太學之士三萬餘人蓋枯吹生公卿往往折節下之辟召常出其口唐之六館宋之三舍猶有能明目張膽叩關言事者史諱而載可信不誣也方今聖人在上菁莪樂育古所未有芻蕘之言一善弗遺夫何以賢士之闡萃四方之英游而於民生之休戚政治之得失一切存而不論徒規規焉綴緝

陳言以求合有司月書季致之繩尺視昔人若不能無歉上之人待之者亦既厚矣其自待者毋乃太薄歟豈世降俗敝士氣萎蕪不可復振歟抑為表率者未有以鼓舞而作興之歟觀立朝必於平日它時倘有言責亦將守其嘿以為醇謹歟願聞所以變今日之積習追昔人之風烈者其道何若亦以觀所志焉問三代之興皆改正朔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此三代之正朔也而甘誓有三正之言則三代之前三正既迭用矣黃帝顓頊之曆竟之授人時舜之協時月正日果何所建歟前乎夏商既建寅矣以湯武周公之聖何為不能踵而行之而行夏之時猶有待於孔子然後定歟建子者一陽之生天道之始也建寅者三陽之長人事之始也商之建丑獨何義歟秦之建亥亦商周有以啓之否歟先儒謂三代改正朔而不改月數以詩書言之月固不改矣攻之孟子則月蓋未嘗不改也何其不同歟由漢迄今率用夏時是無容議矣然語古而無徵習今而不察亦君子所耻也試索言之

問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俗風聲既立氣習繫焉東漢尚清議而名節日以崇西晉好清談而禮法日以替得非好尚之殊遂以成俗歟然夷攷其人無所回撓戮力王室者清議激之也而亦有避辭然色取媚於時者焉清議果安在歟任放為達廢弛職業者清談啓之也而亦有檢攝衆事未嘗少闕者焉清談何嘗為之累歟豈士君子之制行有不隨風聲氣習轉移者歟稽前言往行之得失以自鑒而防其好尚之偏不亦學者之切務歟幸試陳之以觀所趨嚮者安在

問選舉之法其來尚矣說者率以為古之取士以實不以文後

世反是故其人才不古若也稽之經史則有虞氏之敷納以言近於文成周之實與以六德六行近於實謂有虞氏之法不及成周可乎吾漢之以孝廉察於有司者即古所謂德行唐之以直言極諫對於天子之廷者即古所謂言也然以唐人詞章之習較之西漢之儒術東漢之名節固自不侔夫豈文勝其實誠如談者所云雖有虞氏之遺法亦不能無弊乎此皆有司所甚感也幸相與推言其故

問漢儒言災異者焦延壽京房以易夏侯勝劉向以洪範五行故延壽作易林而向作洪範五行傳論至班固始述敵言以為河圖雒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蓋二者莫可偏廢也若為而固書獨五行有志乎近世學士大夫皆以易言吉凶而不復以洪範言休咎豈非欲矯其偏乎漢儒之牽合拘泥誠若未足盡信固所序次揭揭微應之實果可盡廢乎然考之周官則大卜所掌三易之外無所謂洪範五行者豈古之陰陽占驗一以易為斷而洪範不預乎箕子之言安所用漢儒之言何所本乎易洪範並列于六藝五行災異之學宜但小道之可觀而已今亦有能通其說者乎請聞其略

問為學必求師而取友師之尊未若友之親也樊遲問仁與知夫子既告之矣退復實諸子夏始喻夫子告之之意當時學者既問於師又辨諸友其務實如此非後進所宜取法歟二三子鮮居終日求於師者為甚詳而取於友者則已略是固知師之可尊矣亦知友之當親歟在易麗澤允君子以朋友講習釋之者曰允為說朋友講習說之大者也知講習之為說則知友之當親矣其相滋相益豈淺歟願以古者須友而成之義相與

懋明之母苟曰歸而求之有餘師也

問成周鄉飲酒之禮歷漢唐猶存漢唐行於郡邑而西晉行於
辟雍今願以非著令所及莫之敢舉惟偏州下邑守令之有志
於古者乃或講行之固未必能盡合於舊典也蓋古之鄉飲酒
或以蜡祭或以習射或飲國中饋者唐惟三歲實與略用其
儀今又廢矣升歌笙入間歌各三終皆以小雅合樂三終則周
南召南漢惟鹿鳴騶虞傳其聲今亦亡矣然則古禮之存者
樂希伊欲蒐輯遺文以諭于朝而肄習于庠序之間諸君子倘
有意焉幸相與商訂之

問漢耿壽昌奏設常平倉備望之非之而宣帝不聽常平法既
行民果以為便後世固之莫敢廢也夫以望之論議有餘材任
宰相豈迂闊於事情而不知變通者歟若壽昌者徒以能商功
利得幸於上何以使法施於人如是之久歟近代常平義倉領
以專使逮至我朝乃有義倉而無常平頃嘗有以復常平為
請者事下有司將行而輒止或者壽昌之遺法至是不能無弊
而望之言為不謬歟徵古驗今以究其得失而折衷之有司
之所願聞也

問班固志地理條其風俗最為詳悉按禹貢周官職方氏辨九
州山川土地所宜皆未始及乎風俗而十三國風之變獨見於
詩說者謂盛治之世天下大同故無風俗之可言國異政家殊
俗而風聲氣習隨之故不得不論其風俗作史者兼而取之所
以備著古今之本末云爾然以其時考之禹有反道敗德之苗
民周有怙侈滅義之殷士則於其同之中有未盡同也曹之失
奢魏之失樞鄭衛之失淫而唐有堯之遺風則於其變之中有

未盡變也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而蜀之文章冠天下韓延
壽先之以教讓黃霸繼之而潁川之教化大行則風有時而移
俗有時而易似未可專以地分為斷也夫語時務者莫大於移
風易俗而於經史之指若有所未喻幸有以祛所惑焉

問尚論昔之言治者必推賈誼董仲舒而劉向稱仲舒雖伊呂
無以加誼雖伊管未能遠過則是誼仲舒皆伊呂之流也然而
一則曰伊呂一則曰伊管且仲舒所言純乎王道誼所言雜出
於霸道歟向子歟不以向之稱仲舒者為然而於誼無所取誼
果非仲舒所及歟至歟叙七略誼仲舒又何以與伊尹太公管
子並列於諸子歟若夫治安之策天人之對乃班固所謂切於
當世之事而二三子所夙講以待問者也請據其言之無作於
古人可施於今日者條陳之

問曹案避正堂舍蓋公而奔國安集周亞父得劇孟若一敵國
而知其楚無能為垣固於本傳備著之者以其有關於治亂成
敗云爾至為司馬遷傳贊乃讚其先黃老而後六經退處士而
進英雄其旨安在乎固又謂道家者流清虛以自持卑弱以自
守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布衣將使之倫溫良泛愛振窮周
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其稱之如此豈猶有取於遷之
遺意乎方今治教休明風俗醇美為士者既不屑道虛無之言
為民者又莫敢以豪傑自任諸君子亦嘗監古今習尚之變而
考前史論議之同異得失乎願聞其說

問職田之制其來尚矣而今也謂之養廉職田職田而以養廉
為名則是吏之廉不特視夫所養向如耳然以田之在官者有
限有田則給焉無田則弗給也不幾於穀祿不平乎若夫人品

之不齊又未易以辯論廉者固不待養而有養者未必皆能廉也豈非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乎伊欲使上之所養也均下之自養也厚其道何由可得而聞乎

問古者士有常業官有常守故其為事專而成效易見也夫何後世之用人惟以歲月序遷而不復審其能不至於官數易其守而士數易其業以儒名家者不得專意於稽古禮文以吏為師者不得專力於簿書期會自非以數術方技執藝事為世守鮮有久於其職業者授以不素習之事而欲委任責成焉亦難矣豈當世之士皆有非常之材而措諸事業者無施不可歟抑為士者徒知計官資之崇卑而未能如數術方技執藝事者之安其所守歟不然則古者任人之道不可行於後世歟必有其說

問昔之大儒蓋有以習文法吏事見稱於史氏者然則文法吏事亦君子之所宜知也安可忽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未矣惟夫使之無訟而後可以省刑是誠難能也苟非有以其情辭或不失有罪者宜易然乎律學之廢已久理官所掌固非諸生所得與聞乃若先王立法之意考諸載籍猶可見也二三子姑以所知者究其本末而極言之可乎

問談者謂秦尚申韓故其治刻薄而以西晉尚莊列故其俗淳華而無實其說見也我國家尊尚儒術褒孔子之道以昭示乎四方措紳先生言必以孔子之詩書執禮而非敢為申韓法家之言也教必以孔子之文行忠信而非敢為莊列道家之教也是宜刻薄之風淳華之習為之丕變乃猶有一二之或存而

未盡去者何百家邪說入人之深而儒者之效頗若是饒與夫宜為士者溺於口耳之末而昧於當世之所尚與不然則承流宣化者未能論上旨歟顧聞所以轉移而興起之者其道何由也

問自古有國者不能去刑必設官以主之虞之九官明刑者有士焉而折民惟刑者秩宗之官也周之六官掌刑者有司寇焉而以鄉八刑糾萬民者司徒之官也既有刑官而又以它官分任其職何歟豈其為事固有不同歟今之刑曹即古之士與司寇也禮官無所謂折民之刑而教官無所謂糾民之刑職任可謂專而不分矣夫職任專則事易治向古之人慮不及此歟二三子姑為之解

問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蓋無地而無學亦無時而不學也王制諸侯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然後為學則凡天子之命所未及者不得有學矣將轅而弗教數千乘之國為鄉術與二十五家之間者有幾而建學立師悉聽命於天子為法何若是之煩歟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此諸侯之國學也豈當時國學須天子之命乃立鄉學之設不待稟命歟夫學校之政亦時務之大者也考經傳之遺文以祛所惑敢俟來對問天下之事恒患夫過與不及不及則失於簡過則失於煩其不適於中一也曹參日飲無所請事而不嫌其簡諸葛孔明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而不厭其煩俱號稱良相其為事有不同何以能同歸于治乎豈其才智之不齊含所短而用所長乎抑以世殊事異其弛張緩急難以驟論乎千載之下欲以古人自期者苟未至乎無過不及之地則守職而不病於簡為

曾參可也奉法而不傷於煩為諸葛亮可也不猶愈於為胡廣之中庸乎先儒嘗教人以志伊尹之志矣曹參諸葛亮之事寧足多讓乎願聞諸君子之自期者何如也

問自古國家莫不重馬政所以蕃息之者必有其法焉儒者引經而言則以為衛之詩人美其君有秉心塞淵來牝三千之語蓋人之操心充實而深遠故其馬生息之蕃如此也夫苟於芻牧之事漫不加省而但於吾之一心求馬之蕃息不太迂乎前史所載漢諸苑三十六所馬三十萬匹唐八坊四十八監馬七十萬六千匹而後魏之馬乃至二百餘萬匹以後魏與衛人所畜較之幾七百倍果皆本諸其心而致之乎抑有它術乎天下之事固未有不本於心者馬政特其一矣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釋之者謂有其心而無其政也馬政於今為尤重請即是而試論之則凡發於心而措於事業者可以類推也

堂試蒙古色目人策問

問一代之治必有二代之法儒者之論恒以為古之治純任道後之治純任法天下其果有道外之法歟洪惟天朝列聖相承國之所憑藉扶持者規模至宏遠也徵古而驗今或者未能無疑焉考課之法非不明而奏最者甚寡糾察之法非不嚴而貪吝者尚多戒繁有法而微訟不為之遞衰服色有法而僭侈不為之少戢巨奉行之有未至歟抑離道以為法而致然歟其弛張損益或猶有可言者歟諸君子明於時務念此至熟也其卷酌古今條陳以對毋泛毋畧

堂試漢人南人策問

問道學何始歟危微精一以為傳文行忠信以為教道學之名

未也漢董生唐韓子皆當世大儒其亦所謂道學非歟粵自營道河南關西倡其前於陽廣漢東萊承其後逮至我朝文正許公出而以身任道學之奇學士大夫莫不知所依歸乃者

仁皇在御明詔有司以經術造士且示學者以所宗師道學之盛莫令若也夫何新學小子味其糟粕者不過為取科目之計老成宿學窺其闕奧者類皆有輕科目之心古之道學亦若是歟伊欲隨其名考其實使下焉者毋徒譁世以取寵上焉者毋苟輕世而肆志豈非今日作人之大務歟諸君盡談文講於道學之言為日久矣願試陳之亦以觀所學

問自古以知人為難君子小人所為如陰陽晝夜之相反本不難知也特患夫近似者未易辨耳以謹重為君子浮薄為小人耶則與家人語而不及朝省政事者似乎謹重矣而人不免譏其阿諛人主嚮儒術而常毀之者似乎浮薄矣而人莫不憚其正直何也以恬退為君子以奔競為小人耶則晦迹於終南山若似乎恬退矣而狗權利為驕縱人指其隱居為仕宦之捷徑伏謁於光範門者近乎奔競矣而皇皇於仁義人仰其道德於泰山北斗何也苟不於其近似者而辨之則人豈誠易知哉有天下國家者孰不欲進君子退小人而鮮能不失於近似之間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辨之不可不早也願聞其方

問三代而降典籍殘缺言禮學者離為專門夫禮莫重於祭而諸儒或分五帝為六天或合二祧為七廟至於郊丘異同禘禘大小六宗之義七祀之文明堂屋室之數論議紛立莫能相通我國家承平日久稽古禮文之事固已大備然於諸家之說有

不容兼取而並用者考其孰得孰失而折衷之以待問焉諸君子之事也幸相與試評之毋苟諉曰則有同存

勸農文

諸暨刑勸農文

古之有民社者未嘗不以農事為先拊循勸率具有其法我朝泰稽典故郡邑守令悉以勸農入街事莫重焉比以受任之初延登耆年詢以風土咸謂是州地產素薄無之襟山帶湖旱澇相半仍歲凶歉民多阻飢夫不知盡其在人而一切聽其在天不可也昔魏文侯使李悝作盡地力之教以方百里之地為田六百畝理田勸則歲增粟百八十萬石不勸則歲減粟百八十萬石勸與否之利害相遠如此然則欲盡地力者亦在乎盡人力而已誠能率而子弟竭其四肢之力以從事於南畝將見富歲之入弗減益增蓄積既多縱有旱澇可無乏食之慮矧今聖仁在上茂育羣品至和之應必有豐年乃若墮屬而成就之國長民者之責也茲以東作方興率導故常躬秉耒耜為爾農勸其尚勉之毋苟以為具文而獲聽其聽也

上梁文

行中書省上梁文

我國家幅員至廣屏翰有幾輻輳之近班總兵民之大柄分符而專節制端笏以領緒紳左江右湖檀東南之都會上棟下宇肇齊廟之具瞻內拱帝宸外臨蕃服孰使百察之長莫安一日之居既合簾以圖新寮因陋而就簡宜增崇於壯觀用昭示於等威官屬駭奔工徒鱗集辨方拓土置水桌以取平度木簡材運風斤而獻巧舉無行素後靡告勞審面勢以得中觀儀

刑而如故穿門洞昏燭幽隱於閭闔巨屢蕪休折選衝於樽俎是所謂政事之本匪徒誇興作之功龜兆弗違紅梁將架庸伸善頌式相歡誥

拋梁東海上雲開曉日紅大船高帆來萬里昂昂稽首慕皇風拋梁西三吳黍稷編高低灌輸京邑倉儲溢猶有餘粮野外樓拋梁南閩嶠風行掃瘴嵐槍鼓不驚民按堵九天雨露聖恩覃拋梁北舳艫街尾官河直百寶流行道路通日中聚貨如山積拋梁上紛紛非煙道在望台階清潤六星齊太平可見非無象拋梁下俯瞰江濤奔萬馬居人游衍競護呼共樂昇平陶至化伏願上梁之後五兵偃息百穀豐穰民風振於鄰魯相業俾於廣唐宣暢鴻靈益固藩籬之守翊扶寶祚允資柱石之強等天長而地火慶君明而臣良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續纂十八

題跋

恭跋 御書明良二大字

皇上在宥天下端拱無為清閒之燕時游心於藝事雲章奎畫
變出前古帝王之上而臣下罕有獲拜賜者惟翰林學士承旨
開府儀同三司扎刺爾公以開國元勳之胄世長宿衛清忠粹
德簡在

帝心親御翰墨書明良二大字以賜焉仍命公因為字臣潛
忝以非才載筆從公之後公出以示臣俾志于下方臣竊惟
君尊臣卑者分之殊休戚同之其體則一是故舜之作歌皋陶
之賡載皆取諸人之一身而以元首股肱為喻元首之明

君德也股肱之良臣道也合明良之二言以為賜而因以字之
于以表 君臣之一體也非世家重臣與國同休戚者何以堪
此乎雖然舜皋陶之賡歌所謂元首明哉股肱良哉者臣之良
由 君之明也武丁之命說所謂股肱惟人良臣惟聖者

君之聖由臣之良也然則公之圖為補報者宜何如哉臣不佞
不敢徒以公衣被昭回之光侈為一時之榮遇而獨以大人之
事 君者有望於公罔俾昔賢專美于前也

恭跋 御書慶壽二大字
今上皇帝政元至正之明年翰林學士臣孫爾直班嘗一日侍
燕開于宣文閣
上親御翰墨作慶壽兩大字以賜焉後七年臣潛以非才待罪
翰林臣孫爾直班由遼陽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入為中政使出
以示臣潛俾謹誌之臣潛欽惟

皇帝陛下以天縱之多能聖學之餘事形於心畫如雲漢之昭
回在上非下土愚臣所得而窺測然竊聞之皇極五福以壽為
先兆民所賴一人之慶夫以勲賢貴胄為 國世臣錫之眉壽
以保其家宜也乃若推廣

上恩均慶于下使八荒之人同躋壽域豈非所謂載
君之賜乎臣潛於名言之所不及者既不敢強贊一辭而屬望
之私有不容自己者謹以志于下方

恭跋賜名哈刺技都兒 御書
翰林學士承旨哈刺技都兒家藏
文皇所賜御書墨本二卷親筆二卷此賜筆之一盖
先朝嘗賜以今名而 上復出御筆申命之也

恭跋命哈刺技都兒充捧案官 御筆
天曆二年夏五月 日
皇帝坐奎章閣特降御筆以禮部尚書卷刺技都兒充捧案官
臣潛竊惟 國朝任官作命皆出外廷具有品式捧案官蓋中
朝侍從近臣且不常設非可律以定制故

天子親御翰墨以命之實盛典也史臣宜謹志之以備館閣故
事焉
恭跋 御賜永懷二字
文皇以萬機之暇游心藝事神文聖筆冠絕古今間嘗以佩刀
刻蘆雁振作永懷二字亦妙具乎八法因模為墨本以賜近臣
今翰林學士承旨哈刺技都兒時方以禮部尚書入侍燕閒與
被是賜履藏已久恐人無知者出以示臣潛俾志于下方臣竊
惟求懷之義猶大雅之詩所謂永言孝思也昔周成王剪桐葉

為圭徒以實其戲言而 上之孝思造次不忘乎聖念度越三代之人主遠矣後之史臣宜有述焉

恭跋 御書奎章閣記石刻

天曆二年春三月

上肇開奎章閣延登儒流入侍燕閒冬十月臣鐸爾直作頌以獻至順二年春正月 御製閣記成秋某月某甲子大學士泰禧宗裡使臣阿榮傳旨以刻本賜馬臣鐸爾直林踊而退罷獻惟謹以臣潛待罪太史屬俾紀其歲月于下方臣竊聞前侍書學士臣集為臣言

皇上以萬機之暇親洒宸翰書奎章閣記刻真禁中凡墨本悉識以天曆之寶或加用奎章閣寶應賜者必閣學士畫旨具成案持詣榻前覆奏然後予之非文學侍從近臣為上所知遇者未嘗輕畀臣鐸爾直當

上踐阼之初以保寧等處萬戶召對 明仁殿持 詔發兵河東陝西尋以前鋒迎敵遂巡鎮附安河南山東又被 旨增諸將平雲南陞辭之日既賜之弓矢及他服用貴珍之物以重其行運凱旋而復命也願以辭藝進而特預是賜殊常之恩愛絕前比茲益時清 主聖弛武而隆文示之意嚮以風厲于四方

將使中林免宜之士莫不鼓舞變化於雲漢昭回之下甚盛德也一頌一嘆豈虛乎哉臣鐸爾直以周通之才出入文武動協上意抑可謂不辱 君賜矣臣是用備著之若夫天縱聖能心畫起詣有非疏賤下愚所得而窺測者不敢贊一辭也

跋平雲南頌

右平雲南頌亞中大夫保寧等處萬戶述律公鐸爾直作初

文宗皇帝以南詔弗靖師久無功特命公往督諸將深入叛境殄其兇渠餘黨悉平公既凱旋入奏因作頌以進仍錄其副而傳焉

今上皇帝謀元帥俾坐鎮西南夷而廷臣無以易公於是距公之作頌蓋已十年 朝廷清明遠人嚮化兵寢不用四方無虞久矣公下車之日宜用昔人銘燕然故事勒諸堅珉以宣

皇威於遐方萬里之外然則此卷豈直可傳於學士大夫而已哉

跋袁翰林鹵簿詩

昔我 世祖皇帝肇建太室

武宗皇帝始親標獻遠

英宗皇帝乃行時享之禮而備鹵簿之儀蓋太平極盛之際也翰林直學士致仕袁公時為秘書監著作郎寓以為詩使窮鄉下士一覽觀焉如身在輦轂之下而親熙朝之彌文何其幸歟漢應劭唐王象皆有鹵簿圖宋王欽若有鹵簿記三卷宋綬增為十卷後累增為三十三卷公乃括以六百言曲盡其鋪張之妙亦奇矣詩曰雖無先成人尚有典刑安可忽諸

書先聖先賢圖贊後

右孔子并七十二弟子像上有宋高宗贊附以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檜記不知何人書檜所謂搢紳之習或未純乎儒術碩馳騁狙詐權譎之說以徽幸於功利蓋指當時言恢復者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則夫言恢復者未必與孔子異意也詎可一切以功利目之乎檜作此記時距其卒

僅七十六日其罔上誣民之心至死而不已也今其說猶與圖贊並存庸表而出之以俟覽者詳焉

跋宋兩朝遺墨二首

理宗與賈似道書

右宋理宗付賈似道親筆按續通鑑長編景定三年二月丁亥朔李松壽來納款上諭宰執曰情偽難憑又曰切須審處似道奏當與之要約如能歸連海之地方可取信十二日戊戌都省言連海已遂收復而新史歸地在二十四日庚戌乃因李璣是日有建節封王之命而連書之耳璣即松壽也此親筆以初十日午時下曰來意真確又曰不可失信必在已要約之後未歸地之前蓋是月之初十日丙申也故事禁中處分事付外謂之內批又謂之御筆皆內夫人代書而所謂御寶批者或上批或內夫人批皆用御寶惟親筆則上親書押字不必用寶璽之去就事繫機密上不批示外廷而獨以親筆付似道故正史及它傳記皆無所登載庸考次其月日以俟闕文

度宗與賈似道書

右宋度宗答賈似道手書命之曰師相而不名體貌之至矣其稱謂之過雖見識於史氏若夫寶藉鈞庇伏巧鈞照等語如士庶之施於敵已者君臣之分幾於盡廢此紙流落人間乃搜訪之所不及是以史氏無識焉孰知夫禮先亡而國隨之非細故也庸表而出之以俟後之秉筆者焉

跋泰山碑

泰山碑字多磨滅惟二世詔相完澤山碑亦有此詔蓋當時欲使來者知石刻是始皇帝所為故皆刻此詔於其後也

跋嶧山碑

歐陽公謂嶧山無此碑觀柱子美贈李潮詩則歐陽公之前無此碑已久新齋李公嘗以模本刻于金陵郡學其石今亦弗存此是徐鼎臣模刻舊本可寶也

跋館本十七帖

唐貞觀元年詔京官職事五品以上子嗜書者二十四人隸弘文館習書出禁中法書以授之尋又置榻書三人此館本之始也開元六年命整理御府古今工書鍾王等蹟得一千五百一十卷視貞觀時無所增減龍朔三年裝進館內法書至九百四十九卷然則當時館本必不止十七帖此十七帖特以世所共傳而其後有勃勒充館本故名之曰館本十七帖耳卷尾有僧權二字不完是梁之徐僧權云

記石經

漢石經自北齊徙鄴隋徙長安至唐初已不啻亡其什九而拓本猶歲開元御府由開元迄今六百年石之僅存者不可知拓本之可是者若是而已未知後六年其存幾何好古博雅之士所宜珍護以謹其傳也

書石曼卿館直詩後

曼卿仕凡再入館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秘閣校理卒於官距作此卷時僅四浹旬耳安知非曼卿絕筆耶嗚呼曼卿之卓然不可朽固不必在是歐陽子所謂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者覽卷猶可察見也

書唐詒後

右唐詒逸其首尾姓名以石刻完本考之則顏公真卿也始比

公山濤叔孫通者公嘗為吏部尚書大曆十四年代宗崩而公為禮儀使也其後公以直不見容於楊炎換太子少師猶領禮儀使者德宗嗣位之明年改元建中其年八月遙尊母沈氏為皇太后時也故事置使必因事乃置事已輒罷公之為使不以一事者若韋絀之在開元以禮儀使而掌五禮也凡制勅冊命皆出於中書是時郭子儀官中書令而不預省事楊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官門下侍郎唯舍人于邵獨在中書起草署行若邵也新史邵本傳稱邵以諫議大夫知制誥進禮部侍郎而不言其為中書舍人者意必以舍人秩卑於諫議而略之也其用尚書吏部告身印者尚書實承而行之官尚書省者之氏名石刻猶可見也就其可知者疏之如此其殘脫而不可知者不敢以臆說參焉亦闕疑之義也

跋南豐曾公謚文定覆議

宋制文臣光祿大夫武臣節度使以上法當定謚者皆太常博士議之考功郎中覆之乃以上于朝而降勅紹興初欲旌死節之臣始有賜謚徑令中書舍人行詞給告太常考功咸不與焉由是應得謚者亦援以為比乾道末臣察言其非故事而申明之淳熙中遂詔特命謚者並經有司議定取旨出勅曾公官止四品因鄉郡之請而賜謚其議於太常覆於考功者用近制也然其發揚褒美雖書贊之詞殆不是過豈以降勅給告為輕重哉劉公自嘉熙戊戌訖淳祐壬寅凡兩蕪考功又真除員外郎不知此議作於何時今言者方建白重脩宋史考其歲月上有司以補曾公刊傳之闕文可也

題黃給事山居圖

子讀紹興正論小傳未嘗不三復而悲之方秦檜起勢立威小不附者輒欲真之死地而忠鯁之風不為少衰嗚呼何其盛也然皆僅足以撥禍固莫有得行其言者嗚呼又何不幸耶獨故給事中黃公居殿院時嘗疏檜姦狀檜由是去相位使當時聽言類如此正論可無作矣它日檜卒用公卒斤我瞻四方憂慶靡所騁嗚呼悲夫公之去也屏居海外馬秦陽上蒼崖崛起長風怒濤中覽是圖猶可想見其孤標峻節當與之並存於天壤間也

跋李西臺書

浩翁稱西臺書出羣拔萃肥不剩肉如美女豐肌而神氣清秀但恨摹手失其筆意耳今復觀此真迹而窺見其筆意寧復有浩翁之遺恨乎

跋畫錦堂詩

祁國杜公草書畫錦堂詩紹興間嘗歸之內府詩中適有御名故刊去之然此字本韓氏家諱而祁公用之不疑古人臨文不諱之意尚可見也

跋韓令公真贊

居士集此贊末句作丞相魏公按公以嘉祐八年封衛國公治平二年進封魏贊作於元年之八月曰魏公者蓋後人追改之幸真跡尚存可考也

跋范文正公書伯夷頌

范文正公為蘇才翁書伯夷頌後有秦會之太師賈師憲太傅兩人圖記宋南渡後此卷必流落江左而管入其家至李侯截得之於燕則宋亡之明年也范氏所居近在吳中兩人不能舉

而歸之卒有待於李侯而公之子孫乃獲敬受寶箴焉豈偶然哉蓋自西方兵燹不用公歸而均逸外藩因得以暇日游心於藝事才翁善書而深服公楷法之妙求公爲乾卦而公以字數多眼力不逮故爲寫此頌卷末第云書法亦要切磋未是慶無惜賜教而已後來一二大老乃推廣其說謂公書此實爲天下萬世綱常計至哉言乎末學之士毋庸贅述也

跋范文正公與尹舍人帖

尹公自謂與范公義兼師友而其言談罕及於性命至尹公處死生之變尤人所難能非知道者不足以與於此蓋是時風俗醇厚士大夫多不言而躬行未至立名字以相高此宋三百年極盛之際也伏觀范公遺帖安得不爲之撫卷而三嘆乎

跋唐御史臺精舍記

漢史列傳具載包咸劉洲檀敷李充所立精舍而唐御史臺精舍史缺弗錄蓋彼四人者皆以講授諸生此則以奉浮屠氏故略之耳幸有此碑可存當時故事也

跋溫公通鑑草

溫公通鑑書晉末昌元年事視此尤爲詳備此特其初藁耳而作字方整未嘗爲縱逸之態其敬慎無所苟如此宜其十有九年始克成書歟今之文人類以敏捷相高貴輕揚而賤持重使溫公復生未必能與之追逐也三復之餘唯有掩卷太息而已

跋尋僧圖

荆公以元豐四年十月二十四日與道原過西莊遂游寶乘有兩詩此圖止書其一于卷首者但取末後二句以寫一時之高致云爾故於詩中之南埭北山皆不以勞意匠何暇及其平生

事業乎嘉定諸大老題識真足發其深趣毋庸吹毛洗垢以合開也後公游寶乘二百六十年爲今至正元年十月一十四日金華黃潛書

跋閻立本畫

宣和內府所藏閻相畫三十有二子嘗於故秘書少監呂公家觀其房宿蓋大德中先朝所賜宣和齋物也今乃獲觀此三星東海徐公謂所見三本皆不逮此則其所畫宜非一本此卷雖無內府印章而徐公在宣和間已鑒定爲真跡誠可寶矣

跋李北海永康帖

宣和內府所藏李公十帖此其一也今人往往喜效李書而罕得見其真跡予幸獲見之而又不能學安得相求而適相值哉

跋荆公帖

廣漢張子言公書如大忙中寫新安朱子以爲切中其病而又謂先君喜學公書今觀此帖風神閒逸韻度清美臨學之家宜有取焉評書者未可以彼而廢此也

跋徐州鹿鳴燕詩序

此序視東坡先生集所載少六字不同者十三字按先生以嘉祐元年舉進士此卷云嘉祐之初而集中作嘉祐之末章真蹟尚存可正傳刻之誤也

記水樂亭詩

東陽發大縣爲長吏者恒憚其不易治若唐子君與宗宋玉君傑鮑君極率以暇日寓情山水間苟非能使政平訟理而田里安於無事雖窮觀游之美誰與樂此然則地固未必難治獨患夫吏之知以簡易爲治者少也王君爲縣在熙寧時嘗授賓客

登西岷山作亭泉上名水樂眉山二蘇公咸為賦詩亭既廢好事者或以其詩刻實杭之南山水樂洞猶存其舊題曰東陽云天曆二年秋某月今縣尹趙侯某始即其故處作新亭且買石復刻詩亭中侯之為治不煩而餘力之所及亦可見矣視前人何歉乎輒為志其歲月于下方庶後之從政者有取焉爾

跋東坡書秦少游龍井題名

元豐元年東坡先生謫黃州少游以二年秋至龍井三年秋先生乃為書此題名而記其後言與兒子邁棹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濤際天而先生作赤壁賦則五年之秋冬也潛兒時即能誦少游題名不意垂老獲見先生真蹟因考其歲月而謹志之

跋東坡贈巢三詩

右蘇文忠公墨跡上有秦煇私印蓋其家藏舊物也章蔡秦氏父子人品無大相遠或與公同時而不相容或異世而相慕愛之如此談者類以為公論須久而後定豈不然哉

跋蘇公父子墨跡

右文安黃門二帖所言皆私家細事至煩碎而靡密無足深論學士大夫相與存而傳之者豈不以其人哉夫不能以古人自任千載自期而欲恃區區之文墨以為不朽者可以慨然於此矣

跋山谷贈元大師詩

元符二年公在戎州有寄題祖元大師此君軒詩明年公自戎州發還以十二月抵江安又明年是為建中靖國元年公以正月發江安元師自榮州來送之故有是作其詩今載別集中而

蜀刻小本以為祖無大師蓋傳錄者以元為先故又譌而為無幸真迹尚在可證其誤也

跋東坡先生帖

先生有答李之儀端叔書是未相識時此帖則相見之後也

跋李贊華獵騎圖

贊華契丹國主之子東丹王突欲也後唐明宗時越海歸中國以為懷化軍節度使瑞慎等州觀察使初因其舊封姓之曰東丹尋又賜以國姓而名以贊華宋宣和內府藏其畫凡十有五畫譜稱其多為貴人酋長袖戈挾彈牽黃駉蒼服縵胡之纓不作中國衣冠亦安於所習者然馬尚豐肥筆之壯氣今以其言驗之此圖為贊華作無疑也

跋褚河南書兒寬傳贊

子固以此贊與三龕孟法師碑用筆不同定為河南晚年書碑有歲月誠可信不疑然石刻視真迹自不無少異蓋其轉摺精神處有非摹勒之巧所能盡也

跋蔡母潛詩

唐蔡母潛詩見於殷璠所編河岳英靈集者六篇而璠獨稱其題鶴林松覆山殿吟不可多得題靈隱塔影樹清漢鐘聲和白雲歷代未有龍興在吳中與兩山相望此詩必一時之作豈璠偶遺之耶抑其去取或自有意也因觀間上人所刻墨本輒識其末以俟覽者詳焉

跋蘭亭五字楨本

宋景定咸淳間賈氏枋國定武舊刻派落人間者鮮不以資其清玩嘗俾其客慶寺丞恭較諸本異同擇其字之尤精善者輯

成一帖命發之良工王用和刻之經年乃就尋補用和勇爵以酬其勞其石後歸京今在故執政吳公家此本有悅生印必嘗備選擇者可寶也

跋米元章書蘭亭序

臨楔帖者得其貌似優孟之效孫叔敖也得其意似魯男子之學柳下惠也世所傳三米蘭亭乃是以前軍書模勒上石此則元章臨右軍書貌不必同意無少異可寶也

書官齋李公遺墨後

賈傳以疫師去國朝士中與之不合者或從而追數其罪以為可殺及得一郡而去則賈降恐後君子耻之李公本以忤賈一斥十年其復官進職起師長沙賈已在謫籍雖力詆之執曰不然而公此帖願謂入謝表落只須引咎不可怨尤至其盡瘁事國視死如歸英風偉烈乃如此孔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又曰有言者不必有德豈非然哉

題唐臨蘭亭

蕭見馮承素米禮部及趙魏公所臨楔帖未嘗為苟同今觀此本筆勢翩翩風神秀發又絕異欲取而參較之不能不以四者之難并為恨也

跋衛公夜坐圖

伯玉夜乘車過關而止其敬慎如此所謂欲寡其過豈專對之飾辭哉夫人即南子也女婦而有知人之明固未易及非但知伯玉又知孔子而願見焉孔子亦不拒而往見之抑可謂難能也已司馬遷以子路之不說遂謂孔子因夫人而去且附以未見好德之言其果然耶按論語所記孔子非因夫人而去未見

好德自別為一章不知何所為而發遷之說恐猶有當考者因觀衛公夜坐圖輒試評之翰墨之妙未暇論也

題鶴鵝圖

畫有御府印章蓋與龜書馬圖皆為一時之物矣之二蟲何知其蒙被光耀乃爾哉將有如昌黎公感白鳥鸚鵡而為之賦者粉墨之工無以議為也

題脫鞞返棹二圖

嗚呼古之所以取亡者非一而漢唐之亡獨與宦者之禍為終始豈不悲哉當理宗時宋祚微矣盧董之儉謀狡智非不能為南節士良也衣冠之禍所以未至如達寧太和之烈者夫亦一時之清言勁論有以殺其勢而遏其衝乎故資政殿學士牟公之守姑孰也嘗畫脫鞞返棹二圖而為之贊宋臣怒其讖已風臺臣論罷公公去未幾而宋臣輒斥它日公既召還宋臣亦輒進然竟以公疏卒不復用君子小人勝敗之機實繫於此是雖若無救於趙氏之亡其不遂亡於二三豎之手者天歟人歟覽是圖者未可第以為一時之清玩也二圖作於寶祐丙辰後六十年為今延祐丙辰公之孫深水教授君更購善工縮圖為小卷以便觀者且俾其門生黃潛識焉實是歲之九月九日也

跋象山祠堂記

象山在貴溪縣之西境雲山章公所為祠堂記稱晚川彭世昌始開山結廬延致陸先生講道其間然世昌極貧里人張南仲侍郎實助其役先生以山形如象故名之曰象山學者亦因用為先生之號先生歿遂即其地為祠堂云今象山書院僑置於貴溪之徐巖蓋蒙齋袁公持節江東時所作也此記石刻久不

存非侍郎家傳藏其文人固莫知山之所以名且將指徐巖為象山矣先生之學與考亭朱子同出於孔氏後之人姓氏各尊其所聞交攘互斥若不能相容者何哉侍郎諸孫元杰今方列于仙班而侍祠于明庭其為教不與孔氏合顧能以彼我為聞出此記而表章之度越於吾輩遠矣觀者可無自警乎

跋米南宮帖

元章負其才氣傲睨一世而推服道祖如此道祖之為人可知也世徒以其善書並稱之曰米薛而此帖無一語及之則其可推服者非直翰墨之工而已

跋晦庵先生帖

右朱文公先生與侍郎馬公十一帖先生以淳熙八年冬為浙東常平使者九年秋累疏劾知台州唐公仲友而唐公亦自訴于朝丞相王魯公與唐公居同里且有連類陰右之亟界以江西憲節而去先生抗章不已乃罷唐公新任而以先生填其闕先生以為踐田奪牛三尺童子知其不可力辭不赴改江東又不赴乞祠而歸十四年秋復命先生代馬公持江西憲節未赴而魯公以十五年夏五月去相位六月先生入對除兵部郎官以林侍郎栗論奏有旨仍赴江西竟鋒避不赴帖中雖謂馬公為交代而實未嘗交承也先生既用磨勘轉官除職予祠尋召入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未及上俄俾以秘閣修撰奉外祠前兩帖結銜稱朝奉郎主管嵩山崇福宮者方辭論撰而未允也遽得旨依所乞仍舊職且降詔褒諭次兩帖迺以直寶文閣入街帖中云所請亦幸闕允更被褒詔是也又其次兩帖止稱階官貼職者時已有旨起先生將漕江東即帖中云不知

除授所由者先生方控辭故祠官使職悉不以繫銜也發相蓋指魯公所謂邪說蕝心陰自憑結廟社之靈實糾極之者言若有激恐未必專以前輩為憾也此六帖皆在十六年夏秋之間最後兩帖一稱權發遣漳州事在紹熙元年春一稱秘閣修撰主管鴻慶官在其二年秋餘三帖則問眷請委之副楮也先生文集所載尺牘分出慶問答兩門凡四十卷而此諸帖皆不見集中謹備著其歲月以俟采錄而補其闕逸云爾

跋米元暉帖

暉者年伯壽好古博雅君子也元暉因伯壽識桂勛而傳其術則勛之為術精矣不知今亦有傳其術者乎

跋朱張二先生帖

慶元學禁方厲為士者至更名亡師其間遺尺牘之偶存者未必非毀棄之餘也乃今遂如壁書家簡復啓其秘是孰使之然耶俗好之向背固足占氣運之盛衰士君子政不當隨世為歆艷商薄也林生出示所藏朱張二先生墨迹因書以論焉

跋晦庵先生帖

國朝善書者稱秋礪王公考亭朱子之書曰道義精華之氣渾渾灑灑自理窟中流出又曰道義之氣慤慤鬱鬱鬱鬱散於文字間其評書如此則其善書豈直點畫之工而已蓋自許魏公推明朱學而立其說於學官且用以取士湖南聲教所暨咸知尊信之固有異辭至其翰墨之妙類以為儒者細事寘而弗論秋礪公可謂目擊道存者矣道傳赴玉堂之召携考亭手帖北上玉堂諸老善書如秋礪公者為不少幸求其試評之

跋六君子小像

六君子從祀先聖廟疑已久至順二年始被旨追昇二程先生以公爵詞頭之下潛所預聞也先是周子已封道國而司馬氏在異時身居相位爵為國公無以復加獨張邵二子猶嚴故封伏觀六君子小像庸志之如右庶有能舉揚以上聞者

跋王江州詩

右王江州誥詞中書舍人樓鑰行宋三百年吾烏傷弟進士者實始於王氏皇佑癸巳則恩陽令固紹聖甲戌則知福州贈正議大夫永年福州之孫寅乃弗取世科而用蔭入官歷守七郡其以朝請大夫知江州則慶元元年正月也凡州郡守臣差則出勅除則給誥而誥必有褒詞故尤以為榮江州之七世從孫禧從子游宦師子因閱官書於史局得此誥詞錄而歸之以備其家乘之闕文

跋曾大父除武學子諭誥

宋理宗開慶元年七月故敷文閣學士朱公由史館校勘授武學博士我曾大父戶部府君由通判慶元軍府事授武學諭實與公並命後九十年是為今至正九年乃獲觀公曾孫業所述公年譜誤以武學為大學謹錄當時所被誥詞歸之以補其闕而訂其謬

跋宋諸公遺墨

淳化閣帖張華桓溫王導王敦四丞相並居晉人之首而摠題曰名臣法帖蓋持取其翰墨之工而於人品之邪正有不暇計也此帖自范歐陽司馬氏下至章蔡凡十人皆宋宰執人品不同而同為一卷者豈亦閣帖舊法乎卷中一帖不書名而標其考曰宋宣公恐是宋宣獻耳

跋林和靖詩

子嘗見先生手書詩一多集中所不載此三詩則皆有之而亦不盡同竊意集中是後來所改定也

跋清涼國師所書栖霞碑

唐攝山棲霞寺律大師碑華嚴疏主清涼國師所書也國師越之會稽人飛來山寶林寺實其得度故處今住山同公舊讀裝相國所撰妙覺塔銘而知國師得二王之筆法又聞趙魏公稱國師字畫之妙而知相國之言為可徵每歎其書平傳於世今年春出游兵中始從報恩萬歲寺住上人得此墨本歸而刻諸石屬予志於下方謹按國師以大曆三年受詔入內譯經為潤文大德是年三月二日律師示寂而碑之建在明年三月十二日今去之已五百八十年觀其遺刻法度森嚴神采奮發而國師之德容猶可藉是想見也國師世壽百有二書此時甫三十有一或者妄計其晚歲安住毗盧華藏必不復作如是游戲事予竊不敢謂然法身大士應化人間於一毫端現諸萬象舒無礙寂用常如塵心交入無非法界既者母徒弊弊焉索之於形迹之間庶幾目擊而道存者也

跋白蓮社圖

遠公結社以修淨業邀靖節入社而不赴康樂欲入社而遠公難之陸修靜雖與遠公善而慕為神仙初非同社世所稱十八賢自十二僧之外劉雷周宗二張六人而已史傳及它書所載可考也諸公跋語因此卷并畫靖節康樂修靜而誤以為二十一人耳

跋蘇黃二公帖

蘇帖稱元鈞殿院者呂陶元鈞也陶起進士累遷司門郎中哲宗即位拜殿中侍御史朱光庭時為左司諫奏翰林學士蘇軾撰館職策題譏議先烈乞正其罪陶亦奏軾素疾程頤光庭為頤報怨此洛蜀二黨所由分也蓋蘇與巨俱眉州人云黃帖不著稱謂莫知以災去職者為誰當別考也

跋靜修先生遺墨

潛弱冠時嘗手鈔靜修先生丁亥集悉能成誦後五十餘年始後汝南張君獲觀先生遺墨蓋君之先大夫受業先生之門故先生書此以授之其言小學書不取鄧伯道朱壽昌事善發明朱子言外之意潛既得以快觀前脩之真蹟又有以竊窺先儒之微旨抑何幸歟

跋金滕圖

尚書正義分金滕一篇為四節吳郡顏直之用龍眠遺法書其本文而畫其所書以為此圖其所書蓋第二節之冊祝第三節之卜吉祝與卜同在一時篇終所記乃後來事故略而弗及也經文可見者植辭秉珪啓篇納冊而已此圖於鼎俎搏爵豆邊筐篚之屬靡所不備亦畫家以意為之而曲盡其形容耳

跋韓魏公帖

右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帖淳熙丞相王公家藏三十紙之一也文忠得蔡復留在致仕前十有六年魏公方勉之以宜盤桓跋語云多見二公請退之舉又云其言諄諄以必退為請蓋不專指此一帖而言也

跋山谷帖

求人作文字而煎迫之至使倉猝失其事實亦持去不暇顧蓋

自昔已然矣吾儕去古人不啻相千萬而動遭煎迫欲無失得乎偶閱此帖為之三歎

跋誠齋墨蹟

右誠齋楊公與其僉判書凡七紙蓋弔其父喪且答其求墓銘也所謂扼其喉把其袖而牛羊迫促之者此今人求文於吾儕之常態公曾不免此耶撫卷為之來慨

跋崇國公墓誌銘

宋宗室崇國公墓誌銘翰林學士鄭居中撰知淮陽軍米芾書今題曰元章真蹟者世知寶愛其書而已夫以公胃系之貴爵秩之尊子孫又衆多且光顯若是而今無稱焉獨賴此書為好事者所存傳而不廢故其官伐世序猶可考見嗚呼士君子所恃以不朽者書云乎哉

跋放翁詩草

予往來山陰道中此詩所謂橫林野水紅草綠荷皆故無恙而翁之家棄落久矣叩其人亦無能道先世事者偶閱此卷大息而已

題墨蘭

月溪畫蘭傳者絕少政如深林孤芳人不可即迴睨夫託根於堦庭玉樹間者殆與薜麥俱茂矣

跋趙魏公書歐陽氏八法

近世錢唐金氏一之以善為歐書得名暨趙魏公出學者爭慕效焉歐學遂廢而不知公之教子實用其八法賴此帖故存本末源流尚可考也雖然梓匠輪輿能與人以規矩不能使人巧父子不傳之妙必有出於此帖之外者矣臨學之家宜深造而

自得焉

跋金字心經

右金字心經一卷趙魏公作按唐孫氏書譜論書之乖合各有五絃墨相發為一合紙墨不稱為一乖蓋墨之調適固難用泥金視行墨為尤難此卷神融筆暢殊無滯滯之態非公無以及此可寶也

跋翠巖畫

先生盛年客於信國趙公頗欲以奇偉非常之功自見遭值聖時海宇為一老無所用淳湛俗間其臂中之磊落軒昂崢嶸突兀者時時發見於筆墨之所及後生小子乃一切律以尋常書畫之品式宜其傳於世者少也潛以大德成春見先生於錢唐今已五十年因觀先生所為孟浩然諸意圖聊識其後云

跋錢翼之千文

吳興趙公早年學書用工至精密迫其得於心而應於手縱橫曲折無不如意之所欲出以公之學名其家者務於速成往往摹倣公暮年所書而求其形似如不由其戶而欲升其堂入其室也得公之用工精密又參以古人而別出新意自為一家如吾翼之者殊不多見此卷千文四體皆其得意書尤不易得今翼之已不可作而有子能傳其業亦以予言為然否乎

題雲山圖

予不解畫凡古今名筆皆莫識其所以為工近留南屏積雨彌月遙望群峰隱見於煙雲杳靄間倏忽之頃變幻百出宛然它日畫中所見乃知良工之意匠真有能窺造化之妙者昔人誦杜子美夜深殿突兀以為親涉其境始悟為佳句豈虛言哉天

錫作此卷時蓋與子俱寓南屏亦因其可見者移入縑素耳

跋張監丞代祀虞帝廟詩

有虞氏距今三十餘年廟而祀之蓋非一日張侯將上旨以香幣走祠下遽能致其昭受而顯答此皆

聖神在御德協古先故其感孚有同符契張侯固若無所容其力矣雖然君猶天也其德有不可名言者是以昔之詩人歌祭祀之盛唯美夫駿奔顯相而已張侯駿奔顯相之功不既多乎播之頌聲亦清廟詩人之意也覽者盍以是觀焉

跋景傳新店謬詩

新店驛在諸暨東北三十里景傳十八年間凡三題詩頃予忝佐是州以故事謁郡府道過其處覽最後兩題歲月蓋予以督運吏居郵時景傳携其子克讓來為子婿嘗寓宿于此也追計之已六年而景傳與予未決者亦四年因其韻以志存歿之感今相距又五年矣偶閱舊稟不勝愴然輒錄為三通一以授克讓藏於家一以授新店主人俾附後題之末

跋景傳遺墨

嗚呼此景傳絕筆也子尚忍言之哉景傳長子十五歲與子為忘年交而其子克讓子婿也景傳始屬疾陰陽家爭來言兩穿新井不利景傳曰死生有命并非所獲罪也皆謝遣之時克讓方從子鄞江上於是待汝不歸我行有程之語克讓既歸則又有忍死待兒而兒歸之語嗚呼子尚忍言之哉景傳之先有為鄞州新化縣主簿者任稍不顯主簿君之父篤厚長者宗忠蘭公父事之其歿也公實銘其墓逮景傳之考君希聲先生遂以文學為後進師而景傳負其不羈之才浮游物表人見其寓

談笑於文字間類若依隱玩世至於死生之際處之裕如合乎
聖賢之學而出乎性命之正者人固未或能知之也其季景宗
朝出晬夜歸讀古人書薄已而厚物近乎昔之卓行君子者予
尤畏慕焉景傳謂允讓汝非季父不立汝非外舅不成嗚呼景
宗視克讓蓋猶子也而景傳望子之厚如此予亦安能有以慰
景傳於地下而尚忍言之哉景傳之死予既無隻字以為之銘
又無片辭以為之誄始輯其遺言錄而藏諸以示無忘或者克
讓因是尚有警言也

跋進學工程

易曰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記誦辭章云乎哉記誦辭章未
矣後生小子猶有廢而弗事者程君敬叔排年工程之書所為
作也敬叔以文學行誼高一時其傳蓋本於考亭門人晏氏進
脩之功不必盡出是書夫亦度中人以下所可企及姑為是以
誘掖之云爾古者大學之道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
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
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即其排年之工
程也學者苟能因今人之所可及而求古人之所必至敬叔將
於是書之外有私淑艾焉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在乎勉之而已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續葉十九

題跋

讀新宋史汪五信傳

臨川危素編次 番禺劉耳校正
淳祐辛丑吳莊敏公淵守鎮江承大饑之餘為粥以哺兩淮流
移之人我曾大父戶部公時客吳公所識汪公立信於稠人之
中擊之俱歸吳公一見與語大悅即留置賓館禮遇甚厚居數
歲與戶部公先後登丁未庚戌第寶祐丙辰吳公以觀文殿學
士鎮京湖辟汪公幹辦公事戶部公準備差遣丁巳春正月吳
公有奏預之命未行而薨汪公與戶部公同護其柩歸葬宣城
汪公後以法授出當方面終於端明殿學士新史本傳載其初
見吳公事頗詳戶部公諱夢炎而史誤作應炎失於采聽傳聞
之不審矣汪公安豐人史以為澈之孫澈乃饒州人故削安豐
而不書非也其取進士史或以為見吳公之明年或以七年為
六年非但自相抵牾兩年亦非祭士之歲也庸謹誌之以俟它
日告于史官而訂正焉

跋淳熙名公帖

異時士大夫尺牘往還稱謂封題咸有定式文雖涉太繁然其
貴而不倨卑而不訕亦有足觀者焉此四十七帖自宰執侍從
庶僚至于京官選人摠二十有四其交際之間流風遺俗猶可
見也

跋傅氏所受告命

潘八歲入學受書於傅先生後七十年乃厚與先生授孫藻游
因獲觀其先世所被告命蓋修職郎致仕恩聰於先生為曾大
父迪功郎致仕大中於先生為大父修職故有官以長子時中

得解而加封其第二子即迪功亦以長子奎得解而受封迪功第四子翼則先生之父藻之曾大父也傳氏世業儒異時嘗有第進士者僅露一命而止先生之上世又皆以慶典推恩懷才而不賦藻妙齡秀發委祉所及將於是乎在先生名肖說字商佐云

書仙都王公遺墨後一首

碩畫

仙都王公手書孔明見先主下至寇準出師澶淵凡九事號曰碩畫公之以古人自任不輕矣公伯氏魯國文定公事宋孝宗持政枋者十有五年有傳在史氏而公履宰百里未及大有設施以發尚賴此書之存其志猶可見公之子是為魯齋先生以授其猶子且謂或有發揮于後者今故家日益凋落而王氏子孫以材自見列於仕藉者班班相望魯齋之待于其後者宜不之人公之遺志將有託以不墜手澤在焉非直記事纂言而已

與仲子書

魯齋先生學為世師其承傳之自夫人能推言之而其得於父兄培植之素以為受道之地者世或莫之知也夫以公間生之質又豈有志于學家庭之間於一言一動之細猶諄諄告誡使致其謹如此蒙以養正聖功也安可忽哉今之顏狀嬰孩言談性命者觀此帖可以自警矣

書葉信公年譜後

宋制文臣少卿監武臣正刺史以上在先朝薨卒者實錄內例有附傳國史列傳之所本也今者言方建白重修宋史而丞相信國葉公之薨在德祐失國後三年無附傳之可據滑嘗過公

故第而拜公遺像於剛忠堂退又得故禮部尚書王公所撰公墓誌銘而知公平生大節歷官行事之與茲獲觀公家所述年譜視墓誌銘為尤謹竊意當時名卿大夫相繼淪沒於德祐以後者宜不止公一人未必皆如公之有後而能以儒世其家也文獻之不足徵者既如彼幸其猶有存者宜謹謹藏以俟有司之詢訪焉若夫考其時事而著論贊之辭則有秉史筆者存非吾徒所敢知也

書賈氏家譜後

宋南渡後蔡之東陽第進士者自蘭隲賈公始公諱廷佐字子野父奉直公用故宰相觀國文元公恩補官而公自真定遷居東陽家譜幸完可考縣志載公為剛定官以忤秦檜去國而公主桐廬簿時乞罷和議三書皆缺弗錄人無得而傳焉檜傳其君稱藩於敵國史諱不書但謂之和而臣僚章奏如忠蘭胡公所謂朝廷宰執盡為陪臣者自不可掩公書亦曰陛下為我人諸侯臣為大敵陪屬與忠蘭不謀同辭尤可見當時事實初非過為是激切之言也夫和者東都盛時嘗以施於鄰國何獨絕與之事能使人感憤若是乎詔諭之使受書之禮蓋不止形於空言矣子友其正傳為公畫贊序謂言一至此其君所不能堪是猶以史氏所諱而疑其言之過於激切也正傳又謂世知有忠蘭之書而不知有公嗚呼自古忠正之士危言讜論湮沒無傳者豈獨公哉公之所言則有足徵者不可使終無傳也肅因正傳所序而備論之以俟著述之家訪問焉

跋餘姚海陵記

書叙禹之治水備著其濬導之功孟子亦稱禹疏九河濬濟漂

決汝漢排淮泗其於海惟曰入于海注之海而已蓋至此無所復用其力是以太史公河渠有書班孟堅溝洫有志至於海則存而不論也餘姚居天下之東南而地訖于海居人數有海患其故為縣時宋慶曆間知縣事謝景初嘗為隄二萬八千尺慶元間知縣事施宿嘗為隄四萬二千尺而其中為石隄者五千七百尺其用力於海皆古所未及可謂難矣 國朝易縣為州四十餘年而葉君恒來為其州判官所作石隄以尺計者前後總二萬四千二百二十五視前人不愈難哉先儒胡文昭公每以經義治軍分齋教學者所治之事水利其一也自世儒務為高論而不屑意於事為之末或者遂指經義為無用之空言以相詬病亦已久矣君以經義釋褐入官而善於治事至於水利亦能用力於古所未及大書源刻登載已詳今獨推其能為人

跋臨汝記

臨汝記者前進士楊舟為江西行中書掾申屠子迪作也撫州民吳甲以贊發身郡吏又欲授其子乙司臨汝書院錢穀計山長萬士元持不可甲怒假他事屬郡倖廷辱之士元不能堪歸自剄而不殊之遽求受事士元益痛憤引刀絕亢而死士元無子唯一力甲欲滅其口復假他事俾有司逮繫之諸生皆駭散鄰僧收士元尸而瘞焉乙後自陳芳洲挾憲府公牒于堂補儒學官子迪時為都曹掾按儒臺故贖得士元死與乙受事月日白其狀罷遣之且為文弔祭士元御史來監治者欲為乙地而莫能奪其議也子迪既調官去乙得行其計遂取臨江儒學錄其在臨江數自驚謂萬山長至云凡舟之記亡慮二千言其大

畧如此嗟乎向使士元死而事覺子迪得聞其獄暴殺人者罪而誅之則記之所述宜有大於此者願以歲月相去已久且會赦故所記止是予所以哀士元之死悲子迪之志為之掩卷而太息也輒刪其要而論者于篇

讀蘇御史奏草

伯備三為御史在中臺僅四閱月而章四十五上自聖躬至于朝廷政令稽古禮文間關幽隱苟有闕乎大體繫乎得失知無不言尤以進賢退不肖為急所劾五人皆權要所擊百有九人則世臣者德與一時之名流而於外官下吏章澤之士有弗遺也竊惟國家稽古建官擇正人俾司風紀固將使分別忠邪而為之進退今臺司計簿每歲最其以甚罪坐免官者千人以微文抵吏議若干人而以廉能見識察者無幾意以為世道衰薄故所著寡不肖者衆而未敢必其然茲獲觀伯備奏章始知天下未始乏材特慮夫司黜陟之柄者好出聲威以立名譽一有所引重輒以附麗為嫌而止是以斥棄常多甄拔常少也雖然陽城居諫官七年視伯備為已久所論唯陸贄裴延齡兩人視伯備則已畧而又不能如伯備得行其言非城之賢不逮伯備蓋伯備遭逢盛際與城所遇之時有不同也昔之序名臣奏議者不專以盡言為功而獨以聽納觀人主之德豈不然哉

讀譚汝楫傳

予久留京師竊觀四方之士論述時人行事未有若觀董王武所撰譚汝楫傳使人讀之而不厭者豈武之文為可尚哉亦汝楫之事有足稱道故武得以馳聘其筆力如此爾若歐陽子為

葉惲傳謂司馬遷所書皆偉烈奇節士性今人如遷所書者少
艱遷持確文善壯其說古人未必然及得惲事乃知遷書不誣
今人固有而不盡知也夫以汝楫前後捕執大盜百三十有五
人既已無愧於惲矣然惲惟以交趾僚叛管被命一往殺之而
汝楫連引兵攻淫賊手射殺其酋又縱兵殲其眾而生致其酋
六十一人九洞悉平其討叛熱也與主帥分軍鼎立以相掎角
而獨繫賊數十人又以偏師突賊圍拔其守將暨麾下十九
人而乘勝斬首四十一級他奇謀借功有未易遽數者視惲為
孰多乎至其以寡敵眾往往捷數十騎出入賊眾三五萬人中
子戰歿而弗顧人馬俱中流矢身被七十一創而戰益力及救
兵不至潰圍而出猶反弓射殺數人為事益有甚難而其所遇
與惲甚不同也然惲與汝楫皆樞密尉問名位略等惲以吏臣
其閣用例得兵馬監押而汝楫亦牽於吏議功狀久格不下隨
牒調補邊郡錄事判官故非有志之士所為太息流涕者耶嗟
夫使汝楫與歐陽子生同時宜愈信遷書之不誣而惲不得專
美矣世無歐陽子而使武得著錄其事汝楫倘藉是而有見於
世復何憾歟庸表而出之以俟後之東史筆者

跋趙公臨右軍書

今人臨二王書不過隨人作計如費花簷上看桃李耳若趙公
乃是枝頭窺底親見其活精神者此未易與俗子道也

跋解于公書

子從公游最愛屢聞公言學書之法子友徐文蔚學焉子未之
學也今人窺見公一斑於斷楮敗素間率能以書名傾動俗惜
子之衰已久雖欲復從事於此以自勵於諸英雋之末豈可得

哉偶閱公所書蘇詩猶想見公引筆行墨時追念曠昔徒切愧
悔而已

跋五常圖

伏生五行傳五事所屬不皆與黃帝氏合近代建安蔡氏祖述
朱子之旨以五事配五行尤與伏生異客有示子以五常圖者
乃斷然以漢儒之說為信必有見於此矣蓋恒性之言始於湯
五常之名出於董子至周子以五行五性互見於圖書而配屬
之義益著今文雜引易洪範月令諸書列以為圖誠有功於初
學予顧不能無起焉者洪範之配屬其一耳它不能遽數也故
於茲圖未暇飾巧言以相稱贊姑質所親如此幸有以啓之嗣
是當有請焉

跋仰山寺碑

虛谷禪師重建仰山寺成廣平程公既為勒銘山門今雙林一
溪如與師之上首弟子木巖植復用杜征南峴山故事以其與
趙公所書別本刻宜師舍利塔之左夫毗盧樓閣非有成塚盧
舍那所說大方廣修多羅寶記而頌之雜華三譯即其別本雙
徑大仰香水海中兩浮漚耳峴山故事有足託乎其亦游戲如
幻示同乎人者也潘與師生同居同里而不及一登其門睹
茲勝緣敬識下方以謹歲月

書徐姚新學詩後

餘姚學正楊君請于府若州撤廟學而新之予友彥實既為作
記歸美其守長邦人士樂君之志有成而懼來者之弗嗣也復
相與橋之聲詩以垂無窮之思焉昔者魯修類官孔子不書而
史克頌之蓋美其君而為之師者弗與也何楊君之得於羣公

者聞後若是哉記春秋之所不書法之變也歌詩人之所不頌情之不可已也情之不可已而至於法之變夫亦禮以義起者也凡舊斷之密丹黜之麗紀諒備矣故子為本詩春秋之旨系之末簡云

跋頽樂齋詩

濠梁之魚莊子不必知其樂莊子不知魚之樂惠子亦不得而知也夫頽子之樂唯孔子能知之故曰回也不改其樂七十子之徒容有未盡知之者矣張君知頽子之樂與否人固莫得而知又惡能樂其樂而言之耶是以與張君遊者往往取吾人之成說而重陳之益於此難為言也言筌蹄爾得魚免者必忘筌蹄得意者必忘言君果能如頽子之無聽以耳而聽以心無聽以心而聽以氣將有忘言之人與君同其樂而以不言之言為君言之矣子何人斯敢措一辭哉

書王申伯詩卷後

始予弱冠時學為詩同郡柳道傳王申伯陳成卿方子鏡子發皆以能詩稱者也柳初效謝舉羽後自成一方爰學尊父存雅先生而雜出於謝陳與謝不相識乃酷似之獨申伯別出機軸十數年間星離雲散凡予所與游與居而以文字相娛樂者又一時之人物矣延祐庚申秋予忝預校文鄉闈會申伯歸閩閩白事中書行署相與握手道舊故出所為詩如干篇清粹圓美庶幾霜降水涸而涯涘見者於是茂卿死已久道傳方入為國子學官子鏡兄弟亦遯迹山華山中不復與世接頽子乃得從申伯相傾倒於邂逅之頃聆其詩豈非所謂斐然之音者耶申伯之子餘慶尤善為古章句且將小屈蟠以求台有司之

繩尺而子發之孿吳萊竟以言春秋取鄉薦抑又一時之人物矣然則子於申伯能勿重斐然之喜耶因泚筆書卷尾以志歲月

跋續歸田賦

續歸田賦黃山李先生擬漢張衡之作也衡賦不錄於漢史唐李周翰稱衡四十不仕順帝時闕宦用事欲歸田里故作是賦以子政之殆不然也衡事安帝為郎中太史令末初中調者僕射劉珍等請衡參論東觀時衡年未四十然則謂衡四十不仕者非也順帝時衡以侍中在帷幄諸常侍共譏之衡乃傲離騷賦思玄而歸田之遺言寄意無及宦賢者然則謂衡此賦作於順帝時者又非也蓋衡初游京師舉孝廉不行辟公府不就大將軍鄧騭奇其才累召不應賦之所為作乎衡後由侍中出為河間相徵拜尚書終其身未始一日歸田也豈衡少作此賦晚復悔之邪今先生年逾七十以郡文學滿三歲解印綬去非效衡為空言也欲知先生者尚以子言求之

題徐君行卷

人莫不有親也聖賢之於塗人無以異也謂事親必若曾子而後可者蓋欲夫人以曾子自為固非曰曾子為獨然而人不能皆然也古者比屋可封而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豈惟曾子然乎子於徐君之事則重有感矣徐君以一文學掾弃官歸養其親時之文人才士相與稱道之不置者得不以其事為甚高而難行也耶夫以徐君之事為甚高難行者非知徐君者也謂徐君為能然而人不皆然者是厚誣天下之君子也由徐君之道充而至於曾子其可也孝子不匱徐君則庶幾矣景行行止尚奚

以多言為故

記止善集

止善集者上虞劉先生自名其所為書也先生名漢儀字山甫伯氏侍御史忠公以直諫有名宋理宗時為史嵩之所毒以死其季華文公亦以材為名監司獨先生用特恩補官仕稍不顯願能以道自任既歿而言立嗚呼何劉氏兄弟之多賢也潛生也後不及拜忠公之子婺州史君而厚與華文公之孫茂德游獲觀所謂止善集者蓋先生之學得於雲源何氏雲源得於建安蔡氏然先生書所述皆其真知實踐不苟牽引取合乎師說世之剽擬近似以資口耳者可不少媿哉表而出之以自警也亦以厲吾徒也

書把氏阡表後

潁州府君遺績可考見者治群盜毀淫祠復水利三事耳師魯載以三百言行餘及獲曲折備盡辭雖繁不以為厭及推本其脩子家以至民懷而吏畏將使千載之下猶有以得其為人事雖略不以為歉也昔蘇文忠公僅記外曾祖程君辨蘆菰根微事語又甚怪獨以公名德重望流傳至今師魯所述視蘇公則已詳把氏得師魯為外孫而託以不朽視程君無憾矣

跋奉先堂記

奉先堂者廣平趙氏家祭之堂也古者大夫士之家皆有廟庶人無廟則祭於寢三代而下廟制廢已久則凡可以致力於其廟者宜無不得為矧今之堂非古之廟而所謂祭者直薦而已是固無害於禮亦何憚而不為乎人不能為而趙氏獨為之諸公之所稱述未可以為溢美也庸表而出之以風于有田祿而

儉其親者焉

跋默成潘公帖

考亭朱子稱公所居僅庇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經界法行獨以丘墓之寄輸帛數尺而已此帖所言歷仕二十六年無一畝可耕一椽可居是也朱子又謂公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然則二十六年之中所歷實不滿今之一考僚賜蓋亦無幾宜其清苦貧約也吾鄉先達貴而能貧者惟公及徐文清公而公之襟度尤為灑落烏乎賢哉

跋危公墓誌銘

宋崇寧選人七階判司簿尉為迪功修職郎有舉主三負則閔陞令錄即從政郎也自從政四遷至承直郎是為兩使職官留守判官猶是選人有舉主五負則班引而改合入官以職事官改者則吏部具鈔外改則免班引改官後例差作縣謂之須入若它有除擢而理為須入則免作縣也危公已自從政兩遷至文林故起授通直郎蓋迪功而上則改京官文林而上則改陞朝官謂之合入通直乃其合入之官仁和赤縣故公以陞朝官知其縣事也若夫所謂轉官者又與改官不同京官以上四年一磨勘轉至前行正郎止待制以上六年一轉至諫議大夫止之類是也因陳君論誌銘誤以改官為轉官以知縣為縣令謹考舊制附見于後云

跋呂叔和詩

玉山在東陽斗絕處旁鄰於天台重崖複嶺長林深谿如與世隔民生其間不見異物而遷焉為士者往往樸茂篤學而無慕乎其外以材自見於時者一人兩人耳子嘗識呂君叔和於避

迨之頃別後莫能省記其歲月聲迹邈不相聞今至其子退直詞林以先得謝而歸叔和不速數十里重趼而來函封巖語以為子賀意若謂子今是而昨非也子方為之歎息不已叔和復示子以所為詩子伸紙疾讀未及終卷而叔和遽歸去嗟夫天之生材有萬不齊隨其所長皆可致於用然登於薦籍者恒少而埋沒於窮山腐壤者恒多使叔和肯出而遊於英俊之域以詠歌太平之盛未必瞠若乎諸公之後也子既不能為之軒輊而叔和亦漠焉不以窮達介其意姑志于卷末而歸之

跋蘭亭圖

右蘭亭圖趙千里作永和穆集四十二人其不見於史傳者世或莫知其姓名千載之下乃有能摹寫其儀刑風度以補史氏之闕者非真可資一時之清玩而已李伯時有鵬詠圖好事者已為刻石以傳此圖纖麗微密雖有善工亦未易刻尤可貴也

題羣芳圖

宋諸王孫前有子固後有子昂人品皆為當世第一翰墨之妙直駕其胸中之趣耳辭如明月在空不假浮雲相點綴也題識奚以多為哉

跋張經應德政記

天下之事患不能為與不得為以能為之材居得為之地而時方清寧無事之可為則亦無績用之可言也夏陽張君由中臺出為河西憲府元僚適當天曆兵荒之後用便宜發營田官糧下其估什七以賑糶者一萬石其甚貧而計口給之者二千石仍儲其本錢以糶新報歸之官倉大家及浮屠氏有餘粟俾悉

以市直糶於民間過糶者則減其直之半度在官不食之地作巨冢葬旅殯無所歸者千餘楮遺骸原野者則斂而瘞焉民流為盜當從役而親年七十者為違言請暫弛其徒親死終喪乃役之滿三歲無再犯則得齒於齊民生者無死徙之憂役者無暴露之苦而不至於墮官動民化凶惡為良善而不至於廢法是不徒切於近務固為法之可通於久者也蓋君以能為之材居得為之地而其時又多可為之事故其績用昭著為人所稱述如此然嘗觀古之為民興利除害而號曰循吏者類皆出於郵縣之守令誠今之守令或以君之心為心使斯人安於田里以養生喪死而無憾則君雖以能為之材居得為之地不必身任其可為之事而以續用自見也子友張樞有史學善敘事於君之治迹記之已詳故予獨因其所記而推言之以告夫為守令者有能聞君之風而以君之心為心則斯人之幸也

題溫上人墨戲二首

日觀作此畫後四十六年自題其卷尾云恰如一夢又四十六年而道士葉君出以示予於是日觀之夢覺久矣今之視昔已如彼未知後之視今何如也

溫師戲墨妙絕當代而好書可喜可愕之語附見其旁故觀者無不駭歎以為奇子再見數十本莫不皆然殆近乎有意為之也

政常掾平反序

晉寧府掾常某從其推官劉君慮囚稷山有張甲者坐殺兄獄具已久常掾閱其牘知有寃白于劉君直而出之劉君深服其詳敏自以位卑莫克論薦廼序其事而傳焉漢史稱于公為東

海決曹決獄平願其可見者獨孝婦不殺姑一事而太守不能
職嗟乎婦之不殺姑與弟之不殺兄事正相類常採能為子公
之所不能為者非常採之才有大過於子公蓋其所遇不同也
然則劉君賢於昔之為太守者遠矣劉君方入居史局倘采錄
而登載焉亦足以見當今吏稱其職而天下無冤民前代所不
及也安可以為小善而略之哉

題宋掾辨誣詩卷後

人莫不有是非之心充是心也行於朝廷則為公道發於士君
子則為公論公道廢而後公論辨公論息則天理滅矣敬之以
剛直取怒受誣而臺府為別白其是非以昭雪之朝廷之公道
行矣奚以士君子之公論為哉諸公猶嗟歎之求歌之而不已
者非專為敬之發也蓋將使在高位而無是非之心滅天理窮
人欲者聞敬之之事足以戒也敬之之事前序已詳茲故弗論
獨論其所以不宜無傳庸俟夫觀人風者焉

跋右丞葉公上書副本

宋景定甲子秋七月慧出柳詒求直言三學之士皆有書言朝
政缺失故尚書右丞葉公李時游京學與同舍生唐棟等八十
三人叩闕上書斥言宰臣賈似道專權誤國尤為剴切似道知
奏藁出於公八月令京尹劉良貴捕寘于獄以備用金飾齊扁
為公罪竄漳州德祐乙亥似道以喪師謫漳州乃放公自便初
世祖皇帝親抱六師駐江上而

憲宗皇帝奄棄群臣

世祖歸正宸極鄂州圍解似道方宣撫京湖邀為己功遂入攝
相位公書所謂適有天幸克成厥勳是也中原士大夫往往能

傳誦之 國朝既取宋至元十四年命御史大夫相威行臺江
南訪得公於杭州即以公提舉儒學二十四年尚書省立由提
舉召拜左丞尋遷右丞二十八年卒於官東山朱君伯清少與
公同師事大學博士施先生南一公之獲罪人莫敢近朱君獨
具服食之物遺所親護送以行及公居政府士多由公以進公
數遣迎致朱君訖謝弗往以布衣終公南去時朱君之子文韶
甫七歲臨別以所上書副本授之文韶體藏惟謹迨今八十年
莫有知者文韶沒後其子夫驥始出以示潛俾忘其歲月于左
方以俟東史筆者來擇焉

跋李西臺書

考李朱子與允公延之評西臺書足以見前輩不務為苟同洪
公景廬既不敢可否於其間樓公大防又不過署氏名而已後
學尚何言哉

跋宋諸公遺墨

右宋人尺牘十有二凡十人當知院孝友宇文發樞樞郎同事
茂陵而吳郡使瓌憲聖猶子曾開府觀壽皇潛邸嘗入此卷先
執政後官次宗戚近臣以及庶僚而不復計其時輩之後先又
以蔡尚書幼學為中書故亦實於鄭侍郎作濡之後暉卷紙有
小墨印曰臣陳璘重皆造是必嘗歸於秘府矣此十人者不皆
以善書自名當時相夫又未久不知何以貴重之如此徐君於
六十年後得之五千里外豈不可為奇玩也哉

跋乾淳四賢墨跡四首

朱文公與大愚帖

淳熙丙申公用執政薦除秘書郎而群小間之尋降御批曰引

虛名之士恐壞朝廷公亦辭不拜且有與東萊書時公新作草堂於雲谷以待來學故帖中云諸况已具恭兄書中腐儒之效如此豈敢復有傳道授業之意但欲杜門念咎以畢餘生也公以六月辭除命七月不允再辭十月乃奉祠崇道故帖中云一請往來動踰兩月也大愚任四明倉曹在壬寅冬距公之得祠首尾七年帖中稱之曰監倉者必作於其需次之時也

張宣公與東萊帖

乾道辛卯春詔以知閣門事張說簽書樞密院事公時以左司兼侍講手疏極言其不可命中寢而宰相陰主之乃出公守袁州壬辰春遂伸說前命帖中云元晦之約竟能成否宜春關在來年六月若不披汰斥果成赴上則明秋可邀二兄過彼相會然公自去國退居三年袁州之闕竟不及赴淳熙甲午乃起帥廣西東萊以正字丁外艱是年夏服除奉崇道祠秋入越故帖中稱之曰主管正字且問其留會稽幾日公作此帖於冬初廣西之命蓋未下也

呂成公與某少卿帖

少卿莫詳為誰公以宣教郎繫街者帖作於乾道辛卯七月改京官以後九月除館職以前也

呂忠公與石應之帖

應之名宗昭越之石氏東萊門人公作此帖於紹熙甲寅之正月云妹子姻事歲晚已畢而同月有祭妹之則作此帖之日妹猶無恙也帖中後一段蓋應之哭內已久故公欲其得賢配為內助而公有女將適其子故帖中云此自君家事累紙叨怛近於強聒又云然渠成亦秦之利也其稱應之曰正字者應之乾

道子辰乙科進士至是已餘二十年必召試入館也

跋頌可立序落籍

仲舉家故官族四世祖謝公廓然仕宋孝宗時致位執政仲舉以世殊事異淪落不偶變姓名食於一技人莫識也可立以家世之契且有連獨識之邂逅迭旅中既與之飲酒又為文與之序舊士大夫始知仲舉本閩閩子弟稍加禮遇焉可立為誼則厚矣亦宜仲舉之志哉予觀昔之隱者往往混迹庸衆之間要以自全而已近世所謂高人逸士身居物表而名聲常赫然諸公貴人之間其智願出仲舉下何耶予固非敢謂仲舉為賢於今之高人逸士竊獨因世道之不同而於仲舉之事重有感也然則可立之文曷宜無傳乎

跋黃希明字說

易大象離之體十有六或為火或為電獨離晉明夷四體為曰大明日也故傳不曰日而皆謂之明用易者之於日取其明而已然予觀易之稱名取類也不一晉之象象向稱明出地上而象言麗乎大明者明在彼也象言自昭明德者明在我也新安黃君名晉而字希明夫希之為言觀也慕也唯無慕其在彼而觀其在我者焉斯有以合其明矣君以字說求予題識其後乃為本諸易而申言如此云

題吳興趙公書洛神賦

此趙公被旨書寶陀寺碑時所寫公是行遇暴風昌國鉅海中舟垂覆而免殊不以為意方且游戲翰墨及乎屏翳收風川后靜波之句豈非善誑者哉即此亦足以觀其雅量矣

跋歐陽文忠公帖

右歐陽文忠公帖奉職者公第十三姪與其第十四郎名皆未詳帖中云十四郎自縣中來三姪奉職右選卑官必為賦當於一縣也公以皇祐四年三月丁鄭夫人憂五年八月自穎歸葬於吉而此帖作於是年之正月蓋因遣人求墓誌而附致之也別一帖云只十六程可到必頌之隣郡但墓誌不傳莫詳亦稱知府舍人為誰或謂公不當言官職難得只教以備天爵奉天職可也伏觀此帖雖不據古傳經為甚高論而勸戒之辭諱切懇到出於至情與家人語當如是也蘇文忠公嘗跋公與十二姪司理等帖云凡人勉強於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真偽此歐陽公與其弟姪家書也又云聞公之子季默編公踐牘為集此數帖尤有益於世當錄以寄季默蘇公真知言哉

記高祖墓表後

右迪功郎黃公墓表公潛之高祖其葬也宗正丞兼左司郎官朱公元龍方奉祠里居故我曾祖戶部公求為之文表于墓道曰迪功者宋紹定辛卯公以東朝慶典受封初階也後以戶部公景定間再過明堂恩康申贈宣義郎致亥贈承議郎咸淳丁卯又以郊恩累贈朝散郎高祖妣宗氏累封安人後公二十七年卒年九十有二曰孺人者亦其初封也子男四人長諱夢炎即戶部公是為潛之曾祖幼能屬文年十有一鄉先生或戲謂曰小甘羅之一歲早已能文應聲曰加孔子之數年可以學易鄉先生大奇之表所謂挑以文應口輒對是也既而以紹定戊子嘉熙丁酉連請兩浙轉運司文解表云再薦于潛者時猶未第也公歿後八年乃以免解擢淳祐庚戌進士第仕至太常丞樞密院編修官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後公三十年卒年

七十次歿初戶部公客于觀文殿學士少師吳公淵微以勇爵使就試於漕闡非其志也擬假該為啓以辭曰舉子忙槐花黃早已覺壯心之動時文熟秀才綠要須取本色而歸吳公嘉其志而不容其卒辭乃以回馳於歿後累遷忠翊郎權安慶府望江縣令炳蓋其舊名也後公四十八年卒年八十有五次煥所後父曰伯恭公之母弟次榮以公歿前一年補太學生後公二年卒年二十有八女二人長適王困金嘉熙戊戌殿試第五人授後事郎昭慶軍節度掌書記未上而卒表不書節鎮軍號而書州名曰安吉者取其易知也次適劉瞻孫即時孫也戶部公二子長煥次承節郎諱燁是為潛之祖一女適劉景辰有子應龜太學內舍生望江令二子長埴次塿咸淳己巳戶部公以明堂恩當任子輒推以與塿故戶部公之子無用廢入官者塿未命而戶部公遭內艱尋更名君澤以進武校尉試有司名不見於表者時猶未生也一女適朱叔猷登咸淳戊辰乙科授從事郎處州軍事判官遷國子監書庫官太學生一子埴一女適劉塿埴生於嘉熙初元而承節公生於隆興寓舍表所書皆小字時猶未名也其後埴又更名景山云孫女實三人而表云四人莫得而詳也惟我高祖妣之葬戶部公所為擴誌有墨本傳藏至今而高祖墓表石弗存已以潛生於高祖既歿三十五年之後年今七十始於朱公家集獲見其文追慕感泣不能自已大懼歲月寢遠墜逸不傳謹錄而藏之并疏其纖悉委曲俾我後人尚有考也曾玄而下表所不及者家譜存焉

書曾大父代朱簽判作啓割後

遯山朱公蚤後我曾大父戶部府君游戶部府君奇其材以仲

第望江今之女歸焉公年二十有六權龍飛乙科初筮廬之幕
 職抵事伊始例修竿牘之敬自通於臺閣守倅交代同察皆戶
 部府君為之具藁蓋以文為贊在盛時固有之其為禮之煩苛
 則至季世而極重絨疊幅累百千言間有以一二聯搜摭之切
 偶儷之工而被知遇者精搜巧琢尤不敢率易焉場屋之士甫
 就選調門無食客佐其操觚染翰鮮不資於父兄師友渡江後
 名公別業所載可見也逮今盛時風俗復還於淳古上下之交
 際以實而不以文公雖勞神州縣垂三十年莫有責以向來煩
 苛之禮者矣自公得謝而終老于家又不啻四十年當時故事
 有後人耳目所不及接者焉潛近因哀輯戶部府君遺文而得
 此藁凡為劄劉總若干通輒錄以授公之孫瀛俾謹藏之瀛為
 於學而酷嗜為古文若無用此為成者觀其舊俗而有以驗今
 昔質文之異尚也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 續藁二十

祝文

謁先聖祝文

忝黜諸生蒙 恩錫第洋洋聖道實佑啓茲履載生成名言罔
 既欽承

露旨展謁告虔聖神臨之敢負夙學

諸暨州謁朝祝文

先聖

昔者夫子之論政蓋曰子欲善而民善矣潛忝諸生與聞有
 政請事斯語以對越夫子在天之灵

三皇

維三聖人為郡邑之通祀 有者令潛祇事云初肇以禮見遵
 舊典也

城隍

潛被命 佐州與有民社祇役告虔式遵故常治人事神敢不夙
 夜維爾有神尚鑒臨之

東岳

泰山之雲實雨天下郡邑所在得望祀焉潛祇事云初是用展
 謁曰雨曰暘維神其嘉惠之

諸廟

治人事神吏之職也禦災捍患神之力也通幽顯而一貫所以
 交盡其責也顧茲陋微無能為役也神之相之尚不忒也祇事

慶舊典是式也維爾有神尚昭假也

太史院秋祭祝文

皇帝元辰天剛

蒼龍之首躔次伊始元辰所舍永綏多祉億萬斯年歆此忘祀

皇帝昭星羅睭

日月之交是曰天首靈儀旁燭陟降左右祗薦必芬尚祈默佑

皇帝胎星室宿

定之方中式營有居儲精上玄寔闢玉圖有嚴藏祀神靈具孚

皇后元辰小吉

鷄首之舍坤維受事肅中宮元辰攸次神其降康饗于明祀

皇后昭星太陽

大明麗天照臨下土承茲休光陰敷是輔昭薦常事用膺多祐

皇后胎星昴宿

坤申之間旗伐孔揚清明在天洲德之祥來款肆祀介福無疆

太子元辰太衝

對時育物青陽在春毓粹震宮肇茲元辰精誠是鑒福祿駢臻

太子照星太陽

衆陽之宗有赫臨照重光所被前星有耀永錫蕃釐無忘昭報

太子胎星斗宿

倬彼雲漢南斗有光降灵錫羨長發其祥精神匪懈皇圖永昌

國學仙設先師配位祝文

擇奠上丁國之通祀四賢並脩厥有蕭章稷上靈辰具嚴廟像

奉遷改作伏慮震驚危事云初敢脩虔告

大成殿修造祝文

禮設有嚴妥靈茲久旅楹改惟新是圖飭材庀工誠辰興作

廟庭清謐伏懼驚誼菲薦陳誠尚祈昭鑒

巍巍聖師廟祀維蕃增新崇構有覺其楹既固既完式此俎豆
吉蠲薦告莫茲安安神之恪思永世無斁

太廟時享祝文

青陽屆候雨露既濡永言孝思有懷先烈吉蠲致享來燕來寧

錫羨降康益綿寶緒

太宮奕奕列聖端臨歲祀有常夏享以禴禮文告具昭薦孔時

第祿是承永世無斁

太史院重修簡儀告成祝文

欽天觀象肇肇自古先設置靈儀用嚴測候載新繕治稽合玄文
消吉告成式陳嘉薦

謁胡侍郎墓祝文

維神主為名臣沒有廟祀維桑與梓是庇是依歸焉茲丘高山
仰止展謁之禮大懼弗時爰考舊規祗薦俎且有引弗替神其

鑒之

八世祖墓祭告祝文

瞻望先塋聖高異縣族分世易展省弗時大懼因循久或禮廢
周視剪剝封植維新侵地畢歸什碑復立恭陳菲薦伏謁告虔

神其永寧茫及祚胤

先大夫封贈祝文

維至正二年歲次壬午五月辛未朔二十七日丁酉孝子奉政
大夫江制等虔儒學提舉潛昭告于先考秘丞府君潛蒙賴

教有竊有祿位疏恩分土已表生榮進秩升朝載揚郵典伏奉
至正元年十月制書贈奉政大夫秘書監丞駮騎尉追封義

烏縣子慶澤所被下逮一門茲念厥由不任感慕而潛繫於職

守不得躬展彝儀謹遣弟海淇詣墓次以告謹告

維至正六年歲次丙戌正月庚辰朔三日壬午孝子中順大夫

秘書少監致仕潛啟昭告于先考太常郡伯府君先妣郡君童

氏潛忝有仕籍垂三十年幸免曠官克承委社陳情歸養而奄

罹大故乞身得謝而獲被加恩伏奉至正五年三月 制書先

考贈中順大夫同佾太常禮儀院事上騎都尉追封江夏郡伯

先妣追封江夏郡君今雖無燎黃之法而禮有可以義起莫之

敢廢是用祇薦于墓下音容如在命數維新瞻望松楸不勝感

咽謹告

青詞

行中書省檄火醮青詞

充位備負實難勝於重任遇灾知懼爰載控於高真恭啓玄科

肅陳丹楸伏念臣等忝登台輔出鎮藩維當祝融司候之初遭

回祿降殃之極始自屢泯之不戒致令府署之靡遺茲蓋臣等

固寵幼賢有負公朝用人之意飛方失政未契天道好生之心

徒據顯帝之誠莫遏燎原之勢庸上酬於素歎庶求絕於非虞

伏願圓象垂慈炎官悔禍群黎甦息復安闕闕之居同宇又寧

均賴帡幪之力

疏

請如公住寶林疏

師子座上要揚達磨家風龍華會中幸逢彌勒伴侶庶紹隆於

先業益振起於頽綱欲寫瀉心無嫌鏡舌如公禪師閩南異產

刺之舊名豈容虛席而莫居是用闡辭以爲請得萬間屋何妨

儒釋一家拈一瓣香共祝

帝王萬歲

請欽公住圓覺疏

大覺圓地實此衆之所依妙法華經必有時而乃說是宜虛左

以待司南凡在交游舉同慶幸欽公法師真搜教網遠紹祖燈

題流尋源深造四明法窟龍光匿景獨宿蓬萊道山雖有志於

利它初不求於知我惟茲公選匪伊入謀一起直入以無難三

請益度而弗懈伏真如佛出世能盡暢於本懷申命自天用增

崇於睿筭俚言不佞慧鑒是祈

追薦先父疏意

資父事君取憚服勞於遠役叫天叩地驚聞遽禍於私門權割

奚堪奔馳靡及輒陳哀悃仰瀆慈尊伏念潛先父從仕郎温州

路樂清縣尹黃公涉世多艱承家罔缺早膺祖澤僅擬補於一

官晚荷 國恩遂疏封於七品方安老境奄迫大期而潛忝預

代言參陪危蹕覺 帝鄉之天近嗟親舍之雲遙雖未能求忠

孝於兩全何處至判死生於一別歸程甫畢凶問亟來始知屬

續之辰正在演綸之日病既無由嘗藥欽又弗得憑棺五十年

父子之情晨昏求隔四千里關河之阻冰雪兼行迨獲執喪已

踰卒哭不謹遠游之戒徒銜罔極之悲罪大難容恩深莫報苟

可事二事死固當從俗從宜匪仗覺乘鳥徽冥福伏願慧光等

照慈蔭下垂彤纓潛通俯鑒不肖孤之意爽靈昭徹速歸極樂

孫永康胡先生文

嗚呼先生古之豪英清風峻標孰可狀名弗崇為高顧以文鳴其文斯何出史入經汲書魯簡武戒湯銘下逮百氏名墨縱橫旁行數落律令章程包羅秩序弗猥弗并維蓄之厚故施之宏紛其百嘉也連滿及歲英餘華根抵一貞以歸于極以集于成金春玉擅發其和平遠彼贖解勿使震驚獨抱厥器旅于天庭胡不廟郊薦之醴醴乃弦乃歌乃佐武城人趨易良俗失悍維堇熙熙恬為父兄於穆昌辰文事幸興乃謝事機乃專繼衡賤華貴實樹之風聲碧歎所及驅馳走靈學徒嚮方俊良用登藐此陋微亦累品評贊邑海墘道則是徵擇士藝聞緒言是承庶終惠我免夫兢兢局使中路奪其依憑嗚呼先生為幽為明有煒斯文揭若日星重江樓山煙埃雲冥瞻言遠而泣涕而零馳辭俯觴式昭哀誠

行狀

元故翰林學士承旨中書平章政事贈舊學同德翊戴輔治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魏國公諡文忠李公

行狀

曾祖執皇贈齊美功臣光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韓國公諡康惠

祖昌祚皇任潞州招撫使贈保順守正功臣金紫光祿大夫

司徒上柱國追封韓國公諡文靖

父唐皇任徵事郎略陽縣尹致仕贈推誠保德佐運功臣太

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諡忠獻母王氏追封韓國夫人

本貫

公諱孟宇道復系出後唐李氏世為潞州若姓康惠公金未舉進士不第以行義見稱於時文靖公歸

皇朝佩銀符使潞州卒於官忠獻公始去家而仕於秦蜀四十餘年乃致其事樂漢中風土之勝因家焉公生而穎悟十歲能屬文稍長益肆力於學讀書日記數千言學既淹貫文愈超卓

每考論古今治亂盛衰之故慨然有志於當世然耻於干進屏居閭巷開門授徒遠近負及而至者翕如也時之名公鉅卿如商公穀王公博文劉公

魏公初至漢中往往折行輩與之交郭君秀通於公為父執名能知人見公魁碩偉岸謂忠獻公曰此郎骨相殊常公輔器也至元十九年侍忠獻公留四川藩

閩聞公名將置幕下辭不就改辟主晉康縣簿又辭臺府交章舉之亦不起一日幡然曰大丈夫固不能俛首州縣方今

朝廷更化政治律新招徠衆正材俊林立獨不可與之並遊乎乃東書如京師行中書右丞楊公吉丁一見輒加器重薦之

裕宗皇帝得召見於東宮未及登用而裕宗崩天楊公遂延致家塾俾諸子師事之翰林諸大老奇其

材刻上于中書謂宜置之館閣而錢曹調公主揀選願簿非其志也忠獻公方為慶府經歷乃往省馬未幾從忠獻公出峽泝

襄江還漢中日以奉溫清具甘旨為事忠獻公勉之入仕乃復

北上三十一年成宗皇帝臨御首命詢訪先朝聖政以備史臣之紀述公過

關中陝西行省因俾公與諸儒討論彙次成編乘傳以進時

武宗仁宗俱未出閣

徽仁裕聖皇后求名儒職輔導公首當其選大德元年

武宗擬軍北邊
仁宗時留宮中公曰陳善言正道從容降沃多所裨益受知於
成宗特旨除太常少卿當國者以公不及其門沮格不行改禮
部侍郎亦中廢

昭獻元聖皇后幸章懷公以宮僚從戢衛卒無敢侵辱民居在
章懷四年或除一節信任益專十一年春

成宗陟遐神器暫虛宗王大臣謀橫變國勢危疑人情洶洶
公從 兩宮還京師遂與丞相哈刺哈孫蒼刺罕等力贊

仁宗削平內難中外晏然定祭迎
武宗入正大統

仁宗即承制以公為中書參知政事公久在民間於閭閻之幽
隱靡不究知損益庶務患中其利病遠近無不悅服然以抑絕

僥倖羣小多不樂公不為之少自撓也居亡何言於
仁宗曰執政大臣宜出於

嗣天子親權今 鑾輿在道臣未見顏色誠不敢冒當重寄
仁宗不許則逃之許昌築室於陞山溪水間若將終身焉夏五

月
武宗即皇帝位
仁宗為太子物色得公所在白于 上遣使徵詣闕下至大三

年春正月入覲
武宗於玉德殿 上指公謂宰執大臣曰此

先太后命為朕賓師者宜亞任用之三月特授榮祿大夫平章
政事集賢大學士同知徽政院事四年春

仁宗皇帝正位宸極真拜中書平章政事進階光祿大夫推恩
其先三世且諭之曰卿朕之舊學其悉心以輔朕之不逮公感
上知過毅然以國事為己任慎賜予重名爵發太官之監費汰
衛士之冗冗責戚近臣惡其不利於己而莫敢言也前所建新
法有未便者奏請革去百司廢政一遵
世祖皇帝成憲而行焉

仁宗素崇儒且察見吏弊欲痛剷除之公曰吏亦有賢者在乎
慎擇而已 上曰卿儒者宜與吏輩氣類不合而曲佑之如此
真長者之言卿在朕前惟舉人所長而不斥其短尤朕所深嘉
也同僚有積與公忤者人意公必衛之及其坐事見黜公乃力
言于 上俾殿外蕃且優加賜資以慰其意聞者莫不服其有
容方是時朝野又安民康物阜號稱極治公歆然不自以為功
士大夫或譽之輒謝曰此

聖天子之德也吾何力之有焉乞解機務 上曰朕在位必卿
在中書朕與卿若臣當相為終始自今其勿復言尋賜爵奉國
公 上親授印章仍錫書命以褒寵之 上在潛邸嘗因公所
自疏命集賢大學士王顯書秋谷兩大字御署以賜公至是又
命繪公像勅詞臣為之贊入見必賜坐與語移時而退惟以字
呼之曰道復而不名其見尊禮如此皇慶元年春正月特授翰
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依前平章政事尋謁告歸養其
父母于潞州之先塋 上勞送之曰卿衰事重宜亞還母久留

孤朕所望冬十二月入朝 上大悅公因請謝事優詔不允然
重違其意乃命以平章政事議中書省事依前翰林學士承旨
知制誥兼脩國史奉國公大夫今皆公視草史冊所記亦公手

自刑定辟置官屬多時之聞人二年夏請歸秦國公印綬不允
童三上乃如其請先是上與公論用人之道公曰自古人材
所出固非一途而科目得人為盛今欲取天下人材而用之捨
科目何以哉然必先德行經術而後文辭乃可得其真材以為
用 上深然其言遂決意行之延祐元年冬十二月復拜公中
書平章政事依前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二年春遂
命公知貢舉及親策多士于廷仍命公為監試官秋七月進階
金紫光祿大夫加勳上柱國改封韓國公職任如故公頻年危
從上京數以衰病不任事乞歸田里六年乃從所乞解其政柄
復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散階勳爵如故公既退
居散地日以文史自娛每入侍燕閒禮遇尤至七年春

仁宗奄棄學臣

英宗在諒闇中太師帖木迭兒再入相以公前共政時不附已
妄構誣言盡收前後所頒封拜制命降授集賢侍講學士嘉議
大夫意公必辭因中傷之公受命欣然就職夏五月分治院事
於上都至秋乃還略不以利害得失介其意恒謂人曰吾待罪
中書無補於國

聖恩曲宥俾遂閒適今既老矣何以報之 上聞而悟其為謬
也恩意稍加焉人望公將復見柄用至治元年春瘡發于股醫
莫能療公知不可復起乃區別家事手書付家人使治塋地於
燕遂以夏四月三日薨于大都和寧坊居第之正寢享年六十
有七以其月十八日塋宛平縣石井鄉 原遵遺命也公薨
後臺臣累疏辨其誣乃給還所收制命而復其元官

今天子念舊圖功加贈舊學士尚德珣戴輔治功臣太保儀同三

司上柱國追封魏國公謚文忠配劉氏前公二十一年卒納合
氏

昭獻元聖皇后所賜前公一月卒並封秦國夫人改韓國夫人
俱合葬焉繼室何氏封韓國夫人有子一人曰獻今為資善大
夫御史中丞知經筵事能世其家者也公字彙閱廓材略過人
三入中書事閑休戚知無不言援古證今務歸於至當苟有益
於國家雖違衆而行無所憚四方之士為時所推許者輒授無
遺汲引後進未始有吝色品題所及後多知名公退一室
蕭然引連鴈詠言笑竟日無異布衣時其為文跌宕有奇氣要
其歸一主於理詩尤清壯麗逸人爭傳誦之蓋公之歷官行事
及平生大略可見者若是而止中朝大謀議既非外間所得聞
它所奏陳亦皆自削其藎莫得而詳也公已定謚於奉常而國
史之傳未立許昌有公祠堂翰林學士歐陽玄為之記公詩文
有秋谷集御史中丞許有壬為之序潛幸辱從兩人之後濫廁
公門生之列公嗣子獻命潛為之狀以俟太史氏之采擇義不
敢辭謹撰次如右謹狀至正八年月日門生黃潛狀

元故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于公行狀

曾祖某金定遠大將軍心水令曾祖母衛氏
祖伯儀皇任朝列大夫太常丞兼法物庫使累贈嘉議大夫
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河南郡侯祖母晉氏累贈河
南郡夫人
父顯皇任中書省掾累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
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河南郡公母張氏累贈河南郡夫

本質

公諱九思字有卿其先家河南而仕於金汾州節度使知開封府者於公為五世祖朝請大夫延津今者於公為四世祖延津府君之子則以水府君也自以水府君而上成葬汴梁金末之亂家譜散落獨存其官稱而軼其諱元光正大中尚書府君嘗給事內廷金亡奉衛夫人遷雲中遠我朝括新附之民以經義試中得隸於儒籍復自雲中奉衛夫人遷居薊丘投遂壘焉故又為薊丘人中統初馮馮丞相行中書省事于燕承制以為禮部員外郎至元間乃以太保劉文正公薦召見大安閣預定朝儀後尚衣局使久之進承太常無法物庫使積階朝列大夫以年老辭不允卒於官承政府君受知左丞姚文獻公以為中書省書表官尋遷為掾甫逾壯歲而卒左丞魏國許文正公率諸生哭而諒之後以公貴追贈二代勅詞臣歐陽玄為製碑文凡行治之美恩寵之盛登載甚具承政府君始封漁陽郡伯張夫人始封漁陽郡君者以家之所在後徙封河南者本其世之所從出也公生四歲而失怙稍長奉尚書府君及張夫人之教深自榮勵博覽經史百氏之書以資其見聞又善為譯語入尚書中書兩省為必關赤以久次為其提控至元三十一卒授承直郎尚舍監丞數與同列奏請禁絕尅減衛士金帛之弊上嘉納而褒賜焉

成宗正位宸極加上

世祖

裕宗兩朝帝后號謚公承上旨預書譯玉冊慶賞之優無與為比大德元年以奉訓大夫知紹興之諸暨州諸暨故為劇

俗尚氣而喜爭牒訴糾紛為長吏者恒患其不易治公委曲詢訪盡得其情篤擇尤無良者痛繩以法暇日則集州人之子弟於學示以孝弟忠信之說囂譁之風為之寢衰或言其地產水晶砂金使者旁午調民丁採取之閭境皆為騷動公力陳其安而止七年以奉直大夫知慶元之奉化州歲適大侵被省檄賑台州及昌國之饑比還則州人訴灾傷者限已迫吏白宜勿使公悉受之仍與同僚分檢者約若以荒為熟而民無糧可輸則為代輸由是所按視皆得其實仍為畫極救之策家以四口為率人與米三斗勿稗則半之尋復被省檄賑象山之饑象山斗入鉅海中以道遠而後至者公謂苟俟申請恐緩而無及則權宜半給之且謂如不得請則已償其費已而報如公請前後所活各數千人州民以強劫捕繫者兩人獄已具公察其冤兩人得不死在官六載治績為諸州最皇慶元年用舉者權僉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司事未上除朝散大夫兩浙都轉鹽副使其分治也斥去受財敗法者黃巖州判官嘉興檢校吏部鹽司丞各一人由是人知畏憚所部肅然亭戶有實受之官本商故無浮費之事例課日增羨其以私販坐逮者不得問有牽引民賴以安延祐三年以朝請大夫任江浙行中書省理問官白雲宗僧使權實官名爵恣橫不法擅剃度游民四千八百餘人事下公鞠治請謁不行咸伏其辜所徵贖為錢六萬餘緡富民以繼立訴其家財有三十年不得直者公究其實而折以片言其爭遂息十年遷亞中大夫杭州路總管杭為東南一都會素繁劇公剖決如流庭無留訟至於公上之需一切趨辦未嘗缺乏所造鹵簿法物事尤重自始作至訖功公皆躬督視之包銀令

下人駭於創見公為程其物力足為等級民不病而事以集推
 選官酒戶必擇大家足以任之者人服其平至治二年除嘉議
 大夫海道都漕運萬戶歲所漕糧三百餘萬石舟人受狼之地
 遠則勞近則逸水程之往復則春運為易而夏運為難公皆立
 法以均之至它禁防具為區處纖悉備至年規官降錢五千緡
 命道流穢離事而以牲幣祠于水神祈弭風濤之害公言于朝
 需官錢五萬緡為子本歲得息一萬八千緡由是官無甚費而
 所用給足上下便之泰定三年遷通議大夫紹興路總管紹興
 自海畿之後二十餘年民力猶未甦公下車即以輕任薄賦安
 集流散墾闢荒閑為先務倉歲復不登俾州縣募富家出米救
 一萬三千餘石錢二萬四千餘緡賑其乏食者一萬四千餘口
 轉運司科郡民歲買鹽二萬二千四百餘引公為申明減其五
 千六百七十餘引民得以少紓拜中奉大夫廣東道宣慰使都
 元帥其地內雜蠻獠外接蕃夷最為鉅鎮廣而徭人竊發公給
 其軍餉十萬石而民不知擾仍以使且分遣屯戍賜其衝要境
 內帖然海寇殺人于貨者名捕弗獲公為設方略乃悉就擒諸
 流外之職當選署於大閩者公令以方寸之帑書其姓名而探
 之吏不得有所高下謁選者雖不得其所欲亦莫不心服焉天
 曆二年移湖南道宣慰使公聞命就道以宿疾瘴癘成疾還
 懇于抗遂引年乞致仕既得請給以半俸疾亦少間日與寓公
 遺老方外之士徜徉湖山間以觴詠相娛樂未幾疾復作以至
 正元年五月一日終于杭之私第享年七十有四娶馬氏再娶
 楊氏並累封河南郡夫人子男三人長泰以公廢為承務郎平
 江路同知吳江州事次渭次澤女三人長適粘合泰安次適公

海上副萬戶石林孫次未行孫男二山壽海壽女二皆幼公
 為人介潔而中實樂易平日篤於教子處家倫而中禮御象寬
 而有制勇於行義喜周人之急與諸公貴人交未嘗干以已私
 或詢政事之得失苟有可為裨益者亦不靳也公敏歷中外凡
 四十五年居官而至去思有碑在奉化則戴先生表元在紹興
 則韓先生性實記之泰等卜以是年六月十五日奉公柩整仁
 和縣某鄉黃鶴山之原泣謂滑曰先公官三品法當定謚立傳
 勒銘樂石願有述以備考擇潘莘嘗獲登公之門而公之守越
 也又辱效官使於部內知公為詳不敢以不敏辭謹具公世出
 行事年壽卒葬如石上奉常及太史氏副在私家庸碌立言之
 君子謹狀至正九年月日奉政大夫江浙等處儒學提舉黃潛

元致正議大夫衛輝路總管兼本路諸軍奧魯總管管內
 勳農事知河防事盧公行狀

曾祖鉉贈中順大夫中山府知府上騎都尉追封范陽郡伯
 曾祖母王氏追封范陽郡君

祖璉贈亞中大夫東昌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范陽郡侯祖
 母喬氏追封范陽郡夫人

父克柔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贈通
 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范
 陽郡公諡文昭母翟氏追封范陽郡夫人李氏封范陽郡

本貫大名路開州濮陽縣
 大夫夫人

公諱景字彥遠其先出於范陽盧氏五季之亂靡有定居後由

鄰之河陰徙滑之胙城自中山府君而上皆葬胙城之班聖固
歲壬辰東昌府君仕于開州因家焉故今為大名路開州濮陽
縣人文昭公登有時名兩府大臣交舉之

裕宗皇帝時在東宮召見與語大說留寘左右願遇日隆由樞
密院架閣庫管勾歷典要職出秉憲節入陪台垣事任益重自
僉樞密院事拜叅知政事治河南江北以疾歸京師薨于里
第計聞官勲封謚恩數有加尋返葬濮陽之黃城原有子二人

長且博學而善為文用姚文公薦入翰林國史院為編脩官五
遷至待制皆兼編脩以久次當遊陞奏未上而卒次即公年二
十以材選脩宿衛受知

成宗皇帝給事禁隨扈從屬車備彈劾勤水相興元忠憲王尤
器重焉居三歲授承直郎都水監丞河決東安州之藍合秀隄
盡毀水行地上冒原田敗廬舍事聞于朝以為不丞治將益
壞有旨命公總其役公量事期審功用鳩材疋工不踰月而

堤復合民無久役之苦而獲安其居莫不深德之改御帶庫副
使以恭謹被

武宗皇帝眷寵彌厚嘗賜以玉帶公叩首力辭不敢受
上嘉其廉讓而有禮累遷奉政大夫資乘庫大使朝散大夫沙
糖局提點殿監既久能稱籍甚 朝廷欲疇其民庸而圖任焉

乃以公為中順大夫江陰州尹至治二年也建言者謂浙右之
民困於徭役宜令大家割田為之助事下行中書首撤公講行
之公稽驗民籍以其田之多寡第為三等取之既不失其平且

勸之母徒以破齊充數凡所得皆上使使役於官者輪掌其歲
入儲以待用由是民不告病公每謂長民者固在於厚其生然

不可以無教用是尤垂意於庠序之事州學舊有明倫堂歲久
傾仆顧公而棟宇復立後生小子始有考德問業之所人咸稱
公可謂得師帥之職矣陞中大夫衢州路總管公順其土俗所

宜以為治權奸猾扶善良徒訟之風為之衰息盜起常山劫取
民家貲財官兵捕之急株連甚衆有平民為仇家所搆陷指為
賊首莫能察掠治使誣服公疑有寃為詳讞而得其情誣服

者以不死株連而及亦皆免於非辜人以為神明歲饑捐圭租
以活流孳為惠尤大在官五年去之日如始至父老為伐石以
紀遺愛焉遷嘉議大夫慶州路總管公鈞考學廉得羨糧八百

石大興土木自禮殿論堂書樓齋室至于門廡煥然畢新學田
為青田豪僧所據者千 百畝已四十餘年前是為郡者皆
莫能正公按視齋牘始究其實而悉還其故士之為養益充弦

誦之聲洋洋相聞間有自奮於科級者事見太常博士柳貫所
為記行中書省嘗諫公封鮑泉南秋毫無取富商大賈咸戴其
德亦為立石於東郊以頌美之公既書滿奉李夫人寓居於江

陰初翟夫人生公八年而歿李夫人實撫育公至于成人公事
之以孝奉晨昏具甘旨恒恐或缺遇疾病則嘗藥以進官輟所
為遇佳山水侍板輿婆娑嬉游必盡其歡或遠不可迎致輒排

徊思慕不能自已李夫人壽九十有三而終公方持服俟有正
議大夫襄陽路總管之命辭不拜服闋改衛輝路總管未上至
正三年九月二十二日以疾卒于寓舍享年六十有一元配劉

氏繼室邢氏史氏並贈范陽郡夫人子男四人長僧孺用文昭
公遺澤補官累陞奏直大夫真寧路州知州以公憂不赴今
以遷調為泉州路總管府判官次弘志方治進士業次慶孫次

添孫俱幼孫男二人女一人僧孺等以至正四年秋某月有江陰奉李夫人及公柩還濮陽其年某月某日附

林公之子鎮國寺善佐庫

仲父居中則歷事

法

當賜謚立傳宜有狀上于奉常及太史氏且以其副乞銘於富世立言之君子揭諸墓隧以示方來而僧孺出佐邊郡廢於官守俾弘堅蹟門以請吾子其母讓潛幸嘗辱與公有雅故不敢以不敏為解第媿與公游之日淺莫能備著其詳謹以所知者序次如右以俟采擇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